

第一三八期
五十五年十月號

拾穗

古城遺跡海底探掘記



拾 穗

新年特價優待

徵求長期訂戶

零售每冊六元

	優待特價	平時訂閱	節 省
半年(六 期)	廿六元	三十元	15%
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五十六元	17%
二年(廿四期)	九十元	一百零八元	20%
三年(卅六期)	一百三十元	一百六十元	24%

國外訂戶附加平寄郵費半年廿四元，全年四十八元

長期訂戶特贈精美袖珍銘製廿五年年曆

一年一度最佳機會請勿錯失

特價訂閱截止日期民國五十一年一月廿五日

最暢銷的雜誌

最優惠的訂價

最精美的贈品

訂 閱 辦 法

- ① 請利用背面的劃撥儲金存款單(或向郵局索取)，填寫訂閱起訖期數，訂閱份數，姓名，地址及款數(如為寄贈親友者，請填寫親友的姓名地址及您自己的姓名住址)。
- ② 將存款單連同訂費一併交郵局存入2587號劃撥賬戶，不要匯費。
- ③ 凡未到期之拾穗老訂戶亦可利用新年優待特價繼續訂閱。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件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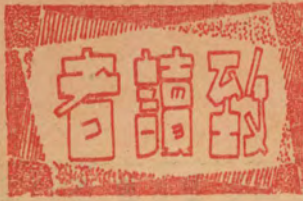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零

電報：CALTEX



一年容易，又是深秋，何況十月份，有國慶節和光復節，是一年中最容易過去的，所以轉瞬之間又是歲尾闌珊了。一年一度的拾穗特價徵求新訂戶的辦法，往年都因為限期較短，年底時訂戶單紛至沓來，不及趕辦，以致耽誤了如期發書，而引起一小部

本，當可代為轉交原譯者直接發書。在拾穗第三期起連載的「柏林省親記」，現在已由原譯者出版了單行本，改名為「孤雛淚」。讀者件濤先生來函認為如果能改編拍一部電影，對少年們的潛移默化，改變氣質上當有很大的影響。最後他又提出書名「孤雛淚」還不如恢復「柏林省親記」比較合適。這本書並未列入拾穗譯叢，亦並未由本社代為發行，如果讀者願意函購的話，請附郵票五元，逕寄本社，當可代為轉交原譯者直接發書。

關於柏林方面的報導，拾穗在這一期中刊登了一篇「孤城虎賁」，對駐西柏林美軍情形有極詳細的介紹。我們一個勝利的好消息。

聯合國大會的緊張局勢沖淡了東西柏林劍拔弩張的氣氛，紐約和柏林雖然相距遙遠，但那兒却有一根看不見的線串住了每一個人的心。尤其是前者，關係着我國今後在國際上的地位和聲譽，更使我們息息關懷，引領翹盼。希望我們的外交戰士折衝歸來，帶給我們一個勝利的好消息。

份訂戶的不滿，我們深感抱歉，所以本年度決定提早一個月辦理，希望愛好拾穗的讀者，不論是新訂戶或是續訂戶，都能利用這個特別優待的機會，提早把所附的劃撥單寄給我們，使我們能為你作最週到的服務。

拾穗每年都有一份小小的禮品，贈送給長期訂戶，今年的一份尤為別緻，是一個鉛質的紀念章形萬年曆，小巧玲瓏，是一種你絕對無法在市面上買到的紀念品。希望你不要失之交臂。

單款存金儲撥劃

收 戶帳款	臺灣劃儲第二五八七號		經 辦 局 日 戳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新台幣			
寄 人姓名	地址	人數	管 理 局 日 戳
手續費			元

查存局理管由經聯本

單款存金儲撥劃

收 戶帳款	臺灣劃儲第二五八七號		經 辦 局 日 戳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新台幣			
寄 人姓名	地址	人數	訂 戶 姓 名
手續費			元

戶帳交寄後發登局理管經聯本



歷史	文化	太空	知識	科學	技術	地理	遊記	醫藥衛生	戰爭	武器	傳記	人物		
古蹟遺跡海底探掘記 一	探掘深埋海底的古猶太城該撒利亞，證實了當年人民活生生的各方面。 三八	第一批到達月球的人(一二) 三八	靠近地平線的另一邊，却有一個與附近任何景物迥然不同的物體——那就是他們出發的所在地，多彩色的地球。 五八	新時代中燃料的主宰 五八	氫氣工業發展的結果，將使人類獲得取用不盡的能量。 七〇	個美國人眼中的非洲安哥拉內幕 八六	報導非洲安哥拉土著今日生活的真相。 八二	神奇的生命(中)——認識我們的身體第九篇 八二	軍醫束手的昇賓炎 一〇二	杏林病劫親歷記(十七) 一一	孤城虎賁 一一	評述西柏林對於自由世界在戰略上的價值以及戰術的運用。 一一	一身是膽 一一	眼前白茫茫一片，他用右手慢慢地摸向臉孔，感覺到有柔軟而濕潤的東西掛在那裡。 一一

隱埋在地中海底的，一座希羅德大帝於基督誕生前十年所建造的，宏巍而美麗的城市廢墟，終於被林克所率領的一組海底考古學家發掘了出來。這一次探索的嘗試，足以震驚了現代的學術界。

封面上琳瑯羅列的奇珍，就是林克們辛勤而勇敢的收獲。

購買拾穗譯叢

這些德國佬最講究衛生，他們絕想不到有人把極機密的消息投在這種污穢的地方。

衆目睽睽（二）

時裝模特兒——紐約大都會傳奇之(七)

高舉着

取而代之

姑娘，而是嚇壞人的杜小姐。

當我像魯賓遜一樣順水飄流時，我想的不是裸體大

.....

身心的疲乏，迫使他倒在床上，而他慣常睡的那張單人床，這時候已變成了司樣的兩張了。

史基摩先生的消逝

槍。

我放他走近——近得和那叢草一樣遠——然後胡亂開了

老尹乙的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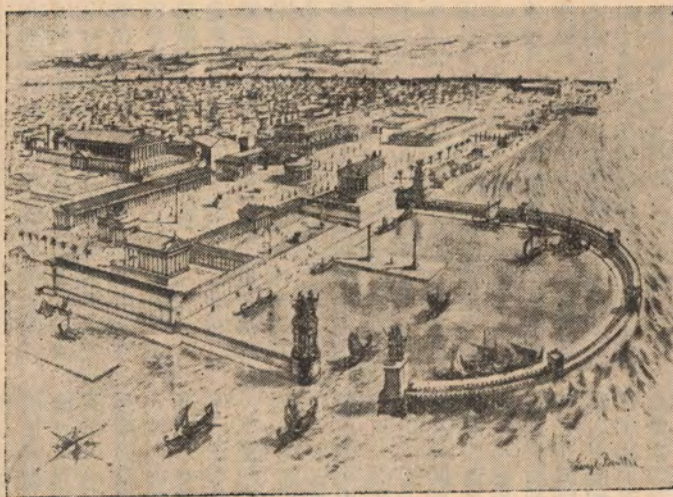
室內樂

御性」也。京房不一言多。

歸納體型與個性相關的理論，「貌相」相同者，「

人不可以貌相

古城遺跡海底探掘記



Kenneth Macleish 著
閒 筆譯

在炎熱的夏季傍晚，位於地中海東岸，沙漠與綠園間雜的以色列邊陲沙侖平原 (Plain of Sharon)，經過了整天的陽光閃耀之後，現在已在黃昏的月色之下顯出一片朦朧。自從四月以後，這一片土地上已不具有雨水的滋潤，雖然它的空氣中摻和着濃重的海洋呼吸，可是它一直要到十一月才會

本文作者係業餘考古學家，並有十八年潛水經驗。由於他具有這兩項專長，所以參加了該撒利亞海底探險的工作。這一個探險隊由愛德溫·林克所領導，贊助的團體有：以美協會、普林斯頓神學院和生活雜誌。

中國石油公司 嘉義溶劑廠

榮 譽 貢 獻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苯) — 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甲)(苯) — 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炸藥，塑膠，氯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酞酸等。

(二)(甲)(苯) — 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酯樹脂和達克龍等。

(水)(醋)(酸) — 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為染織，塑膠，藥品，香料

，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正)(己)(烷) — 國產提油溶劑，品質符合國際標準，價格比外貨便宜。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五種新產品有興趣，欲獲得詳細資料，請逕函臺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或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再開始普降甘霖。

夜幕低垂，毒蛇和角蟾紛紛從牠們隱伏着的岩洞裡爬出來，在沙土上留下蜿蜒的痕跡。飛行迅速的鴿子，鼓着略有微聲的翅膀悄悄返巢，回到人們在那裡用水灌漑乾渴土地的樹上。就在這一片土地上和同樣的季節裡，三千年以前沙羅門曾歌詠着：「寒冬已逝，雨季已去；大地百花齊放；鳥類歌唱的時候已到，可是在我們的土地上還可以聽到烏龜的鳴聲。」

在這一片狹窄的原野上，經常是歷史的大道，那裡正傲然地矗立着該撒利亞（Caesarea）的城市。這裡是古羅馬東方殖民地上的主要港口，係希羅德大帝（Herod the Great）於基督誕生前十年所建造。可是希羅德大帝所建立的這一座美麗城市現在已深埋於泥土及海洋之下了。它那宏巍的磚砌建築物已被後來的基督教文化和阿剌伯文化的建築殘骸所掩覆。它們的殘留廢墟從黑黝黝的城洞凝望着海洋的方向，正像是骷髏骨的空洞眼孔。

在海岸的礁石之外，一艘精美的白色船隻在冷峻的月色之下發着微弱的閃光，它拋下了三隻錨，但仍在海面上不停地浮擺，它的船身上漆着幾個大字：「紐約潛海號」這是一艘新船，爲了追逐一種新的概念而建造；它將從事海底的考古。爲了要適合特殊的用途，這一

艘潛海號從龍骨開始都是經過特殊的設計，它的船主兼船長愛德溫·林克帶着它橫渡大西洋，然後來到這地中海。林克是一位航空工程師，也是一位工業家，他對隱埋在海洋中的秘密有着難以抑制的好奇心。他率領着一群能力優良，裝備齊全的潛水人員來探索這一座希羅德大帝的海港，也就是由此進入古巴力斯坦的入口。由於這裡是早期文明中偉大的貿易通道的焦點，所以引起了他的雄心壯志。

除了考古學上的興趣以外，該撒利亞這一地方在基督教國家的出現上也有着強烈的情緒上的影響，使人們願意把它列爲探索的地區。在這裡龐蒂阿斯·匹萊特（Pontius Pilate）保留了他的官邸，在這裡聖彼得感化了百夫長康尼列斯（Cornelius the Centurion），使他成爲第一位著名的非猶太人的基督徒。在這裡聖彼得被囚入獄。在這裡，於一千年之後，據說熱內亞的十字軍會找到了號稱爲聖盃（Holy Grail）的綠色晶體聖餐杯。在若干世紀的沉積之下，這兒隱埋着的許多東西可以反映並說明該撒利亞當年活躍生活的各方面，可是深埋在海底的一部份遺跡却只能靠林克所率領的這樣一組人才能把它發掘出來，他們的成就如何那是另外的一個問題，至少這一次探索的嘗試就足以震驚了現代的學術界。

該撒利亞開始踏上了偉大而輝煌的前途，它的建築自開始以至落成共費時十年。這座城市的建築師是猶太之王希羅德大帝。希羅德大帝與羅馬的關係，似乎是朋友而非屬國，該撒利亞一向是猶太城市，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紀元六世紀所有猶太國家都隸屬於羅馬爲止。

以後的六世紀中，大部份的時間，該撒利亞都隸屬於羅馬版圖。當它的羅馬人口增加以後，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衝突便逐漸增加。公元六十年，尼羅王刺奪猶太人的權利便觸發了猶太戰爭，所有猶太人犧牲了他們的鮮血企圖顛覆他們的征服者。羅馬的泰塔斯王（Titus）從該撒利亞出兵洗劫了耶路撒冷，當他凱旋歸來以後，二千五百名猶太人就死亡在此地的圓形劇場之內。無數的基督教徒也曾在此地圓形劇場之內，直到公元四世紀，羅馬制定新宗教爲止。

以後到公元六百卅九年，阿剌伯人在猶太人的協助之下攻佔了該撒利亞城。公元一千一百另一年，十字軍攻下了該撒利亞，全城慘遭屠戮。古代的輝煌建築毀於一旦，從此以後，只有少數殘餘的人口居住在狹小的城堡之內。到了十三世紀，阿剌伯人又再度回歸，終於把它徹底毀壞。該撒利亞這一座古代名城杳然去世了。心

存報復的蘇丹剷平了基督徒的城堡，破壞了水道，氾濫四溢的河水使這一地區成爲瘴氣瀰漫的沼澤。自此以後，只有少數的漁民住在這裡，在丘陵之上築了簡陋的屋宇，而羅馬的廢墟就隱埋在這底下。

在潛海號上的船員結束了一天的工作以後，遙望着岸上廢墟的頹圯城頭閃爍着橘紅色的火光，以及黯黑的水中朦朧地隱現的月影。他們現在所看到的只是薩拉森人（Saracens）註：敘利亞與阿剌伯間沙漠中的游牧人）的拱門，十字軍的殘垣斷壁，以及後期土耳其人的方形房屋和纖細的回教尖塔。可是在他們的內心裡却記得一位年青的猶太將軍弗萊維斯·喬瑟佛斯（Flavius Josephus）於一千九百年前看到早期繁榮的該撒利亞後的描寫。

「現在當他觀察了這一片靠海的地區以後，覺得此地最適宜於建立城市……『希羅德』用白色的石頭建造了許多偉大的建築物，他以最大的勤勉來從事這一項工作。他用最奢華的宮殿和龐大的建築物來點綴這一座城市……這一個城市有優美的結構……希羅德又建造了石砌的戲院；和一座可容大量觀眾的圓形競技場……」潛水人的一天開始得很早，他們在海風吹揚與旭日昇起之前就已經開始他們的工作。當副機馬達營作響

和巨大的壓縮機充滿了空氣的時候，我們船上的寬潤後甲板已開始在足下震動，壓縮空氣一部份用來供潛水的呼吸，一部份用來作為空氣工具的動力。愛德溫·林克走過來站在我的身旁，他是一個高大的人，有著從容的步伐和談吐。他倚着船欄，斜睨着岸邊的岩石。「他們說風速五英里，」他溫和地埋怨着：「如果風速不到十五英里我敢吃掉它。這樣的情形會維持一個星期，在這些浪濤的底下就有著羅馬人的石梯，如果我們能生活在這海水裡，我們便可以把手直接放在石梯的上面。不過我想它會保存得很好的，因為它們在那裡已經擱了兩千年了。」

他轉過身來，沿着海岸線往北瞭望。「讓我指給你看，」他用手指點着，「你可會看到從海岸伸展出去的那黑黑的一片？這便是古代港口的北面防波牆，往下的深度大約是十五英尺。你還看到伸往西邊的那一片黑東西？那是主要的擋海牆。它成圓弧形繞向南面，然後跟海岸連接，你可以看出海港的進出口，就在兩座防波牆盡頭比較明亮一點的地方。」他向我瞥了一眼。「你讀過喬瑟佛斯的書嗎？」我點點頭。「那好極了，在我們開始裝備以前，你不妨再讀一遍關於港口的這一部份。」

在船上一間四壁嵌鑲木板並且裝有空氣調節設備的



一着捧地樂快克林·溫德愛
。器盛代古的得掘底海從具

備好跳水。我們一齊走到邊沿上，腳先下去，手握着面罩，我們的身體重量把我們帶到像血一般溫暖的海水中，海水下面是黑暗的。即使是潛水號的船殼只在十餘呎之外，可是看起來也只是一團黑影。我們把頭俯了下去，用腳踢動了一些時候，我們便面對着空寂而荒蕪的海底——白色的砂子，有著非常整齊的凹溝，那兒沒有一塊岩石，沒有一塊磚頭，也沒有一小片陶器。

雖然我們的眼睛沒有看到什麼，可是我們的耳朵却被一種喧鬧聲所煩擾着。這是從潛海號上傳來的引擎聲，蒲立特和我用喉音和打手勢來傳達意見，我領着先，

客廳裡，我找到一本喬瑟佛斯的巨著。我要看的那一章已經做了記號，雖然經過這樣悠長的歲月，我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仍有身歷其境的感覺。：「在所有工作中最偉大而又最費力的是，」他敘述着：「希羅德以天來裝飾該撒利亞，天是永遠和海浪自由分離的：：：只有在那裡，偉大的船隻才能不安地停留。」他描寫着海港防波牆怎樣打下了基礎，他們是用大塊的岩石放下海底，做成半圓形的防波堤，擁抱著一大片海的面積，並得到了保護。這座人工造成的海港進出口是在北面。喬瑟佛斯紀述道：「在進出口的兩側是這一地區最風平浪靜的地方：：：在它的左邊（指你駛入港口時的方向）是一座圓形的角塔，建築得非常堅固：：：在它的右邊矗立着兩塊巨大的石塊。」他說這些石塊是相互連接的，它們也像另一邊的那座角塔一樣支撐着三尊巨像——是三尊用最優美的石頭彫鑿而成的龐大石像，圍繞着海港的防波堤寬二百英尺，在上面有許多拱形建築物，有許多水手就住在這裡面，又在這些拱形建築的前面是「環繞着整個天堂的碼頭，並且也是最好的散步地方。」

幾分鐘以後，我躊躇地穿着魚鱗形的潛水鞋走向船欄，由於空氣罐的重量使我稍稍俯曲着身體。我在這一次潛水時的伙伴是哈佛大學的約翰·蒲立特，我們已準

注意着任何一件有興趣的東西，他跟在我的後面，注意着我的動作。我們採取的游泳路線是直達北面的防波牆，然後沿着它一直到盡頭。

當我們快接近防波堤的廢墟時，那兒顯得很黑暗，看不清形狀，直到走近六七呎以後才開始有了清晰的觀點，那裡的大石頭，因為太大了，所以不能一下子看出它的全部，它的上面厚厚地粘附着一層短小綠色的海藻，細得跟頭髮相似。我們停止了游泳，研究着這巨大的石塊，現在我們已開始感覺得海浪的波動了。我們完全靜止不動，可是由於海水的移動却使我們跟着移動，一會兒把我們這兩名潛水者推向東面三四碼，過一會兒又把我們送回原地，我們發覺無法跟這種波動抗衡，或者用游泳來對抗它。要是我們在研究某一點的時候，被海水的波動推開了，那末我們只好等候着，讓它自然地把它們送回原處。

我們緩緩地移動着，沿着這為海水變更的廢墟前進，一直到港口的盡頭。在那下面，有砍削過的大塊石頭和整段的牆壁在空寂的沙土上出現了，在混雜的石頭上面，我們發現了沉落的柱子，它的外面包裹着石灰石和鮮苔，雖然有點像其他石塊，可是它的長度和圓形却使我們不致誤認。我們知道這些石柱是用羅馬來的大理石或埃及來的紅色花崗石所形成的，不過我們所帶的刀子却

無法切開灰色的表面層來觀察它的內部。

突然我們的脚底陷落了，我們發現自己又在海底的砂土上，原來我們已到了海港的入口處了。現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正是當年齊瑟佛斯描寫海港入口兩側的高聳建築物的地點，根據他的描述，入口的兩側有高峰峙的三尊巨像，白色的大理石閃閃發光，它們的高度使海洋遠處的船隻可以遙遙望見。

蒲立特和我在海底看不到石像，也看不到厚壁的角塔。我們像蟻蟻似的在牆上移動，所看到的只是一塊又一塊的石頭。巨大的石像一定是用好幾塊大石頭建築而成的，我們可以確定在很久以前，它們被許多次地震所震坍而倒落，我們所經過的這些巨大的石碑都是光滑的，受到海水的侵蝕，不過它們都有特殊製成的形狀，像許多大塊的七巧板，我們在下面找了很久，可是看不到其中的石塊有像大石像的眼睛，耳朵或手指的形狀。我想那一定是因為這些石塊的外面包上了石灰石和海藻，以致偽裝得使我們無法辨認了。

我的右足觸感到一下急遽的拉動，我轉過身來看見蒲立特正指點着我身旁的一塊甘噸重的石頭。他拉出一把刀子刺了進去，我轉過來看見我身旁的大石塊上有一小塊奇特形狀的東西，它在石頭外面突出幾吋，在它的

中心有一個看來不平常的洞穴，我剝去外面的苔蘚，用我的手指把它刮乾淨，這個洞口是正方形的，深度約有幾吋，它的兩傍摸起來不像是石頭。我移到蒲立特的身邊看他用刀子工作着，他也發現了同樣的洞穴。當刀子刮過以後，它的邊緣像發着銀色的光澤，我們沿着這些大石塊游泳，發現了七塊有着同樣方孔的東西平行地排列着，此外在海底沙土上又發現了第八塊，顯然地這是從大石塊上被波浪沖下來的。這八塊東西是用純鉛製成的，重廿磅。

我們發出訊號浮出海面，帶着這重要的發現回到潛海號上。一位考古學家解釋道：「這是非常重要的，這種鉛塊是用來作為鐵或銅製栓塞的凹軸。羅馬人利用這種栓塞來把大石塊連接在一起，使它們不會滑開去，然後便組成了大石像，也許你們已發現了大石像的一部份了。」

在靠近北牆的那一邊，用空氣操作的挖泥機，或稱氣舉機正在工作着，它吹起了白色的水泉，泥沙和甚至有人頭那麼大的石塊。一根十四吋的管子浮在海面，直達底部，當潛水者在底下將它移動，或者變更注入的壓縮空氣流量時，它便作水平方向的移動和搖晃。在管子的基部注入壓縮空氣，可以產生往上的衝力和吸取的作



瑪琳·克林用金屬測量儀器
察海底寶藏。

用。我於是再戴上氧氣罩，到它的旁邊去參觀這一具龐大的真空吸塵器在做些什麼。在這一根大管子的基部有三名潛水人。二名是非常強壯的年青人，穿着短袖的橡皮潛水甲克，備有雙套氧氣筒，使他們可以在水裡工作一個多小時。他們跪在管子的兩側，每次把它往前推動一點距離，把他們所挖的一個六呎的洞擴大和加深。在這洞穴裡，愛德溫·林克正在把碎石屑和泥沙屑入氣舉機的入口，同時又監視着眼前這片新發掘的面積。林克沒有用氧氣筒，他只佩帶着遮住整個面部的面罩，船上放下一根空氣管通到他的面罩裡供他呼吸。像這樣的一

種設備限制了他的活動範圍，但它的優點是可以無限制供應空氣。林克在水底下幾乎工作了一個上午。

在洞穴的邊緣上有一些羅馬酒和瓶的大塊碎片，都是剛從沙泥中挖掘出來的。有些瓶子有着細長的頸子和彎得很好看的双面把手，其他幾具有着沉重，寬大而發光的頂蓋，這些碎片都很乾淨，因為它們有沙泥保護着。

林克舉起了手，那兩個人關上空氣，氣舉機的震耳欲聾的響聲停止了。我們向前過去，看他把一具古希臘盛酒器的碎片上的沙泥擦掉，這是一種運輸油料和酒的貯存器。

離氣舉機不太遠的地方，視覺的距離低落到只有幾英呎，我發現那裡的海底閃爍着石器和陶器碎片的亮光。我便在泥沙上坐了下來，在膝上擱了一塊石頭，以免身體的浮動。我所坐的地方正好在海底碎片淋浴的中心，這些碎片都是被氣舉機吸起來，從頂部噴出，然後又從海面上散落下來的，有時有一些小東西，如錢幣或者是小塊的寶石之類落在我四周的沙土上，不久便被落下的泥沙再度掩蓋住了。這時也有許多小塊的東西落在我的頭上和肩上，然後滑落到海底的地面上。

當海水稍稍澄清的時候，我那有限度的視力看到一個模糊的人形，緩慢地走過來，那人手上拿着一樣東西

，身旁掛了一個袋子。等到走近以後，我看出這是林克的太太瑪琳，她在用金屬偵測器搜索着海底。要是金屬埋在海底，它便能發出訊號。瑪琳從她身旁的袋子裡取出一塊黃色的方木塊，上面有黑色的號碼，木塊的底面用三呎長的線掛着一個金屬的重錘。當她發現這一點有金屬訊號的時候，她便把這錘子擱在上面，小黃木塊便浮起三呎高作為記號。

過了一會兒，又有一對潛水人出現了，他們是來搜索瑪琳做過記號的地點，當他們看到黃木塊的時候，便用短柄鐵鏈和帶着手套的手來挖掘那兒的砂土。不到兩分鐘他們便找到了他們所要的東西，它不成形狀，藍灰色，有點像石頭的紋理，不過比石頭重。我們一直要等到博物館裡的人細心地把它的外殼去掉，才會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以上便是潛水號工作的大概輪廓。當我們在工作期間，有三次都因為南風的關係，不得不把船避到「海發」港口去。我們只有在最後的一次會使氣舉機的工作一直下降到海底地面下十五呎深的地方，那是最早期的羅馬層。在這時工作人員常常受到較大石塊的威脅，有一次正當潛水人離開洞穴的時候，一塊石頭落下來了，把氣舉管壓得緊緊的，我們花了一天功夫才把它取出來。

不過在這樣深層中工作幾小時却產生了比在該撒利亞挖掘整個一季還要有趣的結果。我們找到了一具完整的貯藏罐，又找到了一帶美麗的飾以扇形的燈，這是以前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此外又有許多彫刻的象牙髮針，粗細和火柴相似，却保存得很完整；一顆金屬的印章，上面刻有鷹頭神的像；以及一些銅釘和錢幣，有一位以色列潛水人拾到了一枚黑色的小圓片，他以為是錢幣，可是後來却發現並不是錢幣，而是一枚紀念章，在它的一面，有兩個希臘字母KA（代表該撒利亞），字母下面鑲刻着一幅圖畫——是碩果僅存的一幅——希羅德的偉大海港。

「這一枚小東西花了我們十萬美金，」愛德溫·林克說：「不過我想這還是值得的。」

譯自 Life July 31 1961



——體型與個性的分析——

Henry Kelen 原著
H 金 譯

所謂「看相」這一道，有它久遠的歷史，不過總認為旁門左道，不够科學化。這裡且看一位著名的藝術家探討這一問題，他認為不見得不科學呢。

作者簡介：Henry Kelen 係舉世聞名之肖像漫畫家，日內瓦前國際聯盟博物院，以及甚多政府建築物，及著名大圖書館等，皆有其壁畫。其印刷數量有限之畫冊，內有現代政治家之畫像甚多，被收藏家視為珍品。作現代史之一部份珍藏。其作品在倫敦聖吉姆士大會堂展覽，盛會由外相西蒙爵士揭幕，各國使節皆曾與會。在美國，其作品常見於著名書報雜誌，如：紐約時報，紐約先鋒論壇報，幸福雜誌，老爺雜誌以及基督科學箴言報等等。

其為聯合國製片及導演電視已十年，每次激烈場面中由其報道出之各式政治嘴臉，獲外界之最高度歡迎。其為現代風雲人物所作之漫畫，由數達二十餘國之各大報章雜誌採用。

Kelen 先生為各種各族，紅白黃棕黑各色，有名無名各式人等所作之肖像漫畫，數達二萬五千張之多。經其廣泛之觀察，歸納出體型與個性相關之理論，認為貌，「相」相同者，「德性」也就差不了許多。

如果你想到你比一般普通人工作得勤奮——那麼你自己也就是一個平凡普通的人。

有三件東西是我常常喜歡，可是却永遠不能瞭解的——圖畫，音樂和女人。

沒多久前和某一大企業的人事主管閒聊，想向他解釋，「看相」的道理，不料他告訴我說：「那就好了，先生，照你的辦法，我們工業關係的基本概念，就此全盤推翻了。」

誠然，我始終認為，今日憑了一紙文憑，兩張兩件，幾封八行書，記錄，報告那一大套，就能測定人的能力，即使可能，也不見得完全。

要想估出一個人的個性，能力等等，必須先從研究那人的體型開始，因為先天的上智下愚，莫不與體質有關，而藉着體格，才能作靜態和動態的向外發出。

當你遇到一個人的時候，最先你一定注意到他的下巴潤不潤，眼睛有沒有賊溜溜，面客板不板，還是笑嘻嘻。不要說這第一眼不重要，和貓狗畜生以及枝頭小鳥一般，這就是我們生下來就帶下辨別好惡分別敵友的內在直覺，憑了它，我們要在這茫茫人海中浮沉一輩子呢。

大多數人認為，單憑看一眼，就要把人看透，靠不住。我並不責怪他們。因為一般人對所看到聽到的東西不懂得推敲，也不明白如何利用非常自然的預感。他們不知道現代科學關於體型方面的研究對他們有所幫助，一聽說那不明不白的所謂相術，所謂「骨相」等等，早就嚇退了，無形中壓制了天賦的直覺，反而認為這樣才更安全，更公平，更客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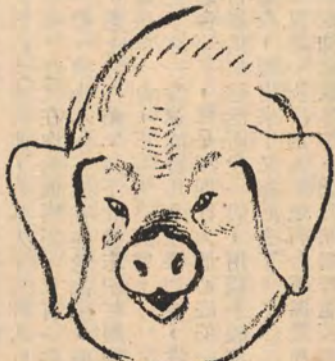
讀者們不妨再想一想：上帝既然賜給我們辨別人類的直覺，千百年來儘管反對，相術仍始終存在，這就值得對它再加推敲一番了。

我的理論的基本原則非常簡單，讀者們可能早就知道了的。就是將體型作適當的歸類，憑此以幫助觀察你周圍的人們時，獲得不說十分正確至少也是相當確切的判斷。

我吃宵像漫畫這一行飯，四十年來，我的職業一直是看人，我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以及不同膚色的各式政治家，所作的漫畫，達二萬五千件左右，多少年來的確看得我眼花撩亂，自然而然地，我不得不注意到，人們的內性與外貌有密切的關係存在。

將近一九三〇年左右，我才知道早於本世紀之初，就由著名的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以及人類學家，聯合發展出一門新科學，名曰體質心理學（Constitutional Psychology），重心在創造出以體型來測定個性的系統。

道來輕鬆，行之可不易，着實費了我卅年功夫，還藉着一本醫學大辭典，才把那些科學家的天書看懂，如此我才能將我自己的觀察，與他們的臨床記錄以及諸般統計資料對照比較。



重個一使，成形所額上的陷凹且並，狹而瘦由係相豬付這：二圖
相猶狡得顯物人（型壯胖）的天樂而際實



弗可利將上軍海



帥元托狄



克巴斯 利亨·羅保

身幅三面上。的型一那於屬（粹純）會人的着活個一有沒：一圖
。已而例個三舉（型瘦），（型壯），（型胖）為是過不像
。異各也格性，同不貌相們他

體型代表什麼

你能否一眼看穿他是要打太太的呢，還是會被太太打的？那銀行辦事員會拐誘潛逃的呢，還是會引誘金髮女秘書私奔的呢，還是兩者全來得？假使我們真有這項本領倒就好了，可惜我們沒有，所以不能將人一眼看透

估量對方不是一件簡單事情，要得其訣竅，就要先知道體型能估量什麼，以及別的特徵又代表什麼。

每一個人，都由兩組不同的個性特徵所組成。第一組是先天性的，由其體質所決定，所謂體質係活的組織，人也有，老鼠也有，都是世代傳下來的，組織中的每一枚細胞，都有它各別的歷史和個性。無論是人，是一頭小老鼠，是一羣山雀，如何目視，如何行動，如何發音，都由體質的向外表演而來。

再說到第二組個性特徵，則該是後天性的，受環境影響而發展成的，諸如教養，教育，社會環境都有其份量，可以說終其一身，人們無時無刻不受到外界的影響。並且這後天性的一組，時刻在修改，發展成壓制先天性的一組。

事實上這兩組個性特徵，一下子就麵糊般地混作一糰，分也不開了，這下子就形成了人們的所謂氣質。



利大意是這。目面真的面裡下籠燈；三圖有在鑲，顎上的弱脆，像肖的德丹人詩給也，些了巧纖太免未，面上顎下的力。格性的型一另了來帶他

以及專心的程度，爽直還是忸怩，觀念的清楚抑模糊，客觀——時刻注意外界，抑空想——整天做着白日夢。父母，師長，牧師和別的社會工作者所注意改良的，就是氣質，以求小孩們能成大器。你的家庭，同事，老闆，長期相處中所捉摸的，也就是你的氣質。

也可以作如是觀：身體是結構，氣質是機能，不單單一輛汽車，一座自鳴鐘有其結構和機能，人類也是一

體型結構和所謂氣質其實是一回事，是體質的兩個不同的面而已，正如同一莢豆中的許多粒豆一般，知道了一個，其餘的也就差不多了。

氣質與性格

所謂氣質，究竟是個性的那一部份呢？醫學心理學的教課書上面，有那合適的解釋，道是：個性的心靈部份，酒類甚易使其顯原形。

既如此，事情就好着手了，祇要出入鄰近酒家，混入酒鬼淘，就可認識人們氣質的真面目了，記住，那祇是爲着科學研究，不要自己先被酒燻醉了。這時，你可以看到人們的酒後百態，有些人，三杯入肚話匣子就打開了，有些，會伏在你肩頭痛哭，又有一些，像樹上的紅松鼠一般，鼓噪不休，還有些老傢伙，退入一角，愁眉難展，遇上三杯蘋果酒下肚就忘記紅塵間一切煩惱的人，更應該會一會，不可失之交臂。

上了這一堂速成實用心理學以後，你就一輩子懂得氣質這會事了，那是深埋在人們心底的一種東西，真像一句古羅馬的俗話所說一般，用棍子趕都趕不出來的，什麼道理，趕出來了又縮回去了。

氣質這一物決定人的是否合羣還是孤單，進取抑膽怯，樂觀抑悲觀等等。因此關聯着能否與人共事，堅忍

樣，同樣有其關連的作用。

品格可是另外一會事，氣質是遺傳的，而品格却是從孩提時代就開始的，就先天癖性和後天環境間分別取捨所成的產品，年事漸長，品格的型式亦就更形固定，因而成爲人們的第二本性。

舉些例子也許更清楚些，歡樂，活潑，懈怠，偏狹，緊張，這一些是氣質的特色；忠心，誠實，寬大，這一些才是品性的特徵，其發展與各人的教育，教養，社會環境有關，同時勿忘與自由意志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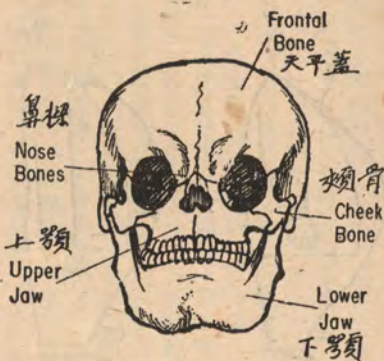
氣質可由體型結構斷個八九不離十，品格可就不如此簡單，仔細的觀察才能捉摸到邊際。

重估

瞭解了體質與氣質的關係以後，現在可進一步說服你為什麼憑體型就可估量個性這一會事了。

潤下巴並不是因為他的潤下巴使他脾氣倔強，祇是因為他的體質關係生就一朝潤下巴而已。當然其他相關型態亦同時出現在下巴上，像肌肉強韌，輪廓明顯等等。這種體質常帶一些進取，勇敢，愛冒險，愛領導等氣質上的特性，統統加了起來，因此形成一個倔強的人。

蛋頭並不因為那卵形腦壳使他整天白日做夢不休，也是由於體質的關係。這種體質常產生空想，幻想，偏



類上那意注・較比的骨面的人(型壯)和骨面的臉狗子獅：四個
的物人(型胖壯)的暴粗得顯已本了深加何如，小縮且一胃
。量份相兒

似的。他活力充沛而富進取，有種，自信心強。他愛冒險，愛女人，喜歡痛飲，喜歡濫賭。碰上逆境，第一個念頭就是武力解決。他魯莽，總是不轉轉念頭就幹下了，什麼事情他總是一決不有錯。

瘦型的人雙頰深陷，蒼白，好似用雞骨搭配起來一副風吹就倒的架子，站着彎着腰，走路飄搖搖活像出現在萬聖節前夕場面裡的跳鬼。

他是意志薄弱沒有勇氣的人，帶「含羞草性」，怕羞，任何事情碰上他總覺得為難，過敏，易怒，外加大驚小怪。他愛孤獨，喜歡光顧市場裡的低級娛樂場，他是愛幻想，有條理，有原則，毫不大意而詭隱的人物。任何決定，必先與那胸中的小人兒商量過。

假使真有像我所說那種胖

挑個炎炎的大夏天，去康尼島游蕩，這時正有上百萬的紐約客在那裡的沙灘上，我會告訴你，所有這些不平常的，普通的，或者上帝傑作的各式體態，皆可以有規則地分門別類，很可能你以為我是熱昏了頭在胡說八道。

不過你一定同意我說得不錯，海濱確有不少彌勒佛般的胖子，他們祇對那具野餐匣深感興趣；也有不少魁偉的壯漢昂首闊步，目空一切地好像這海洋是他家那一代祖宗遺給他的；另外還有不少人瘦瘦地，萎萎縮縮裹在長袍裡怕見太陽。

假使你在海濱的芸芸眾生中正好也注意到這末三大類，那麼你也在漸漸地成為無師自通的體質心理學家了。因為無論歐洲美洲的科學家，他們研究個性問題時，正好就是把人類的體型，分成這三大類。

遺傳的個性

重理論等氣質特徵，這些內在特徵加上其他外型，結果產生了「蛋頭先生」。

單單調下巴，蛋頭，或其他某一部份容貌，並不能視為某種標準個性的代表。某一部份容貌的特色，並不代表全部體質，整個體態，動態的加上靜態的，才顯得出體質。

研究儀型學的學者們對這三類主型人物的命名頗不一致，並且聽來都似乎鬼氣森森的。

我還是給他們通俗的稱呼，稱之為胖型，壯型和瘦型，現就我所看到的三類典型，加以敘述。

胖型的人就像打足了氣的小娃娃，好像一團軟軟的豬油做的，粗而短的兩條腿上面，祇有那水晶肚皮耀眼。駕在兩肩中間，皮球似的頭顱蓋特別平，像沒有脖子似的。站的時候像沒有骨頭，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像頭大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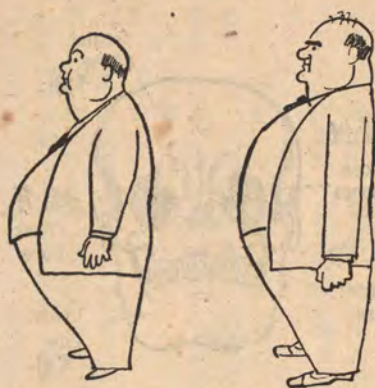
胖型人很愛結交朋友，對任何人都都不討厭，愛吃，愛享受。他像孩子般地一片空白，渴望愛的滋潤，喜歡人家的讚美，要人家記起他的存在，他良心好，但容易發毛，沉不住氣但又樂天安命。

壯型的人就外向得多，骨架既粗壯又堅硬，手脚都特別巨大，站起來筆挺，走路有點「野」，像西部牛仔

心理學家在各式環境內，如瘋人院，醫院，監獄等以及從政治舞台上，歷史上，和日常生活方面，精密地觀察人類，成功地創立了一門儀型學(Typology)，詳細地道出體型與個性的關係。儀型學可用作評估整個人類的標準。

三類體型

型壯型及瘦型的人物個別出現，那在幼稚園我們就學會個性分析了。實際上那是理論上的典型，祇能作比較上標準，經過上帝的故弄玄虛，今日的人們全是各典型的雜種，各種典型在每個人身上所佔的成份，有或多或少的別而已。我們看到過瘦瘦的身體抗着一個大腦袋，又看過委實不相稱的小頭明明生在魁偉的身體上，苗條的少女却配着兩條上下一般粗的玉腿，種種不相稱多的是。主型混雜的結果，出現在後代體型上的諸般配置，諸如鼻，首，下巴，手等等也都走了樣，而出現了新的花



。(壯型)了進加且一(型胖)：五圖

細節，遠較身體上的任何其他部位，認識得更清楚。我們的教育，從搖籃裡就已經開始，那時起就注意周圍的人，很快地我們學會辨別熟人和生人，到現代，電視出現了，無形中更廣泛地介紹我們各式嘴臉。

憑面貌評個性還有一項方便，無論老闆，人事主任等要估量他下屬的個性，總不可能叫人家脫光了衣服品評一番的。生意人也不可能叫他看中的顧客卸下衣衫給做體型測定試驗的。要評估對方，祇可能在普通的情況下進行，任何人的臉却是我們第一眼就看得東西，這才是真真取之不盡的資料。

我無意倡導那屬於古代藝術的相術，我確要用近代體質心理學，對人類的面型，加以合適的引證。

三類面型

和體型分三大類一樣，面型也可分成主要的三類。胖子的臉型圓圓地像燒餅，像月亮，肉多，也像打足氣似的，鼻尖像球根，兩頰氣鼓鼓的，大眼，厚唇，總之活像大號孩兒面。

壯漢的臉型就不同了，輪廓明顯，方額方下巴，眉骨高聳像汽車的檔板，鼻子矮矮胖胖，鼻尖鼻樑似乎一般寬，粗糙的臉皮下，那堅韌的肌肉隱約可見，牙齒巨大而有力。

樣，非但容貌如此，連聲調和氣質，也一股腦兒混雜不堪。

因為混雜不堪，門外漢看到體型的千變萬化，如墮五里霧中，哈佛的薛爾敦博士有系統的加以研究，他仔細地測量及研究過數千具人體，估計三種主型在每個個體上所佔的比例，他發現體型一經混雜，相關的氣質，也就隨着混了進去，雖然無法測出一定成其正比，但是也絕對不會脫節。

我對薛爾敦博士的創見，當然佩服，認為絕對是研究儀型學的根據和基礎。不過我和學術界的人們道路不同，他們的一套我祇能暫時告別。

因為他們所注重的是身體，我所着重的還在於面型，不放過領帶以上的任何區域，我所看到的是溶會各式面型集中在有限區域絕對不會忽略的面貌表情。

面貌，等於個性的一張名片，由遺傳而來，也寫滿了他的全部個人史。身體上的任何部份，決沒有其他部位像面部一樣，能肯定而清楚地反應出諸般緊張，和順，驚醒，堅定，壓制等等許多戲劇化的氣質特色。從很多面孔上，你能認出誰是身心康泰，誰是命運多舛，誰又是身心失去平衡。所有感情衝動，強烈自制，疾病痛苦，堅信不移等等，皆會在那面部刻下消不掉的痕跡。

並不單是藝術家如此，任何人都，對面部的各項

瘦子的臉好像破得破似的，尖鼻，高顴骨，兩頰深凹。兩眼睜得緊並且陷得深，整個面型是上大小小的三角形，薄薄的皮膚下看得出青筋，在下巴和太陽穴部份顯得更清楚。

這三種臉型各有其不同的體型上和氣質上的特性。臉型一混雜，新的個性亦隨之產生。有一些混雜的臉型，並且不斷的重復出現，久而久之大家就給他起了新名字，如哈吧狗臉，馬臉，貓頭鷹臉，豬臉，猴臉，尖臉，孩兒面，燈籠下巴面，和其他各式怪名。

我並無意玩那阿里斯多德的老把戲，弄得人獸不分，所以提出這些臉名，因為那名字早就給起了，並且我也深信你能想得起那代表什麼。

假使在你四周正有那熟悉的臉型，那我相信你一定會了解與那臉型相關的氣質特徵。當你注意這些所謂豬臉，馬臉，貓頭鷹臉，以及其他各式我們提起過的怪臉，你會發現所有這些也會參雜一起，各有其程度不同的同時出現在一張臉上，會在圖臉上出現，也會在方臉尖臉上出現。單單就我們提起的幾種熟面孔，相信已道盡大半嘴臉了。

處在或然率的這座迷宮裡，祇有面貌神態能給我們可靠的指引，因為每一塊骨頭都刻有他祖先的商標，同時關聯着他的全部個性組成。



圖六：三種基本手型（左至右），（型胖）（型瘦）和（型本）
（情事件一同做。）（型瘦）和（型本）
。高般一能可不能效的手三種

我所看到的顏面，顯露了其後面許多關於頭骨的形壯，大小等情形。從深陷的眼窩，內斜或外斜的眼睛，獠牙，髯鬚下巴等外表情形，就可明瞭內部頭骨的情形。聽到說話時口吃，大舌頭等情形，就可以推想到口腔的結構，這些，全與個性有關。

我們不妨討論一下燈籠下巴，你從丹德（Dante，意大利詩人）二六五至一三二一），

華格納（Richard Wagner 德國大作曲家，一八一三至一八八三），傑克遜（Andrew Jackson，美國第七任總統，一七六七至一八四五）臉上，都可找到。假使揭開另一位傑克遜（Stonewall Jackson，美國將軍，一八二四至一八六三）下巴上的鬍鬚，你可找到另一個燈籠下巴。

燈籠下巴，係由上代瘦體型祖先凹下而瘦削的上顎

骨，與壯體型祖先強而突出的下顎骨，拼湊結合而產生。

從瘦祖宗，傳下了敏感，富於幻想，能節制的氣質，從那堅強的壯體型祖宗，却又遺下勇敢，固執，富決斷的氣質。同一人體內一面是富於節制，另一面又豪放不羈，從此內心相生相剋，矛盾百出。

這一類面型，普通常帶緊張，易怒，復仇性強，勇敢，大驚小怪，矛盾百出等特性。研究他們的生活情形，可以發見他們的行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是由於他們體型上的相似之處，所引出的同一氣質。

和面型情形一樣，各種體型的配合，其相關的氣質亦隨着混雜起來。

有一類相當普通的配合是胖型與壯型的結合，產生一種我叫他作胖壯型的人，羅漢肚皮，頭抬得高高的，背挺挺地，脂肪多而堅實，腿粗而結實。請注意這型人無論鐵幕內外，從政治領袖和勞工領袖中，可以找到一大把。赫魯雪夫就是顯著的一例，西奧圖·羅斯福（Teddy Roosevelt）美二十六屆總統，一八五八至一九一九），魁爾（Michael Quill），貝文（Nye Bevan），拉瓜第（F. H. La Guardia）等，都有既胖又壯的體型。儘管所處世界不同，信仰各異，但處事方面像虛張聲勢，衝動凌厲，勇於任事，有眉艸，自信心

強，閒話少說，以及愛出風頭等性格，却非常類似。

你總也遇到過這類胖壯型的人物，他們的特徵是否類似上節所述，我那小欄樓上載有頗多此類人物的肖像，他們都增進我對此型人物的了解。

不相稱的體型

頭部下面，總連着軀幹，頭部和軀幹普通總配得頗為相稱的，不過也有不相稱的配合！記得貝比·路斯（Babe Ruth）嗎？那張獅子狗臉，普通生在牛仔身上的，那茅台酒罐形的軀幹，却載在樹枝狀的兩條細腿上。這祇可以說是他那體型的配合，委實算不上調和，因此影響着他的氣質，使他成為偉大的戲子，也使他終身帶着亂糟糟的個性。

其他典型

三種主要體型互混的結果，除了產出一般常見各種體型以外，也產生特別明顯的稀有典型，個性當然也隨之大異。

男子漢帶脂粉氣，巾幗英雄，成年男女的孩子氣，青年的龍鐘老態，都是特殊典型。

面貌，體態，行動習慣，都明顯地證明這種特殊典型的存在。對他們進一步的認識該有益於人類間的相互

關係，這種典型又如何影響他們的個性，也值得探討。

侏儒，巨人，等等

有一句笑話，道是，普通人就是大號侏儒，也就是巨人中的侏儒。其實這倒不一定是俏皮話，像侏儒，巨人，雌雄人，以及各式白痴等等，祇是在個體的形成過程中，不像普通一般人取得執中，而走上極端，而形成特殊典型而已。現代科學值得研究明白所以趨於極端的道理。

像冰琪琳做的小侏儒們，穿戴整齊了在遊樂場中表演洋囡囡結婚，面團團地活像袖珍的胖漢子出現，風趣，柔和，脾氣好。獅子臉的小矮子，出現在體育場表演，掛起「侏儒大會長」等等的招牌，硬是孔武有力，軀幹不比普通人細多少，看上去完全像未充分長成的壯漢，比真正壯漢還靈活些呢，祇是看上去總覺得贅扭。瘦瘦的小侏儒，扮了女角色，出現在馬戲團的節目裡，又何嘗與特小號的瘦型人物有別。

巨人又分兩類，一類是馬戲團裡賣鐵圈圈給小孩玩的那種人，身體各部份都較常人為大；另一類祇某幾項特別大，像大手、大頭、大胸、大眉等，別的部份並不比例加大，係所謂害了肢端肥大症。

這兩類人，看上去都怕勢的，其實相當呆笨，卡

尼拉 (Prime Carnera) 做重量級拳手以前，原是馬戲團的巨人，最後還是壞在反應不夠靈活上面，不得不退出職業拳師這一行業。

還有一種天鰲，不生鬍子，發青的臉色，多而柔軟的毛髮，就是其特徵，他們具有女性般的敏感，和高度機智，很適合擔任勾心鬭角的勾當。美國歷史上出現過一位天鰲明星，名叫侖道夫 (John Randolph) 係傑佛生總統的眾議院領袖，有一次侖道夫的政敵指責他不人道，這一下惹得他大怒，回答道：「你以為了不起，你敢跟公驢比？」

白痴也有多種，各有其特殊體態及相關個性。

這些異型也可能出現在正常的人的身上，可能程度非常輕微，也不一定影響整個身體，萎縮可能僅限於腿部，人類單單上顎萎縮就產生了獅子狗臉型，狗上顎變小就產生獅子狗。

研究侏儒的體型和性格，能明顯地找出一些不尋常的關係的，看他們表演時，不要祇為他們出奇的矮小一笑了事，他們台下不平常的個性，才更值得研究。

後天的容貌

假使真有可能使一個人在不使他受任何環境影響的狀態下長成，那時他面部的形狀，該完全由其面部結構

所決定。這時你定會看到：胖型人物的圓臉孔，天生就彌勒佛般地和善相。壯漢型人物的「毛」臉上，無法除去那一副威嚴相，在瘦型人物那張精巧的臉上，無時無刻不是驚覺相。

生活過程，不斷地修正你的本來面目，用那擦不掉的痕跡，一筆一筆記在你的臉上。康泰，艱辛，順境，逆境，都在你的臉上找到陳跡。歲月本身，也在催你老去，無憂無慮的圓臉，漸漸抹上愁雲，本來就威嚴的方臉，更顯得冰冷，原是瘦削的尖臉，此時若不顯得尖酸，也就會變得寒酸了。

人，究竟是萬物之靈，他可以不受環境低頭，而憑自己的意旨，有限度的改變他的環境。生活在新英格蘭覺得厭倦了可去剛果。修與不修，想與不想，也全在他自己。

不論選擇何種生活，歲月總是不忘記在人們臉上留下痕跡的，所以林肯總統說：「一過四十，你那容顏，就騙不了人的了。」

譯自 Petroleum Refiner 一九六一年七月號

★

★

★

★

一身是膽



最不怕死的戰地記者——吉龐

百紫譯

「廿五年來福洛伊德·吉龐足跡遍歷世界上各處大小戰爭，採訪新聞和製造新聞。新聞同業們在今日仍在討論他的傳奇行動是勇敢，抑或是瘋狂，不過大家同意他却是與眾不同的。」



在墨西哥酷

熱的陽光下，村子裡突然掀起了暴動，面貌兇惡的騎士，成羣結隊地衝過了大街。婦女呼叫，驟子驚嘶，十字街頭無情的彈雨，塵劃起了陣陣的

土，有許多人躺在地上作最後死亡的掙扎。

從教堂的角落裡，竄出來一個高大沒有戴帽的美國人，向着那些臨死的人奔去，他立刻被在街上飛馳的騎士包圍住，一個肥胖看起來像領袖的人物，向他說了一大串的西班牙話，同時手裡摸着腰裡的手槍。

美國人拾全頭來看着那個握槍的人說：「你說些甚麼？」他說話的神情不但輕鬆，並且近於倨傲無禮。「我不懂西班牙話。」

一個騎士靠近來用英語說：「我的哥哥問你爲甚麼到這裡來，你們明知他曾說過，他將要殺死那些到這裡來偏排他謊話的新聞記者的！」

「告訴你哥哥我是不講謊話的。告訴他我將說彭却

，到他在麥克風前以沙啞聲音作每分鐘兩百一十七個字的播音，都是令人叫絕的。

他的才華受到了大多數同人的尊敬，大家一致認爲他配稱爲成功的新聞記者，在極短的時間內，他即爭取到年薪十萬元的高酬。不過有的人却認爲他太衝動，不擇手段的去爭取新聞。

吉龐曾受到許多國家的贈勳，得到衆多名人的讚美，如潘興將軍，聯邦調查局的胡佛局長，和美國陸戰隊的全體隊員。一家著名的雜誌曾如是選文說：「廿年來，吉龐如觀劇似的親臨了每個大小戰場，他是一個職業英雄，愛國者，和侵略者，他專揭發人類的悲劇。」

一九〇七年，吉龐初任明尼安波利斯論壇報的社會新聞小記者，那時他才廿歲，却一鳴驚人，並且引起了其他新聞同業的怨恨。在威斯康辛州溫特小城外的一處農莊上，一個名叫約翰翰載茲的頑固農夫，他爲了不讓自己的農田受到興築水壩工程的侵佔，而與法律抗衡，於是引起了全國的注意。一小隊全付武裝的警員已經進駐到溫特小城，很顯然的，如果戴茲堅不讓步，一場流血的戰爭是免不了的。吉龐穿過警戒線，進入農莊，而與戴茲交談。於是他第一個得知，保衛者不惜一戰也決不讓步。

溫特城只有一具電話拾，所以各家新聞記者決定用

維拉 (Pancho Villa) 是一個真正的硬漢，無人能敵的神槍手。」

能說英語的希波萊特維拉向他的哥哥翻譯了，後者的臉上露出了滿意的表情，又講了一連串的西班牙話。

「你哥哥怎麼說？」

「他說好的，你可以留下來。他並說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傢伙！不但勇敢，並且還有點瘋狂，居然不怕死到這危險的地方來。」

自彭却維拉親自導演福洛伊德·吉龐 (Floyd Gibbons) 的第一次冒險以後，在後來的廿五年間，全世界的人們都在爲吉龐那種無畏精神的新聞採訪而神往不已。雖然人們不斷地在討論他這種行爲到底是——非常勇敢或非常瘋狂！但是無可否認地，吉龐總是奔向有戰爭的地方。採訪戰地新聞是他的終身職業，他曾深入九場聞名的戰爭中活動，無數小的流血動亂中也有的足跡。

吉龐不僅採訪新聞，他自身也製造新聞，由於他的冒險精神和滑稽的動作，經常像彩虹似的出現在地球上各個角落，遺留給人們許多難忘的印象。他身高六呎，體重兩百磅，左眼戴着白布眼罩，全身精力充沛，一付敢作敢爲的精神。他走起路來步伐短促——根本就是在跑，從不安份的坐下來——總是將他自己摔在椅子上。甚麼事在他作來總是誇張，與衆不同，從他平素的歪戴帽子

這架僅有的電話機共同發佈新聞。他們沒有將吉龐計算在內，當他一得到戴茲的消息後，立刻跳進他租來的旅行車疾馳而去，汽車開到一處他事先理好有斧頭的電話線桿下，割斷電話線後，他又向火車站駛去，在那裡他請報務員替他拍發出獨家新聞。當其他那些記者訪到新開時，吉龐的論壇報早在大街上出了號外。無怪後來各報社都在責怪，他們那些記者都在幹些甚麼。

吉龐不在意其他新聞同業對他的怨恨，更不在意憤怒的警長押他叮嚀入獄。他的報紙繳交五百元罰金，將他保釋出來。

惟一不能讓論壇報編輯比爾希哈德釋懷的是明尼安波利斯警局，指責吉龐文章內有許多流血的地方不是事實，警局是不能承認也不能接受的。

希哈德召來了吉龐，問他是怎麼一回事。

「加添一些東西，可以增加新聞的色彩。」吉龐回答。

「你的色彩添得太多，」希哈德咆哮道：「現在請你滾蛋吧！」這個教訓令吉龐終身難忘，後來他說：「如果你以後要寫像這類的事情，最好跑得越遠越好，最好是到丁布各都（法屬西非州）去寫吧！」

開除吉龐，希哈德說悔當初沒有聽一個人的話，那人即是吉龐的父親，他不願他的兒子作一個新聞記者，

曾多次叫希哈德免除他兒子的差事都沒有成功。假使吉龍能靜下來作一個自我的心理分析，他將會發現他內在的幻想力在驅使他去作一個偉大的記者。而這種潛在的力量到底是什麼，在他週圍的朋友都各有着不同的見解，也許最正確者，還是那個吉龍最要好的朋友所說的。

在論壇報編輯室裡，有一個飽經風霜的記者，他的名字是傑克琴生，當吉龍初次到報社來作一個小記者時，就予琴生一個奇特的印象，於是他擔當了教導這個小伙子的工作，無論在生活，文學，和新聞方面，他都是傾囊以授。

「福洛伊德，」當有人問到吉龍時，琴生會說：「身上有個臭虫一天廿四小時都在咬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咬他。他需要證明自己比他人強，可是他從來沒有作到，因為始終有人在嘲笑他，說他不行，而那個人就是他自己……」

在論壇報失業後，吉龍並沒有去倚求他父親的幫助，反而單人匹馬到芝加哥去打天下。他先在一家小報紙找到一份差事，沒過幾天，那家報紙就關門了。在睡了一陣公國硬板棧後，終於他混進了芝加哥論壇報，該報的主編華特何威，却對這個傲慢的青年甚為欣賞，不但安排了他的職業，並給予他優厚的週薪。吉龍拿到錢

，買了一身衣服，有人形容他的衣服說：「這是我在馬戲班以外所看見人類所穿的最惡劣的衣服……灰色還有着像玻璃窗大小的方塊花紋，褲子又瘦又小，像糊在腿上一樣。而他穿起來還神氣十足。」

芝加哥當時正是混亂時期，暴徒橫行，經常大街上有流血的槍戰發生。吉龍每次都帶着迷惑的神情去欣賞這些慘劇，逐漸地他更受吸引，當有槍戰發生時，他會跑到那些臨死的人前，去探尋他們斷續不清的細語。

「福洛伊德總是這樣問人家，」華特何威後來說：「他只要看見有人躺在鮮血裡，就會立刻躬下身去問，『朋友，你感覺怎麼樣？現在是怎麼樣一種感覺？』」

吉龍從來沒有得到過滿意的答覆，「我從來無法探尋到，一顆子彈射進了人的身體以後，到底是怎樣一種感覺，」他在文章裡如此說：「多年來我就一直在探尋這個答案，但是我總是失望的。」

一九一五年，報社派他到墨西哥去採訪的約翰笙和威拉德之爭霸戰(Johnson-Willard Fight)。因為約翰笙曾經有案偷運婦女到美國，所以這場比賽就選就約翰笙而在墨西哥比賽。吉龍一到墨西哥就忘記了拳賽這回事(後來這場比賽也沒有舉行，而改在古巴賽的)，因為他聽到了維拉活動的消息。尤其是維拉要殺害新聞記者的傳言，像在他心理燃起了一支火把，他穿過邊境

，到達布郎塞爾爾尋找維拉軍隊的行踪。

吉龍找到他們，並給予叛軍首領維拉良好的印象，他被配置一節專車，隨着維拉火車指揮部採訪新聞。車箱裡有四張銅床，分為兩個廚司，一個墨西哥攝影員，和吉龍所享用，他們能自由進出維拉的私人車箱。雖然也有其他的新聞記者參與維拉的軍事行動，但是在數月中，吉龍所報導的新聞，始終站在論壇報的顯著地位，令其他各報都黯然失色。

維拉對這個不怕死的青年人喜愛不已。在暇閑之時，他們兩人常舉行射擊比賽自娛，吉龍總是優良的射手。幾年後，吉龍到聯邦調查局拜會他的好友胡佛，曾試射人像剪影，廿四個致命目標他射中了十六處。在墨西哥時他的成績還要好，維拉用不來吉龍那支精緻的左輪，一次他用他們自己的老式手槍，在百步外表演背射五十只小鐵罐，據吉龍的報導說，維拉在每只鐵罐上都穿了一個小孔。

維拉的動亂雖然算不上是一場大戰，但是死亡的人又與大戰何別，自此以後，吉龍就自認為是戰地記者了。當他被派赴海外去採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消息時，他去問他的頂頭上司，「願意有一篇雷電襲擊的新聞報導嗎？」

報社主編說當然願意，但是吉龍如何去找得來呢？

「那容易，」吉龍說：「你只要讓我坐船到歐洲去就行。」

吉龍選擇了拿可尼亞號輪船赴歐，果然不出他的預料，在距愛爾蘭海岸一百哩的海上，拿可尼亞遭受受到魚雷的攻擊。吉龍一直等到輪船行將沒頂的時刻，才登上救生小艇，在輪船上他訪問乘客，並記載下來，許多人面臨死亡前的各種不同的情感反應。

當他們被救上另一條輪船後，吉龍立刻發出一封長達六千字的專電，而他這條獨家新聞也就在全世界各大報紙的首頁登刊出來。他的專電在美國參眾兩院公開宣讀，促使了美國早日介入戰爭。這是最長的一篇獨家新聞，也是第一個職業新聞人員，真正的登上一艘被魚雷擊沉的輪船。

在法國，新聞記者們都各有報導，但是大多都是在戰線後方安全的地點寫出，而那些野心的記者，却希望戰線深入前線，吉龍就是其中之一。

「我要到前線去，」吉龍對管理他們的軍官說，司令部的官員雖然認為他有點瘋狂，還是派了一個名叫哈塞爾的中尉軍官隨同他前往，當他經過許多旁的記者面前時，都受到熱烈的掌聲鼓勵。

一個小時後，他們經過許多開赴前線的步兵的身旁，到達一個叫波卡集的小村子停下來。德國人的砲彈滿

天風落，從燃燒的建築物中，冒起了漫天的黑烟。吉盧和哈塞爾中尉下車步行前進，砲彈從他們頭頂上呼嘯而過，震得樹枝上落葉紛飛。

吉盧跳進一個機槍掩體，令裡面的排長大吃一驚。

「你跑到這裡來幹甚麼？」

「我到這裡來採訪偉大的新聞，」吉盧微笑地回答說。

「你多半是瘋了，」排長說：「如果我是你，我該在離這裡南方四十哩外的地方。」

「你們甚麼時候衝過去？」

「就快去了。」

「我跟着你們一起衝鋒，好嗎？」

排長搖搖頭，「你真有點不正常！」

他們在暴露的目標下開始衝鋒前進，每人間隔十呎。對面的樹叢中傳來密集的槍聲，穿過一條小路，他們進入一片麥田地裡。前面傳來了貝雷少校的吼聲，「每個人都伏下來。」

吉盧盡量平伏在麥地上，正好靠在少校的近傍。

突然貝雷少校大聲，尖叫吉盧看見他高抬着手膀。

「我的手斷啦！」少校聲音沙啞，神情痛楚地說，一面並試着站起來。

「快躺在那裡不要動！」吉盧對他叫道。

我傾頭單下，我眼前只感覺是白茫茫的一片。這是我當時的感覺，我不知到底是遭到了甚麼，因為我以前總認為，如果當一個人受到迎頭一擊的時候，眼前應該是漆黑一片的。」

吉盧知道自己受了重傷，並不斷地自問着：「我還活着嗎？」他用右手慢慢摸向臉孔，感覺到柔軟而濕潤的東西掛在那裡。他繼續着盲目爬行前進，機關槍聲略略，陣陣地從麥梢上劃過彈雨，從看不見的近傍，傳來了人語，「你中彈了？」

「頭部中彈，」吉盧回答：「不過我沒有關係。」

「在腦袋！你別傻瓜了吧，如果頭部中彈你還活得成。」

說完話，一切又歸沉寂。因為槍聲是愈來愈密，沒有人敢亂動，似乎沒有生離這個戰場的希望了。

吉盧對他們叫道：「假使你們有機會能幸運地衝出去，而我完蛋了的話，千萬請別忘記我太太的地址，通知他一聲。」（那時吉盧還沒有離婚。他太太在庭上，說他不愛我，他只愛戰爭，而離婚的。）

三小時過後，哈塞爾中尉爬到他身邊。吉盧模糊地只能看見哈塞爾那張驚怖的面孔，這時他才知道，剛才他在臉上摸的那柔軟的東西，是他自己的左眼球，它是懸掛在眼眶裡，吊在臉上。

吉盧抬起頭來四下張望，看見只有前面廿碼外一叢小樹，還是一個較佳的掩避地方，他不知自己是否可以安全的達到那裡，他只想到是要救少校。

「我過來了，」他對貝雷少校叫道：「盡量伏低點，讓我過來幫助你。」

他開始低伏着蜿蜒前進。忽然他感覺到……一隻熾燃着的香烟頭插入了他的手臂，他多年來所探尋的答覆，現在他總算自己找到了解答。「這就是當一顆子彈射中你的最真實感覺……」

當時他並沒有感到那隻受傷的手臂有何痛楚，用另一隻手臂，他仍舊支撐着前進。又一次火辣辣的感覺——這次是在肩膀上。他又中彈了，更痛；更熱；像一包香烟頭似的。他仍舊前進，並驚奇地發現他還可以運用他的手臂。當他停止下來時，他可以清楚地聽到少校的呻吟。

「到這裡來吧，少校，」他叫道：「鼓起勇氣來。」

吉盧可以感覺到槍彈從他頭頂上呼嘯而過，他在爬行時，盡量低着身子，臉孔平貼着麥地，鋼盔斜掛在右邊的臉上。

突然他受到巨大的撞擊，「那聲音就像有人在浴缸裡摔玻璃杯一樣，」吉盧後來回憶說：「一桶石灰水對

經過在戰地醫院一番治療後，吉盧等不及換裝玻璃眼睛，用繃帶包住頭部又匆匆地趕返前線。後來當他知道要經過一連串的手術，才能安裝一隻假眼睛時，他毅然地放棄了動手術，而帶上一個白布的眼罩，這白色布罩後來即成為他特殊的標識。

第一次大戰結束後，吉盧甚為消沉，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再去採訪社會新聞，而必須作一個戰地記者，在愛爾蘭，叛軍領袖辛范 (Sinn Féin) 竭誠地邀請他去訪問，吉盧到達都柏林，每晚和叛徒們在街上漫遊，其緊張和刺激，使他回想起早年在芝加哥的暴亂時期。雖然這是一場小戰爭，但是却殘暴不堪，他報導說愛爾蘭人都是最優良的槍手，並保證絕非諂媚之言。

當吉盧聽說蘇俄和波蘭之戰爆發，他興奮不已。布爾希維克的黨徒們覺得動亂的反蘇波蘭人，是列寧赤化世界的絆腳石，必須予以共產化，於是大量的紅軍突然對波蘭開火，長驅直入，大有席捲華沙之勢。

華沙成為吉盧急欲到達的地方，但是當時坐火車是太慢了。在巴黎一家酒吧中，他遇見一個名叫維耳的年輕美國人，他說他有幾架大戰時的索普威式舊飛機，正計劃組織一家航空公司。

「它們能飛嗎？」吉盧對這種聲名惡劣的索普威式也甚為熟悉，它素有飛行棺材之稱，不是空中突然拆斷

翅膀，就是機身破裂，再就是一落地時斷腿了。
維耳笑着回答道：「像鳥一樣的能飛。」
「能飛多遠呢？」
維耳計算，一架索普威式滿油箱時，能續航一時半。
「不夠，」吉龍說：「我要它盡量減少落地，而直航華沙。」

維耳認為可以外加一個油箱。所以當吉龍和一個名叫福斯特的駕駛員啓航時，他爬進後座，守着兩膝間的一個油箱，當他一接到駕駛員的信號，就用手幫浦將油打進機翼的主油箱中。

飛臨一片崎嶇的丘陵地帶上空時，飛機開始猛烈震動，辟拍之聲在後下方響個不停。吉龍探出頭去查看，只見幾根斷了的飛機張線，像利刃似的在機身上敲打切割，每當它們碰上機尾時，飛機就發生強烈的震動。

吉龍向下看，見地面越來越近。在這種崎嶇的地面，福斯特是不可能將飛機平安迫降的，突然他想到飛機撞地面時的後果，那將是大火。汽油噴上紅熱的引擎而燃燒，隨着油管將會燒到他面前，他想掙扎，但無從為力。

閉着眼睛隨它去吧。等他復甦睜開眼睛時，看見了前座靜止不動的福斯特的頸子，沒有引擎聲，沒有尖削的

樹枝，更沒有起火，他們作了一個神蹟的迫降。
福斯特先跳出座艙，然後替吉龍解開鎖帶，讓他出來，他現在算深深地體會到死亡邊緣的滋味到底是如何的了。「那時的感覺並不太可怕，我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在那裡禱告，現在我相信了我們常在故事中所讀到的，一個人面臨危險時，總會祈禱的。」

四週走走，活動一下緊張的情緒，吉龍吃驚地發現他們降落的地點並非靠近美滋(Metz)法國東北部小城，後來兩個奔跑而來的農夫，證實了吉龍的觀察是不錯的，他們飛機摔向了南邊，距離華沙反到是更遠了。吉龍與巴黎的維耳通電話，叫他再派架好的飛機，而維耳手邊所有的，僅只有老舊的索普威式。

「好吧，就是索普威式好了，」吉龍無可奈何地說。不久當他和福斯特站在田野中等待援機降落時，他對福斯特說：「希望他們降落得比我們好點。」

他說得太快了，飛機看來是平安的降落地面上，忽然前腿告拆，機頭向地，機尾朝天的豎了起來，飛機重損。

吉龍仍不死心，但他不知誰還有飛機，於是只好租來一輛汽車，不分晝夜地橫越德國向華沙疾駛。最後他終於抵達華沙，同時也得到波蘭指揮官不准許記者們赴前線採訪的消息。於是吉龍穿上整齊的美國軍服，胸前

並掛滿各式的勳章——包括他在法國所得的英勇獎章，然後昂然的踱進波蘭指揮官的辦公室，「我需要貴國派一位軍事隨從立刻陪我到前線去！」吉龍高聲地說。

波蘭將軍被唬嚇住了，「可是前線太危險呀！那些布爾希維克是見人就殺的。」

將軍警告不但沒有駁住吉龍，反而更激發起他非欲一睹的興趣。他得到了波蘭隨從軍官，開始出發。一次他隨同一小隊波蘭搜索隊伍，潛入了蘇俄的佔領區，這是在拿生命作賭博，他們隨時有被切斷歸路的危險，尤其這是一場流血的戰爭，而對方更是那些不管法律的紅軍，他們只要看見不同的制服，就會開槍射擊的，不管你是何身份，是何國籍。搜索隊終於平安地逃了出來，吉龍向美國發出了首次的戰場新聞。四十多天來，他是該地區中惟一的一個新聞記者，遠在戰線外的各大都市中，人們成天所討論的，也就成為「福洛伊德·吉龍之戰」了。

不久，波蘭軍隊驅退布德勒元帥的紅色騎兵，而結束了戰爭。吉龍又將他的目標注意在另一場，標有「不准碰」字樣的新聞上。從蘇俄境內傳出許多謠言，說全國各地正鬧着極嚴重的饑荒，蘇俄需要全世界援濟他糧食，但是不願意讓新聞記者去揭發他們腐敗紅色政府的真相。

衆多的新聞記者齊集在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這是他們所能到蘇俄的最近地點，大家都在那裡等候着蘇俄政府的批准，如有誰想試圖穿越邊界，都是在刺刀尖下被逼迫回來。

吉龍租了一架飛機直飛里加，在那裡他被蘇俄官方拒絕承認他是被核准進入蘇俄的新聞記者。「我不去找他們，他們自會來找我的，不信等着瞧吧！」

旁的同業都譏笑他，但是吉龍不管這些，每天仍叫他飛機的駕駛員升火待發，隨時隨地準備起飛。在機場裡他滿意地發現有許多蘇俄人看守着，並在停機坪附近有裝甲車輛看守，他故意經常往返地去檢查他自己的飛機，每當他走過守衛時，裝甲車裡的機槍口都會伸出來向着他，一次他走上前去，在車子玻璃上對着裡面大吼一聲，「碰！」

在城裡，老布爾希維克李特凡立羅夫正着急的在房裡踱方步，有關吉龍在機場流連活動的消息，一次又一次的傳到他耳裡，最後他令人召見吉龍。

「你在這裡到底要幹甚麼？」李特凡立羅夫咆哮道。

吉龍微笑不作答。

「你是沒有被允准簽證的，」

「那又有甚麼關係呢？」

「你希望怎樣？」
「你心裡明白得很，我要去莫斯科。」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李特凡立羅夫緊張地說。
「你是這樣說，假使我真的去了呢？」
「你不要認為你已經準備好飛機，隨時可以起飛，我們有高射砲，有戰鬪機，可以將你打下來。」
吉廬又笑了，「你們不可能防守住全部邊界呀！」
「就算你可以溜過去，我們可以逮捕你，加給你一個間諜的罪名。」

這次吉廬正經地說了，「我想貴國政府是不會隨便逮捕一個美國公民的，因為你們正需要美國給予你們糧食的援助。」

從李特凡立羅夫鬍鬚滿面的臉孔上，昇起了難以察看的笑容，「好，算你勝利了！明天我要到莫斯科去，你願搭乘我的車子一道去嗎？」

當其他的記者們得悉吉廬已經赴莫斯科時，他們有藉口向蘇俄官員抗議，也能前往莫斯科了。誰知道蘇俄的允諾是一項鬼計，記者們只允許停留在莫斯科，而新聞發生的地點，却遠在離莫斯科數百哩之外。可是吉廬呢？他却到了那些地點，他擺脫蘇俄秘密警察的監視，沒有護照，沒有介紹信，沒有官方的許可證，坐火車，乘船，他遍遊了伏爾加的饑荒區。

對吉廬說來，如果沒有戰爭，那將更煩躁難安，他開始作環球旅行，訪問每一個國家，在北非洲他作了一次驚人的冒險，那就是騎着駱駝橫越撒哈拉大沙漠。事情緣由於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麥克柯邁克，他讀到一本當時正在暢銷的小說 *The Sheik*，於是他立刻命令吉廬深入沙漠中去探訪有關書中傳說的「沙漠美女」。

吉廬正好沒有戰爭新聞可訪，也就欣然奉命前往。他隨着一群經驗豐富的阿拉伯商旅隊啓程，深入沙漠八百哩。飲水缺乏，陽光酷熱，駱駝夫渴斃，駱駝熱得瘋狂，在五百平方哩的廣大沙漠中，寂無人煙。

吉廬面臨較以往他所經歷的任何場面為甚的死亡威脅，他舌頭變得焦黑，皮膚枯縮（他原來兩百磅的體重，在完成這次旅行後掉到一二五磅），阿拉伯人都準備放棄繼續前進。吉廬督使他們繼續前進，直到最後發現水源，才使他們能完成這次橫越撒哈拉大沙漠之行。

後來吉廬的沙漠商旅隊抵達丁布各部，他向早日開除他的明尼安波利士論壇報主編希哈德去了一封電報，「親愛的比爾：我在你的指示下，已安抵丁布各部。」此地的土王安曼努克託他轉送一封信用給美國的哈定總統，這是一封寫在羊皮上的信，信文為：「美國國王陛下：願貴國國運昌隆，子民繁榮，水草豐茂。」

旅行娛樂，無法滿足吉廬內心追求刺激的需要，他

吉廬之所以能夠通行無阻，也許是蘇俄詭計下的安排，他們是急切的需要着美國糧食，所以讓這個美國記者報導災荒情形，以便引起美國人民的同情。據說吉廬的行動，還是經過列寧親自批准的。

對其他各國記者來說，他們的牢騷可就大了，名新聞記者華特達倫提事後撰文說：「伏爾加饑荒，為本年度最大新聞。我們這群來採訪的新聞記者整天呆在莫斯科和蘇俄的官員泡磨菇，而福洛伊德·吉廬却每天從伏爾加災區中，發出上千字的專電，他敲碎了我們的飯碗，贏得新聞競爭的空前勝利。每天我們都接到本國報館拍來責問的電報，而我們惟一能作的，只有拿着這些電報，去向蘇俄的新聞官員們訴苦！」

在其後的日子中，吉廬隨着世界的動亂和戰爭而奔跑，如維也納的社會主義份子暴動；布達佩斯保皇黨起義；波蘭的右翼份子鬧事等。這些還是次要者，最主要的還算北非雷夫族之戰，摩洛哥出生的雷夫族叛軍領袖 *Abd-el-Krim* 和西班牙軍隊在北非沙漠中展開血戰。

吉廬一本慣例，深入沙漠前線，到達有叛軍狙擊手出沒的地區，他兩旁的西班牙軍士均遭受狙擊身亡，吉廬却毫髮不損的保留了生命。在 *Abd-el-Krim* 被包圍之前，吉廬找到機會獨闖叛軍藏匿地點，對凶惡的土人領袖加以採訪。

開始編寫劇本以調劑苦悶的時日。劇本名「紅色拿破崙」，是一個虛構的戰爭故事，敘述東方某專制君主侵略美國。這不是一本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但却給吉廬賺了不少的金錢。

廿世紀中葉，吉廬發現了另一樣有趣的新玩意，那就是無線電廣播，芝加哥論壇報擁有一家電台 *WGN*。當吉廬環遊世界歸來後，報社問他可否願意去擔任廣播。

「不過你得講慢點，」他受到特別的提醒。

告訴他不要作甚麼事情，無異是在向他挑戰，而他就非作不可。播音時，吉廬的聲音像機關槍似的，連珠而出，聽眾對於他這種疾速的聲調很欣賞，他就愈來愈快，最後高達每分鐘二百一十七個字。

公司要他在播音時的言辭中文雅點，他就故意偶而來上幾個骯髒的字眼，於是公司再也不敢向有所挑求了。事實上，有許多聽眾都來信說，吉廬的聲音和語調予大家一個清新的印象。

吉廬作了一段長時期的播音工作，覺得似乎總受限制，突然他腦子中起了一種新的想法，為何他不將廣播電台搬到戰場上去呢？一九二九年，吉廬首次攜帶一部粗產的小型戰地無線電（包括一部發射機和一部接受機），現場採訪柏林飛機的新聞。當時電視傳真還在實

驗室階段，而吉廬已經作到了有聲音的傳真了。

最令吉廬苦惱的是，這時世界上沒有戰爭發生，讓他抱着無線電無用武之地。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吉廬欲帶着無線電代表國際新聞社前往採訪，廣播界的官員們懷疑是否可能，不過還是鼓勵他前去，要他自己去與中日兩國軍方接洽。

在中國，吉廬找上了本莊繁將軍，一個矮小精壯，充滿征服野心的皇軍，而得允准在戰場上各處採訪。每次當他碰見本莊將軍時，他都會說：「將軍，在麥克風前來說幾句話吧？」可能是最後將軍得到東京的批准，他接受了吉廬的訪問。這是第一次從戰地現場採訪，他們的談話由短波轉播出去，不僅到達美國，就是南美洲，歐洲，澳洲各國，也都能聽到吉廬的聲音。這又是吉廬空前的一次大勝利。

在東北住了一段時期後，吉廬沒有興趣了，他又將他的目標轉移到上海，因為他發覺日本人的下一個侵略目標將在那裡。當他趕到上海時，全城已陷於一片砲火中。老上海的洋人們勸他最好呆在華懋飯店裡，但是吉廬却上街到處巡邏，他穿過租界區，進入戰爭中的中國領域，他亟欲一睹中國軍隊，不管要付出多大代價，他都在所不惜，甚至於就是他的生命。

正在街上行走，他突然感到一枝槍抵住他的後背，

吉廬笑了，「我當然願意，並感覺榮幸不已。但是你們身邊沒有一座無線電台——也不敢有電台，我深信閣下非常清楚，如果你們臨時架設一座的話，日本人會隨着電波而找上門來消滅掉的。」

「我們清楚這點，但是我仍希望你採訪一下我們中國軍官。這樣會有助於你們美國人瞭解我們的處境的。」

吉廬再次地笑了。「將軍當然清楚後果的嚴重，你們是在自動向日本人暴露目標。至於我本人那是極樂於遵命。」

這是吉廬一生廣播事業中，最驚險的一次。當天夜晚，上游廿五哩遠處的一艘日本砲艇，突然收聽到無線電的呼叫聲，幾分鐘後，日本飛機就到達了臨時電台上空。

吉廬還正在去電台的路上，就聽見炸彈的爆破聲，等到他臨及現場，已是一片混亂。日本人到得太早，他們聽到機務人員試驗機器時的呼叫，就開始了行動，所以吉廬倖得不死。不過他也就失去了為中國政府盡力的機會。

在常日的奔波辛勞下，吉廬已有嚴重的心臟病，但是他沒有告訴任何人知道。直到一九三五年，他赴東非阿比西尼亞採訪墨索里尼的軍隊進攻阿國赤足軍隊，吉

轉身過來看見一小隊日本巡邏兵包圍住他，一個像隊長軍官向他索取證件查看。當日本人正在向他查問時，埋伏在街旁建築物中的中國狙擊手開始了行動，劈拍一陣槍聲過後，日本人相繼倒在地上，吉廬從斷氣了的日本軍官手中，取回了他的文件。

後來，他租了一條快艇，在長江上下游巡行，他毫不顧忌地經過日本軍艦和中國對岸的守軍。一個對吉廬麻煩透了的日本軍官宣稱，下一次他再看見吉廬的快艇經過時，他要下令開火，不管吉廬的快艇是掛有美國國旗。

「吹牛，」吉廬說，他仍舊照行不誤。

一次吉廬爬上美國石油公司一百廿五呎高的自來水塔，看日本飛機在附近地區轟炸，他就沒有考慮到萬一有顆炸彈落偏一點，那將是如何的後果。在驚險的生活中，他報導出許多引人的電文：「咳，兄弟，那是多生動的場面呀……」

當他會見中國第十九軍軍長蔡廷楷將軍時，仍不忘記他的無線電現場廣播。

蔡將軍知道吉廬是誰，「你就是廣播本莊將軍談話的人，」將軍憤慨的說。吉廬承認他就是。

將軍背手低頭在地板上來回走着，「你也願意為我們廣播嗎？」

廬正坐在麥克風前準備作一次短波轉播回美國，他張開嘴講話，却發不出聲音，在一陣喘息和扭動之後，他終於不支地昏倒在地上。

吉廬被護送到蘇丹首都喀士穆，在那裡他拒絕接受醫生說他是心臟病的意見。

「僅僅是地勢太高，氣候影響的關係，」他堅持着如此說，不過他總沒有能參加成意阿之戰。過了不久西班牙內戰爆發，吉廬又開始他的行動，越過邊境，他首先進入叛軍方面，立刻他就發現這是一場複雜的戰爭，也是世界動亂的前奏。德國，意大利，蘇聯在西班牙國土外吶喊助威，供給武器讓西班牙人民自相殘殺。這是吉廬從未見過的一場殘酷流血戰爭。

當他兩方面都想看看時，他向保皇黨方面請求進到備戰中的馬德里，保皇黨勉強地接納了他的請求。因為他們不滿意吉廬所代表的赫爾斯特系報紙，因為它是對保皇黨方面不表贊同的。

明知道自己處境的困難，吉廬仍不顧一切的準備將此地消息向美國廣播回去。馬德里的情況混亂不堪，每日街上都有巷戰，和大批地處決不忠誠的犯人，這些情形保皇黨是不希望讓外界知曉的。

事先深悉當地行情，所以當他走進廣播電台面臨那緊張的場面時，也就不以為怪了；一個狀態凶惡的保皇

黨檢查軍官正在翻閱着吉龍行將廣播的文稿，並刪去若干部份，當他看見吉龍進來，將文稿擲在後者面前。吉龍看了看被藍色鉛筆塗改得不像樣的文稿，不禁怒吼道：「這簡直沒有東西可播的啦！」文稿內敘述馬德里已經在進行着戰爭，和城市每日有大規模的屠殺部份，均被刪除。吉龍說了一些話，但是為外邊的喀喀機關槍聲所淹沒。

「你說甚麼？」檢查官問他。

「我說你們所導演的醜劇，簡直就是在炸生魚，」檢查官走上前來，「關於你所說的炸生魚，我不懂……我們只要你說真話，說此地是和平的，說我們的政府是強大而被人民所擁護的。」

吉龍看着他面前的對手，大家都在靜聽屋外的槍聲。

「假使我不如此作呢……」

檢查官聳了聳他的肩頭，然後有意地將頭轉向窗外，在窗外對過牆邊，排着一排舉槍待放的士兵。

「你可以明白了答案了吧，如果不照修改過的文稿……我相信他們是不會誤失目標的。」

汗珠從吉龍的臉上滾流而下，死樣的沉靜欲令人窒息。只有三分鐘到廣播時間了……兩分鐘……吉龍低頭

看着手中的文稿，又抬起頭看看窗外的槍兵。檢查官的話是對的！他們不會誤失，兩分鐘……卅秒……在這片短的時刻，對吉龍來說可就太長，他腦子中昇起了各種不同的想法，死亡，名譽，和以前一切過往的生活。他拿着麥克風到底應該怎樣說呢？外邊的士兵們會開槍嗎？僅僅幾個字就能夠決定他生死的命運。十秒鐘，播音室門上的一盞紅色的燈亮了。

吉龍再次低頭看看他面前的文稿，不過他所講的却不是那上面所事先草擬的，「當我進到廣播電台來向各位報導馬德里戰事的消息時，我必得踏過無數暴棄在大街上的屍體。……」播音室門上的紅燈突然熄滅，窗外的槍兵仍舊是對着他，沒有行動。

在美國，電台的轉播員聲明說：「由於機器故障的影響，福洛伊德吉龍先生的廣播暫停。」

吉龍雖然有堅守工作崗位，不惜犧牲自己的決心，但是西班牙的軍官却改變了他的意志，他在空中截斷了吉龍。

吉龍在西班牙繼續呆了一段時期，由於檢查人員不斷地找麻煩，他啓程返美國。其後的三年中，電台的播音工作令他覺得沉悶不堪，佛羅里達州的別墅，遊艇，和賓夕法尼亞的大農莊（這都是他在工作數年中賺來的）都不能滿足他生活上的需求。

原因還是在沒有戰爭可賣他採訪的關係。希特勒偏起於德國，吉龍時常對人說：「馬上將會有一場大的戰爭要發生了……」他向國家廣播公司經理梅林·艾里渥斯請纓，「到時我要去採訪戰場新聞。」

吉龍得到了採訪二次大戰新聞的合同，諸事看來都順利樂觀，可是誰也不知道，他的心臟病却愈來愈嚴重了。

「我強壯得像一匹野馬，」他自己始終這樣說，「誰也不可能將我擊倒，除非那是一顆槍彈。」

醫生對他的報告却不同，認為他應該中止電台的播音工作，因為他真的有了病，並且病得不輕。

吉龍對醫生的報告一笑置之，他仍然是去廣播公司及新聞社簽下了赴歐洲採訪新聞的合同。

吉龍一直忽視醫生的報告和診斷，待二次世界真正地爆發，他却是已經躺在病床上了，在他自己舒適的賓州農莊裡，由一個特別護士照顧着。

自一九三九年九月開始，日復一日地吉龍只能從牆壁一張大地圖上去看大戰的軍事行動路線，翻閱床邊報架上的戰爭新聞。九月廿四日，報紙上出現特大字號的新聞：

「萊茵河戰火爆發……波蘭人民為保衛國都而抗戰……納粹向西方進兵。」

報紙上的頭條戰爭新聞都是其他記者所撰寫報導的。當吉龍讀到這些新聞時，一陣心酸和悲哀，侵襲着這個魁偉的病人，他將自己轉向了床裡的空壁，背對着塗滿紅線的歐洲大地圖，和滿頁戰事新聞的報紙，吉龍說不出一種怎樣的心情。

在病榻上，福洛伊德·吉龍終於離開了人寰。他不是飛於火光閃爍的機槍口，而是沉靜的，遠離着戰火。在華盛頓墓園裡，吉龍墓碑上只有簡化的一行字，「冒險家。」

對吉龍來講，他最好的墓碑文應是他自己所撰寫的戰場新聞，下面是他在法國戰場時所報導的一段：

「在這裡我對人生得到了一重新的認識。一排陸戰隊的士兵臉貼着地低伏在一片麥田角落，藉一叢樹枝掩蔽着。穿過麥田地前方兩百碼地方，濃密的樹林中隱藏着敵人。我仔細地向樹林打量，就看不見有一個人影的踪跡，但是我深信任何一棵樹的枝頭濃葉深處，都可能埋伏得有德國人的機關槍。不時從對方掃過來一陣槍聲，彈雨摧殘了新生的麥穗，將陸戰隊隱蔽地方三尺遠處的小樹，射得樹皮紛飛。衝鋒的時刻來到，一位老軍士指揮着排長除缺的全排士兵！他們的排長在作戰時遇難殉職，這位老而精幹的陸戰隊士官連年奔馳於七海之上，飽經風霜，面孔有如紫銅。從他左胸前所掛的標幟，

可以告訴我們他曾經轉戰於菲律賓，聖多明哥，北京皇城，和墨西哥的委拉克路斯街頭。

「衝鋒號聲一響，他首先跳起來，奔向麥田空曠地帶，領頭向着前方的敵軍陣地衝鋒，他轉過頭來向他全排士兵——他的弟兄——他心愛的伙伴發令：

「衝呀，你們這些狗養的！你們想活一輩子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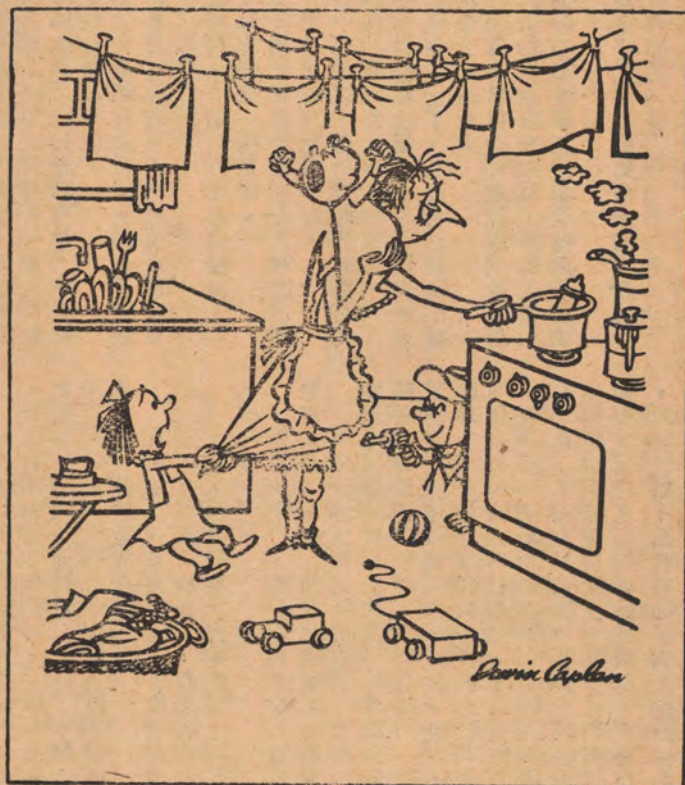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書名	定價	訂戶優待價
波城世家	24.00	16.80
蕾綺表姐	12.00	8.40
滄海珠淚	4.00	2.80
春閨夢裡人	7.00	4.90
西洋歌劇的故事	18.00	12.60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5.00	3.50
交響樂的故事	20.00	14.00
玫瑰鉸身	8.00	5.60
銘的故事	6.00	4.20
白衣女郎	25.00	17.50
黑貓切	9.00	6.30
慘劇的預演	5.00	3.50
糖的故事	6.00	4.20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7.00	4.90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7.00	4.90
我們的地球	12.00	8.40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12.00	8.40
我們的朋友原子	5.00	3.50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25.00	17.50
朱門恩怨	25.00	17.50
盲者之歌	25.00	17.50
交響樂曲談叢	6.00	4.20
生命的奇蹟	6.00	4.20
序曲音詩管絃小品	20.00	14.00
南太平洋故事	20.00	14.00
大地的狂熱	20.00	14.00

◎拾穗是自由中國發行最廣的雜誌◎

◎拾穗是贈送親友同學最佳的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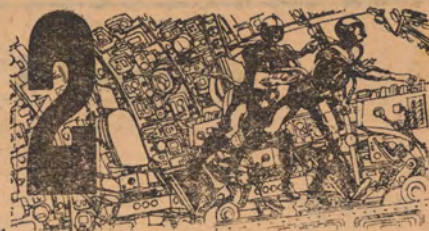
「我壓倦了整天在辦公室裡工作，」

「所以辭職了。」

訂閱拾穗月刊：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半年六期三十元

(國外訂戶每期另加郵費四元)

第二章 達到中途



約翰·梅遜聽到拉萊的警告，立刻醒了過來。他双眼掃視着座艙頂端的儀表板，心裡想着發電機發生故障可能的原因。他問：

「發電機失靈從那兒指示出來的？」

電氣供應系的失效，是相當嚴重的故障，它可以使火箭船在廣大無邊的太空中，失去控制。它是整個遠距離控制儀表複雜系統內的心臟，這些儀表供給機員們太空船每一重要部份隨時工作現狀的消息。它供給導向及操縱機件的電源，沒有這種電力，太空船就無法操縱。電能又是無線電對遙控儀（註十二）鏈路，以及對地語音通信不可或缺的动力。但約翰最擔心仍是它傳動空氣調節系的泵浦與鼓風機，此一錯綜複雜系統控制空氣內的純化，溫度，氧氣成份，與濕度等作用。

發電機由一小型高速的蒸氣渦輪所傳動，渦輪能量的來源，係來自太空船前部的一具小型核子動力反應器。假如它們不能工作，就好像你走上汽車發現電瓶電力不足不能啟動一樣的使你傷腦筋。但更困難的是在太空中，你決不能找到一處像地面上的緊急救護站。這實在不是個小玩笑，而可能是一個悲劇的開始。幾小時以後，電瓶的電力消耗完盡，維持生命的空氣循環，即將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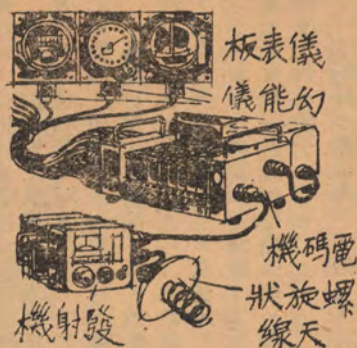


圖 十六

註十二：在遙控儀（Telemer）的系統內，它獲取機械上或身體上的數據，變為電的信號，藉無線電發射至遙遠的地面上各控制站。控制站再變為可瞭解的數據，加以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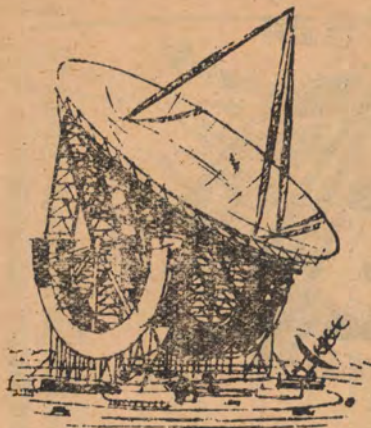
一具幻能儀（Transducer）參閱圖十六，不論連結在儀表板或至複式的量表，都是將儀表的讀數變成電的信號，電碼機把這些電信號再產生為聲音的電碼或次載波頻率——此為調變主載波頻之用。發射機再把電碼傳送至地面站，為獲取方向性的效應，用一螺旋天線。

地面的接收機（參閱圖



圖 十七

十七）將接收的主載波頻率傳至一譯碼機，該機從共振電路之協助可尋出次載波頻率，至此情況下，整個的消息已加「整理」，從太空船來的個別資料，皆可分辨。然後，這些資料再傳送至適當的記錄儀表。在電的信號未經譯出之先，也同時輸至膠帶記錄儀與曲線圖記錄儀，以便在需要時，重復譯電的手續，或供給曲線圖的印刷記錄，以作參考。



八十圖

機，空氣乾燥機，無線電，及各種指示與照明燈。轉動必需的動力設備至緊急供應系的太陽蓄電池（註十四）。它的總電力，不及核子發電機最高輸出的百分之十。此時太陽電池如有剩餘的電力，應供應化學電瓶充電之用。將太空船脫離航行橢圓的最高點（註十五）該點為距離月球最遠之一點，並使其航向地球橢圓航線之第二邊，在操縱時，儘量避免消耗動力之動作改正，用近十天來無動力飛行定向與操縱以及接近地球時，延遲動力飛行所存的電力，作為重回大氣所需的電源……」

註十三：為輔助遙控儀接收站在距地球距離較遠時的效率，太空船

並由數處設置巨大碟形轉盤方向性天線的地面站支援。此可在距離較遠時，保持低動力，可靠的通信，即使太空船降落月球以後，通信亦不中斷，因為地球不斷的旋轉故必須相當數量的此種地面站，圍繞全球，以與太空船不斷的接觸，這些深太空的無線電站，能與碟形天線站，傳遞與接收消息，並對太空船供給兩路語音，電板，及電視通信。

根據向太空船發出的脈波信號，及船身反射回來的「回波」，地面站可以決定脈波往返的時間，因為雷達脈波的速度與光的速率相等，（光速為每秒十八萬六千哩），因而地面站與太空船間的距離，即可直接測量，根據所謂「杜卜勒效應」，可以用決定太空站對地面站接近與離開的速度。在此情況下，這些深太空地面站，亦可追蹤太空船，並對其航行作有價值的輔助。

「不充電的指示究竟在那兒呢？」約翰又問。他忽然想起，在他下面的拉萊，並沒有躺在弧形線的座椅上，而因「失重」的情況下，在太空艙內飄旋。

「是後面的主安培表。我剛做完一次例行的操作檢查，最後才發現是它。」拉萊說。

「警告燈都沒有指示嗎？」約翰又問。

「沒有，連匯電板都沒有電壓降低的指示。」

「再看一下！」約翰說，拉萊再浮到表板的那一邊。不久，他回答說：

「糟糕！安培表現在的指示是零，電瓶再不能充電了！」

「你會不會是安培表本身的毛病呢？你最後與地面通話是什麼時候？」約翰說。

「半小時以前。他們問我空的情況好不好？因為從地面的指示來看，經過的一切都很正常。我回答一切都是好的，但這是我看到安培表以前的事。」

約翰的心情正為發生的故障在擔憂，他自信就他對太空船的了解，應可獲得問題的答案，而無庸單顧慮到安培表。太空船有成百的儀表，它們的指示，繼續不斷的經過遙控儀，將兩位駕駛員座艙的儀表數字，分別的傳送地面站。假如有任何的失常，地面站內的儀表，當儘快與太空船內的儀表，獲得同樣的指示。

為維持與太空船間不斷的連絡，地面站（註十三）設在地球赤道附近，站上的觀察員隨時注意太空船各儀表傳來的讀數，做一個太空人約翰雖經常感覺他比這批地面人員要優越些，但他對他們的貢獻，却非常欣賞與尊重，因為他們是技術人員。現在，約翰感覺很鎮靜，因為他一定會得到他們的協助。

「拉萊，同地面站聯絡，不論是哪一處的地面站，假如他已發現我們發電機不充電的指示，請他們將此一消息，傳至每一處其他的地面站。約翰命令了他的副手以後，從座椅上浮起，飄到架子附近，取出一本「緊急處理程序」的小冊子。

下面是小冊子內用通俗英語寫的一段規定，而沒有用太空人的「術語」：「當中途發生電氣動力系統失靈情況，放棄降落月球的嘗試。關閉所有不必要的儀表與機械裝置，包括鼓風



十二圖

節器的情况，因為它是維持機員生命的主要機械。太空艙內加壓至一個大氣壓力，但與氣壓地球表面的，仍有顯著的不同。在海平面地球上大氣壓力是每平方吋十四·五磅，它含有百分之廿一的氧，百分之七十八的氮，百分之一的其他氣體，因為要節省重量，太空船座艙的壓力，已減至每平方吋八磅，為補償減低的壓力，含氧的成份已增加至百分之四十，氮氣用氦代替，氮有雙重優點，重量輕以及大大的減少了飛行員的血液中因開始空氣栓塞的危險，後者可能形成偶然的壓力下降。

註十五：緊急程序中所說明之近似飛行路線如下：（參閱圖二十所示）太空船在外側航行至A點時，與月球A之距離最近。當到達B點時，太空船已達橢圓軌線之最高點，至此，速度已降至最小，並立即開始下降，向地球作無動力之航行。但當其到達C點時，月球已在C₁之位置，至D點時，太空船機翼的上段（在數小時以前，已作實際之定位操縱。）重行進入地球的大氣層。其時速為每秒七哩，進入角為數度，並利用空氣動力阻力，以逐漸減少其速度，直至太空船如飛機一樣的降落在地面。

座艙內的溫度，壓力，及所含氧氣成份，都是自動控制的，但約翰決定執行一次分析，以保證空氣不感染任何有毒的成份。因為氧的消耗與排出的二氧化碳是相等，故氮氣反覆地作再循環與再呼吸。在空氣的循環系內，納入活性碳及其他的空氣濾，以消除香味及其他傷害性的份子。

下一步他開始檢查各客艙內的溫度。維持適當的溫度（註十六），是駕駛太空船另一重要的工作，推進劑在其巨大的燃料箱內，既不能發生凍結，也不可蒸發產生阻礙的壓力。為使火箭發動機推進劑有最佳的工作效能，溫度應控制與規定限制力求接近。此靠恆溫器控制的百葉窗完成，經過座艙的牛眼環（Bull's eye），約翰看看各百葉窗的情形，百葉窗的位置，是依吸收太陽輻射量的不同，安裝在太空船的表面。

然後約翰又浮飄至儀表架，那兒有液體氧及水存儲箱以及食物冷藏庫等的溫度指示，這些



九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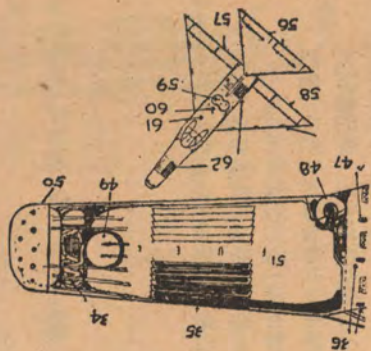
註十四：太陽蓄電池（以特製碇圓盤製成的屏板，如圖十九，碇為普通碇內的主要成份）排列在太空船外圍，排列原則為在任何時間內，均有足夠數目的電池，對向太陽。

從太陽來的射線，直接變成電力儲存到輕型鋁鎳合金的蓄電池內，因此經過一短時期以後，太陽電池存儲電能，實際上可較太陽電池供應電能為多。

約翰看了這段緊急程序以後，他心中在想：「再見吧！月球朋友！一年來的艱苦訓練，只將付之流水，你想第一個立足在另一天堂的美夢，也得放棄。要花十天的時間在發臭沒有通風，沒有溫度調節的座艙中，不是太冷，就是太熱，想起來真可怕。此外與地面也沒有無線電可聯絡，得不到地面上任何航行或儀器飛行的協助，最後，仍有一段令人膽寒的重回地球大氣的飛行。看起來，以後寧願做個潛艇員，也比飛行員強得多……」

他發覺拉萊的手不知何時已放在他肩上，並安慰他說：「放心吧！約翰。三個地面站告訴我們，發電機的充電一直沒有停止。發射基地也說，在最後檢查時，是安培表一直在發生故障，但起飛時却一切正常。因此我們對它不必擔心。假如我們再發生任何故障，我們可以與地面站遙遙遙控立即發覺。這班傢伙，為什麼我們離地時不告訴我們，害我們擔心了好半天！」

拉萊陸續從地面站接到其他的情況報告，同樣的使他們恢復了信心。不用說，約翰經過一度的憂慮以後，並沒有放棄提高警覺。他決心檢查座艙內的每一度盤與儀表。首先，他留意空氣調



二之一十二圖

太空船沿預定航線的實際位置，是由一種光學半自動的天文航行所導引，由地面站無線電加以追蹤，地面站將追蹤的結果再傳送至太空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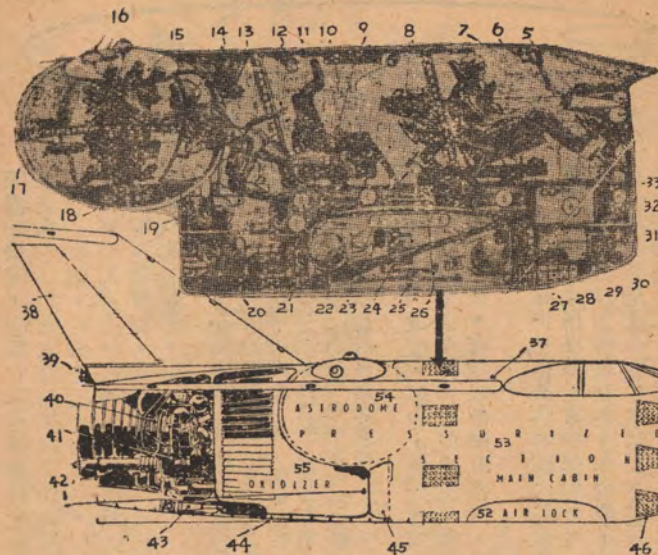
太空船的實際位置與飛行計劃航線的比較，隨時顯示在飛行航線追蹤器的兩個目視顯示器銀幕上，一個銀幕顯示左右的偏差，另一個是指示上下變位。

所有的差誤同時以數字形式，記在航行計算機的記憶器內，作為實際置定改正航線時所需的資料。

第五級的機翼與空氣動力操縱面，僅僅在重回大氣與經過大氣持續滑翔時，才須應用。最初，機翼應產生負升力（下降），以避免太空船因撞出大氣而損壞。當阻力減小以後，又需要高初速及正升力（上升）以防止太空船過快下降至大氣內的較大密度層，形成超溫現象。

熱鈍性的（註十七）機頭與機翼前緣，及操縱面，對減低結構溫度，大為有效。

5 通信燈。6 電視幕與後視鏡。7 自動飛行航線追蹤器。8 飛機操縱複式儀表板。9 駕駛員座椅操縱。10 電視幕。11 電氣導管與出口。12 紫外線燈，煙囪。13 座椅軌道。14 空氣再生系。15 航行員半自動追蹤經緯儀。16 星體追蹤器。17 航行員座椅。18 方位馬達。19 空氣調節系。



一之一十二圖

註十六：1 圖示如載人太空船（第五級），圖中標示各機件如下：A 控制導向計算機，B 及 C 液氧及緊急時高壓氧氣箱，D 及 E 冷藏架，廚房及烹調器遠在後邊航行員座椅的背後。

2 駕駛員們的座椅固定在旋轉滑輪上，下裝軌道，可以前後滑動，在到達月球時，太空船是垂直着地的，駕駛員當時的姿勢是面部向上坐着的。

3 太空船的複雜飛行操縱大半是自動的，但人類的駕駛員可以隨時控制這些自動操縱。

4 理想的月球——地球飛行航線，是預先準確計算好的，計算結果，再記在一具磁性記憶設備上，但太空船實際的軌跡，雖能與理想的飛行航線完全一致，故在飛行中需作數次動力操縱的改正，以使太空船隨着計算航線前進。

不同設備的溫度基準，各有不同，並需要隨時檢查，定時登記，以保證每一維持生命的重要設備，供應無虞，不致因一時的疏忽，或恆溫器控制機械的故障，在缺乏空氣的太空，造成意外的危險。

20. 用水還原系。21. 遙控機。22. 壓刀衣。23. 起車機。24. 銅繩與絞盤。25. 外門。26. 內門。27. 無線電設備。28. 蓄電池。29. 主陀螺儀。30. 陀螺平台導引與操縱。31. 主地板（以下為各式容容箱）。32. 自動順序器。33. 駕駛員平台。34. 核子反應器。35. 溫度調節，黑白恒溫操縱白葉窗。36. 溫度表。37. 機翼！鈍性前緣。38. 方向舵。39. 後部電視照相機。40. 火箭發動機。41. 渦輪泵。42. 變式無線電大線。43. 落地盤。44. 可收縮的扶梯。45. 廢物處理口。46. 太陽電池。47. 溫度計。48. 落地輪。49. 蒸汽發電機。50. 乳膠鈍性機頭。51. 燃料。52. 空氣隔絕室。53. 加壓屬主要部份。54. 天文航行窗。55. 氧化器。

56. 升降機。57. 襟翼。58. 副翼。59. 星體追蹤器。60. 天文航行窗。61. 加壓艙。62. 溫度操縱白葉窗。

註十七：在地球的表面，我們為大氣內的空氣所包圍，形成一層溫度較為溫和的掩體。當我說太冷或太熱，係指圍繞我們的空氣掩體太冷或太熱。

在缺乏空氣的太空，沒有那種掩體，因此要說太空冷或熱都是無意義的，然而一個物體飄經太空，像我們的太空船，當可料想其本身形成的溫度，這種溫度將給太空艙加壓座艙內部的溫度，有極大的影響。控制太空船的唯一因素是吸收輻射（主要來自太陽）與太空船本身消失熱輻射的比值，這種嚴厲的比值，係受船身外部塗料（註十八）而有影響。

白色或淡顏色反射太陽的輻射，在陰影的一邊，白色區域保持太空船本身的暖度，而黑色區域則散射熱度，因此用恒溫器控制，移動白色白葉窗，遮蓋了下面的黑色區域，可調節太空船在某種限度之內。

當約翰回到他的弧形座椅上，太空船指示的時間是格林威治廿一點。他把檢查的結果，記入飛行經歷簿，現在他們已飛行了九小時。拉萊與赤道的一個地面站取得聯絡，每一小時作一次實況報告。地面站說，從他們收到的信號中，有少數幾個遙控器的信號不太穩定。但地面人員想這完全是通信鏈路上的故障，約翰因此又坐了下來，對發射設備又作了一次檢查，現在離開起飛已十小時，他對沒有遭遇嚴重的故障，以及太空船能勝任太空情境而飛行，非常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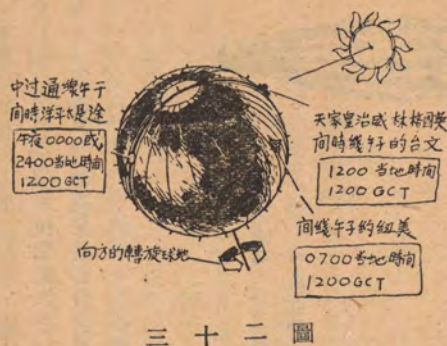
二十二圖

（註十八）第二十二圖所示為美探險家一號衛星，在其前部與中部機體上，漆

了黑白相間的長條，白色條含有氧化鋅，白黑條的排列比例，是以內部靈敏的儀表，能獲得較為溫和的溫度情況為目的。

約翰不久躺回了他的座椅。他們開始談話，當然談的大半是太空術語，而不是一般家常。太空語真是一種古怪的方言，它不包含「上」或「下」，因這些字在深太空內已失去了意義，在長程的航行中稱地球是「這一邊」，月球是「那一邊」。他們用前或後來說明太空船的方向，當他們用左或右時，是指他們在座艙內座椅的左或右，或太空船的左右機翼，而不管機翼在宇宙中是指向那一個星體。

約翰看了一下儀表板上精確時計的時間，現在是格林威治（註十九）時間廿三點，離開地面已十一小時。他對拉萊說：「我先小睡一會兒，到一點鐘請叫醒我接替。」但他未能立刻睡着，他凝視着座艙外黑幕中無數不太閃爍的星體，多色球形形的地球，是在太空船的另一邊，但已收縮至為可見到太陽直徑的十至十二倍的大小。在前方，他又看到鐮刀形的月球，像是並不比在地面上看的要大得太多。他想，在以後的廿四小時，它們仍會逐漸變更的，不久他就慢慢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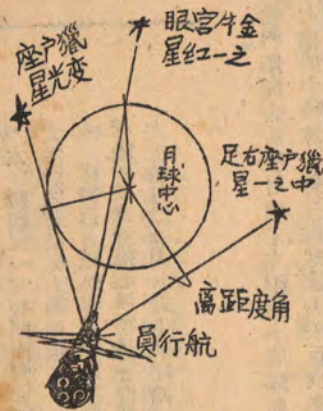
三十二圖

（註十九）：參閱圖第二十三。為方便計，全球共劃分廿四個時間區，因為地球在廿四小時內對子午線，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轉，在毗連的兩個時間區的中心（它們之間的時間間隔實際為一小時），必相隔十五度子午線（以廿四除三百六十），美國的紐約位於英國格林威治以西約七十五度子午線，因此，當紐約是清晨七點鐘的時候，遠在東西五個時間區的格林威治，已是正午十二點，一位旅客從格林威治到紐約，必須將他的錶撥回五小時，因為他是從一時間區到其他的時間區。經過國際上的同意，零度子午線是經過英國格林威治的皇家天文台。為了簡化與方便不使空中，海上，或太空內的

航行員誤解，不論他在何地，用格林威治時間（Greenwich Civil Time-GCH），例如，0005 GMT，對航行人員來說，就是午夜過五分鐘（前兩位數字代表小時，後兩位數字代表分鐘），午夜以，2400，或，0000，均可代表，計算太陽，月球與星體的移動與製表，也以 GMT 為標準。

由於他們對警覺毫不放鬆，定期性的檢查工作，已極為正常，先前對故障的憂慮，已煙消雲散，在離地球廿四小時以後，約翰浮游到太空船的天文航行窗，尋求適當的星體作天文航行定位。（註二十）。檢查的結果，發現與電子地面追蹤站所決定的航線，有輕微的偏差，他決定現在該是以動力操縱修正偏差的時間，以使太空船能進入預定降落月球的航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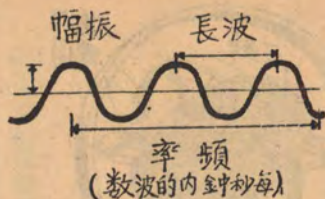
他將偏差的數據，送入一部計算機，這部計算機可正確的決定動力操縱的定位：太空船在空中的方位；反向火箭發動機（降落月球時減速用）應有的速度變更，以及實際爆發時間。幾分鐘後，自動操縱系的小飛輪，開始更動了太空船的方向，一具定時計啟動了火箭發動機及加速表，但不久又關閉。六小時以後，約翰又作了一次同樣的校正工作。他發現現在太空船的航線，已接近正確，此後飛行航線的校正，已不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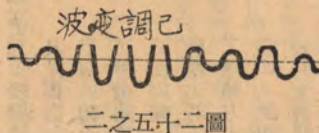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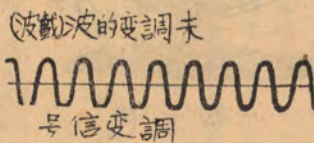
四十二圖

（註二十）參閱圖二十四。測驗我們月球火箭飛行航線的基本工具原是有無線電與雷達，但圍繞在太空航行者四週滿佈星體的天空，却為校正無線電追蹤數據理想的情境，對任何固定星體的距離，月球航程實嫌太近，並不能產生任何有價值的位置變動，即使距地球最近的星球亦不例外。

但月球及地球與星體背景之關係位置，從月球船上看出，在航行中却隨時在變化。諸事先計算的月球中心與選定某一固定星體間的角距離



一之五十二圖



二之五十二圖

此拉拉萊的話或問題，要一秒鐘以後才能到達地面，同樣的，要另外一秒鐘以後，他才能聽到答案。（註二十一）。這來回二秒鐘的等待時間，使拉拉萊深深感覺，他離開地面已相當的遙遠。

他們彼此都感覺有些興奮，通過中性線正如坐了郵輪通過赤道一樣，毫無異樣的感覺，但當儀表一旦指示他們的位置已到達中性線的另一邊時，約翰開始感覺緊張在增加。他看出拉拉萊也是與他一樣，巨大的考驗現在開始，在此後十小時的航程內，他們彼此都不能再睡眠，因為沒有大氣的阻力，假如他們不小心操作火箭發動機的動力太空船衝向月球時，可達時速六千哩的高速。

拉拉萊對地面每小時的定時情況報告，仍在繼續，太空船的發射機僅能以較少的電力工作，拉拉萊的聲音在地面站無線電人員聽起來，像是從短波電話傳來的聲音。但也一點不同，在一普通的短波電話，當一方說完了話以後，對方立刻可以聽到，因為無線電波的速度與光速一樣——每秒十八萬六千哩。但太空船現距地球超過廿萬哩，因

，太空船應在一定時間內到達此一已知點，再以實際測量的數據加以比較，此一差誤即為太空船飛行航線上的偏差。

在接近月球航程的終程，對月球平面片的角度迅速在增加，觀察實際的航進時間與月球邊緣後背所掩蔽固定星體的地點，實為決定飛行航線的最精確的方法，沿着這條航線，太空船可以進入月球上着陸點。

一個波，不論它是海洋波或是一個電磁波，它有三種特性，可以很明顯的確定。二十五圖之一：1 振幅或高。2 波長或連續波間的距離。3 頻率或每秒鐘的波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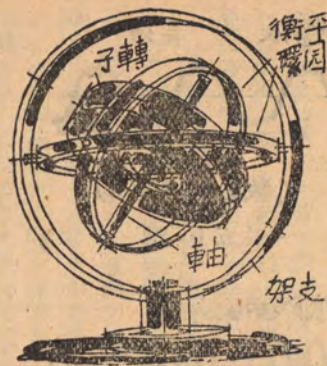
一個電磁波本身完全是一個信號載波器，它與發射機的工作一樣，除傳遞信號外並不傳送情報，但經過『調變』以後，其他信號或波的聲音，亦可發射。

為了通信的用途，載波可以在發射機上迅速的變換其振幅，頻率及相位，加以調變，舉例來說，在通話時，它可以依照人類聲音所形成的音波模擬加以調變，這些調變信號，即由載波負擔傳送。圖二十五之二為簡述振幅調變之原理。至調變方式，仍有其他方法。

註二十一：參閱圖二十五之一與二，無線電信號

係由電磁波所傳送。電磁波與音波不同，無需空氣為媒介，換言之，它在真空內亦可通過，波的形成是將在發射機的共振電路內的電子加速振盪的結果。當這種高頻率交流電饋送至一天線，它在空中天線四週形成了波動的電磁場，這些磁場內的波動，像波一樣，是奔向四面八方。用適合的接收設備，即使在很大的距離，也可以起感應。

在用完一次完全是以塑膠瓶擠出來的液體食物晚餐以後，約翰通知拉萊，開始準備降落的操作。在太空船飛向月球時，他與拉萊同時工作，將船身倒轉，使尾部在前，但這種倒轉工作，因為太空內沒有空氣，不能像一般飛機一樣，靠空氣動力操縱面完成。這個動作是由一套三個小的電動飛輪所達成的，當令其動作時，這些小飛輪的反應扭力，可使太空船向相反的方向，慢慢的旋轉。太空船在太空時的方向，是由一種陀螺羅儀的平台所操縱的。（註二十二）。



一之六十二圖

註二十二：參閱圖二十六。一

具陀螺羅儀包括一個精確平衡的轉子，在一安裝了平衡圓環的水平軸上迅速旋轉。此高速旋轉所產生的運動量，抵制了轉軸方向上的變更，因此，就理論上說，安裝有平衡圓環的轉子，一直保持太空船在太空中的原始方向。



二之六十二圖

一具陀螺羅儀平台，是一種能自動監督與維持太空船理想姿態的設備，當太空船的軸與該平台預先選定的方向之間發生偏差時，飛輪或小型操縱噴嘴立即工作。在飛行中理想的姿態，各階段不同，舉例來說，在降落月球操作時，太空船的姿態應與預定降落點，保持垂直下降。

通常陀螺羅儀平台係由一套三具陀螺羅儀所穩定，此外在平台上也裝有一套加速表，它是用以測量太空船的加速度，以規定方向。在慣性導向系統內，這些加速度極為必需的資料，因為導向計算機需要這些資料，命令操縱系統，應向何種方向改正飛行航路。

假如太空船（已安裝陀螺羅儀平台）的方向變更，穩定平台與偏斜的機架之間的角度，就用以改正太空船的姿態。

加速表（安裝在穩定平台上）偵測與理想航線間的差異數，此一資料再饋送至操縱電路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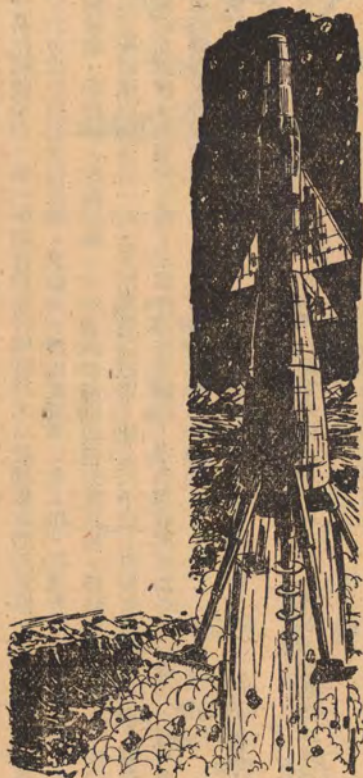
在太空船尾部逐漸衝向月球表面時，兩位駕駛員牢牢地把他們綁在座椅上，拉萊正檢查落地架部份的液壓機件，約翰則打開推進劑油箱的加壓系。當距月球表面仍有幾百哩時，在一預定的高度，一具雷達高度表，啟動了一具火箭發動機，開始減低下降的速度，約翰注意着銀幕上的高度指示，雷達的短脈波射至地面後再折回，它往返的時間，決定了太空船的高度，以及供給高度變更下降率的速率。

有了以上兩種的資料，約翰可以控制火箭發動機的推力，使高度與下降率能同時變為零。用相當於直升飛機降落的技术，使太空船可以平穩的降落在月球上及返回地球。約翰對此種技術，早已熟悉，輪回座椅上，從他前面的小後視鏡，已看不到月球，但旋動電視的電門，月球表面多火山口的景色，立刻出現。他們的降落目的地，是在月球北極，狹淺火山口附近的區域，由於那兒靠太陽較近，溫度比較暖和，他們到達時間約在當地日出之後

不久。

約翰轉動着兩個可調節的轉栓，利用這兩個栓，可以操縱太空船飛行自動操縱的航線，以免在降落中途，觸及月球表面的轉石或墮入坑口，這些轉石與坑口太小，一般月球表面照片是顯示不出的，利用這兩個栓，也可以消除任何使太空船降落至預定地點以外的憂慮。當降落時，在水平方面左右動作的微小差誤，雖僅少至每秒幾呎，但可能影响着陸時使落地架拆斷。

在距月球地面約數千呎時，約翰興奮的告訴拉萊，先放下落地架的四根液壓支柱，再放下中央通過排氣部份的支柱。中央支柱先觸地，它像一根長而堅實的長釘，十五呎長，連結了一具減震器（參閱圖二十七），在支柱上有若干水平的圓片，距支柱尾端者圓片愈小，距根部者則較大，對於月球表面落地點土壤堅實度，科學家無法精確預測。地質學家曾經說過，太空船的支柱可能衝陷至月球表面火山口表面以下數呎深。因此，太空船尾部中央支柱裝了大小不同的圓片。在地面時示範在不同表面降落，都有極佳的安全性。



七十二圖

在最後幾秒鐘約翰所能做的，僅是保持他的食指與中指交叉着，預祝降落成功，因為其時電視的銀幕畫面，已為太空船火箭爆炸所吹起的月球土壤所遮蔽。當落地支柱觸及月球表面時，太空船感覺有不太強烈的震動。幾秒鐘後，拉萊再放低外圍四根液壓支柱，太空船於是取得平衡，呈垂直狀態，立定在月球表面。約翰等着變流器與陀螺儀停止工作，順便安心的享受了一下這次成功的愉快心情，隨即利用無線電，與地面通話。

對準地面站以後，他愉快的報告：

「格林威治時間338降落，一切正常，月球表面的探險，即可開始。」

約翰然後站起來，與拉萊握手，互祝了勝利。接着他們在制服上，穿好全套太空裝，帶上頭盔。當約翰爬經空氣隔絕室（註二十四）時，他注意他又回到承受重力的情況，但是一種輕度的重力。

註二十四：參閱圖二十八。空氣隔絕室實際是一間密封艙，有兩處隔絕空氣的小門，一通駕駛艙，一通太空船外，當飛行時，該室維持與駕駛艙同樣的壓力。

由駕駛艙進入空氣隔絕室，先關好內部的小門，該室即開始減壓，或使與外界相通，或將空氣送回駕駛艙，當此手續完成以後，該室的壓力，即與外界相等，通外界的門才可以打開，現在穿了全付加壓月球

裝的太空人，可以離開太空船。

從外界回來，程序則恰相反，

外部的門先關閉，空氣活門打開，空氣隔絕室再行加壓，使與座艙壓力相等，然後內部小門才可開啓。



八十二圖

約翰，梅遜對此空虛的
感覺，發楞了片刻，然後他
碰了下拉萊的臂，經過通話
機說：「我們下去吧！五天
之內，我們當重返地球。」
說完，他即跨上船外的扶
梯。（參閱圖二十九）

圖二十九的照片，是來
自帕羅馬爾天文台，它顯示
月球上典型火山口的景色，
在歷經數百萬年前的一段期
間，大批數目的隕石，沒有
任何大氣的阻擋，曾經下雨
般地落在月球的表面。主要
隕石的襲擊，是繼火山的爆
發而來，此將增加表面地區
的傷痕。本圖的中心，是前
述高聳的克萊夫斯火山口，
直徑達一五〇哩。在其左方
，是兩個較小的火山口——盧
斯福及色特。在上部右方，
是白朗卡納絲火山口。

（第二章完）



十三圖

當拉萊幫助他在空氣
隔絕室減壓時，可以聽到
嘶嘶的聲音。通外界的門
，慢慢的被推開，兩位駕
駛員立刻看到他們降落所
地在以外，偉大月球火山
口的景色。

月球上的景色雖屬美
妙，但不無顯得有相當荒
涼之感，燦爛的太陽正照
耀接近了地平線，天鵝絨
般常帶黑色的天空，滿佈
着無數閃光的星體。山峯
的陰影，沒有任何色彩，
橫過表面的平原，整個的
景色，顯出與地球表面有
完全的差別。但靠近地平
線的另一邊，却有一個與
附近任何景物迥然不同美
麗的物體——那就是他們的
出發所在地，多色彩的地
球。



九十二圖



譯 蕙

近年石油化學工業已能大量廉價生產供應太陽和星球永恒能源的氫氣，充太空旅行最佳動力，奠定地球上取用不盡燃料的基礎。

元素中最輕的第一個元素氫，在近代工業和科學發展的洪流中，過去為大家忽略而未重視。近年來石油化學工業利用改良的新方法大量生產氫氣，其產量與日俱增，前途未可限量。今年年底時，美國計劃發射的擎天神——人馬星聯合火箭的最高一節的燃料將以氫氣為動力。這種火箭是美國各種液體燃料太空飛車的最早的型式。將來對美國太空計劃的推進有極大貢獻。氫氣將是進一步太空中推動原子能火箭不可缺少的流體。氫氣效用發展最後的結果，在最近十多年以內，利用各種化學和熱核方法，將可達到產生電力的目的。人類將獲得取用不盡的能源。氫氣將超出製造炸彈的範圍，在新時代中發揚光大為燃料的主宰。

目前人類利用氫氣尚限於其間接效用，供製造化學品的原料。純粹的氫氣尚不是一種重要的商品。目前社會一般人士對氫氣的認識尚只限於中學理化試驗室內一種易於爆炸的氣體。大家對氫氣的印象尚脫離不了當年

興登堡號硬式飛船藉氫氣昇空而難逃空中爆炸燃燒的悲劇。世人很少知道氫氣已是一種工業上大量產品，而且在經濟上有重要的位置。一般人估計，美國工業界每年用各種方法製造的氫氣達四千億立方呎，總重達一百萬噸。一磅氫氣在普通情況時佔一百九十立方呎的體積。一百萬噸氫氣的體積確實驚人。其中只有三千四百噸純粹氫氣在工業上供不十分重要的用途，例如脂肪的加氫處理，製造人造奶油，和金屬的退火處理。

自從發現熱核變化並應用到氫彈和開始試驗液氫供火箭燃料後，這會為人輕視的重要元素逐漸進入驚人發展的時代。雖然液氫工業的歷史尚不到五年，但已有一家工廠投資四千萬元製造液氫，而且計劃在未來的十年內，大量擴充設備增產。有一座新工廠，利用最近五年來發展的一種還原新法，準備耗資四億元製造基本氫氣。直接利用氫氣還原鐵礦等等新用途可能促成工業上十億元以上的投資。更偉大的前途是直接利用氫氣的潛能生產電力。目前有很多正在研究發展的工程技術和工業上的策略都指向這目標前進。我們很難肯定指出，那一種方法將最早實現。也無從預測，何時能指望成功。大家都深信，生產和利用動力的方法必有一次新革命。任何決定性的進步都會增加氫氣在工業上的重要性。

從各方面觀察，都能證明氫氣工業的發展足以代表

工程技術進步的新時代；將工程技術上的各種新舊方法提高到一新水準，並且解決各種枝節問題。氫氣工業的發展證明基本科學上的學理研究終能達到工業上實用的目的。基本科學的發現，突然找到出路，非但決定美國的前途，而且主宰國家存亡的命運。氫氣效能的表現，非僅限軍事上的用途，其範圍普及於化學，太空科學，及動力。氫氣可說是奠定本世紀科學技術重要基石。

普現宇宙的元素

我們已證實，氫是組成宇宙最普遍的元素，並且供應太陽和其他星球永恆的能源。宇宙內的物質，其體積百分之九十三是氫氣，其重量之百分之七十六為氫氣。氫是最簡單的元素。氫原子的中心只有一個質子，運行在質子四週的電子也只有一個。四個氫原子在熾熱星球的內部，熔化為一氦原子，將其中一小部份的質量，轉化為我們世界上的光，熱和其他各種能源。愛因斯坦的舉世聞名公式計算轉化的真理，也是研究氫彈作用的出發點。氫氣和它的姐妹氣體氦氣足以代表宇宙間的變化，因為其他碳、氧、鐵、鉛、和鈾等一百多種較重元素質量的總和，尚不及宇宙內各種物質質量總和的百分之一。充滿宇宙的大量氫氣產生的經過，尚是今日宇宙學上爭辯最烈的問題。氫是在一次劇烈爆炸後產生的，還

是在星球內部繼續不斷產的兩種見解迄今尙無定論。今後宇宙探險展開，不久可獲得滿意的解答。很多科學家深信，構造最簡單的氦元素，藉某一種或數種目前尙不明瞭的方法，可以製造宇宙間全部元素。

在地球上，比較實用的問題需先考慮，其情形與宇宙恰好相反。地球上較重的元素佔的成份多。氦氣雖然到處存在，但其總重則次於其他數種元素。現有的證據可以說明，地球產生歷史的早期高溫時代，大多數的氦元素已散失到宇宙中去。因為這元素質量太輕而且很活躍，以致熱到自由原子狀態時，像射出火箭一般的獲得擺脫地球重力的速度，逃往太空去。剩餘的氦元素和其他元素緊密化合成較重的化合物，如岩石、水份、煤炭、各種碳氫化合物等，存留在地球上。地球上現存的純氦元素，已不是單獨的原子狀態，而是兩個氦原子強烈結合的氦體分子。結合兩個氦原子的「電子結合力」是我們自然界各種最重要結合力之一。

在地球上得到純氦不是輕易的工作。需要很多繁重的工作，大量動力和智慧，才能製造純氦。而且存儲純重的方法也不簡單。因為純氦的性質類似電力，很難用經濟方法存儲。直到十年前，人類才發現長期存儲液氦的方法。這些事實足以說明，工業上直接處理這變化多端的元素，進步不快的原因。

限於處理碳化物，將其中的氦原子除去，再換上一個氦原子，以改變其排列方法，製造新分子或新產品。例如合成染料、醫藥品、溶劑等。某些工業的原料缺少氦元素，因此需設法製造氦氣以完成合成法的反應；另一些工業可以產生副產品氦氣，如不迅速設法利用，必成廢物。最理想的製造方法是設計一套化學反應，開始時產生氦氣，最後成品完成時，又能將開始產生的氦氣全部利用。

石油和化學工業能有效利用氦氣是經濟上成功的要素。在三十年代，化學工業開始加長碳鏈分子，生產新型塑膠，纖維和橡皮。這些工業規模日漸擴大後，氦氣有舉足輕重之力。構造非常複雜的分子非但需要更多的氦氣，並且需要更多的氦氣知識，以控制結構上的反應。自從加州理工大學教授包林 (Linus Pauling) 現發化學價鍵 (Bond) 的電子性能後，氦氣的知識大加擴展。包林因此獲得一九五四年諾貝爾獎金。他的學說指明氦氣分子是兩個氦原子上的電子互相交接而成。其價鍵一旦破裂，立即可供給化學反應所需能力，破裂的價鍵又很易和其他元素接合。因此氦氣是建造複雜有機化合物所需接合能力的主宰。非但主宰化學反應，而且主宰能力。

早年化學工業已有多種方法製造氦氣供合成產品之用，目前使用的兩種製氦方法仍為最老的方法。第一種電

可燃燒空氣的起源

氦是早期化學和化學工業上的一塊重要基石。這是拉瓦錫發現氧以後找到和命名的第二種元素。拉瓦錫是十八世紀創立化學的偉大科學家。一七六六年凱波帝希將鋅投入硫酸，發現產生的氣泡是一種「可燃性空氣」。拉瓦錫證明這氣體是一種真正的元素，而且在空氣中燃燒後可產生水。他將此氣體命名為 Hydrogen，其意義為「水份產生素」。質量輕和構造簡單兩種因素使氦氣具備較其他任何元素發生的動力都強大。氦的其他性能是無色無臭的易燃氣體，燃燒時產生無色火焰，並且和其他元素接合時，能發生大量動力。

沒有任何其他元素能像氦一般為科學家澈底研究過。科學家深信，除去少數幾項細節外，已無從發現氦的重要性質。在本世紀開始時，藉原子理論和日後量子力學 (註：研究原子力的科學) 的發展，氦氣的性能才逐漸詳細出現。各種儀器，如分光鏡和超低温儀器等等，都應用於研究氦的原子和熱力學性質。可是早期的基本學說都不能在化學工業上找到直接用途。

其原因是早年化學工業不斷發展的趨勢都偏重在有機化合物方面，包括煤焦油，石油和天然氣中的碳氫化合物。其中天生有大量氦元素。大多數有機化學工業只

解水方法發明於一八〇〇年。利用電流取得清水或鹽水中的氦氣。這方法唯有在電力便宜，而且副產品氧和氫有充分利用機會的地方才能立足。另一種是一八七三年在美國發展的水煤氣方法。當年的目的是供給美國家庭中普遍使用供照明和熱力的煤氣。日後一些德國科學家，改良上述方法，製造氦氣含量甚高的合成氣體，供舉世聞名的哈勃法和費氏法 (Fischer-Tropsch) 所需的氦氣。前者利用氦與空氣中之氮合成氦，尿素，和其他肥料；後者從褐煤開始，合成汽油和其他油類。合成氦又能製造甲烷，從甲烷再製造各式有機化合物。舊式水煤氣工廠的化學反應是將蒸汽和空氣交換吹過赤熱的煤或焦炭，藉「部份氧化」 (Partial Oxidation) 作用產生一氧化碳和氦的混合氣。這種合成燃料氣是很多種化學產品的基本原料。

水煤氣的製法，因為利用冷熱交替製的原理，在基本理論上就是一套低效率，間歇生產的污穢和原始方法。過去二三十年間，已有多種改良的方法增加其效率。最近十年來，美國發展一套全新的基本方法，利用「部份氧化」碳氫化合物原理，合成燃料氣。這可說是氦氣技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和各種環境巧合的結果。這方法現在風行全球。(譯者註：兩年前完工的台肥尿素廠，現已局部完成的硫酸銨廠擴建設備，和籌備中的苗栗

尿素廠都利用此基本原理)。

勃朗茲維爾鎮上的失敗產生奇蹟

這是一個工業上稀奇的故事。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很多工業界領袖們憂慮世界缺少石油的危機已告迫切。石油巨子德士古公司(Texas Co.)率領一組進取心熱烈的小公司，集議建造美國第一座合成液體油料工廠。小公司以石油公司和天然氣公司為主。他們受德國合成汽油工業的感動，在德克薩斯州勃朗茲維爾鎮上建立一座巨型工廠。一次投資達八千萬美元，其中包括一部份聯邦政府資金。其目的為完成美國改良式的費氏法，以天然氣代替煤為原料，製造合成汽油，勃朗茲維爾工廠可說是大量投資最冒險的嘗試，終難逃破產命運。該廠非但技術上未能順利進行，並且經濟上注定不能與油井的產品競爭。一九五三年被迫停工。但是這次技術上的冒險却奠定一種化工基礎，其價值數倍於投資上的損失。

費氏法介紹到美國的早期困難是合成燃料氣設備上的技術問題未能解決。設備中催化劑(Catalyst)容器的發生嚴重故障。容器充滿幫助化學反應而不進入產品的催化劑。純氧和預熱的各種碳氫化合物，在高壓下，注入催化劑容器。容器的出口是合成燃料氣，再通過流體

化的鐵質催化劑製造汽油。這座巨型催化劑時常發生結焦和回火(Backfire)的故障。德士古公司將這故障請該公司研究所最優秀的研究工程師伊斯曼(Du Bois Eastman)研究。他過去在技術上有長期偉大貢獻。當他擔任技術委員會主席時，從試驗室開始到大量生產，完成戰時最偉大最有效的聚丁烯合成橡膠工廠。

伊斯曼在加尼福尼亞州蒙德拜路城德士古研究所建立一座試驗工廠。他生於貝克來城，在該城從小學到加州州立大學求學(該城州立大學化學系為世界上最優秀之化學系)。他接事後急速決定一項驚人的試驗，他首先將容器內最令人苦惱的催化劑除去，再將預熱之天然氣與氧氣個別從中空的容器頂部注入，通過一個噴口後，兩種氣體自動燃燒混合產生驚人的火焰，再運適當的階段，注入水份，冷卻火焰。他希望藉部份氧化作用，獲得所希望的合成燃燒氣。這是一種大膽嘗試。在所需之高溫及高壓環境中(溫度超過華氏兩千度；壓力大於每平方吋四百磅)這容器很可能像一個巨型炸彈爆炸。這試驗在一九四六年初次試驗時，便順利生效。伊斯曼自從發現這製造合成燃料氣的新工具後，連續試驗各種沸點範圍不同的碳氫化合物為原料。這方法非但適用於天然和煉油廠的副產品燃料氣，而且略加改變後，可用各種油料(包括原油和各種燃料油)和各種煤炭(包括

褐煤及煙煤)為原料。伊斯曼後來發明將煤磨成細粉的流體技術。

伊斯曼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間，獲得四種基本專利，一九五八年，他逝世之前兩年，他獲得美國化學工程最高獎章。這是一項基本技術上的成功，可說是自從發明水煤氣以來最重要的成績。他首先利用高速火焰反應於工業，完成一種新式，清潔，操作靈活，連續生產方法製造合成燃料氣，而且成本較以往發明的方法都低。德士古合成燃料氣於一九五四年開始租讓專利權，迄今租讓合約已超過四十。向該公司租讓這專利的公司遍及十五個國家，包括杜邦，聯合碳化物(Union Carbide)，英國布納門(Imperial Chemical)等，全部投資總額在四億美金以上。大多數工廠利用各種輕重不同之燃料油為原料，因為這些原料價廉而且儲運方便。大多數產品是供製造錳肥之用。錳肥在戰後饑饉的世界內是需要最迫切的化學品。目前已有數家公司也發展成功足與德士古競爭的製造合成燃料氣方法。與其最相似者是在荷蘭境內的荷蘭皇家殼牌油公司研究所發展的新法。這法也大量租讓他廠使用，但今後五年內創建的新廠，德士古方法仍佔優勢。

從石油或其他工業產生的廉價燃料氣製造成本更低的氫氣的方法，是近來研究的重點。煉油廠迄今尚將百

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的燃料氣充廉價之燃料，因為缺少經濟方面取出其中氫氣的設備。各項研究工作中最令人注意的工作是摹仿自然界植物的光合作用製造氫氣。倘使氫氣能藉日光的能力從水中製造，其成本想必極廉。價廉的氫氣可開展廣大的市場。迄今尚無較清水電解和火焰反應更經濟的方法出現。火焰反應法將供給美國第一座規模宏大的液氫工廠的原料。液氫工業的歷史較合成燃燒氣更奇妙而且更重要。

急迫渴望的液氫

在短短五年之內，軍事上最機密的材料已公開為工業產品。一九五六年時，有一輛液槽卡車經常從歐洲歐洲賓斯維爾鎮(Painesville)出發。液槽漆上「燃燒危險」驚人大字。另有兩輛漆有紅色警告標幟的吉普車在卡車前開路和在卡車後護送。該州保安官員詢問卡車內危險貨物性質時，也遭到閉門羹，未得答覆。今日液氫在全國各地運輸時，與汽油一般安全方便。

事實上，追溯到一九六六年，德華爵士(Sir James Dewar)已藉低溫法獲得液氫。從此以後液氫是全世界重要研究所「試驗室的珍品」，各種研究工作的工具和材料。自從一九〇〇年以來，很多氫氣的精緻物理知識從液氫獲得。其物理性質中有一種為德國偉大物理學家

海生伯 (Werner Heisenberg) 在一九二七年預言而為美國科學家蓋克 (William Francis Giauque) 證實者，是氦分子有兩種不同的型態。在液態中，兩種型態緩慢互相關變。最常見的型態是正態氦 (Ortho Hydrogen)，其中的兩個原子核 (質子) 以同方向旋轉；另一型態是對態氦 (Parahydrogen)，其原子核旋轉方向相反。第二項重要發現是氦尚有兩種顯著的較重同位素。同位素是同一種元素，其原子核內中子數目有增減的元素。其中一種稱重氦 (Deuterium)，其原子核內有中子和質子各一個。重氦是猶瑞 (Urey) 在一九三〇年從重水中分解而得。只一種同位素稱三重氦，其原子核內有二個中子和一個質子。這是一種放射性元素，自原子研究中獲得。

美國研究液氦的工作開始很晚。一九二六年蓋克在貝克來加州大學低溫研究室內獲得少量液氦。他的成功鮮少為人知道，也未接受公私資助。那時距液氦發現已有三十年，而且生產液氦的機器尚未完成。物理學家康頓 (Condon) 日後建議蓋克，將他的液氦放在一個鋼彈中，置於液態空氣中，試驗海生伯的理論。在液態空中保存一百九十七天後，鋼彈中所剩的液氦全部轉化為對態氦。這試驗發發一種新觀念——正態氦在液態時，可以自動轉化為穩定性較佳的對態氦。蓋克因發明研究

物質在近於絕對零度 (華氏負459.67度) 性質的方法獲得一九四九年諾貝爾獎金。他和早年的幾位得意門生 (其中最出名的是強生 Herick L. Johnson) 確定液氦的數種性質和物理常數，並且研究進入固態氦的範圍。當時他們絕想不到，日後可以整車的訂貨，甚至成為國防上最大的機密戰略物資。

工業上未能迅速大量生產液氦的原因很多。第一液氦需要華氏負428.99度不易達到的低溫，生產的成本浩大。第二種困難是在最完善的保溫容器內，液氦每小時要蒸發百分之二的體積。其原因是正態緩慢轉化為對態是一種發熱作用——這是氦元素獨有的特性。倘使液氦容器通氣口洩氣不良，勢必發生劇烈爆炸。如果通氣口洩氣太快，則所有液氦不待轉化完畢，全部蒸發洩出容器以外。更大的困難是所有容器、管線、和氦氣原料必須絕對清淨不含任何雜質。進入液氦的任何雜質都可能導致爆炸或阻塞管線。最後的阻礙是銷路問題。一旦將此玩劣的產品馴服後，主顧何在？規模宏大的幾家「工業用氣體」工廠多年來生產氦氣純氦毫無利潤可言。其用途只限於特殊用戶的少量採購。

一九五二年，當氦彈尚滯留在早期發展階段，美國政府突然極秘密的需要大量液氦。唯有少數大學研究所內有類似蓋克一般的設備可以製造少量的液氦。此外國

家標準局有一套小型液化器，尚係一九〇四年英國的贈品。國家標準局奉命後，立即組織一團體，馳往科羅瑞多州波耳陀市，將原有的液化器擴大為日產半噸液氦的工廠。國家標準局非但進行無例可循的工程設計工作，而且發明一種新催化劑，達到液氦工業化的目標。當時能使同向旋轉的正態氦加速轉化為逆向旋轉對態氦的催化劑已發現有很多種。國家標準局的兩位科學家魏茲耳 D.H. Weitzel 和羅布斯坦 (Roberstein) 發現一種奇蹟，利用氧化鐵膠質在數秒鐘內完成轉化反應，並且能立即消除慢速轉化反應釋放出來的全部熱量。

當此工廠籌建完工時，氦彈的研究已從液氦轉入他途。根據各方面廣泛的傳說 (其真象始終未經官方公佈)，氦彈之父物理學家戴洛 (Edward Teller) 的重大貢獻是發現一種代替液氦的方法。液氦的缺點是在氦彈內需要一個大型容器。戴洛的發現是一種容積很小的金屬化合物。氦化鋰或是其中的一種。無論流言和真象如何，一九五四年以後原子能委員會 (監造氦彈的機關) 不再需要波耳陀工廠的產品。不久空軍當局突然需要大量液氦，充各種用途。其需要量遠非波耳陀工廠所能供給。空軍迄今未宣佈各種用途的真象。

目標燃料已正式生產

不必深索便能查覓空軍需要大量液氦的原因。近年來各地火箭協會發表的論文稱液氦為「目標燃料」 (Ultimate Fuel)。以重量言，氦氣質輕的特性使其發生最高的燃燒熱值，又可產生最高的比力 (Specific Impulse)。比力是火箭速度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氦氣推動火箭的速度比通常使用的煤油液氧火箭快得多。

一九五五年空軍秘密開始一項新發展計劃。這計劃建立一座研究性小型工廠。其中最成功的一座工廠是空氣產品公司 (Air products, Inc) 在歐海歐州潘斯維爾城建立的日產一千五百磅設備。該公司是一家以技術進步馳名的小公司。在短期內，空氣產品公司又簽字新合約，在佛羅里達州西棕海岸市的池沼區建築一座較大的工廠。不久又建造一座更大的工廠。到去年，當局發表建造一座最大的工廠，產量每日達三十噸，原料是用德士古合成燃料氣製法供應。當局同時也宣佈上述空氣產品公司三座工廠的實情。

到一九五八年，數家規模宏大製造工業氣體的公司從夢中甦醒。號稱工業氣體領袖之林德公司 (Linde Co.)，為聯合碳化物公司之分設機構，多方設法取得建造美國西部一座工廠的合約。不幸工廠建立計劃半途而廢，廢止該廠的實情尚秘而不宣。一九五九年新成立的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公開招標建築西岸日產五噸液氦工

廠。林德公司不顧一切，降低標價，決心得標。終於在加州都蘭斯市完成該廠。其製造氫氣原料的來源是煉油廠的副產燃料氣。去年，當國家航空及太空署招標建築加州口產二十一噸工廠時，有三十五家公司前來投標。其中三家：空氣產品，林德，殼牌化學公司競爭最烈。最後為林德公司得標。該廠設於烽火太那市 (Fontana)，預定一九六二年完成。

開創大量生產途徑之空氣產品公司在下次招標時，將不計利潤決心競標。林德公司雖然遲了一步，因有太公司財力和技術上的支援，也不干示弱。林德已發現一種新保溫材料，能將液氫蒸發降低到每天千分之三，並且具備其他降低成本的妙法。今日液氫的市價是批發價格每磅五角，小量瓶裝價格 (包括運費及容器) 每磅二十元。

火箭發展到什麼階段可以終止？沒有人能肯定說明。較人馬星 (Cetaur) 更大的火箭將能產生一百五十萬磅以上的推力。馮伯倫 (Von Braun) 領導下專家們設計中的 C-1 型和 C-2 型農神火箭是其中代表。前者預定一九六三年完成；後者預定一九六五年完成。各型農神火箭頂部數節將以液氫為燃料。這類火箭頂部數節將使美國真正能將活人和儀器送入太空。除此以外尚有核子引擎。這種引擎內有一股氫氣，通過核子反應器

後，達到高溫，自尾部射出，供星際航行之用。在羅斯·阿拉摩斯 (Los Alamos) 研究所內，正在發展一套尚未公開的核子設備計劃，目前正在加速簽訂合約，製造一座試驗性的引擎。此外美國的太空飛機計劃 (Aero-Plane Project) 已不待引擎試驗完成，開始設計飛機的細節。這飛機的重要項目已被多種學術性的刊物發表。空軍希望，到一九七〇年時，能完成這計劃，將一架氫氣動力飛機，自地面起飛前往太空。

以人馬星火箭為出發點擴建的引擎，每分鐘需要數千加侖的液氫。在研究和發展階段內，所耗之液氫千百倍於正式飛行。今年採購液氫的費用大約為一千三百萬元，此後尚有急劇增購的趨勢。以太空飛行說，沒有一種燃料能及得液氫。國家標準局專家司各脫 (Russell B. Scott) 曾說：「唯一比液氫優秀的燃料是一桶滿滿的電子。」今後十年間液氫需要量的趨勢，迫使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籌建另一座或數座工廠。

太空以外的未來用途

無人能預言，太空航行加速液氫工業發展計劃對於氫態和液態氫氣在商業上的影響。空氣產品公司認為液氫在地球上的用途不會太多。這不過是一部份人的意見。他們認為純度很高的氫態氫氣，除去少數特殊用途外

，已足應付一般工業上的需要。氫態氫氣的銷路每年約增加百分之十。就經濟觀點而言，一家工廠每月氫氣的需要量到達五百萬立方呎後，自己設廠製造比外購合算。今後發展的趨勢，除去德士古一般的大廠外，尚須設立很多隨時可以訂購的小型工廠全套設備。

林德公司的意見與前述相反。林德認為液氫可以開展一項新的氫氣運銷企業。其前途與因液氧的發展擴展了氫氣的銷路相同。氫氣工業最大的阻礙是運輸一磅的產品需要一百十五磅重的容器。因此大量運輸氫氣到一百五十哩以外的計劃是得不償失。林德公司的意見，一輛液槽卡車一次能運五千磅液氫，而一輛滿載氫氣的卡車一次只能運四百磅。因此液氫工業想必有莫大發展的希望。空氣產品公司對液氫的悲觀可能起因於該公司無力供給一般市場上的需要，而林德公司則自設工廠生產，將少量過剩產品售於市場。

除了太空計劃，液氫的用途迄今尚限於充各種研究工作中的新工具。主要是供高能量研究之用。工業上，只能充低溫冷卻及電子設備之用。液氫的冷卻作用十二倍於液氮，而售價只有液氮之十分之一。氫氣的爆炸性是工業用途上的最大障礙。日積月累的經驗可以減低其危險性。

近來高純度氫態氫氣的用途日漸迅速擴展。除去食

用脂肪和食油的氫化工業外，金屬的退火，清淨，和處理方面的用途約佔百分之六十。此外用原子狀態氫元素的氣流切消高熔點金屬和製造夾板金屬方面的用途也在推廣。林德公司於一九五五年介紹利用氫氣氫氣吹管切斷不銹鋼和重型鉛質材料，其速度較機械方面便捷。冶金方面的用途發展也很快。例如還原錫礦和鉬礦，製煉純鈾和其他各種半導體金屬都不能缺少氫氣。

氫氣最引人注意的發展是直接還原鐵礦。這方法需要在冶金工廠內附設巨型製氫設備。一座鋼鐵廠的純氫需要量每日可達數千噸。目前這種方法尚為一種科學想像，但是化學工業經濟上的計算證明頗有實現的可能。鋼鐵工業一貫使用碳氫化合物將鐵礦還原為生鐵，再盡大量人力和財力將其中過量的碳素取出，才能製成鋼料。如使用純氫，則鐵礦可直接鍊鋼。純氫鍊鋼的設備費用浩大。美國鋼鐵工業原有設備投資已巨，不願廢置舊設備，添加新設備，採用新方法。直接還原鐵礦的方法可能在國外首先嘗試成功。待新方法在國外考驗以後，再介紹到美國。現在美國近隣墨西哥已有一套直接還原鐵礦的設備，從事生產。

未來震驚世界的動力

直接解放氫元素中的動力可能是氫氣前途最偉大的

成果。大量的研究工作和冒險行動已在推進。其成果或早於其他用途出現。

首先可能出現的成果是燃料電池。這項古老的試驗最近重生，與其他動力來源競爭。在此設備中，一種燃料和一種氧化劑同時注入一個電解池，兩種原料在電解池內發生化學反應，產生流動電子，藉導體進出電池，發生電流。最進步的電池可長久維持百分之八十的熱效率。其原料為氫氣和氧氣。這是聯合碳化物公司附屬國家碳素公司開創的研究工作。其他數種鮮為人知的流體氧化劑和氫元素來源（例如金屬氫化物等）已正式造成各種燃料電池，供太空飛行附屬電源及軍事用途。

很多發展燃料電池的科學家相信，五年內，商業化的電池將出現，供特種用途之電源，其原料可能是氫與氧。在未開發的區域內，或執行工業疏散計劃時，燃料電池供主要永久性電源或一度使用便廢棄的電源的希望很大。

上述發展工作完成不久，氫氣的次一項更直接，更動人的可能用途是從原子中，直接取用動力。當一九五一年美國開始氫核熔化學計劃時，曾想像三種機器解決此問題——壓縮管（Pinch tube）、麻花形星狀（Pretzel Shaped Stellarator）和磁鏡機（Magnetic Mirror Machine）。不久又發明六種新設備。去年加州大學波

斯特（Richard F. Post）領導下研究員，在勞倫斯研究所嘗試一種鏡機，可能說是最容易實現的熔核設備。

指示前途的明鏡

高溫離子化重氫氣體射入鏡機內的一根直長管。環繞長管的線圈產生磁場。磁場將氣流壓縮並加高溫。氣流在管心中轉化為元質（Plasma）。（元質是喪失電子的氣體分子。）藉此設計使元質遠離管壁。長管兩端有強烈磁場，阻止氣流外洩。磁場的作用類似一對明鏡，將微粒反射進入元質。這計劃的目的是加強元質衝撞的能力，擊發重氫微粒的熔核作用。藉此產生核子動力，再利用核子動力發電。

一九五八年日內瓦國際原子能會議後，上述計劃立刻陷入悲境。新理論上的數據開始證明，上述封閉方法中的元質，本性上缺少穩定性。波斯特領導的一組科學家認為鏡機的對稱構造是最簡單的工具，藉此可以逐步解決核子熔化的基本問題。他們努力的重點是考察各種理論上不穩定現象的實情，迄今發現四種型態的不穩定性。其中三種已考察清楚。第四種戴洛洛提出的不穩定性，在操作時，始終未見到。但是理論上，仍是沒大的危機。

去年柯恩斯琴（F. H. Coensgen）領導的一組科學

劃實現，全球各地海洋湖泊都能供給人類新能源——從氫氣獲得的能源。

取材：Fortune, May, 1961

試驗你的忍耐力

☆有些近年來出品的大部頭電影，其長無比，比看它的原書還要花更多的時間。

☆有一對夫婦一同去看「寶漢」電影，事後他們說：這是他們自結婚以來同在一起最長的一次。

☆有一家電影院在放映足演三小時半的「出埃及記」時，有三種不同的票價：十三歲以下的兒童是一種，十三歲以上的是一種，在演出中途剛滿十三歲的人又是一種。

☆「出埃及記」在美國演出時，有些電影院出售特製每盒實裝三磅的玉米花。

☆「它的結局真是出乎意料，」有人從電影院裡出來對剛想進去看下一場電影的朋友說：「當你正在想這張片子永遠不會演完的時候，它就完了。」

家將鏡機改良為兩節式。兩節長管連在一起，將元質分兩級，逐漸壓縮為更密和更熱的形態。去年秋季，第二節的溫度最高記錄會達到攝氏三千萬度，歷時僅萬分之數秒。這計劃將再進一步到三節式，希望其穩定性維持千分之數秒。到這階段，熱核連續反應可能完成。研究工作將越過另一哩程碑。波斯特本人絕不悲觀，他深信研究已進行到新階段，暗中摸索的時代已逝去，沿途的峭壁和高峯已大半渡過，只要等待黎明的曙光降臨，便可步入平原上的康莊大道。

在鏡機內可能證實的原理，勢必被引用到這計劃中的其他機器。當然這計劃可能出現更多的困難，將科學家捲入旋渦，一時難以自拔。貝爾電話研究所發展的磁性超導體材料（Super Conductive Magnetic Material）使人發生莫大的興趣。這材料是連接錫和銱（Niobium）而得，可以產八萬八千高斯之磁力，而且不需要輸入動力可以維持其磁性不變。這材料製成線圈後是否仍能具備上述磁性尚未證實。這材料非但能配合熱核熔化學計劃所需強力磁場的要求，而且可以解決此問題的經濟價值。熱核反應的經濟價值取決於導發反應所需的热量，應當少於反應產生的热量。理論上，從水中提煉而得的一磅重氫可能產生一千三百萬基羅瓦特小時的動力。我們現在正在天天步向上述目標。一旦上述計

一個美國人眼中的 非洲安哥拉內幕

無名氏著
誠譯

與剛果毗鄰，安哥拉是世界上受着最殘酷統治的殖民地之一，現在已變成一個具有爆炸性的世界問題了，但是由於當地殖民政府嚴格的檢查封鎖，那裡的情形，仍然是世人知道得最少的，本文作者是一位美國商人，他在安哥拉工作和旅行全境將近十五年，參觀過內部地區的情形，那是很久以來一直不准外國記者入內的。

這位美國商人最近退休，所以他可以比較真實地報導那近於奴役的殖民地的情形——並作為美國對其統治者外交政策的參考，為了避免對他的通報人和他自己的報復，所以他不願披露真實的姓名。

哈 潑 雜 誌 編 者

離開盧阿達 (Luanda) 不上幾個鐘點，我們的吉普車就顛簸在滿是灰塵的紅色路面上，蜿蜒地爬上蓋滿森林的安哥拉山，山坡上有着兩個咖啡或棕櫚油園，前面遠處則是一片高原，有着棉花和西沙爾麻田，雖然天氣很熱，我們三個人不舒服地擠在前座，比較寬而舒適的後座則只坐着一個土人，但是他是一個「黑人」，

在比較長的行程中，白人是和黑人同坐一處位置的，非洲人永遠是坐在後面，這是一條在葡萄牙領土不成文的風俗。那一個非洲人和其他大多數土人一樣，是文盲而沒有受過洗的；他沒有穿鞋子，穿着大多數安哥拉人的「制服」：一條髒的短褲和一件汗衫。同我一道坐在前座的是司機——白種葡萄牙人，以及我生意上的夥伴，

一位園主。

在我們前面，起了一陣灰塵，顯示有另一輛車子過來，等他走近時，我看到是一輛指揮車，坐着三個穿制服的人，跟白人司機一同坐在前面的那個人，從他的助手看來是一位有階級的官員，在他們後面，坐得挺直，手持來福鎗的，是一個非洲兵士。

「多好的運氣啊！」我的夥伴，那位園主叫道，揮手讓那輛車停下來，「這正是我要找的人：這是地方首長，」在我們走下來時他警告我：「要有禮貌。」

我以前也見過地方首長，我知道有禮貌是機敏而有利的，因為在葡萄牙殖民地的制度下，地方首長是那管區中的最高統治者，由里斯本的中央政府直接指揮的，在這人的絕對控制之下，大概有一萬五千個土人，住在村莊裡，分散在有如羅德島 (Rhode Island) 那樣大的面積，在安哥拉二百八十八個行政區，四百萬非洲人的地區，這樣的地方首長是一身兼任法官，陪審，執行人，懲罰者，收稅官，建設道路者，而且尚不止此，他還是殖民地和海外事業強迫勞工的供給者。

我們在道路中央見面，「大人」，我的朋友開始道：「我準備明天拜訪您，以表示我的敬意並請求恩惠，最近市場很好，我打算擴充田園，我至少需要增加五百個土人開始整理和耕種。」

大人是一個短小，橄欖色皮膚的人，有着一撮短鬚和一身乾淨的制服，想了一會兒，「五百個人？多少時間之內？」

「哦，兩星期，假如可能的話。」

「恐怕有一點困難，」首長回答：「今年我們運出這一區太多了，你可以用些女人嗎？」

「不能，不能。」我的朋友回答：「在我的田園裡只用男人，男人和女人在一起要生太多的麻煩。」

「好吧，」首長說：「我相信是可以安排的……但是還有些細節……」他很快的看我一眼，我的朋友向我點頭示意離開，我就退到一個謹慎的距離，直到他們的交易完成。

幾分鐘以後，我們又在路上了，我的夥伴很快樂。「一個極好的安排！」他叫道：「我以兩百塊錢一頭成交，我確定他準時送到！」

當我們在路上顛簸時，我想着這真是一筆好的交易，這五百個稱之為「契約勞工」的，將要被強迫逮捕送到我朋友的田園。他們要工作兩年，購價是每人六元，這樣不均的勞工費差不多是每人每日一分錢，在這個最初的花費之外，田主要付給的工資是每天六到九分錢，這是合法付薪的契約勞工，這工資的一部份要等到契約滿期之後才付給這一區的地方首長，他也許把工資分

一點給村長，讓村長等他們回家之後，再分給各個勞工。其餘的工資直接交給勞工，一部份用作購買園主「奢侈」的產品，這五百個勞工將要住在田園有圍牆的營中，有守衛看守，在那裡他們自己準備他們自己的伙食，中國主供給一種非洲植物（Marrac）製成的澱粉和乾魚，我估計一個勞工一天的全部花費不會超過一毛五分錢。

除去勞工本身之外，對其餘的人都是一件滿意的安排，園主以低價得到勞力，那是不能罷工不能逃跑的，對於他們的福利，園中也只須照顧一個短暫的時期，首先得到一筆三千塊錢的賄賂——對於他的菲薄的政府薪金是一筆很好的額外收入。

軍事基地

上面是我在安哥拉十五年來所遇到的關於強迫勞工的許多經驗之一，這是一件親目所親的說明，這類故事是那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最需要抑制的，據說在薩那查獨裁的卅二年中，只有一個記者能夠對殖民地的情形作了一次表面的研究，這是戴維生（Basil Davidson）的報告，一九五四年發表於哈羅維雜誌，那篇報告，證實了當政者繼續殘酷地利用落後人民的片斷事實。

戴維生的報告說，強迫勞工仍然是當地經濟方面的

主要骨幹，每個月都有成千成萬的男人和女人從家中被強迫到私人或公家的事業去做工，有些是離他們的家鄉好幾百哩遠，甚至被帶到海外去；那裡有四百萬大量的文盲，生活在貧窮疾病和只要有一絲反抗的意見就要遭受鞭打，或入懲罰營的威脅！也有兒童勞工，增長的人種歧視和從政當局的貪污腐敗。

戴維生的說明，當然，立刻為葡萄牙當局否認，就如一世紀以前當法律規定廢除奴隸制度以後，有人指出在摩贊俾克（Mozambique）和安哥拉有販賣奴隸的事實而被否認一樣。即使是現在，從安哥拉，摩贊俾克，葡屬幾內亞，聖。托姆島等唯一的報告，是來自官方經營的咖啡，西沙爾麻，和其他商品事業，騷動秘密審判等謠言迅速地予以壓制或否認，新聞檢查和邊界控制非常嚴格，強迫勞工的制度根本不存在。

譬如，聯合國托管理事會的葡萄牙代表勞格拿先生去年十一月說：「有人肯定地認為葡萄牙政府實施強迫勞工，可是沒有任何證據——如果需要的話他們也會假造，」他絕對否認那「卑鄙污蔑的宣傳。」

勞格拿先生一再聲明他國家的標準工場，就是葡屬殖民地的事情是她的「內政事務，」這種辯護今年春天葡萄牙再度提出，當時因為賴比利亞為非洲民族力促安理會對安哥拉的現狀採取行動，並且警告說：「這

些毫無權利享受，幾乎被遺忘的廣大地區的人民不能永遠等待，他們北部的弟兄已經獲得自由。」

憲章上的一節特別規定殖民地政府要每年提出關於自治領土人民的社會，經濟，教育進步的報告，以確定這些領土的人民最終能獲得自由之路，作為世界上最大殖民帝國的葡萄牙政府，自當合理地依照規定辦理，但是，就在一九五五年，她進入聯合國之前，薩拉查修改了葡萄牙憲法，改稱殖民地為葡萄牙的「海外行省」，由於這種法律上的改變，葡萄牙的領土突然變為不是殖民地了，完全是葡萄牙的「內部事務」。因此，如聯合國對世界代表所稱，葡萄牙帝國仍然是「沉默的帝國。」對世界上不公開的。當然，從世界上任何定義看來，這些海外行省就是殖民地，這裡沒有自治的政府，每一條法律和政策都是來自里斯本的。

儘管一些新興的國家和其他國家不斷增加的反對，美國是一直支持，或者寬容葡萄牙的海外行省政治的，我們（美國）有着一個充足，實際的理由——我們的重要的軍事與空軍基地在亞速爾，葡屬島嶼之一。

不幸，而且有損我們威望的是，聯合國托管理事會在去年十一月決定既不尊重勞格拿先生的異議，也不尊重我們軍事基地的需要，所有新興的亞非集團與一些西方的非殖民地國家，只有一票棄權，全部贊成譴責葡萄牙

牙沒有提出殖民地的報告，我們的代表宣佈棄權是因為不損害「朋友的友誼。」（一九六一年三月，此文準備付印時，美國在聯合國一反過去的態度，投票贊成質詢安哥拉情況，三月廿三日，聯合國大會以七十九對二票通過把安哥拉問題列入議程——哈羅維雜誌編者）

由於這項外交上的失敗，我們必須自問為了軍事基地而敷衍葡萄牙，故意不重視葡萄牙殖民地的現實的情況，是否會喪失世界上許多具有潛力的國家的友誼，危害我們與世界上殖民地國家的關係。

由於這些事實的考慮，促使我寫出我的一些在安哥拉的經驗，我會經到那裡去過好多次，而且常常進入內部，因為我是幸運地屬於得到所請求的簽證的一群，當地政府常常不准記者和注意問題的人入境，譬如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其他機構內的人；但是他們歡迎「生意人」。總之，不論是從事棉花或棕櫚油市場的，建造道路水壩的，出售農田和工場機器的，或者進口啤酒和皮索可樂的生意人，通常不會寫出他們的經驗的；許多人也許為了獲得大量廉價的勞工而慶幸不置哩。

只談生意

我很早就知道，有些人即使是「生意」的行業，在安哥拉也是必須謹慎的。好多年以前，我到內部去了幾

個星期，回到盧阿達唯一比較舒服的旅社，那天晚上，我和一位比利時的進口商一同晚餐，他是一位初到殖民地來的人，我和他談了一會兒我看到的情形，第二天早上，我一早就被電話叫醒了，那是一個葡萄牙的生意人，我那時是和他的行號有連繫的。

「我能立刻見你嗎？」

「在你辦公室？」

「不，不，最好在我家裡。」

當我到了他家時，我發現我的朋友非常激動，「瞧，他說：『我剛從警察局來，你的運氣算不錯，因為你的公司在這裡很有影響力，不然你得搭早班飛機離開了，你昨天晚上在公共場所談起這裡不能提起的事，不要以為你沒有被看守或被入竊聽，兩星期以前，他們還送我一個人到利奧波德維去，只是因為他說得太多了。』」

我離開的時候，他再給我一點忠告：「當你出去時，不要把行李上鎖，假如你有什麼東西不希望警察看到，那就燒了他。」從那次以後，我變成一個被動的觀察者了，除去有關我的生意方面之外，很少問甚麼問題，絕不提供什麼意見，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能在這裡就待那樣長久，而且時常被歡迎回到安哥拉的緣故，我只談生意。

一位身為殖民地觀察員和安哥拉代表的官員，就因為向他上級提出了強迫勞工與官員腐敗的報告，而以「不忠」的罪名判了十六年徒刑。許多其他葡萄牙人由於同樣的原因被罰，他們現在還在牢裡。誠如詹姆斯·達菲（James Duffy）在最近哈佛大學校刊上所說，葡萄牙（James Duffy）在最近哈佛大學校刊上所說，葡萄牙屬非洲是「葡萄牙土人政策的基石」，提出異議是沒有用的。

今日，在盧阿達省城的土人事務部處理着最多的強迫勞工交易，每年它接受數千各種事業和個人要求勞工的申請。一九五四年，戴維生報告在土人事務部的文件中列有卅七萬九千土人作「契約工人」，不包括那些運往島上作田園工作的勞工。該部一經批准一項申請，於是交給有執照的勞工召集者，他們在土人村莊中逮捕土人，把他們運送出去。

由我個人對於葡萄牙行政官員的經驗，我懷疑任何人能確實知道一年到底有多少強迫的契約勞工。因為不是所有勞工都經過土人事務部的，小的地主和生意人抱怨事務部對於大的事業和政府機構總是得到優先的批准，他們發現那裡的手續繁複，在內地不如直接找地方首長容易得多，他們常常滿意於接受一點小小的不合法的賄賂。

在法律上，每一區的地方首長只要通知招募人，那

一個男人和女人是可以被招募的，但是在發生麻煩時，地方首長的權力和他的武裝兵士總是站在招募人這一邊的。一個不願被招募的土人可以「逃跑」，但是他不能跑出他這一管區，因為他的土人通行證，那是每個男性土人必須攜帶的，必須有首長的「簽證」才能離開，如果果不遵守是要受到極嚴厲的處罰的。

據說通常他們是不逃跑的。但是我在某一處地方看到他們確是逃跑了，當地的首長很明顯地有了問題。有一次我坐吉普車在多森林的北部安哥拉旅行，同車的是一個葡萄牙司機和三個非洲人，我們必須轉到一個小的田園處開路。在我們前面小河過去，我們看到一個土人村莊，一簇茅屋，當我們走近時，我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在做着日常工作。但是當我們走到那裡停下車來時，除去幾頭山羊，幾隻小雞和一個年老婦人啞然坐在茅屋之前，看不到一個生物。我們知道有無數眼睛在叢林中看着我們，但是當我們叫喊時沒有一個人出來。

我問司機這表示什麼，「哦，沒有什麼，」他笑道：「他們只是以為是招募官員，後面的土人是兵士，一個戴遮陽帽子的白人和任何別的白人看起來是一樣的，不要發愁，我們不久就會到一個已經抄捕過的村莊。」不久，我們走到一處村莊，人們並不逃跑。

週末醉酒

當然，葡萄牙也制定出一種法律來作為他們勞工制度的辯護。他們在憲法上明文規定禁止強迫勞工，並且給予土人以「自由契約」。根據法律只有在有關「公共利益」時，才可以徵召勞工，這種徵召可以由政府經由地方首長實施。在這種前提之下，造路多由強迫勞工為之，他們是沒有工資的。大多數地方的造路由婦女做工，那是從附近村莊帶來的，在內地很平常的看到一組二三十個各種年齡的婦女，有些還懷着孕，一致地舉起鋤頭在清理溝渠或修築道路，政府主要的工程，徵召男人和男孩，常常要花六個月到一年的時間離家許多哩以外。

所有其他的勞工，稱之為「自由」的，分為兩類：所謂「自願工人」，他是直接到雇主那裡申請工作的，普通是在他們所居住的工作地區工作；還有就是「契約工人」，他之被召（法律這樣說）完全是自由訂約，由地方首長合作，可以在他居住地區以內或以外。這兩種勞工都是要付工資的。

法律禁止雇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或把婦女運出她們住區之外，除非由她們的男性親屬陪同，並且限制契約的期限，現在一般不超過一年，以契約工人來說，雇主還得供給食物，住屋，醫藥看護等；並且禁止分配酒類。

但是葡萄牙人自己清楚這些法律不過是一些表面文章。不多以前，一位葡萄牙殖民地專家寫道：「把這種條文（勞工自由）加入憲法是無用的，甚至也無須再行印出，因為外國人相信雖然我們的法律是卓越的（並非完全如此），法律訂得愈好，我們愈不執行它。」事實是永遠另有法律——在這一情形下是規定任何男性的通行證上必須註明他在十一個月中至少工作了六個月。假如他不能符合這一要求——而事實上常常是他工作了而沒有在他的通行證上註明——他大概就得作強迫勞工，他沒有別的選擇，除去受鞭打，坐牢，或者被送往專受懲罰的殖民地去。

為強迫勞工制度辯護的人說，只有經過「勞工神聖」之路，非洲人才可以受到教育，開化，最後才能夠變為「黑人葡萄牙公民」，這種意見在每一次有關土人勞工法令頒發時都一再強調，這樣可以使得許多葡萄牙人的良心安適，他們對他們國家殖民地政策增強的批評是很關心的。

我曾有過許多次機會觀察強迫勞工如何教育開化野蠻的非洲人，我記得在一處大的田園裡花費了好幾天工夫，那田園由一位家住在里斯本，很少來視察的紳士所有。那裡有兩千五百個契約勞工，從殖民地的許多地區徵召來的。形成一個完全男人和男孩的集團，為了安

減。看來好像最後的狂飲聲現在已進入醉鄉熟睡了，直到第二天早晨被喚工作時才清醒。

對國家有危險的

因為這種「教化」土人的方法是殖民地既定的政策，所以平常的教育一直被忽略就無足驚奇了。一世紀以前的原則今日仍然適用。正式的教育被認為無意義，他們說：「我們所做的教育與開化土人，是從實際的方面，發展他們的工作努力並用之以開發地方。」從一開始，葡萄牙政府就是委託天主教堂教育土人，但是在這一方面給予教堂的幫助則少得可憐。後來幾年，當局也勉強讓新教傳道者入境，雖然這是不經政府支持的。

根據詹姆斯·達菲的報告，一九五〇年葡屬非洲殖民地的文盲是百分之九十九。奉獻於此種事業的新舊教傳道者面臨着不可克服的艱苦工作。一九五七年，有一百五十個傳教士分佈在安哥拉，在這面積有美國六分之一大的地區工作。假如這些傳教士能均衡地分配在殖民內地——事實並不是——則一個人的工作地區相當德拉瓦州那樣大。

在我的旅行中，我曾有一次受到兩位天主教牧師客氣地招待，住了好幾天。那是一百哩遠近唯一的一所教育醫藥中心。他們兩人 and 三個在那裡訓練過的非洲人

全分成五處，每處五百個工人。

在星期六晚上，當一個漫長的工作週結束，勞工們回到他們的營地之後，我和經理和經理夫人晚飯後一同坐在寬暢的走廊上，在那裡，我們可以看見一個營地的營火，大約半哩遠。差不多九點鐘時，我聽到一種模糊遙遠的嗡嗡聲，有些像蜜蜂的聲音或近處的水聲。這聲音在一小時之內幾乎覺察不到地在增大，直到最後，已不經只是嗡嗡而是一片野蠻的叫號，四面八方向我們傳過來，還雜有鼓聲，和繼續瘋狂的尖叫聲，我不能再隱藏我的好奇心了，我問經理這表示什麼。

「這是酒，」他說，「他們已經喝了好幾個鐘點，現在發作了，你得習慣這種喧鬧，這要繼續一整夜的。」他告訴我每逢星期六，用卡車裝好多桶到各個營中，足夠他們喝的，「你可知道，」他說：「我們買下的四個葡萄園，全部產品單就為了這一個用途？這是一筆很大的生意。」

我問他我是否可以乘吉普車到其中之一去看那邊的情形，「我不希望你去，」他說：「你知道，當他們喝醉時，他們是危險的。當然，我們有警衛站崗，但是仍然可能出事的。」

這喧鬧繼續了一整夜，我一夜醒了好幾次，事實上直到星期日中午才開始減小。最後的聲音下午三點才絕

，教育四十個學生，那是從六歲到十歲的男孩。教他們四年的「初步」教育，是特別為土人設計的。

這種「初步教育」比大城市中白人和歸化的非洲人所受的初級教育要低。在這一教堂中，孩子們學習初步的葡萄牙語和歷史，還有一些基本的衛生常識。沒有土人語言或非洲人民的歷史傳統等課程。除去教育之外，牧師們也儘可能給予一點醫藥的幫助，雖然他們的訓練，技術與補給都是極其有限。牧師告訴我說：「在嚴重的情況下，這裡最好的醫生是巫醫。」

最有天賦的土人兒童也很少有機會超出這初步教育，即使他是少數的——不到百分之四——念完四年課程者之一，他的前面有着許多困難。第一，他必須離開他的家鄉區到有初級學校的地方去，普通只有大城市才有。到了那裡，如果他通過過入學考試，能說葡萄牙語，再假如有空缺的話，他可以進入五年初級教育的第三年。還要付學費和有能供得起的保證。但是假如他的父親是一個「自由勞工」，他的每日平均工資除去人口稅，不會超過三毛錢，很難供給一個小孩在外面讀書。即使小孩能進入初級學校，他必須在十四歲以前完成七年教育，才能入中等學校。一九五〇年在安哥拉只有七百卅七個非洲人進入初級學校，進入中等學校的是更少了，至於能克服一切障礙，進入葡萄牙的大學，更是非常稀少，但

是那些讀完了大學的，則不准再回到殖民地去。一個受過教育的土人被看作對國家可能有危險的。

我無法說起安哥拉的醫藥設備，因為除去我看到的，一些較大的田園和教堂的附屬醫療機構之外，在我的內陸旅途中沒有看到一個醫院或醫療中心，可是我却在好多地方看到人們生病和垂死而沒有醫藥看護。在偏僻的內地，有一次我在一個小村莊中看到一個年青的女人躺在她茅屋前的沙地上，病得不能動彈和講話。我的葡萄牙籍的同伴對這情形不感興趣，但是我還是問了一下，只知道最近的醫療處所在一百哩之外。第二天早晨，我們看到她依舊躺在那裡，她的身體和昨晚沒有什麼兩樣。我聽說在安哥拉八萬人才有一個醫生，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嬰兒死亡率超過百分之四十，但是確切的數字很難得到。

絕對的界限

葡萄牙人聲稱他們是以傳統的種族容忍而自豪的。他們說受教育的黑白混血兒是完全平等看待的。自從十五世紀摩爾人侵入意卑利爾，大量奴隸輸入葡萄牙時，種族混和就被認為是生活的事實了。一般說來，他們是不加歧視的。

但是據我個人的經驗，則此種容忍是有其明顯的界

限。殖民地人民在法律上分為二類：一類是未開化的黑種人，在葡萄牙法律上他們沒有合法地位，不能享有財產，受着我所形容過的所有的虐待；一類黑白混血兒，由於教育扶養而與土人分離的。只有這第二類人才享有葡萄牙人的公民權利，只有在這一類人中才存在着白人與黑人的容忍。

有一些第二類身份的土人混血種，因為有一個白人父親，能夠同意供給費用使他受教育。有些人因此得到成功，但是大多數的却沒有這樣的幸運。在大城市的土人區域，你可以看到數百名沒有父親的黑白混血兒在街頭徘徊。在過去卅年中，也有非洲人憑自己的努力而變成葡萄牙公民的可能。假如他能夠成功地完成教育或在公共事務或者在生產事上有點成績，他可以申請「歸化」，假如他的申請被批准，他就成為一個葡萄牙公民，收到一張身份證。但是這制度行了卅年，在安哥拉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非洲人走這條路達到歸化。以現在的速度，要全部土人達到歸化為葡萄牙公民差不多要四千年的時間。

白種葡萄牙人大多能接受受過教育的歸化非洲人，可是與未歸化的土人之間則有很深的鴻溝，除去性交以外，不作任何交往。不久以前，我在內地一個小城市，曾經想留兩個跟隨我的土人同到一個小旅館吃飯。我們在

洲血統的人在大的餐廳和旅館中，雖然以前在較好旅館中還可以看到混血兒，甚至旅館中以前用的土人侍者與女侍現在也換了白人了。

女人逃跑

一九〇三年，一位殖民地作家所寫關於安哥拉的情形今日仍然是事實：「葡萄牙殖民地人把土人看作一頭運貨的獸類，一具耕種機器，沒有任何權利。」即使在比屬剛果，我從沒有見過如此殘酷的待遇。有一次我和幾位葡萄牙的朋友一同乘卡車旅行，那時下起雨來，坐在後面的五個土人穿得很少而全身淋濕。天黑以後，我駛到地方首長的潭泥的院子前，知道我們是會得到官方招待的。僕人很快的擺上白蘭地酒和肉類，這時我想到外面正在雨中的土人，「他們怎麼樣？」回答是搖搖手就算了。「他們會躲到卡車底下去，如果他們願意。」當我們走出來時，他們確是在那裡躺在泥地上，又冷又餓，前面還有五個鐘點的路要趕。

近年來我注意到白人甚至對混血兒和歸化的非洲人的態度也愈來愈壞了。這種變更是從一九四〇年以後大量的葡萄牙人進入的緣故。葡萄牙的農人或工人，也常常是文盲，習慣於西歐最低的生活水準。在安哥拉，他們與土人在人工或半技術性工作上起了直接的競爭。可是這種競爭是單方面的，因為白種葡萄牙人有特權拒絕非洲人。

在這種不平等的掙扎下，土人和歸化者由於經濟機會的減少而每況愈下。我最近在盧阿達看不到一個有非

有時我想起在沿海一家小旅館走廊上的情景。在我坐着的附近，站着一個黑種小女孩，也許有六歲，她的工作是搖動一個睡在小車中的白種嬰兒，旁邊是她的小女主人，一個八歲的小孩，正在玩洋囡囡。我問起那個小僕人一個問題而分散了她的注意力，那時她就停下來

沒有搖小車，她的白種小女主人立刻走過來，手上還拿着玩偶，浪浪地在他臉上刷了幾下，小僕人沒有抗議，也沒有講話，只是重新回到她的工作。

從西海岸的英屬殖民地或前殖民地旅行到安哥拉，有一種令人沮喪的經驗，就像突然從白天到了黑暗一樣。在英國統治的黑人地區，有着一種新興獨立的精神，和一種土人傳統下的自尊和法治。而到了安哥拉看到的是一種土人和其他地區不同的是他們那種恐懼，卑下，內在的憂慮和無望的神色。我曾經看到土人拿酒到桌上不憚灑下一點到桌布上受到斥責時那種懼怕的神色。我乘車到鄉村旅行時，路上的女人一看到我沒有不立刻逃跑的。

我們的選擇

這些人民是忍受了四個世紀的奴隸與強迫勞工的環境，土人的王權與部落風俗完全為專制政權所破壞，稍有反抗或不遜立刻受到懲罰的居民，沒有人在他自己的家裡是安全的，他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你只要到盧阿達土人區看一看，那十二萬人生活在污穢，貧窮的環境，或者看一看每天早晨街頭清理的垃圾，你就知道這些人是如何地陷在無底的深淵中。

對我來說，看到一個孩子不能夠笑是非常沮喪的事。不久以前，我把一個八歲的小孩「收養」了一天，叫他在我的日常事情上當一名「助手」。他和其他廿來個小孩，是一組挖溝工作者，這些孩子是自由契約工人，工資大約一分錢一個鐘點，一天工作八小時，一星期工作六天。那一天我想盡方法想使他能夠笑起來，但是一切的努力，笑話，最後是十個葡幣（等於三天的工資）都沒有有效。第二天，我走過他在挖溝的地點，他沒有表示認識我的跡象。

我的朋友們常常問我安哥拉的民衆會不會有一天成功地起來反抗他們的主人，我總是回答說像這樣一個分離的社會，為特務監視，受着殘酷的警察與武裝控制，沒有受過教育的領袖人才，能夠團結而支持一個有組織的反叛集團是不可想像的事，但是我們知道最近在安哥拉與其他殖民地也有了暴動反抗的事實。

確實，如葡萄牙人所說，白人在安哥拉是安全的。我一個人到內地任何村莊去參觀都一點不害怕，而且可以從心所欲地命令當地人民。但是這種情形只能延長到那裡的人民感到他們是完全被鎮壓，無法出頭。在這變動的時代，也許有些葡萄牙權威會想到第一次大戰時的情形，德國的遠征軍曾經橫過安哥拉與摩贊比克的邊境。對土人來說，外國軍隊的出現好像就是自由的意思。

。如一位葡萄牙歷史家所說，政府不能指望土人的支持，因為「德國人到了何處，土人反對葡萄牙政權的事就跟着發生。」現在，我們又再一次聽到安哥拉有反叛的事，要多久可以鎮壓平息呢？

新興獨立國家的領袖們是知道殖民地的情形，他們也知道在葡萄牙帝國內存在的壓榨勞工的情形。他們相信美國為了交換軍事基地而忽視了百萬土人的痛苦。

，支持葡萄牙憤怒地拒絕聯合國的譴責為「第三者妄事干涉葡萄牙的國內政事」。假如，像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所說，未來十年的爭點，將是我們和共產黨爭取前殖民地國家的友誼。美國對於安哥拉問題的選擇：也許是繼續維持和一個西歐獨裁者的友誼——或者是和半個世界相敵對。

譯自 Harpers May 1961

愛密萊·坡思特夫人 (Emily Post)，在她的早期作品中，除了寫小說以外，還時常寫點「笑話」寄給老「生活」雜誌發表。由於她在這一門上是生手，所以她想出了一個試驗的法則：她把每一則寫她的笑話在送給編輯去以前先講給她母親聽。如果母親笑了，她就將一則笑話拋棄。如果她聽了以後面上毫無表情——或者最好是不贊成——坡思特夫人便知道這一則笑話一定成功。這法則屢試不爽。

X

X

X

我跟我的丈夫在德拉瓦州公路開了兩小時的汽車，依然找不到一所兩人都同意住宿的汽車旅館。

我的丈夫懷着滿腔的不耐煩，把汽車在下一所經過的旅館前面停了下來，跑進了旅館的辦事處。並且在我還好像有機會跟他共同去作例行的房間巡視以前，他就把車上的行李卸了下來。

我提出抗議，他只不过辦下辦事處門前貼着的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每一位不用徵求太太同意的男人均可償洋一元。」

杏林病劫親歷記

羣醫束手之鼻竇炎

作者 Sidney Ratel M. D.
譯者 劉紹康

鼻竇炎這毛病在人類無數疾病當中也算是無藥可施的雜症之一，它可以予人意想不到的痛苦與磨折，然而在名份上却又不如其他嚴重疾病似的受人同情與重視。想想一個人整天鼻涕直流，呼吸不通，說話時鼻音重濁，這麼一付尊容所給人的印象毋寧是可笑甚於可憫，何況每次發作都只給你一些大大小小的磨折，然後適可而止，不為已甚，從來不把你迫到生命交關的地步，所以任何人一旦陷於鼻竇炎這爛泥淖裡，那是很難脫身的。

慢性鼻竇炎除了呼吸不通，涕泗長流之外，最難受的還有頭痛，痛的部位在前額下方，兩眼之間，也就是額骨副竇的所在地，其厲害的程度可以使得因 (Codeine) 完全無能為力，甚至連嗎啡都不太管用。如果每年定期地來那麼幾次發作，每次拖上個把禮拜，這樣永無已時的磨難，真會把人迫成精神憂鬱症。然而滑稽的是，這些症狀都只在上午發生，每天一到下午，鼻竇的腫塞竟會自然消失，呼吸通暢無阻，同時由於竇內壓力解除，頭痛也霍然而愈，於是精神一振，病容全消，工作能力完全恢復，跟上午的委頓狼狽相比簡直判若兩人。此時在旁人眼中真不能相信這麼好好的一個人能說有病，誰知只有病人心中有數，他還為著翌晨復發的劇痛而滿懷恐懼，惴惴不安哩。

算起我與鼻竇火的關係，足足已有廿五年的歷史，自從十五歲起，我就被厄於鼻塞流涕的慘況之下，很少有自由呼吸的日子，另外還加上斷斷續續的急性發作，真是苦不堪言。若是其他的寄生病，經過這麼長的時間，病原大都能適應人體的狀態而逐漸失去它的破壞性，使得疾病與人體之間能夠彼此相安無事，和平共存。可是鼻竇

炎却不然，它的病勢常是歷久不衰頑強如新，正像一個刁狠的歹徒專向無抵抗的人恣意施虐一般。回憶我十五歲時第一次發生鼻竇炎的情景，猶歷歷在目，因為那次發作的嚴重程度，是其後數年間所僅見的，我最記得當時我家的家庭醫師給我下了一個特別的診斷叫做「結膜炎」，這個陌生的病名使我一時深感困惑，不知究竟是那一類毛病，後來才知道這名詞是完全被誤用了。從那以後的十年之間，我的日常生活可以說完全脫不了慢性鼻竇炎的煩腦，經常鬧着鼻塞、流涕、呼吸不通、頭痛等毛病。而其間留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進醫學院後開始學習屍體解剖時的那一段日子，至今每一回想，腦子裡還能清晰地閃現出當時解剖室內的一切。因為在我開始學習屍體解剖的時候，恰好碰上鼻竇炎發作頻繁的季節，在屍體解剖室裡本來充溢着一股強烈的防腐藥水的刺激性辛臭，參雜着陳腐屍體的特殊怪味，即使鼻子沒病的人進去也會被薰得眼淚鼻涕直流，何況我原有鼻疾，此時真是雪上加霜，狼狽不堪。當進行解剖時，兩隻手骯髒油膩，臭不可聞，若要伸入口袋去掏手帕真不得了，起初還想先洗洗爭再醒鼻涕，到後來，一則不勝其煩，二則時間不允許，迫不得已只好乾脆不洗手，就那麼油膩膩地往口袋裡抓乾，多次之後，弄得全身衣服以至一切個人用品無不帶上一股解剖室的屍臭，中人欲嘔，日久習以為常，也就漸漸不自覺如何可厭了。

關於鼻竇炎的苦處我也不必多提，不過我平常最怕的就是千萬不要大發作，因為一發作除了身體受苦之外，最大的害處在於糟塌時間，妨礙工作，使事業與生活大受影響。早先，我在每次發作初期多半抱着僥倖心理，以為這次大概不致於嚴重，然而這種天真般的奢望一再被現實所摧毀，因為惱人的前額抽痛，幾乎是不可倖免的，這種頭痛始於發作後的第二星期，一直延續到二三星期之久，其程度就如前段所述，不是通常止痛藥所能止住的。這麼一來，我的一切工作計劃全被攪亂，因為我無法預料這一次症狀的結果是必須請假休息呢還是僅僅限於傷風而已，因此就不能決定要否取消原定的計劃，時日一久，弄得情緒惡劣，心境不快。但是，我既不能完全擱置，那就只好消極地向它遷就，以求適應，其法無非趁鼻竇炎好轉或消退之際，趕緊爭取時間，全力從事工作，暫時脫鼻竇把這毛病忘掉，要不然，我要等到何日才有一段完整的時間以供工作呢？

這種消極的辦法自然是無可奈何的事，正如其他習慣性的舉動一樣，例如我冷天出門，為了謹防鼻竇炎的發作，一定要戴上帽子，這在加里福尼亞暖和的冬天是很少人這樣做的。又例如當鼻涕增加時，我喜歡用藥水滴入

鼻孔，好讓粘膜毛細血管收縮。雖然連自己也不相信這樣做有什麼意思，但在沒有更科學的辦法之前，由於倚賴心理，也就因循不改或為習慣了。然而另一方面，我在真正發作時又不願太早屈服，在症狀出現的頭幾天，我仍繼續工作，不肯上床臥息，總要拖到不能忍受時方罷，這是因為每次發作或輕或重難以預料，為了爭取時間不致延誤工作起見，只好先觀望一時，而因此每使症狀愈拖愈重。

當前額頭痛厲害的時候，我腦子裡常想像出一幅鼻竇腔的形像，覺得在自己鼻子內面有個陰暗而密閉的骨穴，四壁粘膜又紅又腫，腔內充滿着膿液，找不到一個外泄的出口。若想徹底治療，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外科手術將骨壁鑿開，然後痛痛快快地沖洗一番。而平常較保守一點的方法就只能用各種收斂劑使腫塞的粘膜收縮以利流通，然而此法不能直接使膿液外流，所以效果很微，不符理想。此外還有許多各式各樣的治療，有一度我非常相信空氣抽吸的方法，其效頗佳，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找一位肯用這方法的鼻科醫師。到近年來這方法對我也不靈了，除非先滴用多量的可加因（Cocaine）數天之後，再抽吸才會奏效。

我會把鼻涕加以檢驗，發現裡面常有二種細菌，就是鏈球菌和葡萄球菌。那麼照理用殺菌的抗生素應該有效，可是事實上抗生素對我毫無幫助，惟有盤尼西林尚可偶爾一試，不過也非理想，因為若是用盤尼西林的溶液來噴洗鼻腔，藥力達不到鼻竇內面；若是作肌肉注射又嫌太痛。

關於鼻竇炎與過敏症之間的關係也曾考慮過，因為以我症狀之嚴重與持久，除了過敏因素以外，很難以單純的發炎過程來解釋。可是曾由一位非常熱心的過敏症專家替我做了極詳盡的試驗，仍然不能證明有何過敏情形存在，甚至將鼻涕裡的細菌培養之後，再注射到自己的皮膚層裡去也不發生過敏反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氣候對鼻竇炎之影響，有人說氣候熱而乾燥的地區，鼻竇炎就不會發作，我想這話有道理，雖然我不會住過這種地方，但是從以往的经验知道氣候與濕度的變化，的確會影響鼻竇炎的狀態，例如在一個有霧的冷天，只要光着頭出門，半個鐘頭就必然引起不算輕的發作，不過我平時並不怎樣在乎氣候的變化。若我為了鼻竇炎而遷離工作興趣所在的地方，到一個氣候較適宜的地方去，這種取捨全看我當時的高興而定，假如這病是更嚴重的一種，那我必然無條件地向它讓步，然而這病就是不輕不重地使我抱着觀望態度而不甘付出太大的犧牲。我前後看過過的鼻喉科專家可真不少，因為住過的地方很多，從美國東岸直到西岸，每到一處自然又換一個醫

院，各地名醫也訪遍了，各種方法也試盡了。我發覺這些有名的專家們個個都是最有耐性的好醫生，他們看病不計勞力，唯求致效，尤其替我這個同行病人服務更是不憚煩，除了無條件地奉獻時間與精神外，還得擺出特別客氣的態度，甚至當我冒昧地要求某些強烈治療時，他們即使滿肚子不以為然，也不好意思拒絕，只得勉強順從。

我有還一個怪癖，就是怕住醫院，每次發作不論如何嚴重，甚至最近一次鼻子施行開刀，我也不去住院。因為過去十年間曾因別的病開刀住院兩次，所得的經驗使我深覺除非家裡不能供給你適當的照顧，否則還是不住院為妙。醫院機構太大，規矩很多，給病人許多不必要的約束，而這些約束却又又是維持團體秩序所不可或缺的。住在醫院裡的病人一天到晚得聽從醫囑，例如晚上你還不想睡覺的時候，却非準時上床不可，而早晨要想多睡一會兒，却不得不起來吃飯洗澡，諸如此類的事不勝枚舉。若是在家裡，我可以自由自在隨意作息，甚至不妨按自己的意思用些並非公認的妙方來試試效果，即使未必見效，但在心理上多少有點安慰，我想許多病人都有這種經驗。

剛才提過，我最近接受了一次鼻子開刀，那是相當廣泛的修整手術，包括鼻粘膜下切開和鼻介骨截除。我相信這次手術多少必有功效，雖不敢說能斷根，但至少已給我信心來迎接下次發作的考驗。

我這篇文章是在四年前寫成的，這四年以來，鼻竇炎仍未斷根，其間我曾到過歐洲，因此連歐陸幾個國家的鼻科醫生也都看過了，他們也給我不少幫助。在這年中，醫學界對於跟鼻竇炎有密切關係的感染症和過敏症兩方面，都有極大的進步，感染症的治療是因抗生素新藥的陸續發現而日趨理想；過敏症之控制則由於腦下垂體和腎上腺製劑之成功而有長足之進展。雖然如此，我的右額骨竇却是一個最頑固而難克服的死角，任何最新最強力的藥物對它都無能為力，因為這個額骨竇幾乎是完全密閉而無路可通的隱穴，任何物理與化學的方法都達不到這個特區。要想把裡面的膿液清除，唯一的辦法也許只有施行開竇手術了，然而多數鼻科專家不贊成這樣做，在我個人是寧願冒一次險以作孤注之擲，因為我實在受不了它的長期騷擾。

上面一段話也許說得太消極了些，實際上我對這相伴數十年的老毛病除了不勝其煩之外，多少還帶着些親切之感，因為在一年當中，它總算留給我十至十一個月的並不太難受的日子，而在餘下的一兩個月，它那適可而止的發作，總比其他許多更痛苦的惡疾客氣得多了，這是我對此病聊以自慰的一點想法。

神奇的生命 (中)

雷美譯

從一個小到肉眼看不見的受精卵到呱呱墜地的胎兒。

歷代以來，所有的生命似乎都是藉生殖細胞以延續，這些細胞含有以分子形態存在的化學模型以製造一個新的個體。這模型——創始的物質——帶着全部必須的資料以形成各種動植物體內無數億萬的纖微的細胞。我們知道這模型的一部分有眼睛顏色的藍本，另一部分決定頭髮的顏色，等等。這些創始的物質，有時稱為基因，是緊地捲曲在生殖細胞的核裡面，就像一團稀鬆的線球，假如能夠把它拉開成一直線，這些構成人類染色體的基因將可以連成大約一碼長。

這些基因實際上並沒有被我們看到過，不過據估計，在一個人類的生殖細胞，男的或者女的，其二十三個染色體每一個都至少含有一千個基因。當一個女性生殖細胞——卵一旦和一個來自男性的精細胞結合，一個新的細胞就形成了，此稱為受精。

從這個受精卵，一個單獨的細胞，終將生長為一個含有一百萬億個細胞的人體，這些身體細胞發展成兩百種不同的型態——骨頭，血液，肌肉，皮膚，神經，及其他種類。這些從父母遺傳來的原始藍本，乃在每一個這些細胞的核裡面延續，雖然從受精的那一刻起，這些細胞已經歷過了無數次的分裂，並已經變成特殊化為眼睛，皮膚

，或心臟等部分。從一個單獨的細胞，小到不藉顯微鏡之助都看不見，如何發展為一個複雜的人體呢？當卵受精的時候發生了些什麼？是什麼來決定一個新細胞將成為皮膚抑或骨頭？我們將試圖找出這些問題的某些答案，但是所有那些從讀了這篇文章以後所引發的問題，在這裡並不能夠得到答覆。假如需要更多的瞭解，我們建議你去問你的父母，你的家庭醫師，或者你的牧師。

許多有關種族繁殖的資料乃彙集自植物和低等動物的研究，這些植物和動物可以放在實驗室裡研究，並能夠在一個短時間內生殖許多代。可以培育它們的純種，也可以在種與種之間實施交配。例如有些遺傳的原始實驗乃由一位名為孟德爾 (Gregor Mendel) 的修士所完成，十九世紀他在奧國 (Austria) 其僧院附近的花園裡交配各種豌豆。

某些有關生殖的迷信至今仍被堅信不疑。一是遺傳性特質可以經由一個人的血液被傳遞，譬如輸血。但是我們知道遺傳性特質，祇藉在生殖細胞的染色體裡的基因所傳遞。另一個迷信是嬰兒的胎記乃由於母親在懷孕時遇到某些事情——譬如受到某些景像的驚嚇。而事實上，這些胎記祇是或者由於該部分的皮膚色素比較濃密，或由於該部分皮膚表面的毛細血管特別多。

我們的生命輪迴開始在母親的一個卵細胞和來自父親的一個精細胞受精之時。這個卵細胞是幾千個的其中之一，生長在母親的性腺或稱卵巢

裡面。母親有兩個卵巢，在下腹部的骨盆腔裡面一個一個。從出生到春情發動期，這些卵細胞都是未成熟的，它們都被分別裝在許多由一層細胞圍成的小囊內。

在一個女孩子到達春情發動期以後，這些小囊開始逐一地在卵巢



裡面很大，此因卵細胞的成熟。一般說來，每二十八或三十天，有一個成熟的卵從其小囊被釋放而進入附近的一條輸卵管，此即所謂排卵作用。在這個時候的卵比一個針尖還要小，雖然它是體內較大的細胞之一。

精細胞發源在睪丸裡面的細線狀管，在受精作用中它供應了男性部分的遺傳性特質。一如母親的卵細胞，父親的精細胞也是在春情發動期開始成熟，並且，也像卵細胞一樣，精細胞在春情發動期後繼續其成熟的過程。

成熟的精細胞，所謂精蟲，看去有點像小蝌蚪，祇是小得很多，差不多要五億個精蟲才能填塞一個針孔。精細胞分成三個主要部分：橢圓形的頭，一條大約有頭部十倍長的尾巴，和一層鞘膜蓋覆在靠近頭部的尾巴部分。尾巴的作用就像一個推進器以推動精細胞沿其徑路前進。鞘膜含有一條螺旋狀的細線，包繞在形成尾巴的中央纖維外面。鞘膜裡還含有許多特殊的顆粒所謂線粒體 (Mitochondria)。線粒體是「動力工廠」，轉變糖類為水和二氧化碳以把能量供給細胞。在精蟲，線粒體顯然是供應尾巴運動的力量。精細胞的頭部含有胞核，核裡裝有二十三個染色體。

當精細胞被射進陰道裡面，它們就沿途游泳進入子宮，然後再進入輸卵管。假如在其中一條輸卵管裡面有一個卵細胞，一個精細胞就與其結合而使其成為受精卵。祇有一個精細胞和一個卵細胞結合成一個受精卵。祇在每個月中的某段時間在其中一條輸卵管裡面有一個卵細胞存在，但幾乎不可能去準確地測定在什麼時候一個成熟卵已經從一個卵巢釋放出來。

當精蟲之一和卵細胞的表面接觸，其近乎瘋狂的動力突然停止。精細胞的頭部被吸入卵內，而其尾巴則終至消失。精細胞的核，有時稱為原核，繼續移向卵的中心而最後與卵的原核併合。在這個時候，當卵還在輸卵管裡面，兩組染色體湊合恢復成正常的總數四十六個。這四十六個染色體將在新個體的億萬個身體細胞的胞核裡面再生。

即在男性和女性的原核已經併合之後，卵就開始了一連串的細胞分裂。這個時期的細胞分裂稱為卵裂，一般都開始在卵還在輸卵管裡面的時候。在這個時期，卵並不增大其體積，祇是簡單地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等等比較小的細胞。受精卵開始看來像一個小小的桑實，而在受精卵裡面的每一個小細胞都各有一組完全的染色體。這從兩個原核結合而得的四十六個染色體顯然是作為一份藍本，而身體其他細胞的染色體正常地都將從其仿造。

造。

最後，這桑實狀的細胞群變成一個空心球，這個細胞的空心球就是所謂囊胚 (Blastula)，卵裂期就此告終。

可能是由於來自染色體的某些資料，在胚胎發展到某一點，細胞開始走向不同的道路。當囊胚已經形成，確定的細胞分化就開始。空心球表面的單層細胞變為雙層，外層的細胞稱為外胚葉 (Ectoderm)，內層稱為內胚葉 (Entoderm)。還有第三層細胞，中胚葉 (Mesoderm)，稍後在內外胚葉之間形成。這是在胚胎發生期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這三個細胞層，亦稱為三胚層，是各種將組成身體器官的特殊細胞的先驅者。

消化道和呼吸器官的內層細胞乃來自最內層的內胚葉。外胚葉則以後形成皮膚，包括指甲和毛髮，腦，脊索，神經，以及口鼻的內壁。中胚葉以後形成體腔的內壁組織，肌肉，部分的骨骼，以及心臟和血管。

當胚胎更進一步發展，注定變為神經組織的外胚葉將分化成腦神經組織或脊椎神經組織等等。在細胞已經



完全分化之時，神經系統所有的特殊組織的種類，要比身體任何其他系統或器官為多。

因為構造細胞的基本材料是蛋白質分子，科學家們就推想是基因來安排好使用各種蛋白質的藍本。因此，當在開始形成脊椎神經之時，有關脊椎神經的基因就供應正確的模型，以製造構成脊椎神經所需的蛋白質分子。其藍本可能告訴細胞內的化學工廠，不僅是需要什麼樣的蛋白質材料，並且還有其構成的先後次序。

在原始的胚層開始發展之前，受精卵還有其他的改變。在細胞球腔裡面的一端，一群細胞形成了一對比較小的空心球，一稱為羊膜 (Amnion)，一在其下方為卵黃囊 (Yolk sac)。當羊膜擴展到包裹胚胎之時，卵黃囊就漸漸萎縮。這時期的胚胎在顯微鏡下面看來就像一片高起的細胞板，即稱為胚盤。

在這個時候，這個受精卵已經通過輸卵管而進入子宮腔。子宮內膜已經準備好了卵的來臨，粘膜獲得了額外的血液供應。組織變得肥厚鬆軟。大約在卵離開卵巢後的第十天，這個受精卵就種植在子宮內膜上。一直到種植之前，雖然繼續其細胞分裂，卵的體積並未增加。種植以後，它才能開始其快速的生長，以為其在子宮內未來的兩百七十天的先聲。

從囊胚即將種植之時起，到子宮的第三個月止，這個生長的新個體稱為胚 (Embryo)，從這個時候到出生之時，稱其為胎兒 (Fetus)。在早期的幾天和幾星期當中，這個子宮裡面的生命的生長速度是驚人的。一位科學家曾經估計過，假如一個人在出生以後仍然繼續維持其在子宮裡面胚一樣的生長速度，到他長到成人



的年齡，將和這個地球一樣大了。事實上，在第一個月的末了，胚的體積幾近一萬倍於原來的卵細胞。在以後幾個月的胎兒時期，其生長速度逐漸減慢。譬如在第六個月的末了，胎兒的重量大約為一個月前的一倍，約為三十英兩。

胚的早期生長部分營養，乃取自肥厚充血的子宮內膜。當胚種植在子宮粘膜上時，由胚細胞分泌的酵素可以消化該粘膜組織。數星期後，在子宮的一側長成一個由母體和胚的組織共同構成的器官稱為胎盤，以供應將來胎兒的營養。胎盤與胎兒間以臍帶相連，臍帶裡面包有來自胎兒身體的兩條動脈和一條靜脈，並與胎盤裡面的小血管相連。

母親的血液經過胎盤，但並不與胎兒的血液混合，其間仍被薄膜隔開。雖然如此，母體血液的養料——脂肪、醣類、蛋白質、礦物質、以及氧氣——可以透過薄膜而被帶給生長中的胎兒。同樣地，來自胎兒的二氧化碳和其他的廢產物則透過薄膜而進入母體的血液。在胎盤裡的酵素顯然有能力去分解或合成某些來自母體循環系統的营养物質。

臍帶止於胎兒的腹部，臍帶裡的靜脈把營養料和氧氣帶給肝臟，然後再到通往心臟的大靜脈。臍帶裡的動脈乃來自主動脈下端的分枝，主動脈為胎兒體內最大的動脈。當然，在出生的時候，血液循環的途徑有點改變，在嬰兒體內通往臍帶的血管都萎縮了。

幾乎所有的內臟器官都在「胚」期內即初具雛形，到第三個月，當這個生長個體被稱為胎兒，外表已顯著地構成成人形，在比例上頭比身體其他部分大，心臟已經開始搏動，並已開始製造紅血球，軀幹、臂、和腿部的許多肌肉也有了。但這時候的胎兒秤起來還祇有半英兩重。

在下一個月，胎兒將可長成重大六倍，長一倍，在這時候，並可測出胎兒的運動，稱為胎動。在以後幾個星期當中，頭髮、眉毛、和指甲出現了，原本閉連在一起的眼臉也分開了。有一段時期，這個胎兒看來像一個乾皺的老人，但最後終被脂肪充塞在皮膚下面而告光滑柔軟，在快要生產的時候，甚至可以感到它在裡面拳打腳踢、打呃、及糞糊不清的鳴咽。

就這樣子，由於兩組染色體（卵細胞的和精細胞的）的結合，生命的奇蹟乃得延續到另一代。一幅寫在一條幾乎看不見的化學分子帶上的藍本被忠實地複製，並儲備為將來可能的應用。這種從一個單獨的生活細胞發展為一個複雜到令人難以置信的人體，其間的許多秘密仍然非我們的知識和工具所能測知。



室內樂



Franz Joseph Hadyn

(三) 海頓

近代室內樂的光輝歷史起於海頓。

從「歌謠曲」(Canzone)，器樂從聲樂的範疇中脫穎而出之後，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進展，終於結出美妙無匹的果實，產生了室內樂中最主要的樂式——絃樂四重奏。海頓可以說是樂絃四重奏的創始者，自他而後，不但室內樂在各種樂曲的形式上佔據了崇高的地位，同時其他的樂曲形式也在相互影響下，大獲進展，為近代音樂帶來了燦爛時代的先聲。

從器樂萌芽時期到絃樂四重奏成熟的約一百五十年中間，室內樂的形式經過過甚多的沿變和進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奏鳴曲」(Sonata) 的成長，室內樂自始至終與奏鳴曲息息相關，關係最為密切，在音樂歷史的發展與形式的結構上是無法分離的。

奏鳴曲原意為意大利文的「演奏一曲」之意，與「康塔塔」(Cantata) 之義相彷彿，不過康塔塔是「唱」，而奏鳴曲則是「奏」，分別為聲樂與器樂之分。

奏鳴曲起於十七世紀的末期，最初有「教堂奏鳴曲」(Sonata da Chiesa) 與「室內奏鳴曲」(Sonata da Camera)，兩者各有其不同的型式與演奏處所，雖俱以絃樂器為主，鍵盤樂器為

輔的合奏，但教堂奏鳴曲係專門為教堂的儀典而作，形式嚴謹，多為對位法式，內容莊嚴穆肅，其四個樂章形式係導係自 Canzone 的四節形式，速度除二、四樂章較快而外，大體概為莊重遲緩。教堂奏鳴曲最主要的作曲家為柯瑞里 (Corelli)，可以說是這種曲體的創作宗師。十七及十八世紀專為教堂工作的音樂家，其最主要的日常工作，便是寫作和彈奏教堂奏鳴曲，塔汀尼 (Tartini) 在巴杜 (Padua) 有名的聖安東尼教堂工作了三十年，其工作雖不開教堂奏鳴曲。年輕時的莫扎特曾為薩爾斯堡的天主教堂作了不少的「信息奏鳴曲」(Epistle sonata)，可視為「教堂奏鳴曲」的餘韻——演奏時以風琴及兩支小提琴合奏。

室內奏鳴曲在內容上與教堂奏鳴曲性質迥異，室內奏鳴曲另有所源，主要是導自世俗音樂的舞蹈組曲 (Dance Suite)，兼乘有舞曲風的輕鬆節奏和民謠歌曲的悅耳動聽。

舞蹈組曲曾經於十六世紀時在歐洲風行甚久，所謂組曲係包含有多種舞曲的結合，舞曲大約分作兩類，一為上流社會的社交舞蹈，一為鄉村的通俗舞蹈，兩者之間因互為沿用，到後來已混淆而無法分清。舞曲因地域之不同，名目繁多，雖節奏各有異趣，但不出二拍子或三拍子之分。兩拍子舞曲最早及最普遍者為孔雀舞曲 (Pavane)，三拍子舞曲有嘉烈德舞曲 (Galliard)，薩特麗羅舞曲 (Salterello)，康蘭舞曲 (Courante) 等。

初時的舞蹈組曲並沒有一定的構成規則，但多係數首兩拍子及三拍子舞曲相間組成。至巴哈時，始大略奠定組成形式。其構成為①前奏曲②阿里曼舞曲 (Allemande) ③康蘭舞曲④薩拉班舞曲 (Sarabande) ⑤小步舞曲⑥吉格舞曲 (Gigue)，但也非一厘不變，實際演奏時，時常更換或增減，不時採用的舞曲有嘉禾舞曲 (Gavotte)，波蘭舞曲 (Polonaise)，布列舞曲 (Bourree)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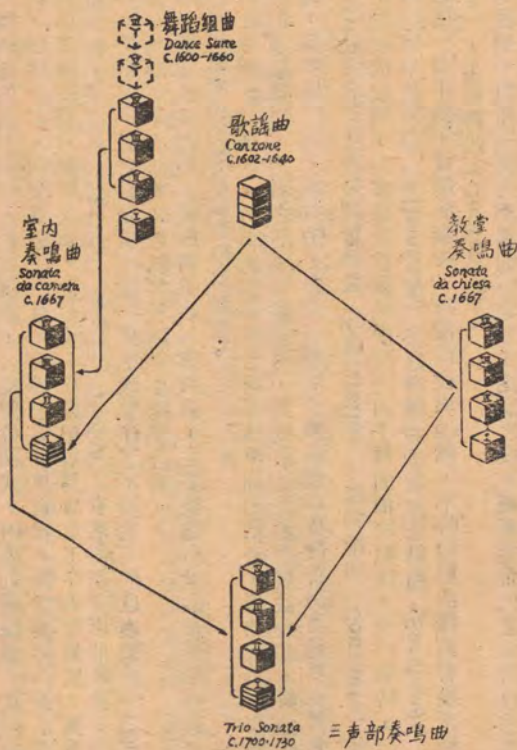
舞蹈組曲差不多盛行於兩個世紀，但自「室內奏鳴曲」的形式定形之後，漸漸替而代之，所以古典的舞蹈組曲到了十八世紀以後，漸次泯滅。

「教堂奏鳴曲」與「室內奏鳴曲」起始於意大利，最著名的作曲家除柯瑞里之外，尚有吉明尼安尼 (Francesco Geminiani, 1680?—1762) 托累里 (Giuseppe Torelli, 1658—1709)，卡爾達拉 (Antonio Caldara, 1670—1736)，巴波拉 (Niccolo Porpora, 1686—1767)，以及另一甚為重要的作曲家達爾阿貝可 (Evaristo Dall'Abaco, 1675—1742)，作曲甚多，頗為珍貴，氏為次於柯瑞里的該時代第二作曲家，其主要成就為，將

原有的「教堂」及「室內」兩種奏鳴曲形式，摘其精華，去蕪存菁，混合成另一種形式，命名為「三聲部奏鳴曲」(Trio Sonata) (原意為三種樂器合奏的室內樂)，為其後繼的作曲家所師法，有名的音樂家如巴哈，韓德爾，皆寫作了甚多這類形式的樂曲，為後來古典奏鳴曲開闢了大道，三聲部奏鳴曲包括四個樂章，為慢—快—慢—快形式，第三樂章大都為三拍子，這種形式包容有「教堂」與「室內」兩種奏鳴曲的特點，其四樂章形式經越古典奏鳴曲直至十九世紀，相沿成習，中間甚少變化。

以上所述的奏鳴曲形式的沿變及進展情形，由附圖可以一窺端倪。

古典奏鳴曲形式起始於大音樂家巴哈的兩位傑出的兒子，K.P.E. 吧哈與 J.C. 巴哈，創始了第一樂章形式，即奏鳴曲形式(Sonata Form)，所有奏鳴曲中的第一樂章都屬於此種形式，在此樂章中分作呈示，展開，重現的三部形式，在呈示部除主題之外，更有副主題的對比作用，在音樂的形式上已臻入盡善盡美的地步。音樂在最早期是形式的追求，到了奏鳴曲，可以說是形式音樂的最高表現，海頓這在



THE EVOLUTION OF SONATA TYPES

奏鳴曲形式的進展

些已漸形的定形式上繼續發揚光大，寫作了音樂史上無限珍貴的樂曲，在量與質兩方面俱屬空前，成為後來作曲家們無限嚮往的楷模。

法蘭茲·約瑟夫·海頓一七三二年生於維拉(Kohrau)，一個靠近匈牙利邊境的奧地利小村；係家庭中十二個兒女中的第二個，手足中六人死於孩提時代，父母為卑微環境中受人敬重，誠懇務實的人，祖先務農及以手工藝為生，至海頓之父，為一製作馬車之工匠，母曾為他人作廚婦，雖父母兩人從未接觸過音樂，但海頓自幼年即喜愛歌唱及寫作各種類音樂。

幼年的海頓寄養於鄰村之一親戚處，在其處受維也納聖斯提芬教堂的一個合唱團長所物色，因之被約為該合唱團之團員，於八歲時赴維也納，在合唱團中直至十七歲變聲時，即一七四九年始離開。

他所受的音樂教育並不多，學過一點小提琴和鍵盤琴，一點聲樂，以及少許拉丁文與其他課程，但其對音樂熱切的興趣，使其能在所學之外發揮其天才。在聖斯提芬教堂中的合唱經驗，使其能深獲音樂的真諦，此外他所需要的全仗自己的研討和鑽求。

在其開始獨立謀生之時，所居之維也納為歐洲最負盛名之音樂都市，任何節日時俱管弦處處，平時小夜曲演奏者充斥街頭，那些樂手幾皆能即興作曲演奏，海頓的樂天與和易的天性，雖在不富裕的生活環境中，却能安之若素，他參加了那些唱小夜曲的人們，為他們彈奏及作曲，但經濟窘迫，這種快樂的生活不能持久，幸虧好運臨頭，他交了幾個出色的朋友，其中有麥塔斯達紹，宮廷詩人；蒲波拉，作曲家與教師，由於他們的介紹，於一七五五年，遇到了他第一位雇主范芬堡。

范芬堡是奧地利的一個貴族，有一般上流社會的時尚，極為喜愛音樂，他請海頓在他室內樂團小提琴手，在那裡職業和業餘的音樂家濟濟一堂，使海頓獲益良多，但一年之後，又開始失業。一七五九年，他又被蒙任伯爵所聘請，名義為作曲家及樂隊指揮，蒙任的狀況較之范芬堡更佳，海頓擁有一個十二人的樂隊，但兩年後，蒙任為減縮開支，(依謠言，係因其婚姻的危機所必須採取的步驟。)樂隊解散，但海頓這次沒有失業，隨即為保羅安東·伊斯特哈茲親王所招聘。於是，自一七六一年，海頓開始了與伊斯特哈茲親王府發生長久的關係，直至其生命的末期，在安定無憂的宮廷中，伸展其天才。

保羅王子的主要住宅為離維也納約三十哩外的一座古老城堡。在那裡長年保持有一個十五人至二十人的樂隊，包括器樂演奏者和歌唱家。海頓在樂隊中初時任第二指揮，第一指揮為若瑟夫魏諾，在此宮廷中任職已歷三十餘年。

海頓進入伊斯特哈茲宮廷不到一年之後，保羅王子去世，他的弟弟尼古拉承襲了名位和產業，遂即大興土木，尼古拉十分嚮往於巴黎的凡塞爾宮，在維也納郊外，另建宮殿，模仿凡塞爾宮的建築，仍命名為伊斯特哈茲宮，歷三年完成，新築未完前，魏諾逝世，海頓因之繼就尼古拉王子的音樂指揮與作曲者。

在新伊斯特哈茲宮，海頓生活並工作於斯，為時二十四年，直至一七九〇年，尼古拉逝世後始告終止。在此冗長的歲月中，海頓在乖戾成性，自暴自棄的妻子的至威下，生活並不愉快，但却自始至終仍能保持心境的寧靜，勤考作曲。在缺乏其他作曲家可資觀摩切磋的環境中（他與莫扎特之交往須等到一七八一年），孤獨的度着漫長的年月，僅偶或在冬季赴維也納小住，日常忙冗於教導樂隊和寫作——不論這一切，海頓保有和平晴朗的好性格，在這些年月，他的創作力可以說是達到難以言喻的高峯。

尼古拉之後繼者是另一個保羅安東·伊斯特哈茲，對音樂殊乏趣味，故在其承襲不久，即解散樂隊，海頓也祇好退休，歸返維也納。但清閒時間為時甚暫，即為一倫敦來客名為薩樂門者所訪，薩氏為倫敦交響樂團主持人，聘請海頓作曲一歌劇及六首交響曲以及其他作品——聘金豐厚，一七九〇年，海頓時年五十八歲，從未離開維也納的周圍距離，這一次却遠渡大洋至英倫作第一次訪問。

在英國，海頓接受了在奧地利及德國前所未有的聲譽與尊敬。早在一七六四年，一個巴黎的出版商會將其作品與其他沒名無姓的作曲家作品合刊，命名為「為人所未知的優越作品。」

海頓首次的倫敦之行延時兩年，獲得了一方面的成功，聲譽極隆，不但為一般人所敬慕，同時也極受皇室中人的尊崇。在耳際仍充滿了讚揚聲聲，獲得牛津音樂博士的榮譽，和口袋中充滿了金磅的滿足中歸返維也納。

在維也納休息一年半以後，海頓又作第二度倫敦之行，又一次仍是輝煌的成功。

當海頓訪問英倫期間，已年事漸老，但作品却源源寫出。但自一七九五年以後，因體力衰弱對作曲生涯日感困難，雖然其重要的四重奏，以及兩首不朽的神曲「創造」與「季節」皆係於此時期中所寫作。在最後的晚年中

，他只能在友朋與回憶的蔭庇中過活，六十年間不斷的音樂生涯，他生命的源泉已漸漸枯竭。一八〇九年，時年七十七歲，當拿破崙的軍隊開始侵入維也納時，海頓與世長辭。

我們如果想深刻瞭解海頓的作品，先應從他作曲時的環境有所認識，海頓在伊斯特哈茲宮的生活，就如同當時在歐洲大小貴族的宮邸中服務，成千的管家與僕侍的地位，每日指揮，作曲，教練樂隊，與其他僕侍一樣，準備着，穿着整齊的制服，等待着主人的使喚，所謂音樂家，在主人眼中也不過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高等奴僕而已。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來，在如此庇蔭的生活中，音樂家無慮衣食，他們能全心一意，有足夠的時間作曲——雖然皆是奉命而行。在那時代裡，公開的演奏會絕無僅有，也不可能自由職業的作曲家。一方面富有的貴族多以喜愛音樂為上流時尚，以擁有出色的樂隊為無上的光榮，所以宮廷樂隊是唯一音樂養成所，音樂家與雇主間也能相處融洽。

在海頓與伊斯特哈茲幾三十間的相處，可以說是賓主間怡悅無間。海頓自晨至晚忙忙碌碌，作曲，排演歌劇，樂隊預奏，準備某一個貴賓的來訪，寫作新的交響曲，為某一節日或聖日寫作彌撒曲，為定期及特殊的宴會寫作室內樂，尼古拉對他的新作陳曲，永不厭倦。

但是海頓所受苦的，却是僻處郊外，伊斯特哈茲的孤獨音樂環境。如同他在十幾歲時即須謀求經濟的自立，在音樂上，他被迫祇能發展一己的形式，全須依靠一己的經驗和發掘，他祇能自作批判，毫無從其他同時代的音樂家或音樂作品相接觸，因之獲得切磋和改進的機會，雖然他也知道巴哈和一些以往作曲家的作品，在後來也因得識莫扎特而獲益良多，但在伊宮前二十年的成就，可以說是完全是一己摸索發展的結果。

由以上情形看來，海頓的作品中之參差不齊，並不使人驚異，有些作品的平庸，令人難以置信係出其手筆，但是有了一次的錯誤，他的自我批評使其很少再次重覆，他的作品在改進中獲得了進展。一旦他獲得了新的認識，却不易輕便放棄，在他六十歲以後的作品，特別是倫敦期間演奏的那些交響曲，後期的四重奏與神曲，我們可以看出來他的天才已在磨鍊中獲得了爐火純青的成熟境地。

海頓一生寫作的作品，其數目驚人，其中有專為一次演奏的寫作，有付之印刷者，則係較為審慎寫作的作品

，他的全部作品，在一九〇八年，有人嘗試發行全集，預計八十大冊，但終未成事實，現今發行的全集約有八至十冊，但由此已可見其作品數量的驚人。

綜合其全部作品，計有舞台音樂作品三十個，包括歌劇，小歌劇，傀儡劇等。宗教音樂方面有十二曲彌撒曲，三首神曲，以及為數甚多的經文歌及聖曲，另外有兩百首歌曲——以上這些大都是為聲樂寫作的作品，在器樂方面有交響曲約在一百零四首與一百四十首之間，六七十首小型的管絃作品，包括小夜曲，嬉遊曲等。五十首以上的各種樂器的協奏曲，二百首以上的專為 *Baryton*（十八世紀的一種絃樂器，尼古拉所最喜愛。）的樂曲。五十首鍵盤樂器奏鳴曲。最後，屬於室內樂的，計有三十首「三聲部奏鳴曲」，三十七首鋼琴三重奏，以及最要要的八十三首絃樂四重奏。

由以上看來，如果想編印全集，去其重覆，整理編號和尋求關係年代，訪覓佚失，也是一件如何艱巨的工作。在全集中，我們不難找到一些作品是平凡的，甚至是低劣的，無論如何偉大的天才在某一個時間裡也可能寫出平凡的作品，因為天才終究也是人類，而海頓無異的也只是人類中之一個，所以在編印時去蕪存菁，在取捨之間也是十分艱難的工作。

以上的作品列表僅說明了一項事實：那是一個作曲家在生期間所能作出的最大產量。好奇的讀者，有時可以統計一下，所有海頓作曲各樂章的總和，約是兩千五百，平均分配於其作曲生涯的五十年（約自一七五〇年至一八〇〇年），差不多是半個世紀間連續的每星期寫作一個樂章。另外的統計方法，差不多在六十年中間每月寫作一篇交響曲，或兩週寫作一篇奏鳴曲，或每四週寫作一篇奏鳴曲——一生中連續不斷。而且最重要的，作曲僅是他音樂生活的一部份，而且並不是最費時的一部份，他每天必須排演，演奏，教導等，佔去了他更多的時間。而且在如此浩巨的作品數量中，很難找出相同或重覆的章節，更屬難能可貴。

我們現在僅就其室內樂作品加以敘述，八十三首絃樂四重奏中的二十首是他一生的代表作，在一般室內樂的演奏者心目中，有時絃樂四重奏幾與海頓的名字無法分離，它們在音樂史上的地位更不待言。在這裡我們逐步研究海頓在室內樂寫作上的型式，發展及其重要性。

有一點我們必須知道，在海頓時期，室內樂與管絃作品有時候頗難區分，不管它們的名字是冠以「交響曲」

「嬉遊曲」(Diversimentos)或是「三重奏」等名稱，它們並沒有一定的形式界限，就如史坦麥茲(Stamitz)曾為管絃樂作了一首「三重奏」，同時更不乏最多祇有三五件樂器的「交響曲」，所以名稱有時候毫無意義，管絃樂與室內樂有時也混淆難分，我們只能在內容上加以研討，還有在嬉遊曲中常含有小步舞曲，交響曲一般却都沒有，有時我們或可從包含樂章的數目上加以研究。

當海頓於一七五五至一七五六年首次被僱於花芬堡為小提琴手時，他寫作了十二首作品，那是我們現在知道的海頓最初的两組絃樂四重奏，六曲為一組，籤號為 *Opus 1* 與 *Opus 2*，但這十二首作品原來並非全為四重奏，*Opus 1 No. 4* 為海頓的第一首交響曲，原先並非包括於四重奏作品之內，*Opus 2, No. 5, No. 6* 原來為加入銅角的六重奏。兩組樂曲原皆以「嬉遊曲」為名，在最早期的作品目錄內規定為兩支小提琴，一支中提琴和一支低音提琴（Basso，可為大提琴或低音提琴）的合奏。為便於和以後的作品區分起見，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些初期作品中除 *Opus 1 No. 4*（即前述的交響曲）之外，每篇樂曲皆為五個樂章，且包括有小步舞曲樂章。

另外一點也頗堪注目，海頓的交響曲在演奏時，無論在早期或晚期，他居任指揮之位置，即係彈奏鍵盤樂器，增加和聲的豐碩和加強低音部的音量，這是行之已久的傳統，但在室內樂演奏時，却自始至終從無此種情況。

Opus 1 和 *Opus 2*，不論最初為何種樂曲形式，但後來却全被修改為絃樂四重奏。在這十二篇樂曲中，旋律幾乎全部為第一提琴奏出，僅偶或由第二小提琴奏出幾小段樂節，中音提琴及大提琴祇是在和聲和低音連續進行方面給予作用。主題多用分散和絃方式奏出，樂節反覆及旋律節奏隨處可見，此種情形與以前的「三聲部奏鳴曲」(Trio Sonata) 甚為相似。

在海頓的作品中，即便是那些最早期的作品，我們可以聽出他的各種特色：在簡純單樸、充實和諧的形式中表現出戲劇性的樂語；樂句長短有效的控制，有時為五小節至七小節，都能恰到好處；在米奴哀舞曲中顯示出他天才毫無束縛的靈感；在音樂表情的許可範圍內——尤其是在第四樂章——他表現出令人興奮的幽默，有喜劇要素的輕鬆情緒，幾成為每一快板樂章的定例。

如果音樂能代表一個人的生活情緒和作曲時的心境時，海頓無異的是一個處境優越、心平氣靜、生活怡悅的作曲家，從無興味索然，從不念於顯虛傳統，從不陳腐過邁，但誰知道他實際上却是一個長年處於孤獨與煩鬱的

人。

在海頓的前十二篇作品中，或許我們會發出疑問，既然在老式的「三聲部奏鳴曲」祇有四個樂章，為甚麼他的却多是五個樂章呢，原來自波哥萊西（Pergolesi）起，常將三聲部奏鳴曲寫成意大利序曲般的快—慢—快三個樂章，一年年後，維也納的「嬉遊曲」作家在這三個樂章前後加入了進行曲式的另外兩個樂章，湊成五個樂章，成為「嬉遊曲」慣例，自海頓起，他將進行曲式改為兩首米奴舞，仍為五個樂章，既然這十二篇樂曲係以嬉遊曲為名，在當時符合這些慣例，所以也並沒有使人感到驚異之處。

直至 Opus 3 的另六首四重奏開始——約在一七五五年至一七六五年間——近代的四個樂章形式才達到普遍應用的地步，這六首四重奏當時在歐洲印行時十分暢銷，在利比錫、巴黎、阿姆斯特丹一再出版，Opus 3 是海頓在現代音樂會的節目上可以聽到的最早作品。

差不多每一個偉大的作曲家，都有他們一篇最為深入人心，家喻戶曉的通俗作品，最好的例子如布拉姆斯的「搖籃曲」（Lullaby）——貝多芬的「G 調小步舞曲」（Minuet in G）——雷克曼尼諾夫的「昇C 短調前奏曲」（Prelude in C Sharp Minor）——在海頓講起來，是他有名的「小夜曲」（Serenade），也就是 Opus 3 No. 5 中的慢樂章，這首如歌曲般的樂章，是海頓早期四重奏中慢樂章的典型例子，由第一小提琴奏出抒情的及有戲劇性意味的旋律，其他的三種樂器只奏出裝飾音或旁敲側擊的旋律模擬，或有時為撥奏（Pizzicato），由此可以看出海頓的早期作品，其缺點為四種樂器的未能均衡發展，祇能說完全是以第一小提琴為主的樂曲。

Opus 9 的六首四重奏作品，約寫於一七六七年，顯示出海頓在作曲過程中的最大進步，海頓本人也感到遠較以往的十八首為優，所以在由奧格斯特·阿塔利亞（August Artavia）出版（海頓的大部份作品，從一〇七八年起大都為其出版）的樂譜，却以此篇為 Opus 1 起算，證明海頓本人有意一筆抹殺以前的三組作品。

如果我們聆賞這前後的四組作品，雖未能優劣立判，但在 Opus 9 中，我們聽出主題不再是冗長的三度音進行，更富有幻想力的旋律短節，在形式上更為完整，總而言之，更為優美。

在這裡，我們打岔一下，提醒音樂欣賞者的注意，不論音樂評論家對各種音樂的分析如何精闢入微，批評如何中肯，他們豎立了音樂進展中的各種里程碑，但是聆者必須依靠一己的耳朵來鑑別和分析，在經過多次聆聽之

餘，用自己的欣賞能力，在不可避免的過程中求得進步，之後才能在樂曲的意趣和音樂理論方面獲得益處。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代替聆聽而明瞭音樂。在欣賞音樂不算是奢華的今日，數多而便利的唱片和廣播，是獲得音樂欣賞的唯一捷徑。

海頓的下一組四重奏，Opus 17，寫於一七七一年，表現了數處特點，主要的是，第一小提琴雖然仍居於獨奏名家的地位，在伊斯特哈茲多來的生涯中，海頓與樂隊的第一小提琴手湯瑪西尼（Luigi Tomasini）日夕相處，甚為激賞其演奏才能，兩人間私誼甚厚，所以許多的四重奏作品可以說海頓是專為他而作的。因此第一小提琴永遠居屬於四重奏中最高地位，甚多艱難的演奏技術，也只有像湯氏的名家始克勝任。但自 Opus 17 之後，海頓似乎漸漸改變以往的作風，其他樂器漸而進入同屬重要的平衡位置。我們可以想像其他樂器的演奏者，在經過長時期的訓練後，技術的表現已日漸增進，頗可與第一小提琴一爭短長，中音提琴與大提琴時常在過門中突然浮現，甚至演奏主題，這在以前，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但在 Opus 17 中，較之以前的 Opus 1, 2, 3, 9 我們驚異的發現到海頓作品的參差不齊，在這組作品中，既有突出的迷人美麗與機智，但也有笨拙平庸之作，就如 Opus 17 No. 1 的米奴舞，雖適宜，但僅却平平，聆聽之餘，聆者期望樂曲後段當或有言之未盡，尚待展開之際，但却嘎然終止，聆後頗有遺憾之感。

（未完待續）

上期勘誤

頁

行

誤

正

103.

6

常給人以安和滿足

常給人以安定和滿足

104

8

完美無瑕

完美無瑕

106

10

室敘調

宣敘調

106

14

"

"



形隊習演的暴鎮同協車戰與兵步

維持着相當困難的紀律問題。

作戰任務

就戰術上說，柏林司令部旨在加強當地警力，當發生民間動亂時，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一旦爆發全面戰爭，它的使命則是固守西柏林，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共同擔負起這一任務的，還有西柏林警察一萬五千人，以及盟軍的先鋒部隊英法軍約五千人。

不幸的是，盟軍部隊的配備上，既無有建制的支援砲兵，更沒有作戰飛機，而且四週至少環繞着廿師原子裝備的俄軍，再加上六師兵力不等的東德陸軍；更糟的是，撤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惟一可能退往友邦領土的高級公路，在敵軍佔領的土地中，迤邐一百一十里之遙。

任何戰爭中，都不會有這種荒乎其唐的戰況，惟有一九四六年後，蘇俄與西方的冷戰中才會發生，如果盟軍沒有佔領柏林，共黨可能在戰後無數次的企圖中獲得成功；如果沒有盟軍，柏林空運決不可能成功；如果沒有盟軍的迅速行動，西柏林便會成爲一九五〇年德共青年佔領的世界。西柏林兩百廿五萬居民輝煌不朽的醫院，與他們永久的自由有賴如是，目前更依賴於盟軍的存在——他們最先宣稱的一項事實。

西柏林——這一個戰略的孤兒，民主與暴政雙親的私生子，已經成爲人類尊嚴與自由的象徵。他挺立在四週其他孤兒間，成爲一種奇異的對比，這一個生動而巨大的力量，是蘇俄與附庸國家中千萬人民的希望象徵。這個廣大而迅速繁榮的城市，把克里姆林宮宣傳「沒落的資本主義」謊言，變成一個可憫的笑柄。自從一九四六年以來，有三百三十萬東德人逃向西柏林，每年還有成千成萬在秘密警察嚴格控制下的人民，參觀她的戲院、藝術陳列館、與食品市場，從這一尺度可以判定她的影響力。

西柏林是一個深入共黨控制地區，上演民主的所在，是值得以任何力量來保守的，除開這種力量外，條約的義務權利，要我們停留；此外，一個城市收聽站的價值，以及對市民民心的責任，清晰地指出，爲正麼



。將准遜翰約和將少本斯奧——官令司級高位兩的林柏駐軍美

部令司林柏軍美——賁虎城孤

Capt. Robert B. Asprey 作

黃 文 範 譯

在遍駐全球的美國武裝部隊單位中，柏林司令部——在西柏林戍守的陸軍美國駐軍，是一個獨特的政治性軍事前哨，由現年五十歲，身經二次大戰與韓戰的沙場老将約翰遜准將指揮，他將有關作戰事宜，直接向美軍駐柏林的司令官奧斯本少將報告，奧氏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駐海德堡歐洲美軍總司令的高級軍事代表，也是在波昂美國大使的首席政治代表。

柏林司令部下轄美軍四千八百人（在最近又增援了一個戰團羣，約一千五百人——譯者），司令部兼指揮作戰部隊與後勤的地區指揮部，計有兩個步兵戰團羣、一個加強裝甲連、一個兵站醫院、以及由憲兵、工兵、通訊兵、軍樂隊所組成的特種兵部隊。

就行政上說來，柏林司令部有三個主要任務：其一是保護柏林市美國社區中，九千名公務人員的家庭；其次是每年派遣衛兵四十五人，到原來用以拘禁四百名戰犯的斯巴都獄監值勤三個月，該處目前只有三名德國的最後戰犯，包括漢斯、斯皮爾、與斯區拉三人；第三任務則是擔任柏林連接自由世界鐵道與公路設施的作業。

就心理上說，柏林司令必須在官兵的舉止，與儀態上展露出業已準備妥當的軍事姿態，顯示出我武維揚的美國軍人，由於這一使命，說明美軍的軍容——這是特別看重儀式的威武訓練所致——以及在孤立的環境中，

我們正願意採取有計劃的重大冒險。

自軍事觀點看來，這種冒險實際可行麼？

防衛的潛力

如果發生大戰，圍繞柏林市四週的强大俄軍，攻擊的目標將指向西德與北大西洋公約國的地面目標，而不是柏林；我軍也認識柏林這一處交通中心，對於部隊爾後進展的重要性。而不致以原子彈加以消滅，攻佔柏林的任務，將是俄軍預備隊兵力或東德陸軍。

不管是那一種攻擊，盟軍的作戰任務在儘可能長久固守，並大量殺傷敵軍，俄軍直接進攻，攻佔柏林可能要兩三天，不過這勢必減低或遲滯對西方的主攻，有助於北約各國的他處部隊；由俄軍預備隊攻擊，佔領柏林的時間還要更長，也有助於北約國部隊瓦解敵人主攻部隊的補充兵力；如果由東德陸軍進攻，在極有利的狀況下，判斷也要兩週以上的時間，如果這些師誠如大多數觀察家所認定的不堪一擊，這可以造成嚴重的打擊。

雖則防衛的遠景黯淡不明，守備的部隊却可以遠較兵力的數字有所作為。記得在一九四五年，含有部份納粹衝鋒隊的五萬德軍，在整個部隊已經解體，潰不成軍，仍然在柏林據守了八天，對抗壓倒優勢的俄軍，柏林地區的地形，在這場保衛戰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柏

林，與一個「柏林特遣守備團」，這一團共有四個營，與一個特遣的「柏林戰團營」，配備有衝鋒槍、卡柄槍、巷戰武器；這些內戰專家還配有特種火箭武器、人員裝甲車、「噴水器」、與「戰車」……成萬的工人加入東德共黨的戰團大隊，形成一種工廠武力，在柏林這種大都市中，他們在發動內戰所扮的角色，是不容忽視的。

柏林司令部並沒有忽視，在美軍擔任長達八十一哩佔領區的主防務內，有一百萬居民，東面與南面都是潛在的敵人，美國陸軍在這些年來，已把現在的作戰編組，區分為兩個戰團與支援部隊，這也是奧斯本將軍要求為達成受領任務，而絕對不能再少的兵力。

約翰遜將軍為了要達成作戰責任，對所屬實施最優良的訓練，他指定一個戰團羣的主要任務是巷戰，另一個戰團羣則擔任鎮暴，每一個戰團羣熟悉任務後，又互換責任，「其結果是，」步兵第六師第二戰團羣指揮官艾斯勒上校說：「在這兩種極為特別的作戰上，成為極端精練的應變兵力。」

雖則這兩種戰團各具特色，但若干因素則是一致的，例如運用各種情報部門，診斷東柏林的脈息，當急之務是實地偵察。「我們必須嫺熟美軍地區中每一呎土地，」步兵第六師第三戰團羣指揮官費平上校說：「一旦進入

林市區廣袤達三百四十平方哩，有廣大的湖泊與森林，兩條河流與許多運河，西柏林市面積為一百八十平方哩，大部份是密集的建築區，這也意味著敵人必將喪失炮兵與裝甲兵的最低價值，而須從事逐屋的肉搏戰。如果盟軍決心據守——這是信誓旦旦的事實——最低限度，敵人必須投入可觀的兵力，兵力集中，正成為盟軍原子飛彈與空軍攻擊的有利目標。

戰爭發生，不論侵略者如何冒着巨大危險，敵人必定會攻擊西柏林，終致加以佔領，這是無可置疑的。

暴動的威脅

不過，另外一項更為明顯的可能隱憂，便是克里姆林宮拿手好戲的煽動宣傳行動，可能有由有組織的暴徒，推翻西柏林政權的陰險企圖。

東柏林的暴動潛力是特別可怕的，除開十一萬正規的「人民陸軍」，加上將近二十萬的後備軍人外，還有稱為「正規軍」或「人民警察」七萬八千人，東德還擁有四萬至五萬的邊防警察，與三萬戒備警察，東德共黨並且組織了工廠的「戰團大隊」，共達三十萬人，由有訓練的軍官實施政治與軍事訓練，西德最有名的軍事分析家魏斯坦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這三萬準軍事化的「戒備警察」：「由曼斯惠上校指揮，下轄十個戒備大

戰團，我們便沒有時間去尋覓捷徑，或最有利的經路，去到達出事地點，到達了也不能仔細研究，因此必須未雨綢繆，我們先以本地區的模型開始訓練官兵，然後在實地的街道與建築中完成教練，不久以後，他們便會不論晝夜，摸透了每一條交叉路、死弄堂、和據點的所在位置。」

訓練方式

這許多部隊，為了擔任兩種任務的一種，不斷計劃再計劃，諸如與西柏林警察聯合戰團的計劃、孤軍應戰計劃、與盟軍並肩作戰計劃等，不斷的研究中，使得戰團羣的裝備編制表有了若干改進。

在柏林沒有直接支援的砲兵，與其說是一種設計，毋寧說是一種多年來的習慣所致；在搜索排中，另增了一個在吉甫車上裝有機槍的搜兵組，以代替支援班；在吉甫車上裝置一〇六公厘無座力砲，以代替戰車；在突襲武器排的三分之一戰車上裝有機槍，以代替集中使用的人員裝甲車；五部M-48戰車，取代了通常的五部的CS-10車；除開師正常的後勤支援外，在戰團羣中，另加有額外的補給與保養人員。各部隊的主要演習地區是在柏林最大而美麗的格倫威德森林公園中，野外演習經常與英法部隊聯合舉行。

不過在西柏林任何處所，禁止使用實彈。也就是說，步兵僅准在〇・二吋與三〇卡柄槍靶實施實彈射擊，突費砲與裝甲兵在射擊一〇六公厘無座力砲、四・二迫擊砲，與九〇戰車砲時，只准在外陸砲靶場中舉行。

爲了克服這一重大的缺憾，每年中的各戰團羣都輪調到西柏林的威德弗勒根，實施九個星期的嚴格野外演習，突費砲排和裝甲部隊則送往貝根靶場。

美國陸軍的基本訓練，雖然有巷戰訓練，但沒有集中這一課目上，而且，任何曾經參與過這種作戰的軍人都知道，沒有一個城市是相像的，爲了應付西柏林的地形特色，柏林司令部在公園靶場的主要訓練地區，構築了一部份市街，每一處據點無不力求逼似西柏林美軍境內的建築物，而在那裡進行逼真的戰術教練，某單位可能在一天奉令攻擊一個據點，加以佔領據守，第二天這個單位可能必須實施防禦，可能時，總設置有假想敵、裁判統制、和週詳的講評。

鎮暴，雖則也運用步兵基本戰術中的兵力集中、突破、與戰果擴張，可是這是與巷戰截然不同的作戰方法，甚至在一個軍人的基本訓練中，幾乎沒有提過，但對於在柏林的盟軍，鎮暴不是警察事務，而屬於一種軍事行動，如果在柏林當局無法，或不願保護生命與國家財產時，我們的部隊方始奉令行動，因此，示威與暴衆威

刺刀裝子彈，以連隊形前進，連縱隊接近暴衆視線以內，便停止下來，兩排併列在前，一排擔任近接支援。

全連奉令端槍前進，到達地區，連長便經由一名德國警察以手提擴音器、或者以車裝、直升機裝擴音器宣佈，他要求他們做些甚麼——散開回去，如果羣衆洋洋不睬，連長便應逐漸使用軍事力量。

假定連奉令消除某一地區，連長便下令成橫隊，士兵各端槍成橫隊跑步前進，然後舉槍向前，立刻改換成踏步前進，左腳向前踏六吋，步槍每次前移三吋，成爲一排依照緩慢節拍的前進運動，連長依羣衆的密度與反應，也可依規定訊號，命令所屬戴防毒面具，下令使用化學劑。

突然，暴衆中有人開槍，連長立刻以規定的火箭訊號，預告全連準備使用圓頭彈，再令指定的射手還擊，如果這時還不能驅散羣衆，連長便應逐漸增加火力，直到達成任務或被迫後撤爲止。

由於鎮暴是一種外來的（或者用「厭惡的」還要適當些）事物，並沒有充份經驗，但是在遇到破壞國家的力量在行動時，却是一種非常實際的需要。自從一九四五年以還，英法軍在印度、埃及、阿爾及利亞、塞普魯斯、與以色列各處，多次與暴衆對抗，而蘇俄頭子們多年來，依靠着暴衆行動的心裡價值，尤以他們對於煽動

脅及國家的地位，便參酌使用軍隊的武器與戰術加以鎮壓。

班是所有鎮暴中的基本單位，每班十一人，分爲第一小組與第二小組，每小組士兵五人，使用的制式武器是M-1步槍裝上刺刀，各組都有一位「獵槍兵」，攜帶一枝配有刺刀的十二號霰彈槍，班長配備是一具擲彈筒、警棍、與上刺刀的步槍，第二小組長攜帶手槍、警棍、與手榴彈胸袋。

三個班構成一排，排長攜帶卡柄槍，排部的士官長，攜帶擲彈筒與M-1步槍，一位通訊兵攜帶手槍與PRC-70背負無線電機，一位自動步槍兵，一位手提毒氣噴射器兵，以及一位帶M-1-C步槍的狙擊兵。這一排可能由步兵連突襲砲排的武器班予以加強，或者，由裝甲單位或直升機加以支援。

鎮壓戰術

評審部隊優秀的最好方法，在目睹一個連的行動如何，當戰備命令發出後，不到二十分鐘，這個連已經乘車首途，駛往滋事地區，如果暴衆爲數不多，也許另派一個連隨後行動，保護重要交通線，通常在交叉要道關閉鐵絲網障礙物，展開裝甲與步兵的巡邏。

擔任鎮暴主力的一個連，在暴衆視線以外下車，上

宣傳的傳授，以致在這種方式的戰爭中，無不得心應手。

暴動的方變式化多端，「反運動」必須具有伸縮性，應當經常使用各種新裝具，研判它們的價值，可能有一天會試行噴洒紅染料，這種方法不致傷人，但是很難洗掉，可以收到挫折示威人士氣的效果，而且在以後實施逮捕時，容易識別找到；對付迅速突破的暴徒，曾試用裝有充電「欄」的裝甲車；驅散後方的羣衆，曾在直升機上裝置特製的催淚噴射器；步兵班的「獵槍兵」，用以封鎖隊形的缺口，或射擊指定的目標，以造成最少的傷害；共黨戰術往往將暴徒頭目與狙擊手埋伏在後方或建築物內，排部的狙擊兵，旨在對這種目標。實行迅速精確的射擊。

柏林司令部的軍官最先承認，他們對鎮暴的答案一無所知，但是絕大多數都同意鎮暴的責任，完全有賴各個士兵，以嚴整和諧的動作，與部隊整體行動。

每一官兵都會在許多不利狀況下，訓練在柏林的任務，誠如一位軍官所說：「我們要求部隊在一方面，永遠要頑強、猶豫、與備戰；另一方面我們又堅持要使柏林司令部，成爲世界上最威武的駐軍。」當然，每天是有大量的訓練與大量的值勤，戰備要求各部隊必須有百分之五十隨時準備作戰，百分之八十的兵員常留在柏

林，而柏林却是一處相當孤立的地方，三天的假期，除了能觀光西德以外，可以說一無是處。

紀律與士氣

繁重的訓練與孤立兩個因素，將使柏林司令部的高層違紀事件層出不窮，如何使違紀事件率低落，是約翰遜將軍的主要煩惱，「如果一個軍人在可倫布城、喬治亞州喝得醉醺醺地、那怕在法蘭克福吧，這事情很嚴重，但決不會佔了報紙的第一版，但要是柏林發生，這就會成為國際新聞了！或者，最低限度也是東德新聞社的宣傳資料，因此我們必須以一切方法，包括增加憲兵兵力，以拘捕違紀人員，沒有一樁違紀事件可以不了了之，必須報告！必須處分！」

在過去幾個月，約翰遜將軍已經使違紀紀錄出奇地低，他看重部隊的教育——向士兵說明他為甚麼會到柏林來。為了使違紀率更低，凡到柏林司令部服役的士兵，都必須先行鑑定，最近業已生效的這一措施，他認為不見得有助益，但是總會有收獲的。

為了補救孤立與服勤繁重，鼓勵士兵儘可能休假，在柏林時，便盡可能使兵營的生活更為舒適些，動用了部隊裡的經費與天才，佈置康樂室與餐廳裡的環境，加以美化，對部隊儘量供應各種康樂活動，雖則如此，仍

然不可能希望士兵把他整個時間消耗在營房裡，只要士兵進了會，特別是在這個謠言複雜、緊張、騷擾的柏林市，他會毫無疑問地惹起麻煩的。

不過，將這種麻煩與他所擔任的工作兩相比較，便可以發現他所成就的價值，大大地超過了損害的重量，以致使得任何比較都是毫無意義。

戰備的命令可能是在任何一瞬間下達，在一場全面戰爭中，他將付出最大的代價，在柏林的戰鬪軍人也知道，但也欣幸由於他在西柏林的堅定出現，因而得以保持了和平。

譯自 ARMY Aug. 1961

男人種種

①許多男人在辦公室裡聲音極大，在家裡聲音最小。—Anonymous

②一個誠實的男人是上帝最高貴的工作。—Pope

③男人都是差不多的，只因為他們有不同的臉，所以你可以區別他們。—Anonymous

④每一個男人都是可笑的。—Shakespeare

故事的凡伊老

Mikhail Sholokhov作

爐節譯



格里米雅齊格村已經消失在了一道低崗背後，極自實際的遼闊原野將達維多夫擁入了懷抱，他遙望着那一長列壘壘荒塚，濃烈的草香和潮溼的黑色泥土的氣息沁入心脾，那許多古墓使他聯想起了風暴中的波羅的海上的浪濤。在一陣無可抗拒的憂鬱襲擊之下，他長嘆了一聲，忙將模糊的視線移向他方。他那茫然的凝視轉而集中於高空裡的一點朦朧黑影上，那是一隻黑色的荒鷺——一名荒塚叢中的居民。牠孤單的獨據空中，威嚴有如帝王，此刻正在寒冷的天庭上以僅僅可察的速度盤旋漸下。一雙巨翼寂然不動的將牠輕輕支持在雲層下的高空中，勁風貪婪的舐着牠而將在那具巨骨多力的軀體上面濛濛閃光的黑色翎羽梳理得平滑非常。當牠一個大轉彎投向東方時，被陽光照亮了頭部和胸腹。剎那間，達維多夫彷彿看見了無數白色火花從那一片白色翼腹上亂迸出來。

原野，無邊無際的浩浩原野，一片荒塚籠罩在朦朧的淡淡藍光下。天上，一隻黑色荒鷺在翱翔，風吹野草發出了一陣微弱的聲響……天地無涯使他在凝視這片痛苦無垠的遼闊平原，時不禁自感渺小徬徨。他對於魯斯卡之愛，與她生離之悲以及亟欲立即重見地面的夢想，此際都似乎太瑣屑而無關緊要了。一陣孤寂之感緊緊壓着他的心頭，使他恍若已與人世隔絕。很久以前，當他在船上守夜的時候即已有此經驗。那是多麼早的事了呵！

如今簡直就像一場半被遺忘的舊夢。

陽光的熱力與時俱增。輕柔的南風復活了。但達維多夫並未覺察而垂下頭來昏昏入睡。他的身子在無人過問遍佈着輪槽與坑穴的荒原路上微微搖擺着。

爲他駕車的馬兒是瘦弱的。他的御者，老邁的集體農場農夫伊凡阿茲漢諾夫，沉默寡言，在村人心目之中是個滯木痴呆的人。他將韁繩勒得緊緊的。自從踏上前往野營去的行程以來，他始終讓馬兒邁着如斯惱人的緩慢步伐。中途，達維多夫從瞌睡裡醒來，忍不住的悻然問道：「你是不是以爲自己正在運送一車瓦缸到市集上去而唯恐震碎了牠們呢，伊凡伯伯？你爲什麼一直讓馬這樣慢吞吞的走？」

阿茲漢諾夫將目光移開去，默然久之：「我知道自己正在運送着一只什麼樣的瓦缸。」最後他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回答說：「你雖然身爲農場的主席，也不能叫我在並不必要的情形下拚命趕着馬飛跑。」

「誰又要你拚命飛跑了！但你下山的時候不妨把牠們的步子放寬些，這輛車上什麼也沒運，牠差不多是空的，對嗎？」

在又一陣冗長的沉默後，阿茲漢諾夫頗不情願的答道：「一匹馬是知道什麼時候該慢走，什麼時候該邁大步的。」

達維多夫向阿茲漢諾夫斜投了一瞥，乍覺他那張飽歷風霜的老臉的頰下隱約刻着幾道小心抑制的微笑。

「那麼，你以爲他們會找那些人？」

「例如你和馬加那古諾夫之流。」

「爲什麼？」

「在這座村子裡只有你們兩位喜歡駕快車。你本身就在過着疲於奔命的生活。」

達維多夫真心的大笑了，一面拍着膝蓋，頭朝後仰。喘息未定，他就問道：「如此說來，村子裡一旦失火，救火的就只有我和馬加兩個人了？」

「不，怎麼會這樣呢！你和馬加只負責駕車運水，拚命的鞭策着馬使牠們口沫橫飛。至於救火工作則係我們這批集體農場農民的事。而救火的總指揮就非拉茲米斯特諾夫不可。」

誰說這個傢伙瘋癲傻呢！達維多夫暗自驚奇。片刻沉寂之後，他再問道：「你爲什麼單單選上了拉茲米斯特諾夫去當救火指揮人呢？」

「你雖然聰明，悟性却不太好。」阿茲漢諾夫至此絲毫也不掩飾臉上笑容了。「一個人在救火時候的職務，乃係依其生活方式及性格而分配的。即如你和馬加這種人，終日疲於奔命，日夜從無片刻安靜，也覺得別人終日不得安靜，既然是全村最活躍最多事的份子，當然

達維多夫真的着惱了。他不復掩飾心底的憤怒，高聲叫將起來：「說得好！那麼你手裡的韁繩要來幹啥？你還在這兒坐着幹啥？難道是在磨椅子嗎？來，把韁繩遞給我！」

阿茲漢諾夫比較樂意了一點的回說：「我拿着韁繩只是爲了引導馬走路，叫牠們走該走的路而別誤入歧途。你若不願與我並坐，我可以下去跟着車走。但我不能將韁繩交給你。」

「爲什麼？」達維多夫問道，仍然看不到老御者的故意別開的臉。

「你肯把你的韁繩交給我嗎？」

「什麼韁繩？」達維多夫聞語茫然。

「你真不懂我的意思嗎？你常握着控制整個農場的人信託你去管理我們所有的一切。你可肯任人碰過你的韁繩嗎？你當然不肯。『我絕不願意。』你一定會這樣回答。而我呢，也是這樣我可會要求過你的韁繩嗎？因此你也別來要求我的。」

達維多夫發出來一陣狂笑。剛才的怒意在他的聲音裡消逝了。

「那麼，萬一村子裡着了火。你難道還用這種可恥的慢步將水桶運往火場嗎？」他滿懷興趣的等待答覆。

「失火的時候，他們不會叫我這種人去取水的。」

最適於擔任取水這項活潑的工作。沒有水談救火行嗎！至於安得利拉茲米斯特諾夫過的是種大步前進的生活。他從不緊張，除非見到了鞭子從不肯做超過了必需範圍的事。因此，還有什麼能比目前這種高在上的位置更適合於他的呢！兩手按在屁股上發號施令，無中生有，製造混亂和妨得所有的人正是他的理想職務。而我們！我們這批人民——則默默地埋頭工作，只在鞭策之下緩步前進。我們必須毫無紛擾，絕不厭煩地完成工作，我們必須將火救熄。」

達維多夫在阿茲漢諾夫背上猛拍了一記，將他的身子扳過來，熟視着那對狡猾的眼睛以及那張仁慈多鬚的面孔，在深沉的微笑中說道：「唔，伊凡伯伯，你似乎是個滑頭的傢伙！」

「而你也並不太簡單！達維多夫。」阿茲漢諾夫立刻回敬了一句。

他們維持原狀地在一條小徑上繼續前行。達維多夫心知一切努力終將徒勞，也便不再催促。阿茲漢諾夫不時跳下地來隨車走上一段然後再爬回車去。他們先只談談農場上面的事。漸而漸之涉及了別的題材而無所不談起來。達維多夫越談就越確定他的御者絕非一名腦子有着缺憾的人！他對任何事情都能非常清楚而且正確的論斷，不過永遠自有一套與衆不同的特殊見解。野營的

影子終於出現在遠方。一縷炊烟正從犁地隊的廚房裡冉冉升起。達維多夫舊話重提：「說正經的，伊凡伯伯，你平生是不是總讓馬兒這樣慢吞吞走呢？」

「是的。」

「你為何不事先告訴我你是這麼一個怪人。早知如此，我絕不會跟你同路。」

「我們不必在事前自讀一番！現在你已經看到我的作風。跟我坐過一次車就夠了，你絕不會再試第二次。」

「是什麼使你這樣的？」達維多夫的嘴角掛着一絲勉強的微笑。

阿茲漢諾夫並未正面作答。他先逃到另一個題目上面去：「早年，我有一位鄰居，是個木匠，此人嗜酒如命。他有一雙精巧的手，但喝起酒來活像魚兒喝水。他有時也會停上一段時期滴酒不沾，可是一旦開了頭，就得沉迷個把月。他寧可賣掉最後一件襯衫，酒却絕不能缺，祝福他的心！」

「哦？」

「可是他的兒子却滴酒不飲。」

「好啦！圈子兜得夠多了。簡捷了當的言歸正傳吧！」

「這已經是再簡單不過的方式了。我的父親嗜獵如

命，並且最愛騎馬。他在軍團中服役時一直包辦着「賽馬」、「劍術」以及「花樣騎術」的首獎。退伍之後，他又始終獨佔着村子裡的歷年賽馬首獎。但是他是一個令人傷透腦筋的人物。願他的靈魂安息！雖然他是我的父親，我也不得不像這樣說。他是一名十分英武的哥薩克人，每天早晨都要在爐火上燒燙一枚鐵釘用來捲曲鬚鬚。他最愛在別人面前賣弄英姿，尤其是在女人前面。他的騎術真是高明得出神入化，從無一人堪與倫比。他每因事進鎮一定會從廐裡牽出那匹年邁的軍馬，配上鞍，像枚槍彈似的飛射而去。他疾如閃電，只有旋風差可追及。躍過籬笆絕塵而逝。他疾如閃電，只有旋風差可追及。他終其身未曾策馬慢慢的走或者大步的走過，總是在飛馳之中完成了到鎮上去的廿四公里路程。歸途上也永遠如此。他喜歡在馬上追逐野兔，目的只在尋求刺激。請注意！他追的只是野兔而非豺狼。他常從深草中驚起一隻野兔，趕着牠離開溝壑，追得牠精疲力竭，然後用鞭子將之擊倒或者使之變成蹄下的肉泥。

「他一次又一次的在飛馳之際墜馬重傷，但是仍不肯放棄這項消遣。他花在馬身上的錢很是可觀。依我記憶所及，前後共有六匹馬不是被他馳聘至死就是狂奔得折足成跛。不消說，我家的經濟狀況是硬被拖垮了。有一年冬天，他一連毀了兩匹馬。他跨着牠們捨命狂奔

在，對於這段往事的回憶使我口乾舌燥。你想知道他們為什麼殺死他嗎？唔，他實在是禍由自取。」

「但是究竟爲了什麼？」

「爲了一個女人——他的情婦。這個女人是有丈夫的。姦情終被她的丈夫偵破了，但他不敢對父親公開挑戰，父親雖然不甚高大却極強壯。於是那個人便找了他的兩名兄弟相助。不幸事件發生在懺悔期裡，他們三個人埋伏在河邊等着我的父親。天可憐見！他們把他打得真夠慘，他們用木棍鐵棒結實地揍了他一頓。次日早晨，當他被人抬回家來時仍在昏迷狀態中，渾身上下青黑一片，肌膚的顏色像一塊鐵。他在水上面整整躺了一夜。請想想看！整夜躺在堅冰上。一週之後，他才能夠說話，才能夠聽懂別人在說什麼。閒言少敘，總之，他終於活過來了，但是一直躺了兩個月之久，方才離得開牀鋪。他口吐鮮血，說話毫無氣力，他的內部已被打得粉碎。他的朋友們前來探望，不斷追問着：「究竟是誰幹的？提歐多夫。說出來！我們一定……」但他始終保持緘默，只淡淡笑笑，將目光移向他方。等到母親不在身旁，他就對他們輕輕地說：「我記不清了，朋友們，我曾經對不起過許多位丈夫。」

「媽也不知道曾在他的面前跪過多少次，哀求說：『提歐多夫，我的最親愛的人，至少告訴我誰想殺你。』」

的心個個都是石頭做的嗎！天下人全一樣，我的朋友。

「那麼以後呢？」達維多夫等得不耐煩了。

「父親被埋在一堆黃土之下了。我自墳場歸來之後，以背倚牆，用鉛筆齊頭畫了一條線，以後我按月在牆上記錄自己的身高，亟不及待的想要高大起來去找阿非央算賬。我已經成爲一家之主，而當時只有十二歲。媽媽除了我還有七名子女，個個都比我小。」

「父親故後，母親時常生病。我們的悲傷與窮困多麼難以忍受！父親雖然不規矩，雖然酷嗜聲色犬馬，但畢竟懂得如何工作。在某些人心目之中他是個要不得的壞蛋。而對於我們——他的家庭——說來則係我們的父親。他供應我們衣和食。爲了我們，他自春至秋彎着腰在田裡辛勞不休。那時候，我的肩膀還窄，背部也還不夠寬厚。但我必須一手撐起這個家，而一如個成年的哥薩克人似的工作着。父親在世之日，我們兄弟之中有四個人上學。他一死便全部輟學了。我叫十歲大的妹妹努爾卡擔任擠牛奶的工作，並代媽媽烹飪。幾個弟弟則幫我種田。但我從未忘懷按月將身高記錄在牆上。那一年我長得有限，悲傷和貧困使我的發育不能正常。但我仍如一隻幼狼在灌木叢中窺伺鳥兒似的時刻釘住了阿非央。我清楚他的每一步行動——到那裡去了或在何處馳聘。

我對於他的一切瞭若指掌。

「像我這種年齡的兒童那一個不在禮拜天暢玩各種遊戲，而我却没有。我沒有一點空的時候，我是一家之主。在他們上學的日子裡我得在家清掃牛棚。那段可哀的歲月實堪令人痛哭。漸而漸之，我和同齡的孩子們越來越疏遠。我毫無交遊，沉默得像岩石。我不願與人共處。村子裡的人們開始談論我。」茫雅·阿茲漢諾夫，「他們都說：『這個孩子腦子有點兒古怪，有點兒毛病。』」「滾你的！」我心說：『你們懂得個屁！我這種生活方式有朝一日會教給你一些東西。』我開始厭惡村中居民，一看見他們我就受不了。」

「再來一枝烟，朋友！」阿茲漢諾夫笨拙地接過了烟。他的手指看得出在顫抖。他閉着眼睛可笑地努起嘴唇發出一種吮吸之聲。他費了很久的時間才從達維多夫的烟頭上燃着自己的烟。

「阿非央後來怎麼樣了？」

「哦，他怎麼樣了嗎！他始終不肯原諒他的妻子痛施鞭撻，弄得她不到一年便死去。第二年秋天他續娶了同村的一位少女。『好哇！阿非央，』我心說：『你不會和你的新娘過得長久的。』」

「我背着母親開始攢錢。那年秋天我沒有照例前往最近的市場而載了一車麥子遠赴卡拉其出售，買下了一

桿槍和十發子彈。歸途上我試放了三發，那桿槍又舊又小，撞針已不太靈，三發之中只有最後一次發射成功。回家之後，我將它偷偷埋在穀倉牆下，不讓任何人知道。自從那天開始，我就時刻留意捉住阿非央的機會。等了很久，運道一直欠佳，不是附近耳目衆多就是臨時發生變故，令人無從下手。不過最後我到底抓到了一次好機會。

「我之所以拖了很久的原因，是爲了不想在村中動手，以致大費周章，我值忌他在『沉思日』要上區市集去，他獨自前往，並無妻子同行。當我確定了他將獨行之後，我欣慰的在心頭畫着十字，因爲否則我就不得不連那個女的也一齊殺掉了。」

「一連兩天一夜，我睡在路側枯待看他，我不飲不食，而且目不交睫。我在藏身的坑中拚命禱告上蒼務使阿非央單獨回來不要跟一夥哥薩克人結伴同行。上帝果然俯允了我的童稚祈求，第二天晚上，我抬頭一看，果然見他孑然而來。在那兩天一夜裡，我曾經注視過無數輛路過的车子，我的心會經由於想到已聽到他的馬蹄聲遙遙傳來而震盪狂跳不休。等到他行抵面前時，我驕地躍出坑外命令說：『下車，阿非央！向天祈禱吧！』他的面孔登時像刷上了一層石灰似的變成雪白。他雖是個又高又大的哥薩克人，却也對我沒有辦法；我手上一管槍。『這是什麼意思？你這個小鬼！』他吼叫着，我告

訴他：『趕快下馬跪在地上。一分鐘之內你就會明白了。』他真是個可怕的魔鬼。他跳下車子，赤手空拳的朝我走來。我放他走近——近得和那叢草一樣遠——然後胡亂開了一槍。」

「萬一你射偏了呢？」

阿茲漢諾夫微笑答稱：『如果這樣，他就會送我到另一個世界裡幫父親牧馬去了。』

「後來呢？」

「駕車的馬聽見槍聲一下驚跳起來。我那時寸步難移。我的腿軟了，整具身軀活像一片在風中狂抖的樹葉。阿非央直挺挺的躺在我的身旁，但我連舉步上前的力氣全沒有，我太緊張慌亂了。後來我逐漸的鎮定下來，走到屍畔將口水唾在他的臉上，並且摸索他的衣袋。我找到了他的票夾，內有幾張總值廿八盧布的鈔票，一枚五盧布金幣以及共值兩三個盧布的零錢。這數目是我在回家點過之後才知道的。另外的錢他一定是爲他年輕的妻子買了禮物了。我將空票夾丟棄路上，退回坑中，這雖然老早以前的事，可是情景歷歷猶新，就彷彿是昨天剛剛發生的。我將槍和子彈一起埋在坑中回家去。第一場雪降過之後，我趁夜掘出這批寶藏帶返村中，埋在一株空心柳樹下。」

「你爲何取了那些錢？」達維多夫勃然喝問。

「爲什麼不行！」
「我問你爲什麼要拿那些錢？」
「我需耍它們。」阿茲漢諾夫簡單明瞭的答道：「那陣兒，貧窮的煎熬比較滿身蟲子還要令人難以忍受。」

達維多夫跳下車子，默默的步行了很久。阿茲漢諾夫也一無聲息。最後達維多夫再問道：「就是這樣嗎？」

「不，還沒有完哪，親愛的朋友！事後警察來到村子裡嚴密搜查，結果徒勞無功。誰會懷疑到我呢！過了不久，阿非央的弟弟——鬍鬚眼色吉——在伐木時受涼病死了，寒氣侵入了他的肺腑。我開始憂慮起來。如果阿凡納西也自行死去的話，」我尋思：「那麼我這雙經過亡父祝福而寄予復仇重望的手豈不大偷懶了嗎！」我爲之急得坐立不安。」

「且慢，」達維多夫打斷了他的話：「你的父親只提到了阿非央，而你則似乎非把他們三人一網打盡不可。」

「爲什麼不行！父親有他的願望，我也有我自己的。因此我坐立不安，我趁着阿凡納西晚膳的時候從窗外射殺了他。那天晚上，我在牆上對身高做過最後一次記錄之後，隨即用布將它拭去，並將槍和多餘子彈沉入河

底。我已不再需要他們了。我已奉行了父親的遺命，並且實現了自己的夙願。過了不久，母親病篤垂危。一夕，她將我召至榻前說道：「是你把他們殺掉的，老雅？」「是的，媽媽。」我承認。她沒有再說什麼，只握住我的右手放在她的胸口上。」

阿茲漢諾夫抖了抖抖繩繩促馬兒加緊步伐，一面用那充滿稚氣的晶澈灰眸望着達維多夫說：「今後，你不會一再問我爲什麼不肯驅馬快跑了吧！」

「不，我不會再問了。」達維多夫答道：「你應該駕着一輛牛車運水，伊凡伯伯，你是個有癖好的人。」阿茲漢諾夫微笑着，深思的目注遠方：「不錯，一種癖好。我應該怎樣形容這種東西才恰當呢！假定你有一株櫻桃樹，上面生着各式各樣的杈權，我砍下其中一枝用來做條鞭子。當牠還在樹上繼續生長時是具有種種特色的，周身飾着木節和綠葉，牠在順乎自然的自由發展時必極美麗。但如今被我砍了下來，就像這一根。」他從座下抽出一條鞭子，指點着那段凸瘤遍體，變成了褐色的櫻桃柄兒：「就像這一根，如今簡直一點兒也不好看了。人類也就是這樣，倘若沒有足以表現特色的癖好，勢必光禿可憐得像這段鞭柄。即以那古諾夫爲例，他正在學習一種陌生的語言，這便是他的癖好。老頭子克朗雪夫二十年來不斷搜集各式各樣的火柴盒。這便是他

或者可以使你對於人間事理看得清楚些。」

達維多夫懊惱地一把推開了阿茲漢諾夫的手：「滾你的蛋！我不需要這個勞什子也可以把人間事理看清楚！」

在前往營地的餘程上，他倆始終保持着沉默。

譯自太西洋月刊

的癖好，你和魯斯卡那古諾娃泡在一起，那是你的癖好。一名醉漢踉蹌街頭將背在籬笆上面磨擦，那也是一種癖好。是的，親愛的主席，你若從一個人的身上除去癖好，那麼他就會像這段鞭柄般的光禿呆板了。」

阿茲漢諾夫將鞭子遞給達維多夫，嘴角仍然掛着那種悲憫的微笑地說：「握住牠仔細的想一會兒吧！這樣有一次他的出版商的太太送給他一些花，由於她深知他有不願意保留財物的脾氣，所以她附了一張卡片，上面寫着：『這些花是會凋萎的。』」

德國某一所小學校裡，有一級學生在課室裡吵鬧，給他們的老師懲罰了。老師叫他們做一個算術題目，從一加到一百。

那些孩子們都坐了下來，急急忙忙地在他們的石板上計算，可是只有一個孩子沒有這樣做，他只是坐着，仰視空間思索了一會，然後在他的石板上寫了些東西，交給了老師，結果他的答案是全班中唯一正確的一個。

當驚訝的老師向他詢問，他怎麼獲得這個答案時，這孩子回答了。「我想也許可以找到一個簡便的計算方法。結果我找到了一個：一百加一是一百零一，九十九加二是一百零一，九十八加三也是百零一，如果我再這樣按次序計算下去，五十一加五十也是一百零一，所以我知道從一到一百的和等於是五十

次的一百零一，它的總數是五千零五十。」
這個孩子長大以後便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卡爾·弗萊德烈區·高斯 (Karl Friedrich Gauss)。

史基摩先生的消逝



Oliver La Farge 著

呼路加譯

四十五歲的史基摩先生，是一個相當好的建築繪圖員，但他漸漸瞭解他早年的夢想將永無實現的希望。他是一個光棍，在一家專門設計現代建築的偌大公司裡任職，週薪六十元。但是他並不喜歡現代建築。這一晚，他參加了為慶祝他誕辰而舉行的一次友人宴會。辭出後，他沿着晨曦大道獨自走向地下車站，深感前途茫茫。他略感疲憊，過街時幾乎為汽車撞倒了。其實，他並不清楚究竟給撞着了沒有，祇是身上找不到傷痕。但他又清楚地記得那輛車轉過街角，他狠命一跳，滑個四腳朝天，這種奇突的感覺，他自己也難以形容。

他終於走上了人行道，四肢軟弱無力，心想紐約市內一天不知有多少這樣的死裡逃生發生。他面前是一家酒吧，喝一杯的意念便油然而生。他同時也想着不可避免的地下車旅程，和停車開車時的震撼和噪鬧，令他厭惡。他決心搭出差汽車回家了。

他摸出他袋裡所有的錢——一元整數，別無小票。看來喝了酒就搭不了車，搭了車就喝不了酒，而且他記得他的公寓裡酒毫無。

他用手擦着那一張一元的鈔票。渴望它能一下子變成兩張鈔票。不到兩個月之前，他曾在一個褲袋裡找到了四角錢，這樣的滄海遺珠是少見的。突然間，他無意地發現手裡確有兩張鈔票，他用勁再度摸摸它們，還是事

實。這真是太好了，降財自天，自有騰雲駕霧之感。他喝了兩杯威士忌，而且四肢舒展地坐在出差汽車裡回家，他當天的虛驚和憂鬱便一掃而光。

他爬上他那以建築師眼光選擇的單身公寓。那是十分勻稱的一種建築，但室內空洞，沒有擺設，因為他是一個慢慢自大的人。世人都有一種致富的奇想，盼望飛來一點好運——一點沒有理由而並不太重要的福份，來恢復傾斜了的心頭天秤的平衡。

帽子壓在後腦上，他孤單地站在他的起居室內。他從袋底裡撈出一個殘餘的二角五分角子，而直視着它。

「我要把它變成兩個，」他說。

果真變成了兩個！

有一會兒，他自惑不解，而且心頭疑懼，好像陷入重病一樣。他凝視着他手中的一双角子。一點點、二點點、四點點、老天爺，這是什麼啊？他再試了一下，角子變成了四個。他趕緊坐下。

它們都是一模一樣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喬治華盛頓模型，而且破損的邊緣也都一絲不差，看來它們完全是真的。混合在一種恐懼和興奮的情緒中，他把它們審視了很久很久。

史基摩先生習慣地在他衣櫃的櫃子中藏着一張一元的鈔票，以備不時之需，至今好久沒有動用了。他找出來，同樣地把它變成了兩張。他覺得他立刻需要喝杯酒，他整裝下樓，走向附近的酒店。

那時候靠着酒吧喝酒的人廖廖無幾。他站在一個角上，要了一杯威士忌蘇打，並付了錢。於是，毫不思索地，他把它變成了兩杯。當時他的舉動並未引人注意，但當他快喝乾第二杯時，那個酒保問他是否要了兩杯。史基摩復不經心地說是的，他要了兩杯。那個酒保顯得疑惑之至，這使史基摩先生意識到任意變成兩杯是不應該的。

他是一個頗有節制的人，但這件事却使他十分尷尬，所以他一連要了好幾杯酒才回家。他實在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必然會立刻烟消雲散的，但當它繼續靈驗的時候，他決定好好利用它。

他的眼睛接觸到他那舒適的靠椅，猶豫不決地，他竟把它變成了兩張。當他佈置那兩張椅子時，整個的玩意兒就不像是假的了。這一雙雙的衝動愈來愈大了，他必須立刻約束自己，同時他又深恐未能善用利用，就讓這個天賜的神奇法術輕易失效。身心的疲乏迫他倒在床上，而他慣常睡的那張單人床，這時候已經變成了同樣的兩張了。

次晨，所有複製成雙的東西都在原處，沒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樣化為烏有，他深深地希望恢復舊觀，讓他回到原來的我，但當他上街拿出一個銀角子要丟進地下車站入口處的轉門時，財迷心竅，他不由自主地把它變成了兩個。白白坐了一趟地下車，使他內心深處起了一種無往不利的感覺，使他大大地增加了信心。

在辦公室裡，在繪製一家現代化鞋店建築上的許多奇妙裝飾（那是他認為全無必要的虛飾）時，他的心一直為他的神奇法術所佔領，無法專心於繪事。他回想起隔天晚上簡直沉醉於一變雙的可怕，以及公開在酒吧裡施展法術的錯誤。他總算搪塞過了那次失錯，而且回房後還能刻意運用理智，不致狂妄而無法自脫，所以他自戒必須謹慎將事，並充份控制自己的技能。

他從他的財務開始利用他的法術。因為過去每當他前往銀行提款時，那個出納員總要為他的存款稀薄而揶揄他一番，而且一再的勸告他弗要揮霍。他決心把他過往的窮困一次結束，他提出了他的全部週薪六十元，回家後很快地就把它變成了四百八十元。過了幾天，他留了幾張十元的小鈔，餘者全部存入了銀行。從此以後，他無須再要把他每週所得的支票兌現了，這些都可全部存入他的手頭。不過為避免人們的疑竇，他決定經常提出一些小錢來，而讓存款漸漸膨脹起來，以備他的法術

小公司中工作，因為他很醉心於「都德式」的建築，其實那家公司的首席建築師並不少繪圖員，史基摩告訴他說他手裡有點節省，他是為了趣味而至而來求職的，願意以象徵性的薪金為他服務。不過為使朋友們不覺得他是自甘墮落，所以他要求公司當局向外宣佈時是說他得了很高的酬給。他所以要要這個花樣，主因是要讓朋友們覺得他的富裕生活是有正當來源的。

史基摩先生的生活開始走上了康莊大道，過去的夢想逐漸實現了，情緒也比前好得多了。他對他的工作十分滿意，公司當局和同事們也都十分尊敬他。在街上，他以大把大把的鈔票塞給乞丐和搖破風琴討飯吃的窮人。他慷慨款待友人，饗以上等的威士忌，最好的白蘭地，和陳年的香檳。他出城歡渡週末，去向不明。他家裡堆滿了杯、盤、銀器，多得超過他的需要許多倍。他也從不匱乏電燈泡和保險絲。

祇有一件事使他心神不寧，那就是他至今利用法術得到的東西，實際都是不足道的有形物，偶一錯失很可能會立刻終止他所追求的寧靜的私人生活。舉例說吧，把冰箱變成兩隻的事件，真是最不應該的錯誤。然而在他的一生中，能夠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又有幾次呢？施行他的法術乃是他最大的樂趣，而且他準備創造確實驚奇的大事。他想：一個大膽的人，必須創造偉大的

不靈時濟急。

他覺得他的其他行動也得同樣小心。他那相當多的朋友，已經覺得這個老光棍史基摩的生活突然改善了。他們對他特別愛好成雙成對的東西覺得有趣，但他們並不以為怪，就是在他招待賓客時從不缺少酒食之類的東西，也沒有令人覺得奇怪。

即使如此，他終究鑄下幾次大錯。為了要把他的書架變成兩個，他不小心竟把書架上的全部書籍也都變成兩套，這使他不得不趕緊找買舊貨的人來收去。他並不計較收舊貨的人給他極少的錢，但他堅持必須付他清潔的鈔票。他不願意在那些既舊又髒的鈔票上使用法術時，連上面的細菌也變成兩倍。

在一個很熱的晚上，他要喝冰水時，不料把電冰箱也變成了兩個，這使廚房立刻變得十分擁擠。他一時竟想另造一個廚房，但虧得他有一個建築師的頭腦，頭腦到一個新廚房可能會擠垮整幢公寓，因而他未敢輕舉妄動。所有這些外加的東西使他的房東大感不解，而且在他的朋友面前也變成了笑話。

既然不靠薪水生活，他就決心擺脫他那並不感覺興趣的工作，也不再要天天違背他的意旨，味着心去繪製那些扁平荒唐的所謂「現代建築」了。他離開了那家偌大的建築公司，另在一家專門設計「都德式」建築的較

事。

他的頭腦裡轉動着各種各樣的奇想。他想如果把紐約市區所有的公園變成雙倍，那多有益於社會啊，但他馬上瞭解這樣的奇蹟必然會造成一項巨大的地震，而將造成千萬人的死亡。於是他趕快推開這一怪誕的想法，而另行搜索其他可能見諸事實的美妙奇景。

最使他躊躇不決的，是一種怎樣補足人生缺憾的思想。截至目前為止，他的生活是孤獨的，他常常覺得有一個兄弟多好，甚至是一個學生兄弟更好。他認為祇有兄弟才能相安無事地住在一塊兒，他們相互諒解和寬容。所以他很想把自己變成兩個，而向人解釋說一個分離很久的兄弟終於回來了。

不過這個意念的實現將牽涉許多問題。假使他變成了兩個，那末，兩個之中的那一個是他呢？而另一個又是誰呢？或者兩個都是他自己嗎？他使許多奇怪的東西變成兩個，如烟蒂，饅頭的食盤，水淋淋的衣服等等，用來研究它們的相同處。他這樣做，經常有一種看不見的恐怖存乎其間，但就因為這一恐怖的激動，增加了整個問題的奇妙性。

他的思想中不斷地出現一種想法，後來他索性假定在他的公寓中留着一個改造的我。他跟那個我保持一種想像的交談，那個我跟他自己一般的思想，有着相同的

意見和偏愛，他假想着他開門進來時，向一個坐在爐邊靠椅裡的史基摩說「哈囉，老弟」。他日日夜夜地想着有這末一個人，而且愈來愈覺得有他伴的必要了。再者，他覺得唯有再創造一個自己，才可說是一個偉大的創作，值得使用他現有的奇妙力量！

有一晚，他在友人家中參加了一次特別高興的宴會，他不知不覺地灌進了比諸常為多的威士忌。當賓客於午夜前散席時，他獨個兒在路上經驗了一種常有的感覺——憂鬱。他回到公寓裡，深感他的起居室太大了，而至包容的寂靜更令他窒息。他想：如果有一個人能跟他談通宵，並不斷地陪伴着他，那才好哩。他自言自語地質問自己：難道是勇氣不夠嗎？使他不創造一個自己？

他拿出一隻酒杯，灌了酒，一下子把它成變了兩杯，又把它變成了四杯。他看着台上的四隻玻璃杯，令他惱怒。他確信他能創造更大的東西，他喝下了一杯酒，接着再一杯。他下了決心，確實仔細地要重造一個自己。當他全力灌注使用法術重造自己時，他的身體發抖，他的心臟跳躍。然而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另一個自己並沒有出來，沒有，全沒有！

他吞下了第三杯酒，篝火坐着，注視着火焰，無限的失望。看着台上僅剩的一杯酒，他正想把它複製時，

他停止了。也許他破壞了規則，也許他不能再這樣做了。他想他還是休息一會兒好，他最好讓整個法術休息一會兒。而況，他實在也喝夠了，於是他喝了那一杯，就上床睡了。

他手裡有很多錢，也有很多的東西，因此有一星期，他保持鎮靜，讓他的法術休息不用。但到了週末，由於他的一位知友的有意不理他，而使他大感不安。他是在走下公共汽車時遇到他的，對方正要上車，當他以笑臉相迎，並準備招呼時，他的朋友却高視闊步地上了車，就像陌路人一樣。兩天以後，史基摩再度遇見這個朋友，這次是在街上，對方又像要漠然而過時，史基摩喊了：「嗨，達夫！」

他的朋友回首看着他，顯得奇怪的樣子，兩眼瞪着他很久。最後他說：「啊，史基摩，我簡直認不得你了。您怎麼啦？這樣瘦！」

他的朋友的表情，令他驚奇，他說「瘦」時，好像並非表達這個字的意義，而是當時他所想到的最好寒暄方法似的，史基摩先生回到家裡對鏡自照，他所發現的那種瘦，並不是說肌肉缺乏的那種瘦，而是另一種瘦——一種瘦於本質而非瘦於面積的那種可怕景象。而且使他不解的是，他好像難以看得見，但是他又並不變得透明。

第二天，他仍然搭乘地下車前往辦公室，然而一切

都像是一個惡夢。每當他自以為看不見自己時，他就懼怕自己會失蹤，因此他常常跑到鏡子前面去看看自己，確信他自己還能被看得見。他的行動在同事中引起極大的好奇心。他一回家，就在牆上掛起一面大鏡子，並一直瞪着鏡子裡的自己。他決心永不離開房間，直到他把這一恐懼心消除為止。他蜷伏在床上，打電話要來了一些食物，用他日見短少的現金付賬，並以超過往常定量的酒來鼓勵自己，希望自己不致精神癱瘓。

但是史基摩終於漸漸消沉了，而化為無形了。恐怕這是因為他的貪婪觸犯了天機。爲了要把自己變成兩個，他的設計顯然要從他的化身上減除一兩種特性，好比他的禿頂，那是他最不願有的。其實他忽略了一個事實，所有的人類都非完全的「老實說，都不過是零數吧了。同時，他想把一個不完全的自己變成兩個，就等於用一個零數來乘另一個零數一樣。不管怎樣，史基摩先生真是走向真正的烏有了。

最後，史基摩先生祇剩下了幾個月前初獲法術時的那個空酒瓶。他不願把它摔破，他想他總得弄個明白，究竟他是否仍具有他的法術，或已空無所有。這實在是最大的病根，爲了要給如此偉大的一種力量以一種發洩，他永不願意稍有失敗。心血來潮地，就像機械地施行一種動作那樣，他滿心希望那隻空瓶會變成兩個。

那隻瓶，那個有着兩隻米箱的廚房，和那整個公寓都一仍如舊。唯一的變化，就是史基摩先生的完全消逝了。

癌症十誡

- ① 不可忽略每年體檢一次，三十五歲以後，每半年體檢一次！
- ② 不可忽視體內生瘤狀突起，尤其在乳部！
- ③ 不可忽視各排泄孔不正常的出血！
- ④ 不可忽視長期的消化不良及嘔吐困難！
- ⑤ 不可忽視排便習慣之更變！
- ⑥ 不可忽視無故的體重減輕及貧血！
- ⑦ 不可忽視一塊黑痣或贅瘤之變形或變色！
- ⑧ 不可忽視一處傷口不易癒合！
- ⑨ 不可忽視久咳或久聲啞！
- ⑩ 不可忽視醫生對體內某處手術截除之忠告！

茲有讀者徵求拾穗第12456910各期，如有願到讀者，請開列條件，函本社轉洽。

業務部 啟



嚇人壞的小姐

一 譯 隱 山 一

杜小姐站在六年級教室裡等上地理課，她腰幹筆直，就像手裡拿的那捲世界地圖，突然她覺得自己並不孤單，教室裡好像有許多孩子轉來轉去，甚至聽見背後黑板上有粉筆寫字的聲音，但她毋需回頭，明知道決不會有人，而是自己的幻想作祟，雖然杜小姐從來不作幻想。

她望見六年級學生從音樂教室門口湧出，一路上又喊又笑。孩子們就是這樣，但今天好像鬧得更兇，大概是天氣關係，她心想；春天到了，氣候轉暖，孩子也變得特別愛鬧。

但當孩子們奔向門口，一眼看見站在講台上的杜小姐時，立刻鴉雀無聲，規規矩矩地走進教室，像煞一羣受過嚴格訓練的小馬。

「杜老師，早。」孩子們一個個向杜小姐鞠躬，各人在自己座位上坐好，雙手疊攏放在桌面上，坐端端正，目不斜視。

杜小姐的眼光掠過全班學生，然後停留在魏潔茜的頭上；昨天她那滿頭紅髮梳成一條大辮子，今天却披散在肩上好像一團火。生滿雀斑的小臉上，掛着自我滿足的笑容。

白倫德，一個面色紅潤的小男孩，正回頭向潔茜做鬼臉，一眼望見杜小姐，嚇得鮮紅的小臉泛了白，瞪大一双天真無邪的眼睛。

杜小姐的眼睛繼續望定小倫德，但她看到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哥哥湯麥；七年以前，他就坐在小倫德的座位上，兩兄弟長得非常像，都有一双滾圓的眼睛，笑起來頰上現出兩個小酒渦，如今，湯麥在太平洋中的一艘兵艦上服役，她在報上看到他的照片，眼神還是老樣子，但臉上生滿野草般的鬍鬚。

她感到一陣頭暈，但並沒有坐下，這種老毛病已經有許多年了，她根本不理，杜小姐認為做老師的必須先能控制自己。

卅年來，杜小姐一直在西達小學教地理，校長換了許多位，教授法變了又變，但學校還是老樣子。每年秋天，一羣受驚小鹿般的六歲孩子被送來學校，蘋果色的小臉上掛着淚珠。每年七月，四十多個穿白色制服的男女學生從西達小學畢業，走出校門，踏進廣大的世界。

學校沒有變，人性沒有變，杜小姐也沒有變。

卅年來，離校的學生忘記了算術，忘記了作文，但永遠忘不了杜小姐和她所教的地理課，祇要他們一閉上眼睛，就好像看到黑板上掛的那幅世界地圖：這兒是幼發拉底河，這兒是北極圈。淺藍色的洋面上，浮着幾塊陸地，每個國家用不同的顏色標示：印度是粉紅的，中國是橘黃的，意大利皮靴是紫色的，他們還記得上地理課時，口乾想喝水的感覺。

「記得杜小姐嗎？」校友們見面時，常常互相笑着問。其實杜小姐也會經年輕過，當她初執教鞭的時候，但在孩子們的心目中，她好像出來就是中年，灰色的頭髮梳向腦後盤成一個髻，一年四季穿着深色的衣服，胸前別着一塊雪白的手帕。

杜小姐的父親去世很早，留給她一位母親，兩個妹妹和一間堆滿旅行遊記的圖書室，她生得又瘦又弱，却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擔，父執們都憐憫她，但她決不憐憫自己，她喜歡負責任。

全校學生，每天要上四十五分鐘的地理課，每星期上五天，一共要上六年，教這些小學生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們膽小害羞，口齒不清，而又粗心大意，他們好像柔軟的黏土待人彫塑，而杜小姐正是耐心的彫刻師。

其他老師最感頭疼的，就是教室秩序難得維持；他們想盡辦法，連哄帶嚇，課堂裡依然亂哄哄的像個大茶館。杜小姐却是例外，她從不提高聲音，也極少露笑臉。

但有一種無形力量使孩子非常服帖，按時做功課，按時交習題，教室裡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咬頭髮，咳嗽時要用乾淨手帕掩住口鼻，有誰不留神犯了規矩，杜小姐祇是凝神向他注視，既不責罵，更不處罰，如果有個孩子在講課中出去喝水，杜小姐一向認為無此需要！她就停止講解，整個教室沒有一點聲音，靜等他回來。祇要經

過一次，下回就算他吃下整條鹹魚，寧可受渴，也不肯出去喝水了。

杜小姐常常藉課本中的事物，勉勵學生做個有用的人，一年級課程中，她向學生介紹各地特殊動物，她重複地告訴學生：「犂牛是一種有用的動物。」於是學生們都了解杜小姐要他們大家做犂牛，後來又講到駱駝時，杜小姐要大家背誦一段話：「駱駝不是美麗的獸，但卸任重道遠，可以在沙漠中行走多日，而不需要喝水。」

有時，一些護犢的媽媽對杜小姐作風大感反對，她們七嘴八舌在叫道：

「她上課的時間太長了！」

「她用恐怖控制學生！」

「你去找她交涉，」她們推出最勇敢的媽媽，擔負起這件任務。

最勇敢的媽媽應命而去，但却閉口而回，因為沒有人受得了杜小姐的凝視。在她平靜的眼光下，那怕你是一個幾十歲的老太婆，也會突然變成十歲不到的小學生，衣服沒穿好，露出了襯裙，喉嚨管發癢，搜遍全身口袋，想摸出一塊乾淨手帕，蒙在嘴上好咳嗽。

當教育局派人赴各校舉行抽考時，西達小學的地理課始終高踞第一名。

院當護士，有個男孩子在突尼西亞陣亡，另一個男孩子在安西俄灘頭或新幾內亞叢林中作戰，或是在德國的上空遨翔，在她的眼睛裡，他們祇是七歲、十歲或十二歲的孩子，面如鮮花，混身充滿青春的活力。但在她注視下，他們的臉色泛了白，眼珠不再亂溜，疊起小手，規矩矩地坐在椅子上。

最使她常常懷念的是白湯麥，因為報紙上曾用全版刊載他的消息。他的軍艦被炸沉，艦長陣亡，湯麥和其他官兵跳海逃生，在海面漂流數日，沒有食物，祇賴水罐中的少許淡水維持生命，當他被救起時，舌頭又黑又腫，照片上的他，伸着舌頭抵嘴唇，顯得非常口渴，正是許多年前的老樣子，杜小姐心裡在想。

但這些回憶祇是在夜晚才侵入她的心田，大白天她有正經事要做，怎能胡思亂想？每天早上，吃罷早餐，就去學校上課，她的早餐數十年如一日：煮蛋，全麥麵包，一杯橘子水，外加一粒維他命丸。

這天早上，當她踏着尺寸一定的步伐走進教室時，課堂裡的氣氛和平時完全不同，坐在後排的一個學生咳嗽了一聲，清清脆脆，坐在窗邊的另一個學生跟着學樣，於是全班響起一陣此起彼落的「喀喀……」聲，好像夏日青蛙在池塘裡低鳴，杜小姐懂得這種聲音所代表的含意，她聽過其他教師向她訴苦，但這種事情從未在她

有時遇到桀傲不馴的孩子，對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律獨持異議，但杜小姐知道怎樣對付他。

有次她聽見兩個孩子在飲水處談話，一個孩子說：

「我敢賭杜小姐一定打不過喬魯易士。」

「你說誰？是她呀！」另一個孩子不屑地說：「我可以用小指頭打倒她！」

說完這話一抬頭，發現杜小姐正站在旁邊向他凝視，她看了他好一會，灰色的眼睛毫無表情，瘦長的鼻子尖端泛紅，但並不比平時更紅，最後她終於開了口：

「白湯麥，」她和平時一樣平靜地說：「你說得太多了，不是嗎？」

「是，是，老師，」湯麥低聲回答，水也不喝了就回到教室，七年之後，他一想到這件事就出汗，他不知道杜小姐是否還記得？他是記得的。

珍珠港事變，給杜小姐平靜的心帶來波動；這時，她的兩個妹妹已經結婚，媽媽去地圖上找不到的一個地方永久安息，她獨自坐在房間裡批改學生習題，夾在手指中的紅鉛筆微微發抖，她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對國家毫無價值。

這種情形連續發生了許多次，直到一些年青人佔據了她的心靈，他們就是她許多年來教過的孩子。

戰爭使得這些孩子東離西散，有個女孩子在野戰醫

班上發生過。

最後白倫德緩緩舉起右手，青蛙般的聲音止息，教室裡又恢復令人窒息的寂靜，杜小姐看見白倫德的眉毛上掛着汗珠，張開的手掌心也顯得濕濕的。

「什麼事？」她問。

倫德站起身來——杜小姐的學生在說話前照例先起立——用手拉平胸前的衣服。

「我昨天拿到哥哥寄來的一封信，」他說。

「是接到，不是拿到，」杜小姐說：「你昨天接到哥哥來的一封信，很好。」

「是，老師，」白倫德說；撈了一會又接着說：「他寄給我一塊錢，是在醫院裏玩撲克贏的。」

「聽到湯麥賭博使我很難過，」杜小姐說：「但他在作戰中的勇敢行為，使我們全體都感到光榮，如果你沒有別的話要告訴我，就坐下來上課了。」

「喀喀……」坐在倫德後面一個孩子又發出怪聲。

「他得到一枚勳章，」倫德接着說：「因為他表現了無比的英勇達成任務，他給我們全班寫了一封信。」

「信帶來了沒有？」杜小姐問：「如果帶來，你可以高聲唸給全班同學聽。」

倫德從口袋裏摸出一只航空信封，杜小姐看見信封上的字跡寫得十分潦草：湯麥離開學校這多年，還沒有

把字練好，她心想；但熟悉的字跡却使她非常高興。

全班學生微微騷動，秩序顯得有點亂。

「注意靜聽，」杜小姐說。

倫德打開信封，抽出一張綢紙，顯然這封信已經被許多人看過，才會縐成這付樣子，倫德清了清喉嚨，充滿企冀地說：「這封信寫得很長哩。」

「沒關係，你唸吧，」杜小姐說。

倫德開始讀信，他的聲音響亮而清晰。

「這真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倫德唸道：「我們乘醫院的飛機回到加州，在空中俯瞰，地面上的一切正像杜小姐叫我們看的那些地圖（哈，哈，），東一處砂丘，西一處峽谷，我這才發現半島果然是三面環水，一面接陸。海水的顏色，就跟地理教室的藍色粉筆一樣，我會用那粉筆在水泥地上畫了一張杜小姐肖像，記得嗎？……」

果然是他，杜小姐心裏暗想；我可沒猜錯。

「唸下去，倫德，」杜小姐說。

「你問我是否害怕那些地獄裏鑽出來的小黃蟲——向我們俯衝轟炸；我的答覆是「不怕」，至少沒有那天在學校飲水處被杜小姐捉到時那樣害怕；我告訴自己：『那次我都不逃，這次我更不逃！』何況，就是想逃也沒有地方逃。」

每天洗幾次澡，身上總是這種怪味。）倫德吻的聲音很響，又一次引起全班輕微的笑聲。

「謝謝你，倫德，」杜小姐說：「你寫信給湯麥時，請代我向他們問好。」

她轉過身來，面對全班同學，突然她聽見潔茜的聲音，她沒有舉手起立，祇是低聲說：「這好像一枚助章，他給杜老師佩上一枚助章。」

說完這話，小潔茜的臉上現出無比的感動，伏在桌上哭了，紅色的長髮好像一柄打開的摺扇，其餘女孩子也跟着哭泣，全體男孩子則繃緊小臉，強忍溢出的淚水。這是杜小姐執教以來，第一次感到迷惘，她想說出一會，感到自己有虧職守，身為教員，第一件責任就是維持課堂秩序。

她從手袋裏取出一根毛線，步下講台，走到潔茜身旁，抓起她覆在桌面上的長髮，替她編了一條辮子。

「別再哭了，」她說。

她那一如平日的聲音，使全班孩子恢復常態，個個坐正身體，用手帕醒乾鼻涕，疊攏雙手放在桌面上。

「拿出筆記簿，開始講課，」她說。

她覺得眼前升起一層薄霧，透過霧層，依稀見到孩子們都已長大。她把愛分給每一個孩子，教他們讀書，

全班學生竊出輕微的笑聲。

「後來，當我像魯賓遜一樣順水漂流時，你猜我想誰？我想的不是裸體大姑娘，而是嚇壞人的杜小姐。我想起每次要喝水時她那凝視的眼光，嚇得我不敢打開身旁的木罐，這幫助我儘量節省餘存的淡水，熬過饑渴難忍的日子，後來當木罐裏的水完全渴光時，我就把大海當做西達小學地理課教室，我告訴自己：『忍耐點，再過幾分鐘就下課了。』」

倫德唸到這裏突然住口。

「完了嗎？」杜小姐問。

倫德一聲不響地望定杜小姐，於是搖了搖頭。

「沒有完，老師，」倫德說：「還有一句話，」說到這裏，他的小臉脹得通紅，好像一只熟透的蕃茄。

「他說……他說……」倫德期期艾艾地好像說不出口，最後他硬着頭皮說：「他說：『替我吻一下嚇壞人的杜小姐。』」

「好的，倫德，」杜小姐說：「我在等你吻哩。」教室裏一時變得異常寂靜，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可以聽得見，倫德摺好信放回衣袋，於是大踏步走向講台，神情好像慷慨赴義的烈士，他沒敢走得過近，墊起脚尖，吻了一下杜小姐的面頰，（他身上的氣味好像一只隔年的鳥窩，杜小姐暗想；真奇怪，十二歲的男孩不論

幫助他們看地圖。這不是慈母般的溺愛，而是一個百戰沙場的老將，以滿腔的榮譽和熱望，在訓練一批又一批的年青戰士，幫助他們踏上人生的戰場。

（譯自短篇小說精選）

——完——

一頓非常豐盛的晚宴之後，女主人詢問飽漲的客人是否還要來點蘋果餅。

「不，謝謝了，」客人回答道：「我還要開車子呢。」

女主人看上去有點兒驚訝。

「怎麼，」她問道：「再吃一點蘋果餅會影響你的開車子？」

回答是：「我現在已經剛只能挨進駕駛盤後的座位了。」

×

×

×

客人走了，送給我們六歲的小姪女兒波妮五毛錢，大家在討論她應該怎麼花。

「為什麼不捐給紅十字會呢？」她父親向她建議道。

「我已經想到了，」波妮深思地說：「可是我想最好還是讓賣冰淇淋的人去捐給紅十字會。」



· 虫工長 ·

布區考克神秘小說

我的名子是喬能·紀勒·溫萊德，四十六歲，鰥居，目前健康良好。

以下所述真實無虛，我祇是就記憶所及，順序道來，並不誇張。

時在六月廿五中午，地點是三叉鎮上一所滾球俱樂部，我的餐室內，三叉鎮是加利福尼亞州的標準郊區，連一所像樣的餐館都沒有。我坐在櫃台盡頭的檯上，沉細在快樂的設想之中，有一匙，沒一匙地嚼着膩嘴的蘋果餅。對於自己的外貌，我一向自鳴不凡，在這一間裝潢整腳的餐室內，看來一定是英姿出衆了。

「還要些咖啡麼，先生？」

粗喉嚨驚破了我的夢境，向我的脊椎骨送入一陣涼意，我擡眼望那個掌櫃的，搖了搖頭。

「一元三角。」

我照單付了賬，又在盤下放上一個一毛的，掌櫃的收了進去，嘮嘮一聲道謝。當我把錢包放回衣袋中去時，他仍伸長了頸子在瞅我，我真想拿把斧子來砍斷他的鵝頸子。

「你不是郭志麼？」他問。

我又搖了搖頭。

「怪，你長得跟他一個模樣。」

這句話使我震了一下，但仍裝出友善的笑容。巧合，大可利用一下。

「做買賣的？」他一面問，一面用一塊引人噁心的布在抹淨桌面。

「亞格式池子。」

「什麼？」

「游泳池。」

「郭家要造一個？」

「不錯。」那掌櫃的又盯住了我，有着與猶未盡的神情。「你的確與郭志沒有一點親戚？」

「沒有。」

「那就沒話說啦。」

「爲什麼這樣說法？」

「郭志是個財主，爲什麼，財——主！」他又去做他的菜去了，頗以能認識一位財主而矜然自得。

×

×

×

×

這是我歷來的一項習慣，在走入一家商行之前，如兵士察看陣地那樣，先行在心理上振作一番。站在「郭志公司」門首，我也不得不爾。台階上有一只小黑甲虫，我審慎地一脚將它踩扁；然後步上石階，推門而入，滿懷心安理得。

偌大一間辦公室內，幾張桌子都空着沒有人坐，祇有冷氣機在嗡嗡作響，雖是夏日晝後，屋內有着純淨但不安的氣氛。我站定片刻，才習慣於那一分昏暗，最後，終於能夠看清一扇門的門板上，寫有「郭志」的字樣，門下透出一絲陽光。我再度振作自己，告訴自己說，行深呼吸十次，叩門，低聲，自信。但當手指叩擊門板時，仍然不免哆嗦。

「進來。」

推開了門，我仍站在門口，驚訝地望着那大辦公桌後坐着的人。「我是溫萊德，亞格氏游泳池公司的。」

「我請是你，」郭志答道。他對我的猶豫不前，直盯着他的神情大感不解。「你吃了什麼藥了？」

「有人告訴我，我們很相像，事實確是如此，很使我吃了一驚。對不起得很。」

郭志把我從頭頂相到腳尖，最後站起身來。「坐下，溫萊德，」他的口氣倒也懇懇。「在那邊有光的地方，把你的臉轉過來。」他圍着我的身子轉，像一個家畜競賽會上的評判，在坐回到桌旁之前，喉間不時略略作聲。「聽說過這樣的事，從來不曾想到過竟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很奇怪吧，太相似了。」

我們幾乎有同等的高矮，同樣的膚色，除了我的頭

髮比他的更灰白些之外。身材也相仿，祇是他略顯強壯些。嘴和眼睛完全一樣，聲音也像，不過他的話語比較不文，這是由於他的一口土腔之故。

「是游泳池公司的老闆？」他的語氣中具有敵意。

「我是推銷和服務的代表。」

他低着嘴在打量我。

「推銷員，」他說；「一家游泳池公司的。我們是一對兒的雙生不，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你，多大？」

「四十六。」他的粗魯使我暈眩。

「我才四十七，上過大學？」

「是的。」

「戴過方帽子？」

「文學士。」

「娶了老婆？」

「不，不會。」

「事情就是這麼着。你戴過方帽子，有一肚子花錢的招兒，我却有四百萬的家當。你得靠賣游泳池混飯，我，退休享福，還有一個標緻的渾家。」

幸運的是我已經學會了控制自己。我不理他的話，開口直道我的來意：「郭先生，有一張合同請你簽署，關於游泳池的。」

「我要等一下再讀，今兒晚上讀。」他又在打量我了，眼中又有了取巧的神色。

「最好請你現在就讀，今晚我在洛杉磯還有事。」

「溫先生，」他這樣客氣的稱呼聽來也像侮辱。

「你該不該服務？」

我點了點頭。

「那麼就服務一下吧，」頃刻間，他又變得熱套了。

「到我家去吃晚飯，我讀過合同之後；今晚就簽了它。」

我將這樣貓捉老鼠的勾當與滾球房的菜色衡量了一下，然後說：「我很高興來吃晚飯。」

郭志的手又向合同指着。我這才看到他的右手中間兩個指頭有繃帶包着。「幫我把它摺起來，我的兩個指頭讓機器切了尖頭兒去，痛得動不了。」

「我很遺憾。」

他望着我，嘴上掛着笑意。「別扯淡，溫萊德，你正恨着我呢。」

×

×

×

×

×

×

×

×

門首停着一輛華麗的蓬車，郭志那只受傷的手在掏摸鑰匙。

「你坐車來的，溫萊德？」

「停在滾球場的停車場。」

他的日光很銳利；藍眼珠蘊着投機取巧的神色。「哈個合同？」他說。

「你的書記寫信來訂購的，信我帶來了。」我將它取出來，放在他的面前。

「我沒有書記了，至少在這裡沒有，兩個禮拜以前，我把生意收了。」

知道他是那種專檢便宜的小人，我竭力忍住該倒霉的感覺，在臉上不露激動的顏色。這是通信訂貨，總公司催迫我推銷，所以雖然不曾訂約，我也冒險接了下來。

「我知道工程已經在開始了。」我說時，堅定而鎮靜。

「不錯，開始了。」他答道；「可是沒有合同呀。」

「鋼料一定也已經到了」我的語氣軟弱了些。

他又尖刻地看了我一眼，然後說：「到了」

我指着桌上的文件，對他說：「這就是合同，簡單的訂貨合同，你該簽名的地方，我已經替你標出來了。」我的鎮靜對他產生了力量，他伸手向桌上的筆架，但仍猶豫着。

「我要先讀它一遍。」他的一個指頭在紙面上幌。「讀讀吧。」我答道。

「別管它，上車。」

郭志的住宅在山頂上，俯瞰全鎮，平頂，紅磚，圍着藩籬，玻璃多，顯得摩登。

「十五萬只大洋。」我們下車時，他說。

「美得很，」我說。

郭志轉過身來問着我，又有了笑意，「別瞎捧場，賣游泳池的。你是老派人，討厭這玩意兒。就算我把它送給你，你也不會要住。找個像我一樣的暴發戶，賣給他，再來一所安安靜靜的小別墅，裝滿了精巧文雅的家俱。」

進入起居室，記得我曾為它陳設的華麗吃了一驚。郭志不知在那裡按了一下電鈕，白色的窗簾自動拉開了，整個一面出現了一塊玻璃磚牆。窗外景色一覽無遺，也看到了那個醜陋的，為池子而挖掘的大坑。

「坐下，溫萊德，」他說：「我去打幾個電話，告訴我的妻子你在這裡。」

說完，他立刻走了。留下我去仔細欣賞屋角一架中國錦屏。

「也喜歡我這間屋子麼？」

循着聲音的來處，我看到一個黑蒼蒼的婦人站在門首。

「我是明娜，你真的像他。」

「我是溫萊德，爲游泳池來的。」
「我知道，」她回答：「他對我說。」她安靜地在等待我再開口。印弟安人的混血種，我在想。

「這屋子真漂亮，」我說：「是你的傑作吧？」

她不動聲色，在考量答話。『是的，』她終於這樣說：『容易得很，祇要你有隨心所欲的能力。』

「永遠不會這樣簡單的，事實並不如此。」

「不要恭維我，溫先生，我不習慣這一套。」她輕盈地走了進來。『請坐，要喝些什麼麼？』

「不，謝謝你。」

「紙烟就在你的身傍。」她走向那拉窗的電鈕，把窗帷又拉上了。『我喜歡這個樣子，這樣能和燈光調和，而且也遮住了你們挖斥的那個地洞。』她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下，將在腿舒適地彎起來，燈光照着她的顫骨，在她臉上益加彫琢，這女人像一頭貓，不知誰是耗子。

「對我講以後還有什麼工作。」

「明天我們裝上鋼料，這跟一只藍子差不多的樣子，下午噴水泥。」

「水泥是噴的？」她以發問來掩飾對我的打量。

「這是新方法，像救火水籠一樣，水泥從一根管子裡噴出來，糊平之後，工程就完了。」

經質地忙著。他指着一個座位向我說：「坐下，溫萊德，來一杯怎樣？」

吃飯的時候喝酒，我覺得不對勁。

「還是來一杯的好，這也是合同的一部份呀！」郭志不能忍受自己被人駁回了要求。

他妻子銀鈴般的聲音衝破了僵局。『別強迫人家，』她說：『有人不喜歡在餐桌上喝酒的。』

「是啦，有人不喜歡。」他吞下一口酒。『你知道嗎？郭夫人她就不喜歡，也不喜歡我連吃飯帶喝酒。溫先生，我總算討著了一個文雅的太太。』

我的眼光在他們二人之間往來，想找出他們的關係來。她笑得甜蜜蜜的，整齊的編貝在燭光之前閃耀。

「我丈夫是個酒鬼，溫先生，」她以溫和的聲音道，開始吃她的晚餐。郭志從椅中站了起來，一臉的煞氣。

「坐下，」她說。『吃你的湯。』

驕橫必須與溫柔併肩才是力量。一開始，我就看得出來，郭志愛他的妻子，郭志毫無辦法。席上，郭志一杯又一杯地傾倒威士忌，郭夫人與我說些閑話，都是由她領頭的，使我對她的傾慕與時俱增。週旋於一對不愉快的男女主人之間，實在也很累人。等我們一同行返起居室用咖啡的時候，我才如釋重負。我想着銷掉一個游

「以後呢？」
「不等水泥乾，我們就往裡放水。整個工程祇費幾天功夫。」

「你怎樣會進這一行的？」她問我。

我告訴他一點我的背景。她倒是個肯聽人說話的，雖然有時也插一二句嘴，都是普通照例該有的問話。

「你家裡的人在那裡？」她終於問到家事了。

「幾年前都故世了。」

「真可惜，你太太呢？」

「我是個鰥夫。」回答她之先，考慮了一下。『你結婚有幾年了？』我反問她。

在她答復以前，也有小小的頓挫，「三年了，」她說時，我看到她眼中掠過一絲陰影。『三年了。』她又重說一遍。

「聽來倒像三十年了，她不是這副怪相嗎？」郭志出現在門首，繫繃帶的手中，握着一個酒杯，「來，大家去吃飯。」他領先往餐室那面走；目光熱烈而兇惡，在他妻子臉上閃着。

我轉身等候她出門，她却站在起居室中間，蒼然的臉色轉白了，祇有兩顆眼珠在動，望着她丈夫離去了，才快快地走動。

郭志仍握着酒杯，站在餐桌的一端，一個女傭在神

泳池，可以得到八百元佣金，八百元究竟可以花不少時候。這樣想着，直到郭志站到我的面前。

「你的手指怎樣了？」我故意找出一個安全的談話題目來。

「有點疼痛，」他搖搖手裡的酒杯。『這勞什子比什麼麻藥都強。』

「要我來看它們一下嗎？」明娜在問。

「不要管它們，對付討厭的東西就該這樣。」郭志又去喝他的酒了，我的眼中一定透著疑問，因此她說：『我做過護士。』

郭志正對她望着，聲口又強硬了。『你要不要明白我請他來的意思？』

「如果你要對我說：『說吧。』」

「讓你自己睜開你的眼睛，」她說：『看這個小子！大學畢業，一派斯文。今天一天我要他怎樣就怎樣，他連屁也不敢放一個。』

我站了起來，太陽穴的小血管在跳動，有韻律地突突，他又在往下說。

「長得跟我一模一樣，不是麼？祇有一樣不像，他連一個子兒也沒得！」他站在我的面前，醜陋的臉上都是不屑。『他站在那裡等着生意，屁也不值的生意！』我能意識到他的怒氣，兩手躍躍欲試。快了，事情

往往是這樣的，但明娜的聲音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夠了，不要再這樣了！」

「當然夠了，」他的手伸入衣袋。「這是你的合同，跑生意的！」他把它摔在地上。「檢起來，滾！」

三個人一時都呆住了，明娜站在一邊，郭志盛氣凌人地，我的腦袋在旋轉。過了片刻，我轉身拾起那份合同。

「這還沒有簽，郭先生。」我將聲音儘可能裝得鎮靜。

「跑生意的，沒有誰簽它的。」

雖然全身已在抖動，但我仍耐性壓着：「郭先生，你不能這樣。我有你女書記簽字的訂購信。」

「女書記？她早走啦，溫先生，祇有笨蛋才不等簽合同就開工。」

怒火從我腳跟慢慢在往上升。「郭先生，你說你不簽？」

「滾，」他對我說。

「如果他不要，錢歸我來付，溫先生。」明娜插嘴說。

郭志惡狠地轉身向她。「辦不到，小妹，你還不是一樣轉手轉腳，想買快燒餅餵他填飽肚子都不成。」熱浪在我全身周行，我又振作起來了，面對着他，

我心裡在說：「你該死，該死。」

「滾出去！」他向我吼。

他的面頰與嘴角捋了結實的一擊，他躺下了，四肢亂動，流血的嘴仍不安靜，眼光像一個瘋子的一般。他站起來時，我又給了他一拳。他就是不會喝醉，也還是好對付的，這一拳將他直送到那精緻的咖啡桌上，在那裡癱着。

明娜拉着門說：「走，快逃！」

我們的兩對眼睛交視片刻，我搖搖頭。我一時大意，以為郭志不可能再繼續打鬧了。不想正當我轉過身子時，恰好躲開了她的進擊，他右手操着一個銅製人像，那是咖啡桌上的擺設。我們二人繞着圈子，他像頭野獸一樣，酒精的力量已被憤怒消化了。再一次襲擊，銅像落在我的右肩上，一陣劇痛使我忘掉了一切。用我那完好的右臂，拳頭落在他的臉上，身上，但肩上的傷減少了它們的力量。我一腳踢在他右臂的麻草穴上，迫使他掉落了手中的銅像。可是他又跳到我的面前，瘋狂的手指扼住我的咽喉。我們同時跌倒在地。他的臉似在噩夢中所顯現的那樣，喉頭的壓迫越來越緊，呼吸越來越困難，眼光越來越模糊，耳邊祇聽到野獸似的喘息與從他口噴出的詛咒。

在模糊的眩暈中，我看到他的妻子站在我們上面，

「他們不會相信的。」

「我也想他們不會的，」很奇怪，說這話時，我心裡有泰然之感。

「埋了他，」她的棕色眼珠向着我。「埋在那池子底下。明天他們來一糊水泥，就永遠找不到了。」

「早晚還是會被找出來的，」我道：「他們總會找得出來的。」

「你就取他而代之，」她變得激動了。「你和他相像，就變作他好了。」

「不可能的。」

「不要放過這個機會，他的一切都是你的了。生意沒有問題，早就收歇了。游泳池一落成，我們就走。我可以照顧所有的電話。沒有人會知道的，除了你和我。」

「我們上那裡去？我又沒有錢。」

「我們本來就打算走了。有錢，又有車票，護照，一應俱全，」她走近來，興奮地說個不住。「祇有頭髮稍稍不同，可以染，別人不會這樣仔細注意的。這一切都是我們的了，錢，房屋，其他。如果我們報了警，便什麼也沒有了，連錢也不是我們的。埋了他，我幫你變成他。」

我審慎地衡量她的話語。我有這一方面的天才，可

高舉着那個銅像，一下，兩下，往下擊落。郭志在我身上癱瘓了，我從他身下掙扎着爬了出來。明娜在注視她那無聲息的丈夫，睜着眼，喘着氣，手中仍握着沾血的銅像。

「我恨他，」她說：「恨死他了。」

我靠着桌沿，等候體力恢復。當我抬頭時，那婦人已蹲在他丈夫的身旁，以熟練的姿態在忙碌着。

她的眼光攫住了我。「他死了，」她說：「是我殺死他的。」

我走過去把郭志翻過身來，按他的脉息。她又開口了：「我知道。」

「我們怎麼辦呢？」我問她。

「坐下，休息一會再說。」

一瞬間，我為這婦人的反應所迷惑了。她在確定丈夫已死之後，竟連第二眼也不再看他，既不抱怨，又不哭泣，更不關切。她祇是坐着，兩手安靜地擱在膝上。

「我們該報告警察，」我說。

「不能，」她說：「怎樣對他們說？」

「據實報告。」

她搖頭說：「我們不能，我殺死了他，也是你殺死了他，這是我們所能報告的。」

「我們可以說是自衛。」

是這一回却需要最冷靜的判斷。這是一個機會，長期的，含着危難艱阻，但十分的戲劇化。也許是緣於最後這一點，使我的衡量偏向肯定的。我道：「那末你得幫助我。」

她立刻站到我身前來，手握着我的胳膊。「我幫你一切都會成功的，你等着瞧好了。」

我那件撕破的上衣被脫落在起居室內，我們外出到那土坑邊。我的右肩有些麻，但不大痛，可見並沒有嚴重的傷。她問我說：「屋子後面有柄鏟子，是做工的人留下的。」

這是加州月明之夕，月光舖在土坑底上，有化腐朽為神奇的景象。挖土的工作並不困難，鬆軟的泥土輕易地便被剝起。突然，我轉向她說：「還有一樣，他那兩個受傷的指頭，別人一定會記得的。」

在月影中，她的臉色顯得淘氣相。「我是個護士，」她說：「我辦得了，祇是兩個指尖。我有麻醉劑，你不會有感覺的。」

然後，我們兩人合力把那血淋淋的屍體搬入穴內，臉朝下，謹慎地蓋上泥土，又使土坑恢復原狀。最後，由她掌燈，我細察一遍。

「現在，」她說：「我們幹定了。」

「是的，」我答道：「幹定了。」

卡車離去時，明娜正站在我身傍。「成了，喬。」這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你走進這所房屋，再走出來時就換了一個人了。」在門口，她止住我，雙手攔在我的肩上，溫柔地吻我。「你現在是郭志了，」她說。富有，優逸，又有個如花美眷。」

下午，噴水泥的人很早就來了，在鋼料上噴上水泥。

「以後怎樣？」明娜問我。

「幾天之間，他們再來糊上一層，就可以放水游泳了。」

轉換一次人生，所要注意的細節太多了。明娜也忙得很，她為我染頭髮，包紮受傷的手指，從衣櫥中挑合我身材的衣着。我用電話通知游泳池公司，來個出其不意的辭職。明娜為我寄出最後一封公事，附去一紙簽好字的合同，一張全額的支票（模倣一個已被認可的簽名在我是不足道之事，何況其他文件都是真的），我寫信去退掉了我那洛杉磯的住屋。明娜遣散了僕役。

日又一日地，明娜幫助我研習郭志的背景，熟記他的投資與財務情況。郭志一切都已為自己的退休而作部署，所以留下的都是不動產，處理上並無困難。家中除了偶而來個送貨員外，別無訪客。我逐漸已能應付裕如，串演得十分佳妙。

「到廚房來。」

我感得倦極欲眠，因而說：「不，」。可是她很堅決，引我走入屋內。「等弄妥了你再睡。」

「你一定辦得了？」我問她。

「我是個高年外科護士。」她答。

翌晨，我從迷藥的睡夢中醒來。她的臉傾向我，像一朵花。我望望我的手，昨夜廚房中的一幕被憶起了，針筒，刀，醫院裡的味道。現在，手指上的紗布却是真憑實據。

「快，」明娜指着窗外說：「我們還有事做呢。」窗外有一輛卡車，兩名工人已在開始安放鋼料了。

「他們還會挖土不會？」她問道。

「不會，把鋼料安上就行了。」

「水泥什麼時候到？」

「四五小時之後，也許會晚一些。」

「都要你去監工的？」

「不，我祇管看着鋼料安上就行了。」

「去吧，最後一次做你自己的工作，把綁帶的手插入口袋裡。我煮一杯熱熱的，香香的咖啡等你回來。」

監視安裝祇是例行工作，縱然我仍不時要望着那塊埋人的土地，幸好指頭上的疼痛能使我意志集中，看着工人們在坟墓上跑來走去。

次週的星期一，我經歷了第一次考驗。我在當地銀行中現身，存入幾筆收到的款項，並沒有人注意我。以後，又在鎮上到處走走，也沒有人有所疑惑。二個星期過去了，我真的已經開始享受我的新生活了，明娜的慰敵與愛悅使我忘掉了危險。我們計劃在第三個週末啟程，一切旅行的節目都經安排妥當。這一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優美的，充滿了韻律，笑樂，與希望。

啟程前夕，也許因為對此次冒險的享樂正達頂點。我們對坐着等候出租汽車來接我們上車站的時候，我竟想到了那個溫萊德，經我親手毀滅的人物，還有郭志，現在的我。要復原，也不是難事，因為溫萊德祇死了三星期，祇要除去明娜，大功即可告成。而除去明娜非亦難事，她正在對我推心置腹，一條汗巾就可完事，床上一具死屍，警察忙着去追尋那查無蹤影的丈夫，豈不有趣事。但我要考慮的是那斷了指頭的手指尖，以及那一筆諾大的財產，這意見太不合實際了。正思想間，門鈴響了，那該是汽車來了。

我向明娜笑笑，走去開門。門外廊上站着兩個人，對我做了一個拙劣的手勢，是警官都是這樣的，顯露他的警徽，這是一套公式。明娜站在行李堆旁邊，面上露出詭異的神色。我請他們坐下，開始談話，神態自然之極。

「我是郭忘，」我說：「這是我內人，明娜。二位有何貴幹？」

「郭先生，你們就要動身了，」那高身材的說：「真對不起來打攪你們，但祇要幾分鐘就夠了。」

「請說吧，我們遲幾分鐘還不要緊。」

「我們在尋訪一位喬能·溫萊德先生。」那高的又說。

「他不在這裡了。他是游泳池公司的，三星期以前來過。」

「他幾時離開這裡的？」

「我記得是六月廿六日，星期五，」說這話時，我裝得像要思索半天似的。

「時刻還記得麼？」

「大約是下午五點鐘。我記得的，因為我送他上鎮上，當我放他在滾球場前下車的時候，銀行的鐘正指着五點十五分。」

「為什麼在那裡放下他？」

「他說他的車停在那邊。」我答。

明娜在一邊發問：「發生了什麼事了嗎？」

「一件尋常的失蹤案，郭太太。那輛車仍在那邊，他不曾去碰過。他有沒有說過要到那裡去？」

「沒有。」我答道：「他監完工就走了，我以為他

是回洛杉磯去了。」

「他為什麼把車留在鎮上？」

「我們在公司見面，我邀他來家吃晚飯，自然用不着開兩輛車來。他在這裡住了一晚，看完安裝工程才走的。」

「為什麼要住一晚？」

「這人很有趣，而我們正好有客房。」

「郭先生，我們並不是在盤查你，我們祇是探索一些資料。你是怎樣從鎮上回家的？」

「坐自己的車，沿鄉村俱樂部之路開回來的。」危險已經過去，我十分心安理得地說。

「那是什麼時候？」高的專管問話，矮的不停在用筆記下來。

「我們在五點鐘離家。」

「你一定沒有記錯？」

「不會，當時我看過表。」

「星期五的五點鐘，你們離開這裡，幾時到達停車場？」

「五點二十五，我看過表。」

「我們對時間很注意，越準確越好。」

「我回來時，銀行的鐘正指着五點半。」

「你回家時走的也是同一路線？」

。

「他的妻子，還有別個。他的真姓氏是紀勒，喬能·紀勒。有時加上一個溫萊德。」

明娜的臉僵了，兩手在哆嗦，她轉向我，面容就如日光下的一朵鮮花。我向她微笑着。

「你說還有一件什麼事？」她又問道。

這回，那矮個子開口了。「另一個問題我們想請教郭先生解釋，那天星期五的五點鐘，他是怎樣經過鄉村俱樂部的路去滾球場的。」

「我已經解釋過了，」我說。

「解釋得不够，郭先生，那天有輛大拖車在那路上翻了，從下午三點到六點不能通行。」

明娜沒有話了，我向門口走去。

我將永遠記住她的臉色，好像有一千張網正罩住了她。有趣，真有趣。

他們很客氣，把我帶往警察局，連取手印的時候都向我道歉。然後搬出警察局那套傳統辦法來，一個問題問了又問，煩透了。我不是個有耐性的人，但也忍受了有二小時之久，最後我向他們要來紙和筆，寫下這段自白，心裡才舒暢了。

為明娜惹上麻煩，我覺得很遺憾，但不管怎樣，這一切不都是她的主意嗎？

喬能·紀勒（簽署）

「是的。」

「時間沒有記錯？」

「不會錯。」

他們站起來，準備告辭。高的那一個向我望了一眼，又說：「溫萊德先生的長相怎樣？」

「與我很相似。」

「不錯，我們看到了他的相片。」

現在，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我。還是那高個的開口：「郭先生，你能否晚一班車動身？」

「固然不方便，但也可以商量。」我的風度好到不能再好。「為了什麼呢？」

「請到我們局裡去做一個書面筆錄。」

「非如此不可嗎？」

「有些很緊要的事情，是關於溫萊德的。」

「你隱藏着不會告訴我們？」明娜在一旁問道。

那高個子警官為我拉開門，一面答道：「是的，郭太太，有兩件事我不會說。」明娜在等候他繼續說下去的時候，我覺得房子在跳動。「溫萊德是個神經性的殺人慣犯，背着三張通緝票。」

明娜睜大了兩眼，看看我，又望望他們兩個。這時候的她可真美。

「他殺了些什麼人？」她的話語是從喉間擠出來的。



時裝模特兒

(I knew what I was doing)

Jerome Weidman 著
微 之 譯

I

他們一心認為可以把我團團地拖著轉，讓他們擺佈。不過自從我懂得我所做的事情以後，我對他們的想法和要求，可以估計得很清楚。表面看來，好像有點兒危險，事實上可並不，所有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懂得怎樣下台。我起先並不會想到他會有什麼行動，直到他好像釘梢似的一直跟著我走進模特兒的化妝室，並且開口說道：「我想告訴你今兒晚上的事。」

我不喜歡他說話的那種樣子。

「今兒晚上有什麼事？」

「我很抱歉，米娜，」他說：「我們今天晚上的約會不得不取消了。韋斯先生剛對我說他這次爲了春季時裝出差去，要把我帶去，我們今天晚上就得動身。」要是他有一次預演，也許會使他有利一點。現在他這一段話可有點不高明。「你當然對這些事情懂得很清楚，米娜，一個人總不喜歡一輩子就做打包員。我在韋斯身上已經磨菇了好幾個月，希望他能提拔我。現在我好不容易得了這個機會，我當然不能輕易放過。對嗎，米娜？」

「當然，」我說道。如果他希望我能裝得更親切一點，那他他就是個大傻瓜。「我知道得很清楚。」

「如果我早一點知道這個消息，」他說：「我早就告訴你，我們的約會可以改到昨天晚上，或是另作安排，可是韋斯先生一直到今天早上才告訴我。」

「這沒有關係，傑克，」我說着，淡淡地笑了一下，只裝出一點點兒使他剛好能覺察的失望。「我不希望你爲了跟女朋友約會而失去最好的機會。」

「我知道你會瞭解的，米娜，」他說：「可是說來又很可笑，我爲了盼望這次約會，已經眼巴巴地等了一個星期，不料到頭來却落了個空。」

這句話到一點也不錯，就像我預定到那一天去看牙醫生一樣。

「我們可以另外再約一個日子好了。」我說。

「你放心，」他很快地說：「我們另外再約個日子，」說着他就出去了。

我把化妝室和展覽室之間的簾子拉上，脫去我的內襯衣。然後我開始很仔細地穿上了衣服。我戴上一個在出吃中飯時剛買來的新奶罩，再套上一件需要有人在我背後幫忙拉緊的衣服。我在打扮上也花了不少時間。每一件事都得這樣慢慢地來。我給自己好好地畫上了眉毛，塗上一層甜甜的唇膏。我拉直了絲襪子的線紋，把帽子拉得蓋過了一隻眼睛。對我的上衣我躊躇了一分鐘，最後我還是決定把它搭在手臂上。我投資了八角九分錢的新奶罩，如果讓胸部的曲線給上衣罩住了，豈不太煞風景？對着鏡子又再瞧上一遍，一切都安排妥當了。

我從展覽室的後面走往前去，到了前面的入口，迅速地吧門推開。

韋斯和傑克一齊轉頭來望着我。

「哈囉，傑克，」我說。

他張嘴結舌地裝出耳聾沒有聽到的樣子。

「好吧，我再試一次好了，」我說：「哈囉，傑克。」

「你在这裡幹什麼，米娜？」他說。

「那我可要反問你了，」我說：「你想我來幹什麼？我們不是有一個約會嗎？」

「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

「你聽着，」我打斷了他的話，「今天不是星期四嗎？現在不是七點缺一刻嗎？難道我弄錯了時間？」他依舊張着嘴想說什麼話，可是不讓我開口。我雖然朝他方向看着和講着，可是我並不是對他說話。我真正說話的

對象是那一位名叫韋斯的先生。如果韋斯先生有着一般時裝商人的頭腦和眼光，他是不會長久地置身事外的。我繼續說道：「難道你這樣子是說我跟你有了約會？」

「可是米娜，我告訴過你——」

「等一下，等一下，」韋斯先生插嘴進來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轉過身來對他，裝出好像剛看到他在這裡的樣子。

「啊，哈囉，韋斯先生，」我說，微笑着。「我以前沒有看到過你。」

「小姐，」他咧着嘴笑着說：「像你這樣的小姐我是不能錯過的，」他的話正中下懷。

「你怎麼知道我的姓名？你貴姓？」他轉過來對傑克說道：「嗨，為什麼你不給介紹一下你的女朋友？」看來沒有問題了。從他的眼光裡可以看出來一切都錯不了。

「啊，不要開玩笑了，韋斯先生，」傑克說道：「你一定知道她的。她是米娜·葛羅絲小姐，我們的時裝模特兒。」

「什麼？」

他走了過來，瞧瞧我帽子底下的臉。

「好極了，」他說着拉住我的手臂。

我敢打賭他是會上鉤的。

他站開了一點，向我全身打量了一番。我從他的眼光裡可以看出我那八角九分錢的投資是值得的。

「我敢發誓，因為你以前穿了那種奇形怪狀的時裝，所以我好像從來就沒有見到過你似的，」他說着用手臂圍住我的腰。「你脫去在台上穿的那種衣服，換上了這一種——你知道，你簡直是漂亮極了！」

聽起來很舒服。

「謝謝你，」我說，故意在聲音裡帶點兒小彘扭。「今晚上我可受夠了好的啦。」

「可是米娜，」傑克說道：「我已經對你提起過韋斯先生，並且說我們今晚要出發。我告訴你我們——」

「這不過是你的飾詞就是了，」我說：「我衣服都穿好了，你才來——」

「我來告訴你你是怎麼一會事吧，」韋斯說着，舉起了他的手。「一切都是我的錯。我的意思是說，我應該早一點通知他，讓他早幾天可以知道。可是我沒有，所以這應該算是我的錯，現在讓我來告訴你怎麼做，」他看來着實不壞。「你——他指着傑克——」你去把樣品包裝好，等你結束以後，你就帶了箱子到賓州車站，把它寄存在那裡。我和葛羅絲小姐——米娜，在這裡——他又把手圍住了我。「我們一道出去吃晚飯。這個安排怎麼樣？這樣可以扯直了吧？」

「啊，韋斯先生，」我說：「當然願意！」

「可是，韋斯先生，」傑克說：「那麼火車的班次怎麼安排呢？我們一定得趕上——」

「沒有關係，」韋斯說，向我眨眨眼睛。「我們可以搭明天早班的火車。」

II

當韋斯走進我的化妝室的時候，我正在拔我的眉毛。

「路迪，再等一分鐘就行了，」我對着鏡子說道：「請坐一會兒，你看起來好像很累似的。」

韋斯照我所說的做了，可是那把椅子却不是他所需要的那一種。

「謝謝你，米娜，」他說：「我不能，我正忙着呢。」

他所需要的是四方碼的毛巾來擦掉他額角上的大汗。

「熱嗎？」我依舊對着鏡子說話。我得照我的意思來對付他，甚至我用來拿眉毛鉗子的手臂一點都沒有震動，完全是老資格的派頭。「四月裡就熱得像地獄。」

「是，」他說着用他的手擦臉。「我要告訴你，米娜——」

「不要擔心，」我很甜蜜地說：「讓我來告訴你。」

他張開了嘴瞪視着我。

「什麼？」

我把襯衣拉起來直到肩頭。

「對不起，我光了背，」我說：「我自己都不覺得這天氣有多熱。」

他又開口了。

「我要告訴你——」

「我知道，」我說，當我在工作時我斜睨着自己。「你打算告訴我跟我一起出去吃中飯的時間，是嗎？」他的嘴張開得更大了。我估計再張開一點兒，我就可以看到早餐所吃的東西了。

「你怎麼知道我——」

我搖搖鉗子把它弄乾淨，又開始另一隻眼睛。

「我想我是一位心理學家，」我說：「可是不要讓我太揭穿了你的底，路迪，你說吧，把你要告訴我的一股腦兒都說出來，你就當我一點都不知道好了。」

他閉上了他的嘴。

「我不是騙你，米娜，」他說：「我只不過是來告訴你D.C.要我一塊兒跟他吃中飯，他要跟我談夏季時裝的事。我沒有什麼辦法？他是老闆，米娜，你是知道的。」

他給了我這個好消息，我很感激他。

「我們可以另外約一個日子，也許是明天，或者是後天。好嗎？」

不過這也使我覺得有一點討厭。難道他們沒有足夠的腦筋去想出另一套不能踐約的理由？

「當然可以，路迪，」我說：「我明白這些事的。」

好好地想一想，我可以利用他發展一條新路線。

「我得趕快走了，米娜，D.C.在等着我了，」他說：「祝你快樂。」

「不要擔心，」我說：「我會好好兒的。」

當我打扮好以後，我迅速地從配電板前經過，好像我很忙似的。

「嗨，米娜！」

我停住了腳，轉過身去。

「看老天爺的面上，」拂蘿說：「讓我仔細看看你。」

我裝模作樣地轉了三三個圈子。

「孩子，」她說：「你真個是秀色可食啦！你那兒找來的這些衣服？」

「那兒去找？」我說：「那是我賺來的。」

她笑笑。「你願意告訴女孩子們該怎麼做嗎？」

也許我願意，不過現在還不願意宣佈。我的這一套系統還在幼稚階段，我甚至還想去請專利呢，誰說得定？

「我現在不能停留下來，」我說：「我很忙，我有一個約好的中飯飯局。」

這就是我所說的進步。兩個月以前我只有簡便中餐的約會，可是現在却有了中午的飯局了。」

餐館只離開幾方區。我走了進去四面張望，D.C.面對着門坐着，在跟韋斯講話，他却背對着我，我走了過去拍拍韋斯的肩膀。他抬起頭來一看，幾乎從他的椅子上滑落下來。

「米娜！」

「你還記得我，我真高興。」我說，微笑着。

「我不是告訴你——」

「也許你說了，」我說着，向四周看看，「不過我不想去回憶過去。我站着的時候總是覺得不舒服，你能給我準備一張椅子嗎？」

茶房推了一張椅子給我，我坐了下來。

「對不起，米娜，」韋斯說。他的臉紅了，一面繼續看着D.C.的臉色。「我告訴過你我有一個重要的——」

「真的，」我說：「我不能瞭解你，路迪。你跟我約好了——一個飯局，可是等我來以後，你不但忘記給我一把椅子，並且還吃了一驚似的，開始對我大發議論——」

「對不起，小姐，我好像在那裡見到過你？」我轉過身來面對着D.C.他正用手握住我的手臂，對着我微笑。「我好像對你很面熱似的。」

我回報了一個迷人的微笑，說道：「我也對你很面熱，坎安爾先生，」

「嗨，」他說：「你怎麼知道我的姓名？」

「那是直覺，」我撒嬌地說。我故意向他送着秋波，又裝出怕羞的樣子。這是撒嬌，是吧？」

「不是開玩笑，」他說：「我不是在那裡見到你？」

「是的，」我說：「我們從來沒有正式介紹見過面，可是碰頭的機會到有很多次了。」

「是嗎？在那裡？」

「你猜，」我說。對了，再撒一次嬌，這個手段不算壞。從那個打包管運輸的店員開始，他們都拜倒在石榴裙下。

「我對這件事很抱歉，坎安爾先生，」韋斯說，轉過來向着他。「我告訴過她——」

「看老天的面上，」坎安爾說：「請你少講幾句話，告訴我她是誰，好嗎？」

這個突如其來的問句使老路迪稍稍感到一點震驚，可是他立刻就弄清楚了當前的局面。

「坎安爾先生，你不是在開我的玩笑吧？」他說：「這是葛羅絲小姐，米娜·葛羅絲，是我們公司裡的時裝模特兒。」

「什麼？」

當他凝視着我的時候，我很容易保持着笑容。我這時要做的事情只是看着路迪，並且想着在這一時刻中他對傑克有怎樣的看法。最困難的是他還得在臉上裝出笑容。

「我們可以把韋斯先生的話作為正式的介紹嗎？」我說，甜蜜地微笑着，伸出了我的手。

他拉住了我的手說：「當然可以。」

我覺得飄飄然，我恨不得過去吻一下韋斯。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狩獵運動。

「我所不能瞭解的是，」他說着搖搖頭，「為什麼在展覽室裡我從來就沒有為你傾倒。可是在這裡——」他又再度搖搖頭。

「也許是因為我的衣服，」我說。

「也許你是對的，」他說。我想我說的話也許沒有錯。「你從那裡突然找來這些好看的衣服？」

我開始覺得自然起來了。他們所話的話都是一樣的口氣。

「它們是禮物，」我說：「是我以前棒場的客人送的。」我的重音在「以前」兩個字上。

「我贊美他的眼光不壞。」他說。

「我說的是以前的捧場客人。」我說着向他笑笑。

「我很高興聽你這麼說。」他向我回笑。

我輕輕地抽回他依然握着我的手。

「我把它借回一分鐘你不會介意吧？」我說：「我要拍點兒粉了。」

他的臉紅了，他大笑著，「噢，當然，當然，」他說：「可是你記着，這只是暫借啊。」

我們兩人都笑了。可是路迪沒有笑。路迪看起來的樣子，好像是醫生把他喊了回來，告訴他診斷錯誤了，他得的是癌症。

「我真抱歉，我們的討論給打斷了，」他說着，扭動着他的臉。「我想不到我們的討論會被這樣打斷的。」

「我不懂你為什麼要抱歉，」坎安爾說：「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這幾天工作得太辛苦了，」他轉身對着我。「我們得好好的慶祝慶祝，」他說着又握住我的手。「我一星期來就沒有這樣快樂過。」

老D.C.又在我的掌握中了，我很清楚。

「可是，坎安爾先生，」韋斯喊道：「我們剛才討論的事情怎麼辦呢？我們的夏季時裝怎麼樣？」

「你是對的，」坎安爾說着，很認真地搖搖頭，可是又對我眨眨眼睛。「我們絕對不能忘掉夏季時裝。生意經畢竟是生意經，我告訴你怎麼辦。」他很開心地說。韋斯停止了皺眉頭。「你現在已經沒有討論這件事的興趣了，韋斯，你先回去，」韋斯的眉頭又皺起來了。「今天下午售貨員和設計師都要到公司來，他們問起我，你就說我不舒服或是有別的事，你去接見他們。你想到的任何意見都不會錯，你來發命令好了。」他又對我眨眨眼睛。

「明天，也許是今天晚上，等我回來的時候，我會把一切的事情都看過一遍，並作最後的決定。」

「有什麼地方不對嗎，先生？」

「沒有，」坎安爾回答說：「一切都很好，就是這位先生因為突然有事情，所以要先離開。」韋斯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他到底還是被稱為先生。「這位小姐和我單獨吃中飯。」

「是的，先生。」茶房說道。

我當然也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事情開始得很順利，我也被稱為小姐。

III

坎安爾從展覽室裡伸進他那微笑着的臉。

「你覺得一切都很好嗎，孩子？」他問道。

我從休息椅上扭過身來向他回報了一個微笑。

「當然，台夫。」我說：「為什麼？」

大概要我猜測一下。根據我的估計，他一定已經把藉口退出的那一套話練習了幾個星期。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看上去他似乎愈來愈感到有興趣了。

「我不過是怕你今晚不要太累了，」他說。

我心裡無法決定究竟是不是喜歡他，不過我至少已經明瞭我所站的立足點。

「啊，你用不着替我擔心了，」我說：「自從你把這張休息椅給我搬到這裡來以後，我一分鐘都沒有覺得疲累過。」

「那好極了，」他說：「你想你還能再來一套表演嗎？」

「當然可以，」我說着，坐了起來。

他注意着我梳頭髮。

「如果這是平常的顧客，米娜，」他道歉道：「我就不敢來麻煩你了。」

這種謙和的態度開始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玩的是什麼花樣？

「台夫，不要婆婆媽媽的，」我說：「究竟那位顧客是什麼來頭？」

「他叫鮑勃·羅勃脫。」

「好！這是完全不同的人了。我把我的頭髮搖了下來，再很仔細地把它分開。」

「你的意思是說他是一位大亨？」我說。

「是的，」他說：「他今晚要回到芝加哥去了，在他離開之前，他想再看一套時裝表演。」這對我是一個新名字。「自從昨天他開出了一筆極大的訂貨單以後，我就不能隨便把他放手了。否則我是不會來麻煩你的，米娜。」

這可以開一開眼界，也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你不要擔心，台夫，」我又微笑着對他說：「我不會讓你那最好的顧客溜走的，對嗎？」

「你真是個好姑娘，」他說着，摸我的面頰。

他開始稱呼我是小姐，現在叫我是好姑娘。

「好吧，讓我們開始吧，」我說着把他推了開去。

「好，」他說着向門口走去，拋給我一個吻。「就照平常那樣子做好了。先是運動裝，再是上街的衣服，星期天的下午裝，最後是晚禮服，好嗎？」

「可以，」我說着，拋還他一個吻。

坎安爾和羅勃脫是展覽室中僅有的兩個人，當我出去時穿了第一套衣服。

「這就是我回來要看看的那一號衣服，」羅勃脫笑着說。

我向他回笑。

「這是我們這一行裡最頂刮刮的，」坎安爾說：「鮑勃，你買了這一號是絕對錯不了的。」

「我也正在這樣想，」羅勃脫說，向我眨眨眼睛。

我假裝沒有看見。

「請你看這件，」坎安爾說着，站了起來，立在我的後面，「你看這裡。」

單就他的臉色評判，就知道羅勃脫是不需要勸告的了。

「我在看着呢，台夫，」他說：「我正在看着。」

因為坎安爾站在我的後面，所以我估計可以冒險回報他一次眨眼睛了。羅勃脫的臉像手風琴般的展了開來。

「你有不少號頭的服裝呢，台夫，」他說。

「鮑勃，接受我的忠告，多訂一點貨吧。像這一種號碼的貨色，你甚至可以用不着推銷員，貨色一進門馬上就會一銷而光。」

「好極了，」羅勃脫說：「寄給我半打好吶。」

他對我表演過的每一套時裝都表示有更多的熱誠。當我進去更換晚禮服的時候，我決定了對付羅勃脫的方針，羅勃脫跟傑克，韋斯和坎安爾是同一個模子裡塑出來的，所差的只是程度上略高一二級而已。我明白我的立足點，可是我得先有確實的把握。

「這一次怎麼樣？」當我入場時坎安爾問道。

「美極了，」羅勃脫說，他搖頭晃腦，又向我吻他的指光。「真奇妙極了！」

「這一種給你訂上半打，怎麼樣？鮑勃，」坎安爾問道。

「給我來一打。」羅勃脫說。

我轉身想要離去。

「嗨，等一下！」羅勃脫說着從展覽室的桌子後面站了起來。「你到那裡去？」

我覺得驚奇。

「我去更換衣服，羅勃脫先生。」

「那急什麼？只停留一分鐘就夠了，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他走了過來，用手圍住我的腰部。我猜想也許是關於時裝生意的事情。「你知道，我還欠了你一份情。」

「爲了什麼？」我問道。

「因爲要勞你再重新表演，我就欠了你這一份情。」他說。

「啊，羅勃脫先生，你用不着爲這一件事抱歉，」我說：「我做這件事是有報酬的。」

「可是我還得向你道歉。」他說。

「好吧，就這一次，」我說着，大笑起來，「我想我得接受你的道歉了。」

「好極了，」他說着也跟着我大笑起來，用手拍拍我的背。真可笑，他們好像都是從一個學校裡教出來的，「你願意知道我通常是怎樣向那些像你這樣漂亮的小姐道歉的嗎？」

「怎麼樣呢？」

「我帶她出去吃晚飯，看戲，讓她享受一段最好的時光，你覺得怎麼樣？」

「我嗎——」

這是我的系統中最弱的一點。如果我學習到怎樣使自己的臉色因嬌羞而變紅，那就無傷大雅了。

「來吧，」他說：「你說你接受了我的道歉。」

「可是我——」

我的臉紅不起來，你總不能什麼都會的。

「沒有什麼可是，究竟怎麼樣？」

「好吧，」我說。

「可是米娜！」台維特·坎安爾，我的老闆兼目前的男朋友說話了。「我們不是——」

「噢，對了，」我說着，皺皺眉頭，彈彈手指。「我把一切都忘記了。」

「現在究竟是怎麼一會事？」羅勃脫問道。

「噢，我很抱歉，羅勃脫先生，」我說：「可是坎安爾先生已經和我在今天晚上有一個約會。」

羅勃脫轉過身來對坎安爾斜視了一眼。

「什麼，台夫！是你，像你！這樣不折不扣的光棍！」他說：「居然跟這樣漂亮的姑娘出去玩？」我猜想他在這一階層裡一定是高高在上的。「不要做這種事，台夫，」他說着，對他搖搖他的手。「我可不敢單獨信任你，讓我來告訴你。我們今晚一塊兒出去，我們三個人在一起。」他又轉過身來對我說：「你的意思怎麼樣？」

「噢，我不知道，」我緩慢地說，一面緊皺坎安爾。

「來吧，台夫，」羅勃脫說：「這是我在紐約的最後一晚，何況又經過了這麼忙碌的一次購貨旅行之後。」

他把購貨這兩個字說得特別重。「你總不能打斷我的興緻，不讓我過一段好時光呀，是嗎？」

這傢伙是夠滑頭的。

「當然不會，鮑勃，」坎安爾趕快回答，笑得像牙齒痛。「沒有問題，我們一塊兒出去，痛快地玩一玩。」

「這才是約會，」羅勃脫着，把他的手臂圍住了我。

VI

我們去逛夜總會的時候，坎安爾很不開心，一句話也不說。可是我一點都不放在心上，我已經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芝加哥的大亨，頭號顧客羅勃脫先生的身上了。

「你要知道，台夫，」當我們坐下來以後，羅勃脫說道：「你看上去好像不舒服，我看你應該早點兒回家。」

「不，沒有關係，鮑勃，」他說：「我覺得很好。」

「唔，你自己沒有看到，」羅勃脫說：「你現在需要的是單獨的休息，」他一面說着，一面高聲哄笑，又轉

過身來對我說：「我們跳舞，怎麼樣，米娜？」

「好，」我說着，站了起來。

真是奇怪，對付這些傢伙你簡直用不着肚子裡有墨水。

「你知道，」當我們跳舞時他說道：「我今晚要離開覺得很難過。」

「為什麼？」我問道。

「為什麼你會這樣想，為什麼？」他說：「我剛開始感到了享受，這就是我的原因了。」

「如果我喜歡一個城市的程度，跟你喜歡這個城市一樣，」我說：「我便會多留一會兒。」

「你會嗎？」

「我多半是會留下的，」我說着，仰面對他笑笑。

「小姐，」他說：「你誘動我了。」

當我們回到樓子上時，羅勃脫對坎安爾說：「台夫，你知道我想做的事嗎？」

「是什麼，鮑勃？」

「我想在紐約再停留一個星期，並且喜歡有這位迷人的小姐作伴。你看這個意見怎麼樣？」

「可是鮑勃，」坎安爾趕快說：「你必須要回芝加哥了！」

羅勃脫拉下了臉。

「你是對的，」他說。

坎安爾看上去開始好轉一點了。

突然羅勃脫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去他媽的芝加哥，」他說：「芝加哥是跑不走的，我得再留一個星期。」

「現在輪到坎安爾拉長了臉了。」「你在這裡等一下，」羅勃脫說着站了起來。

「你到那裡去？」坎安爾問道。

「我去打一個長途電話，」他說：「我打算在紐約再停留一個星期。」

他走了開去，留我們倆在一起。

坎安爾從桌上伸過手來，握住我的手。「你聽着，米娜，」他熱誠地說：「我不希望你認為我在殺風景，或

是故意在做這一類的事。」

對了，這就是我的想法，雖然他說得遲了一點，不過也可以使我放下了心。

「我喜歡你能玩得很痛快，」他說：「可是，米娜，難道你不再喜歡我了？」

我坐直了一點。這是什麼意思？

「我當然喜歡你，台夫，」我說：「你這種想法是從那裡得來的？」

「噢，我不知道，」他柔和地說：「我想當一個人在鬧戀愛的時候，他會想入非非的。」

戀愛，啊，天哪！

也許這是我自己的錯，」他說：「我想我應該早就告訴你了，可是我沒有，米娜，這些話是很難開口的。」

我想當一個人到了我這種年齡，就不再像年青時候可以隨便用那些字句了，那些字句聽起來似乎有點陳腐了。」

在幾秒鐘裡，我覺得有點陶陶然了。

「這就是我為什麼整晚上精神恍惚的原因，」他說：「你跟他又說又笑又跳舞，我看了就受不了，我心裡老

是在想着我以前不曾把我心裡所想的告訴你，真是個大傻瓜。現在你的意思怎麼樣，米娜？」他急急忙忙地說着，一面把身子俯上前來。「我們結婚，你贊成不？」

我知道我在往他的方向望着，可是我敢對誓，並沒有看見他，我的腦筋迅速地在活動着。怪不得他一直沒有說出撤退的話，怪不得他讓我猜疑了這許多星期，原來他要和我結婚！

「你的意思怎麼樣，米娜？」他說。

突然間我覺得難過起來了。他也不自己照照鏡子？我打基層的傑克和韋斯那兒工作起，爲的是什麼？我爲實行自己這一套系統而工作，爲的是什麼？難道我就爲了嫁給這個笨頭笨腦的時裝製造商，而讓我的全盤計劃廢於一旦？

「看，米娜，」他說着，把手伸進胸口口袋裡，抽出一張紙。「今日我取來了一份結婚證書。你的意思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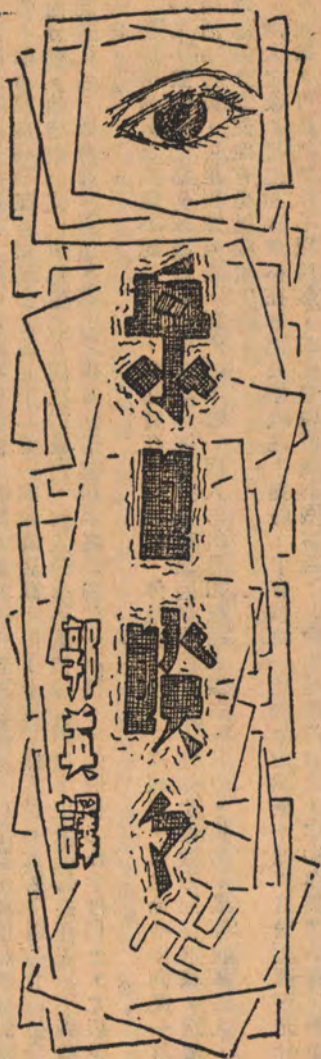
在舞池的那一邊，我看到羅勃脫向我們走過來了，他從跳舞的人群裡擠了過來，在他的臉上帶着寬潤的笑容。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下個星期之內他決不會回芝加哥。

「怎麼樣，米娜？」坎安爾說着，把那張紙交給我。「你看這就是結婚證書。」

我搖搖頭，使我的頭腦清楚一點，可以逃遁的路很窄，可是我有辦法，我可不擔心。我要試試我的力量，並且我清楚我的立場。只要世界上有羅勃脫這種人存在的話，我決不停止，除非我一直爬到了頂層。我幹嗎要這種像台夫·坎安爾的傻瓜？

「忘掉這件事吧，台夫，」我說。這時羅勃脫已走近我們的桌子旁邊，咧開了嘴笑着。「你可以把它保存起來，」我把結婚證書推了開去，繼續說道：「把它糊在你的帽子裡。」

(本篇完)



前情摘要 (第三章前)

一九四〇年夏，當法國戰敗，貝當元帥向希特勒乞和之際，戴高樂將軍建立自由法國總部於倫敦，連合同胞繼續奮戰。工兵上尉狄華林隨軍撤至英倫，募名投戴高樂將軍旗下，受任爲情報部門之首長。經苦心思索，狄氏遂策定其獨特之用間方法。擬派遣幹員返法在各地組織平民以業餘身份蒐集軍方所需最新消息，以作盟軍之耳目。惟開始時志願投效人員殊欠踴躍。

至七月底，始有黎諾者求見，自告奮勇，欲假道西班牙回法發展地下組織。狄華林允予支持，並經過盟方複查後照計行事。二個月後，黎諾果在法西南部比斯開灣一帶五百哩海岸線上建立初期之情報網，不斷供給有關德軍艦艇、造船等消息。爲了解淪陷區之現況，狄華林於一九四一年三月急召黎諾乘搭連路機返英述職。

(三)

黎諾返英逃職的第二天，便起了今非昔比的感慨。去年八月，接待他的人友善中夾雜着拘謹，現在連斯文的情報軍官也會鬆弛招呼。RN卅九那封附有聖乃濟灣艇要港圖的報告更使人笑逐顏開。當謙恭為懷的黎諾聽說自己因早劃地下組織而受殊勛勳章時，不禁受寵若驚。他自此蓋在人前談論這件事。

戴高樂將軍的情報部門也逐漸獲得擴充。辦公室已喬遷至公爵街十號擁有廿七個套間的漂亮白色大樓，名稱也本官構想的情報網終於獲得盟邦的重視。

迄今為止，狄、黎兩人均未料及他們即將面臨的工作是如何的龐大而沉重。黎諾亟欲起草逃職報告，詳釋情報網的現狀。爲了安全，他一直無法自己黎以信函報導各種詳情。於是到了週末，他便在貝克街一座寧靜的庭院中開始撰寫。

當他向速記員口授時，心中不時暗自警惕。巴黎總機關的外貌可以描繪，可是詳細地址和偽裝的特徵却不能吐露。他的總機關設在香榭麗舍大道七十二號一家傢俱店裡，用了十位工作人員。此外，還有廿四位分佈在巴黎其他分號。他清晰的交代出每位男女同仁的職司，何人分掌各處機場，港口，工廠的每週報告。不過他只能稱呼他們的化名，像吉姆、羅伯、那結之類。知道黎諾本名的同仁十不得一。他的化名在半打以上，尤以雷米上校叫的最響。

對於情報人員六親不認的生活，黎諾實在有點嫌惡。你是被人信賴的諜報員，可是命令你向某一目標採取行動時又不讓你知道為何那樣做的理由，生怕你中途變節或因受刑而吐實。你仰仗倫敦方面派飛機，送電訊器材，供給活動經費，可是根據協議，對於部下每一個人的出身和經歷必須三緘其口。黎諾是稟性耿直的人，唯有精忠報國這個念頭使他有勇氣繼續工作。

兩天之後，當他和狄華林在華道夫旅社進午餐時，才有機會一吐胸中的塊壘。他懇請倫敦應該充分信賴他的地下組織。可是狄華林不以爲然，却搖着頭直爽的回答說：「戰事越曠時日久，你和你英勇的夥伴們知道的事情

就越少，有一天，縱然由任何同仁處收到對於遠期作戰非常寶貴的訊息，你們不懂得不到一句褒獎之辭，甚至還要裝作無動於衷的樣子。」援下去又惋惜的添了一句，「我很了解你對這種事的感慨。可是想想看，假使情報人員有人知道他的工作有多大戰略價值，那我們要冒多大的風險呀？」

「話不是這麼講，」黎諾苦痛的陳述已見，「我難以和夥伴們解釋，只我一人代表他們跟倫敦連絡。他們終日中接觸着苦難中的祖國，常不免要問，我提供的消息倫敦有否善加運用，或竟歸檔了事。是否爲了些毫無用處的消息而白白犧牲性命？」

狄華林停了一歇才回答說：「你要曉得，縱然如此，工作仍須照常推行。我確知的僅有一點，當我們勝利地凱旋歸來時，把全法國的黃金鑄成金牌獎賞忠貞之士還不夠分配哩。」

狄華林對於黎諾爲人仍感困惑。他怎樣進行工作的？論外形，一點不像實幹硬幹的行動領袖。倒像一個家累沉重的父親，挾着大包小包天天在人潮中趕搭下午六點的地道車。實質上他有化裝應變的天賦，自謙的美德，和急功好義的仁心。有那麼多志士寧可斷頭也不出賣他，原因在此。他能夠應付納粹的暴政，因爲他把這次戰爭看做另一十字軍聖戰。他甚至把巴黎的傳遞中心托庇於宗教的保護色之下，用「聖母院教會」(簡字C.N.D.爲其代字)。

不過矛盾也有。他能吃苦，却嚮往享受，嗜吸極品雪茄，嗜嗜辣醬油，而舉止有時可以和兩歲大的小孩子比美。

「有一天，」想起小兒子米徹，黎諾便提出了請求，「可能要把我的家小匆忙的從法國接運出來。」

「他們在那兒？」狄華林問。

「過還過得去。現在安頓在小布列顛省的保德城。內子一年半之間搬家六次，拖得夠受的。你該見見我的幼兒米徹，生在馬德里，快會自己走路了。」

「我們可以派連絡機接他們出來。」狄華林提議說，輕鬆得一如討論如何上海濱散步。黎諾不表同意：「不妥，內子愛迪不想坐飛機，孩子太小。恐怕要動船隻。」

其後，狄華林偕同黎諾上戴將軍住處的康萊飯店共進午餐一次。將軍已看過逃職報告，用膳時間了許多問題，眼睛沮喪地向黎諾目不轉睛的直瞪，好像舊約中的先知。飯後微笑着與客人握別，並祝他好運。兩人回到公爵街

反情報局。狄華林用手指在法國海岸線上恣意移動，然後在聖馬諾與哈弗港之間二百哩的海岸比劃了一下，這一帶目前尚存在一段空隙。黎諾此刻對於如何在此二百哩地帶建立情報網感到茫無頭緒，不過他一口答應回法國後，馬上進行這件事。

狄華林建議說：「你可以試着把地區工作站設在瑟堡港。」這主意不錯，黎諾也有同感。瑟堡是個港口，又有潛艇基地，作為匯集情報的地點，非常相宜。

會談進行最後指示機宜的階段。主人話鋒一轉，突然問道：「六位通訊員情形如何？你是否把他們分為四起，沒有和總機關放在一塊？」兩個人心照不宣的獲得了解，知道無線電通訊受了器材笨重之累，為巴黎總機關及工作人員帶來最大的潛在危機。

黎諾向他保證通訊員沒人知道總機關的地址，他們散在巴黎近郊的別墅內。送訊人員帶着翻成密碼的電文，身旁携着容易滅蹟的報紙和火柴。按規定同一地點不得連發三次電報，這樣的安排可以說百無一失。

三月二十八早晨黎諾爲了就要返法，便上街去購物。他爲同仁們買了肥皂，香煙和巧克力糖。他提着布袋滿載而歸的回到公爵街總部，乘電梯上到四樓，打開狄華林辦公室的門便感覺空氣是異樣的鹹默，顯然人們曾以他爲談論的對象。狄華林面色蒼白的坐在辦公桌後面，神情憔悴不堪。通訊技術師朱力也在場。狄遞過一份電報。是黎諾私人通訊員趙羅白打來的，已經明譯，電文說：「五通訊員俱被捕。接應本晚行動已諸事齊備。雲高十公里。羅白。」

黎諾感覺猶如在心窩處狠狠地挨了一腳。稍後，狄華林問道：「你怎麼辦？」黎諾想了一下，然後力持鎮靜的說：「唔，我還不知道哩。要等我回去，查明原委才能決定對策。」

「你不顧一切，仍要回去嗎？」狄華林倒爲他躊躇起來。

「當然要走。」黎諾從來不尙空談。愛迪和孩子们都盼着他回家，機關裡的同仁也等着他，他非走不可。

兩人在華道夫旅館同進午餐時被抑鬱的情緒籠罩着。怎末回事？用膳時黎諾苦苦尋思着這件意外爲何發生的。當他和狄華林握別時仍然這樣懷念着。一位英國軍官陪伴他驅車往唐密爾機場，途中他一直掛慮這件事。斯巴達號連絡機載着黎諾沿滑行道滾行，接着一聲怒吼衝向黑夜。雖然挨了一小時的凍，心裡仍纏着一個結。「衛使」着

陸場已在下方，地上擺好指示風向的「T」字燈。飛機逐漸飄降，寒風撲面而來，才暫時忘記那個疑問。飛機落在高低不平的草場上顛簸了一陣，向左滑了一圈，重就起飛位置。機上的人匆匆下地，取下行囊，另一個文件袋送上飛機，想必是S四〇的文件包。副手法爾伸手相握爬上了後座。在搖晃的手臂和再見聲中引擎再次怒吼。一俟飛機騰空那老問題又悄悄回來了，究竟怎末回事呀？

翌晨，在布龍公園南端亨利廣場的一間公寓裡，黎諾靜聽事情發生的經過。當通訊技術師朱力返回英倫時曾指定了一位代理人，那人叫蘇布索，是個高個子，有點自命不凡。他竟然違反規定在近郊查頓的一座別墅裡一連發了幾天的電報，剛好這一週納粹秘密警察在巴黎市區派出三十六輛無線電監聽車，偽裝成小貨車蓋着油布沿馬路邊蠕蠕而行，速度比行人快不了多少。巡查中的監聽車如有所獲，立即報告位於蘇賽士路五二五號的秘警中央管制站。據趙羅白推測，蘇通訊員開始發訊廿分鐘以後，一輛監聽車便悄悄停地在他們的門外。

秘密警察便這樣抓到了蘇布索。更不幸的是從蘇的白衣袋中搜出一個記事本。上面記着同事的地點和化名。五位通訊員，五部機器就此一網打盡。如果警方施展壓緊手指的酷刑，誰知會供出多少關係人。

我的天，黎諾想，誰也無法答覆這個問題。亡羊補牢，他只有請求補充機器和通訊員。以後發報的時間必須短促，而且人人要有臨危自裁的決心。黎諾和狄華林艱辛建立的連繫千鈞一髮似的搖搖欲斷。現在只靠一部發報機加以維持了。補給品的空投，斯巴達連絡機，甚至急電的拍發這些活動都要依靠唯一倖存的機器，何況還要加速發展諾曼第情報網。

黎諾立即下令，叫波爾多區工作站馬上一部發報機到巴黎來。一面請倫敦空投更多電訊器材幫助推進工作。自己則成天奔波於賽納河兩岸，搭乘地道車出入於聖心堂和歌劇院兩站之間。他在寫字間和咖啡店向無數同志接頭探聽，尋覓熟知諾曼第的人。直到一天，不知是誰要他和薄比雷晤面。

就政治立場而言，黎諾讚成較保守的右派。一聽要他找那個人不禁大爲惱火：「甚麼，要我找每天在社會黨喉舌的大眾報上大放厥詞的人嗎？他是個大炮呀！」

那天傍晚，他終於委屈的同意移樽就教。話說回來，政治會有甚麼大不了？如果法國必須保持強大，那麼各黨各派定要團結一致。照預先的安排，黎諾去到厄非鐵塔附近潘儀街一家小小文具社。這次會晤產生了意想不到的

後果。

黎諾以為會見的對方必然是個不修邊幅的彪形大漢，典型的無神論者，沒想櫃台後面坐着一位衣飾整潔的文弱書生。那人骨骼小巧，像隻小鳥。棕色的眸子閃閃逼人。頭上的黑髮光可鑑人，只有前額垂下一束白髮好像一隻白頭翁，兩人連袂退入地下室。在烟霧迷漫的斗室中，他們圍爐取暖，一壁侃侃而談。

薄比雷解說這便是他的機關，藉上面的文具店作掩護，這引店專門向美術學生販賣紙張和顏色。他的抗敵組織以搞宣傳為特長。黎諾和他一見如故，發現薄比雷屬於富有朝氣孜孜不歇那一型。黎諾答應將來要請他去倫敦謁見戴高樂一次。談鋒轉到諾曼第，薄比雷說：「我正好認得一位你要尋找的人。明天早上我安排你與我友相見，他在法國北部擁有一些地下人員。早晨十時，你到布龍公園亨利馬丁道的人行道上可以發現一位帶着矮腳狗散步的大高個子。看來像個騎兵軍官，他會等着你的。」



黎諾在指定的地點和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握手。

次日午前十時，黎諾果在指定的地點和一位身材高大，異常健壯的人握手。那人一直忙著帶一隻棕色的矮腳狗。腿。蓄狗的人，陶亞菲上校，是高頭大馬的出色人物。好像歌舞班裡的喜劇演員。滿頭銀髮梳得極為服貼，目光深邃而銳利，高大的鼻樑從中間凸出，猶如回回的彎刀，言辭富於情感與幽默。他領着黎諾去到他的公寓。

那公寓座落在藍將軍路。黎諾對屋裡的陳設十分欣賞。淡黃的傢俱，周圍掛着絲質帷幔。他們用茶時，那頭矮腳狗安適地睡在主人的膝頭。陶亞菲上校侃侃的解說所從事事的抗敵活動，取名軍民協會，簡字C.C.M.。擁有五千名會員散在諾曼第和小不列顛一帶。黎諾以為他在吹牛。事實上，過去兩年間像

雨後春筍一般有無數抗德團體出現在法國各地。它們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可是由於資金不足，或者因無法與倫敦取得電訊連絡，大多數均已烟消雲散。這個由郝道斯上校所創立的軍民協會，自從郝上校被捕以後總算在陶亞菲的領導下苟延至今。軍事協會以實際行動為號召，他們暗中組織衝鋒隊準備盟軍登陸時立即策應，此外並專心致志為盟軍擷取軍事情報。目前苦於無法和戴高樂取得連絡。陶亞菲表示他們的活動費全無着落，不過和法國的鐵路與郵政職工的會關係却搞得很好。

黎諾立時作了決定。他手下有個費禮爾的，在一家北方信託局的騎師路辦事處當經理，手頭經管戴高樂的資金約二百萬法郎。他對陶上校說：「我業經上級授權，以經費資助任何聽命於倫敦的組織。明天我可以撥二萬法郎給你。現在讓我告訴你，沿北部海岸甚麼是我們急於要做的事……」

需要……」

「克恩城？」是指離瑟堡約八十哩那座諾曼第古城？從存疑的語音可以體會出黎諾的失望。「當然，那對我們不無幫助。可是……」

陶亞菲打斷他的話，「我想他照樣也可以替你在瑟堡辦事，他經常跑來跑去的。」黎諾猶豫一下，然後作了抉擇。「好，就這麼說吧。不過，我極於要會見他。」

陶上校示意說：「明天午後三點，去大理院街七十七號，找到右手那棟公寓的三樓，到時我會派助手指點你的。」黎諾對他的安排頗為嘉許。這位談吐高雅的上校很懂門坎，並沒有透露對方的姓名，只讓他強記地點。自從黎諾的團體因蘇布索報務員不慎闖禍以來已經受害匪淺。「我有把握，」陶臨別時這麼說：「我的人可以供給你關於德國人在沿海進行建造的最新消息……」

「建造，」黎諾聽到一個新詞彙，「他們建造甚麼？」

「他比我還更清楚，」陶上校頗感抱歉，「不過，我知道……沿海岸線一帶敵人正有一些活動。」
巴黎西北長約一百哩的海岸線上，沿着略有砂石斜坡的諾曼第海岸，此時正進行某種活動。夢想正在蛻變為鐵森森的事實，德國人正着手與工構築他們的西牆防線。

這個念頭起於一九四一年九月，較比狄華林情報網的孕意剛好晚了一年。恐懼盟軍自海上入侵的魏茲來伯將軍建議發動駐軍建造永久性的海防工事。他指出整個法國海疆從加萊到布龍之間，只有七個由海岸重砲隊組織的砲壘分散其間。曾經興建齊格非防線享盛名的陶德軍事工程局 (Tot Organization) 現在忙於趕造掩護潛艇的混凝土根據地，所以無法分出勞工和建材。可是魏將軍不是輕易罷休的人。就在黎諾返英述職後那一段時間，經過實地勘查之後，他下令構工建造。

爾後到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三日，希特勒又頒佈著名的以珍珠港為代字的第四十號訓令。由於德軍在東戰場頻頻受挫，盟軍在西線開闢第二戰場的可能性大為增加。希特勒在訓令中特別表示關切。以精練部隊做為後援的海防工事必須保證在登陸地點殲滅膽敢入侵的敵人。倫德斯特元帥受命出任西線總司令，防守自比利時安特衛普港向西直到西班牙邊境的整個西海岸。德國官方一再宣稱，為保衛法國的海岸，不惜戰至一兵一卒。

在諾曼第，一如轄區內的其他地域，倫德斯特元帥命令以第一優先防衛通海的河流入海口。那些匯流入海的河川，線線似的交織在海岸與內陸省份之間。地當戴弗斯河入海口的加堡，雄踞克里爾入海處的洪府鎮都是必須堅強設防的據點。至若僅容少量突擊隊登陸的灘頭，須由既設陣地遙遙控制。可能的話應置於海岸砲隊的測射射程之內。其餘的海岸地區須經常派隊巡邏，每一據點必需有戰至最後一人的決心。

到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德國人把這個用鋼筋混凝土緊箍起來的西歐防衛計劃起了一個誇大其詞的名字，稱之為「大西洋長城。」

四月一日，星期三。那天下午有個身寬體胖的人沿灰色石造寫字間大樓向拉丁區大理街北端蹣跚獨行。那人名叫瑪西·吉萊。斑白的長髮披在頭上好像雄獅，走着水手的蹣跚步伐。蜿蜒而陡峻的坡路使那個兩百磅大腹賈型的人舉步維艱。只見每逢腿部不適，他便停下來喘一口氣。

吉萊曾在第一次大戰的壕溝中嚐過當兵的滋味，從第一次葉爾士河之役浴血苦戰中安然歸來，可是在此次戰爭中命運不佳。在鄧克爾當砲兵連長時，一排機槍彈鏈幾乎切斷他的右膝。他在布魯塞爾軍醫院躺了六個月，直到一九四一年元月才由德國人放他解甲復員。不久以後，他幸運的碰見了陶亞菲上校。陶上校慫恿他回老家組織克恩城的愛國志士從事地下活動。他的身份證明持有入是僕僕於克恩和巴黎之間的水泥經銷商。他的下顎很寬，

塊頭很大，當他聲額致詞時容易使人洗耳傾聽。現年四十一歲，人比實際年紀要老得多。

大理院街兩排粉白的老市房被靜謐的午後陽光所照射。吉萊走上七十七號三樓鏤了一下電鈴，司閤為他開門。這間公寓顯得深不可測，光陰欠佳的室內陳設清一色的桃花心木上等傢俱，銀色的畫框中嵌着一張黑炭的戎裝人像。黎諾已先到一步，立刻從皮椅上起身和來人握手。

兩人都沒有打聽誰是公寓的主人，事實上也沒有人計較這一點。在巴黎每個地下組織都懂如何租用使人感覺安心的公寓。集會也好，晤談也好，保證安穩可靠。支付的房租通常月付六百法郎。

不久他兩個便融洽的討論抗敵團體面臨的各種問題。黎諾對於吉萊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吉萊這一天上身穿著老舊的獵裝，襯着一件不成樣式的毛衣，法蘭絨的下褲一點也不挺。從這身打扮可以知道他是不計小節的人。當他凝神諦聽時，一張嚴肅的面孔，兩只淡棕色的眸子盯住黎諾的面部不放鬆，一雙鷹掌似的手緊緊的攔在膝蓋上。黎諾解釋說：「到目前為止，倫敦方面慫恿我集中全力傾聽諾曼第一帶的現況。我們希望能在這一帶建立一個諜報網，可是一直未能如願。這一段海岸仍存在有空隙，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想請你主持自聖瑪羅以迄哈弗這一帶的情報蒐集活動。請問這樣做是否行得通？」

「行是行得通。」帶著家鄉土腔，吉萊的朗爽回話幾乎聲震屋椽。他接着便解說自己如何從事列行的公務旅行，他在歷史悠久的法蘭西水泥公司供職。這家公司跟德國人合作得很圓滿，因之他每週有藉口免費往返於巴黎與克恩之間，如有必要去一趟瑟堡或其他內地縣份也辦得到。只有公司的少數高級人員明白他自從法德媾和停戰以來不曾賣出一磅水泥。他完全利用職務作為從事抗敵活動的掩護。

等他表明心跡之後，黎諾接着說：「別盤問我倫敦到底有甚麼企圖。老實說，我也不清楚。由於我們空談在諾曼第建立諜報網已經醞釀很久，現在必須馬上兌現。比方說，你要吩咐工作人員優先調查敵人的砲位。」

當那一雙棕色的眸子朝上咪笑時便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吉萊呵呵笑着答道：「我懂得，你希望知道架設火砲的確實位置，甚麼時候開始配置的。現在由我發展沿海的工作人手，這是辦得到的。那麼你要審查的詳情究竟為何，可得開數？」

對的，以野戰砲兵為對象，吉萊若有所思的琢磨着，外加有覆蓋的砲台。當然，機槍陣地也在調查之列。他

認得一位工程師叫麥士林的對那一帶海岸瞭如指掌。黎諾仍在滔滔不絕的往下講。「不論你找誰，牢記規定他們獲取細節的要領。倫敦常埋怨我方情報員常常自作主張的自定目標。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點。因為你，我，以及任何第三者都弄不清甚麼對倫敦最關緊要。比方說調查砲位的時候，要告訴我們口徑多大，射程好遠，砲位間隔如何，每一門砲用幾名砲兵，又譬如發現佈雷區之後，應讓我們知道地雷的型別如何，是阻止戰車用的還是殺傷人員用的，雷區面積有多大，沿着雷區邊緣地帶有無巡邏隊，如果有，巡邏隊何時出巡？我的倫敦上級會給我一些典型的蒐集項目提示單，我會讓你帶一張作參考的。」

黎諾雖然講得舌乾唇焦，可是毫無倦容。他極感興趣，奮因為終於尋到要找的人。他曾向許多人指示過要領，他覺得吉萊是天生獨當一面的高級情報員。這一點他極具信心。「還有一點，」他最後關照一句，「對於在巴黎的同事，你應該用一個化名。就叫馬學士吧。」他記得七世紀時，克恩出過一位名馬學士的文豪。

吉萊領首同意，當他起身時反問一句：「先生，容我冒昧的提一個問題。如果照你說你的無線電訊正遭遇麻煩，那麼怎麼可以讓我和倫敦保持聯繫呢？」

「你放心，」黎諾有把握對他保證，「我們總可以想出一點法子的。」

(四)

與黎諾會談後下一個星期六，吉萊便邁返克恩。要是平時，他一定把週六的早晨消磨在奧恩河的岸邊垂釣鱸魚。當地的人平素養成了這個習好。奧恩河挾着黃河甸的濁流穿城而過，把克恩一分爲二。今天他沒有這份閒情，他要有公待辦，替狄華林辦事。

克恩城和它的老鄉親吉萊頗有相類似的。它樸實無華，實事求是，慧黠中含着機智。那是一個農業縣城，狹窄的鵝卵石街道蜿蜒在高脊背紅磚民房之間，街道洋溢着焦炭和牛糞味。在四郊污穢的環城馬路上點綴着成羣的牛隻，鴨鵝和肥豬。這一帶的土產美酒是一種略帶嫩綠色的蘋果酒。人們最癖愛的就是這種飲料。克恩的老百姓以矮小結實爲典型。擅長打獵，更是出色的騎士。當年曾跟英國人打過歷史上著名的百年戰爭。

昇平時代，觀光客喜歡駕着汽車來這座尖塔古城遊覽，把成百的十一世紀教堂尖塔攝入鏡頭，然後循公路去花都巴黎。克恩有着諾曼第人的本色，和善，幽默，雄辯滔滔而且憤世嫉俗。

這天早上，吉萊到碼頭區漫步，河中停了不少遠洋貨輪，船尾懸着瑞典或德國旗。他走過橫跨運河的鐵欄橋，橋邊有一座清新的紅磚建築，窗邊鑲着石框。門前栽了五棵栗樹，圍成半圓形。在進門處有簷走廊的壁上懸了一塊招牌：「工務局橋樑公路處。」吉萊沿着走廊躊躇而行，進屋向右轉爬着吱吱叫的樓梯來到一間辦公室。松木板房門上面嵌着一塊名牌：「橋樑，道路總工程師尤金·麥士林。」

麥士林工程師年約五十來歲，身軀高大，肩胛夠寬，滿頭金髮襯出一個極神氣的人。法蘭西水泥公司在克恩擁有一座水泥工廠。在戰前由於業務上的往來，吉萊和麥士林早就相結識。這些年來兩個老朋友除了對於水泥價格的飛漲同表憤慨而外，對於許多的事情常有英雄所見略同之慨。

麥士林把打字員湯三小姐指使走開之後，吉萊便單刀直入的說：「好了，我終於跟倫敦方面搭上了線。讓我們開始活動吧！」

他把與黎諾會晤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講給麥士林聽。然後提出了他的主張。他預備把這個情報網按地區劃分爲幾個工作站，也許成半打的樣子。他預備請麥士林擔任克恩地區工作站的領導人。吉萊希望徐圖發展，逐漸向瑟堡，貝葉，聖羅，哈弗延伸，再後往內地工業城如亞倫松，盧昂等地分別建立工作站。經過一番考慮之後，麥士林抹抹斑白的鬍子大感興奮。這一片土地不下一萬八千方哩，有半個愛爾蘭大。他理智的說：「你需要許多人幫忙。」

吉萊把熊掌似的手心朝桌面重重的拍了一記。「正相反，我們最忌諱人多口雜。人手越多，危險越大。人多，相互認識的機會加多，如果有人洩了底子就……」他抑壓住鼻孔發出的驚人哼聲，然後接着說：「把你工作站的工人員限制在五十名以內，這樣也許風險要小一點。」

「照你的意思辦，」麥士林心平氣和的答說：「老吉，我要問你，我們主要的目標是甚麼？」

「大西洋長城，」吉萊吩咐說，語調中流露着對這個字所寄託的情感。

麥士林以政府公共設施總工程師的身份，爲檢查路政橋樑的維護狀況，職責攸關，可以自由自在巡視八十哩

左右的諾曼第海岸線。他現在一本沉靜木訥的氣質，用平和的聲調爲吉萊解說就他所知大西洋長城在諾曼第一帶初期建造情況。自本年三月開始，設在聖瑪諾的陶德軍工局諾曼第區工程處已經把構工的實力增加了三倍。從克恩到海岸這一片牧場和葡萄園裡約有四千工人架設帳篷露營。除了法國工人，還有荷蘭和比利時的流亡工人。區工程處處長包洛中校狠心地地下了一道命令，使六百名法國男女老幼變成無家可歸的難民，他們頓時失去了家園。唯一的罪狀僅僅是不該以濱海地點爲家。很多輛推土機開進范蘭村，柯勒村，聖羅女村等村鎮，準備把農民們建在海灘附近的家屋碾成粉碎。

麥士林說在某些地段，禁區向內陸延伸達十二哩之遙，甚至包括由瑟堡通巴黎的第十三號國道在內。而且在許多省道和縣道上，由衛兵把守着黑白相間的欄桿到處有的是。在欄路桿背後德國人究竟搞什麼鬼，沒有人弄清楚。麥工程師再次加強語氣說，要想一窺欄路桿界內的虛實簡直無法辦到。因爲目光炯炯的警戒兵每隔幾哩就攔路檢查通行證。

吉萊握拳橫向的比劃一下，抹去爭辯的機會，然後滔滔的講下去：「不必費話，只要我們肯多動心思，沒有辦不通的事……你可以開始發動工作。」

「我只是一個人！」麥士林老實告訴他，「何況有許多地方不准我接近的。」

「可是，可以發動別人呀。譬如德國人構築工事時免不了利用當地的勞工。老百姓還沒有被他們整個趕走。他們似乎對鄉村出產的牛肉，乳酪，雞蛋頗感興趣。何不借重那些跟他們做生意的農民呢？這一班人可以萬無其事的照常跟他們做買賣，只要事先指點我們的人留神那些東西，回來便可以打報告了。」

「好的，」麥士林保證說：「讓我加緊籌劃。」

幾天以後，當吉萊再度造訪克恩時，據麥士林表示事情已經有了眉目。「諸事方告啓動，」麥士林說：「我們熟知的大都願意效勞。今晚大家準備在旅人咖啡店集會。你來得正好，不妨跟他們大夥兒談談，說實在話。」

「他向客人微笑問道：『你會不會玩骰牌？』」

吉萊大惑不解，勉強的說：「馬馬虎虎……有關係麼？」

麥士林講出一番道理。在咖啡店聚眾玩骰牌一點不碍眼，利用咖啡店作經常碰頭的地方遠比在家安全。吉萊

當即表示同意。正如狄華林叮嚀黎諾要隨時向各工作站負責人耳提面命的話：成功的鑰在於一切正常化，按照平常的老樣行事。

傍晚，差幾分不到六點，退休砲兵上尉吉萊，目下忝爲X情報網的主要領導者，依約前往旅人咖啡店會晤他的核心幹部。那間咖啡店開在協約軍路七十三號，和其他克恩市街一樣也是鴉卵石馬路。你輕瞞一眼，覺得和法國千百個咖啡店沒有兩樣。門面外邊大玻璃窗上寫着燙金大字：保羅·酒類·香烟。進得門來是清一色大理石枱面的散座。一排大玻璃鏡嵌在牆上，靠牆擺着幾張大紅皮的長椅，酒排放在一個角落裡，櫃台後面設有鍍質煮咖啡器一部，冒着熱騰騰的水氣。屋裡酸溜溜的酒味，夾雜着苦絲絲的板烟味。這咖啡店憑憑招待和水汀暖氣，遂使顧客留連忘返。老闆保羅是個強硬的抗敵分子。大家已經商議好，使用店舖地窖裡那破舊鍋爐做爲組織的第一號公用信箱。情報員可以把每天蒐集到零星消息隨便寫了紙條朝鍋爐裡一丟。

「這些德國佬最講究衛生，」麥士林乾癟着嘴唇這麼說：「他們絕想不到有人把極機密消息投在這種污穢的地方。」往後他們要歷經各種日子，有苦難，挫折，也有勝利。事實證明麥工程師的看法一點也不錯。

吉萊坐在一張大理石枱面的散座旁邊，一壁吸着白蘭地酒，一壁冷眼守視麥士林的少數幹部輕悄的偷溜進來。通常兩個熟人見面時要慎重其事的大握其手。在法國縱然參加這樣冒險的集會也不能免俗大事寒暄一番。「喂，老朋友，您好？在做點什麼？」「您好，您好！」

人們溜進店門與吉、麥二位同席以前，總要在酒排邊來一杯開胃飲料。乘機和店東保羅開兩句玩笑。吉萊本非人入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不過誰是同志，大體上一眼就認得出來。克恩城的居民總有五萬七千人。由於濃郁的鄉土觀念，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似乎比其他地方要和睦得多。今天晚上的主顧大多爲當地的買賣人。亮着老式掛錶的鍊子，口邊銜着烏黑的烟斗，個個是出色的闊士。假如狄華林有機會見到這一夥人，一定表示心滿意足。

譬如開汽車行的戴里昂吧，別看他個子小，人極爲精靈，蓄着整齊如牙刷的小鬍子，長了一雙足智多謀的藍眼睛。他車行裡那輛包車將來對於組織必有用處。他還沒有坐穩，一看老闆娘出來，便連忙起身把軟胎便帽摘下。來一個勁的打躬。如此溫文知禮的人，遇到軍用卡車想商議加一公升的汽油却沒有這麼容易哩。大戰一爆，發他

吉萊認得出變電所的夏德管理員也來了。夏德是大個子，人極恬靜，頭髮梳得很伏貼。在諾曼第他可以算得上是抗敵的老資格。夏的身邊滿頭赤髮的鉛管匠張伯斯，資格和夏一樣老。張伯斯住在咖啡店的緊鄰，只隔幾條街。離二人不遠坐着一位怯生生的卅來歲青年，名叫湯羅勃，樣子很像英國人。湯羅勃目前在洋薯管制站當雇員，他比在座的幾位都年輕。湯的手指頗為修長，看起來像個吹橫笛能手。他參加抗敵活動也有近兩年的經驗。爲了給這班嚙嚙不歇的人暗中警戒，在酒排邊蹲着的是營造商老屠。老屠跟克恩保安隊長高伯特是多年的好友。要是德國秘密警察對他們採取不利行動，只要高隊長有風聲，老屠總先得到訊的。因此，本地組織幹察長這份差事便自然的落在老屠身上。

一個團體最出色的人物常常最後才出場露面，那天晚上的情形也是這樣。吉萊朝這位仁兄上下一打量，不禁喜惡交集，愛恨參半。任何人遇見粉刷匠杜柴士總不免有所反應。不是喜歡他，便是把他當做少見的傻瓜看待。你要麼把他貶成一文不值，否則，便當他爲狄華林麾下最狡黠的情報員。杜柴士這人才四十出頭，一双碧藍的眼睛不停的轉動。也不停的在打主意。上唇好像有意朝上凸出。這粉刷匠素喜憑藉履險如夷來表現他的膽識。他曾吹噓過自己能使最聰明的德人受騙而不自覺。現時吉萊正好聽到他跟友人打招呼的聲音：「老朋友，你需要沉着應戰——即所謂冷靜沉着是也。」

表面看來，他們的集會沒有與衆不同之處。在兩張相鄰的散座上分坐吉、麥與夏、杜四個人。每桌的人正聚精會神的玩骰牌。另外四人環繞在四週觀戰，有人作軍師出奇制勝，有人開着不傷和氣的玩笑。咖啡店和其餘角落裡的動靜，可以從對面大鏡中一目瞭然。

一旦骰牌玩上路數，吉萊便小聲的講開了。他將嗓門抑低了說：「剛才我們這位朋友已經把當前的任務向諸位交代清楚。我們試着把建造中的大西洋長城給它鑿一個洞。」有一個人把頭伸在桌面上說：「我說——老闆，這個差事不簡單呀！」吉萊立即反應的說：「但是，並非毫無希望。請記着天下無難事。」他抬頭的周圍人環顧一匝，然後說：「我現在講我們要做的事。」

吉萊一件件講下去，一樣也不會忽略。和黎諾在比斯開灣已經建立的地下工作網相似，這個團體也是按照法國的參謀視態加以組織的。首先把工作人員區分三類：第一類叫P.O.，這種人以經營本身行業爲主，僅偶爾的作

點工作。第二類人叫P.L.，以一半時間貢獻組織，我們不妨稱之爲做半工的人。第三類人叫P.S.，他們以整個時間從事地下活動，稱之爲全工。吉萊希望做半工和全工的人越少越好。他們現在還沒有建立中心機關。等機關設立起來的時候，一定要分門別類的成立資料夾。有的資料夾專管砲台，有的管高射砲部隊，有的管交通線，有的管海防障礙物等等。

吉萊認爲杜柴士交友廣闊，便派他領導做半工的同工。反正他是咖啡店的老主顧，引人矚目的機會反而小。吉萊更向各人叮嚀道：「我們從事的工作務必精益求精，樣樣事要打破沙鍋問到底。我們要考究諾曼第海岸每一吋海灘砂粒的質地。如果佈置鐵絲網，不僅要調查清楚多寬多高，還要知道用幾號鐵絲。如果發現他們沿着海岸構築掩蔽部，那我們就要清查掩蔽部的厚度，和混凝土牆的厚度，也得查進出的門開在何處。」

「進出門？」是湯羅勃，他慣於尋根到底問個清楚。

吉萊解釋說：「如果人家號稱長城，就一定有城門洞以便進出。他們需要從克恩和其他城鎮把部隊調到前線的海灘去，不是麼？鐵路線離海岸最近的地方，少說也有一哩遠。每一地段準要預設進入路。當然這些城門曾經巧妙偽裝，不會輕易讓人發覺的。這些進入路亦即我所謂進出門，必然彎彎曲曲的通到各處海防工事。進入路無分敵我均可善加利用，只要敵人知道如何用。」

每當其他老百姓進入酒排喝酒時，談鋒便迅速的轉入輕鬆的一面。『走這一着，他就將軍了。』「真糟糕，沒有軍師老爺幫忙，我就滿盤輸。」稍後，有人輕聲的問怎樣弄通行證到手。吉萊指示杜柴士一個原則，凡屬半工同仁除本身自備的職業證件而外，必須另帶一份贗品身份證在身上。製作偽身份證的工作就請杜太太辦理。杜太太芳名峨黛，那天晚沒有到咖啡店來。吉萊並且交代一句：「杜兄，請轉告尊夫人，除非萬不得已，我們絕不使用偽造身份低。總有人經管戶籍的空白出身證的，讓我們費點氣力找到那個人。」

而後吉萊有條不紊的分派其他的職務。兩位負責吸收新同志，其中之一由麥士林擔任。另一位由當晚未在场的蓋尼那出任，蓋尼那兼任本組織的連絡員。他二人要設法爭取由於職業上的需要經常出入禁區的生意人爲情報網出力。蓋尼那的本行是律師，人長得很帥，年紀也很輕。負責分發活動費兼任麥士林與同仁間的連絡事宜則派郝立維出任。這人前庭飽滿，長着鷹鉤鼻，體格非常結實，在豫立保險公司當業務員。由於職務需要常在附近鄉鎮

自由行動。黎諾所規定一切力求正常的原則又一次善加運用。

那晚在集會中決定的事當然不止這幾樁。以後在不同的時間與地點，吉萊與麥士林，麥士林與連絡員之間又舉行了多少次的商談與集會。困難的問題一一加以克服，就這樣一個草創期間的情報網便像時鐘似的開始有板有眼的活動。在聚晤同仁時吉萊一再詳告誠說：「這不是參加盡情歡樂的野宴。時機極為緊迫，可能留給我們努力的時間所餘無多。而且鐵定有人要流血，因為為國犧牲勢所難免。我們必須面對它，我們當中早晚有人會被捕。」講到此處無人置答，也沒有人動聲色。誰都知道德國秘密警察的克恩隊部設在離此不遠的雅各濱街二十五號。那棟房子原先開過外科醫院。是無人願意跟它打交道的所在。膽敢與德國為敵並暗中從事間諜活動，捕獲後處罰是斬首示衆。克恩秘密警察頭子名叫白海默，一個講話娘娘腔的兇煞神，自炫可使任何人犯俯首認罪。首先款待以名烟佳餚，然後先禮後兵的慢慢用刑。包括洗冰水澡，把電線通到直腸過高壓電。吉萊心裡有數，在他們企圖竊取大西洋長城機密這一場鬥爭中，這個人形成了最大的障礙。

「這是一個極為精緻的鑲嵌細工，」吉萊時常打這樣一個比喻，「要把成千累萬的小碎塊拼湊在一起變成一件藝術品，」然後又拖着一個悵悵的尾巴，「最惱人的是我們永遠摸不清那一小塊用得着。」

一次又一次會談在店家打烊前悄悄結束。大夥在酒排再喝一杯酒，然後三三兩兩從咖啡店出來，趁戒嚴的汽笛長鳴之前趕回寓所。

有一個難題亟待麥士林定奪。克恩工作站的神經中樞應該安置在何處？為這件事他沉思了好幾天。他曉得不能長此擱延，可是也真難下決心。麥士林是單身漢，住在房東家。那座老房子瀕臨奧恩河，去辦公室步行約需二十分鐘。他每天在辦公處所足足耽擱十二小時。寫字間才是他生活的重心。如果把寫字間當做組織的神經中樞，那意味着要把女打字員拖下水。打字員湯家三小姐，年僅十七歲，長着紅髮似的秀髮，是活潑活跳的小姑娘。她是湯羅勃的幼妹，芳名琴妮。

麥士林計算那小姑娘不會把他出賣。一年以來，他們在一齊工作，要笑。他心地良善，當做女兒似的寵愛她，要她冒生命的危險一齊下水，這公平嗎？最後到非啓齒不可的地步。這天一早，沒等接洽公務的訪客來臨，在琴妮照例坐在窗口用麵包屑餵麻雀時，

麥士林把心裏的話和盤托出。結尾時他抱歉的說：「琴妮，對你而言，太冒險了。比我朋友冒的險還大。這樣比較去到我的住處要穩當些。」

琴妮嫣然一笑，也沒有答話。她用鑰匙啓開辦公桌右上角的抽屜，悄悄取出一張紙頭來。她遞過那張紙，原來是戴高樂的玉照。她捐款買來這張照片，已經收藏了兩年之久。於是麥士林找到他的答案。

記取過往芽胚期地下組織的教訓，他們一開始就決心穩紮穩打，絕不重蹈覆轍。於是榮膺本組織糾察長的老屋也在大傷其腦筋。老屋伏在繪圖板上朝外面的運河眺望。雖然他尚不知黎諾的通訊網因為蘇布爾的失慎而受創甚烈，可是眼前就有前車之鑑。聽說附近新成立的一個抗敵團體還沒來得及和倫敦接好頭，上個月就因從情報員身上搜出了名單被白海默一網打盡。至今還有十七名會員關在監獄裡待訊。

老屋凝思頗久，居然若有所獲的去找麥士林，「你知道已往毛病出在何處，」他說：「負責作連絡的人像蓋那尼和郝立維兩位吧，總不能記清在咖啡店碰頭每一位同志的尊姓大名，所以他只好抄個小紙條帶在身邊。現在我想出一個法子，每位口袋裡只要攜帶一本袖珍字典就夠了。」

這個主意的確簡單而有效。你不必記杜柴士(Duchez)只消在相鄰近的「公爵夫人」(Duchesse)字頭上打一個X。也不用記老屋的姓，另在「半身人像」上做個記號。秘密警察儘管搜查現場好了，他們對於一心用功隨時翻字典增加字彙的人不致發生懷疑。

杜柴士也有一本難唸的經，是忙他太太的公事。這天早上，他開着送貨小汽車到巴斯特路市公所去。在那座風雨瀟瀟成淡黃色的建築裡，他打算求見主任秘書的助理蔡亨利。當年他和蔡兄在輜重兵第二十一營曾經同營



琴妮嫣然一笑，取出了一張相片。

吃糧，知道他的戰友爲人耿直。蔡亨利除了發口糧卡外，也經管克恩城五萬七千五百居民的身份證。

蔡亨利神經緊張地帶着幾分疑慮接見杜柴士。我們應該原諒他，因爲離他公事桌不到十二呎遠便有幾位德國民政官在此合署辦公。杜柴士當面揶揄他的同營戰友說，要尋找和德國佬合作得來的人非蔡君莫屬。沒有想到蔡使個眼色表示這樣做有說不出的苦衷，又悄悄向他耳語道：「我最大的願望是自己能享受一段清靜的隱居生活。」

這就好辦了。杜柴士說他是來爲一個被秘密追捕不放任在外亡命的可憐朋友來請命的。請他高抬貴手發一張空白口糧卡和身份證。沒有這些紙卡，那亡命徒縱逃亡在外也無法找到東西吃。其實亡命徒故事原是杜柴士杜撰出來的。蔡亨利爲息事寧人起見，滿口答應他的請求。於是杜柴士便和這雙重人格者建立了第一次關係。此後每隔三五天他總要來囉嗦一番，不弄幾張空白卡紙，決不罷休。

卡紙一到手杜柴士連忙駕駛小貨車疾馳而去，一點不敢耽擱。第二步到縣警察局找李布朗警官，把那個悲慘的故事重述一遍。黑皮膚的李警官，洋溢着青年人的活力，也當於幽默感。社會來此地刷過幾次辦公室因而相識有年，李布朗也很喜歡這個性格詭譎的工匠，說不定遇到甚麼案子要用他做眼線。經杜柴士曉以大義，李警官欣然在卡紙上簽字證明，而且自願加入旅人咖啡店這個圈子。不久以後，咖啡店地窖裡那只爛鍋爐便成爲容納冒牌身份證的字紙簍。

鉛管匠張伯斯有一天向杜柴士報訊，記起幾週前給一家旅館檢修熱水汀時，那位外國老闆言談之間對於法國人的遭遇表示憤憤不平。粉刷匠立即驅車按址找去，找到克恩火車站附近的盧昂飯店，小旅館恬靜而整潔。果然碰見體態臃腫的店東梅育。梅老闊原籍瑞士，看來眼神凝聚有光，蓄着兩撇小鬍子，身穿帶文字圖案淺綠色的襯衣，這時坐在酒排前的椅上納福，生意滿不錯的樣子。

杜柴士開門見山的提出他的請求。可否在旅店裡代設一個轉信的信箱？其次，希望盧昂旅社成爲往來克恩過路人員的落脚處所。粉刷匠告訴梅老闊目前情報網剛剛才發芽，不過負責人已在巴黎和各城鎮間建立了關係。將來一定會成長發達的，老闊您等着瞧好哪。每週一定有地區指導員經過克恩前往瑟堡、聖諾、洪府鎮、哈弗。然後帶着沿長城防線蒐集到的資料返回克恩。梅老闊不願接待我們這一批川流不息的客人？老闊很痛快的說：「讓他們找我了，」

「您看甚麼地方裝信箱合適？」粉飾匠問，打算邀發店主的思路。

梅育穩穩重重的說：「有地方，在酒排間背後，一切照老規矩。那兒掛有平日無法搬遷的信夾，要是做事離了譜，他們馬上動抓人的，你可知道？」

杜柴士接着試探的問了一句話，「老闊，您懂得這樣做非常危險嗎？」梅育無動於衷的答道：「有的時候我們得學習過緊張張的生活，否則人生便顯得太平談無奇了。」

杜柴士又套上了他的口頭禪：「朋友，此之謂沉着應戰。」梅老闊倒了兩杯蘋果酒，他倆便端起杯來打個照面，爲吉萊的情報網一飲而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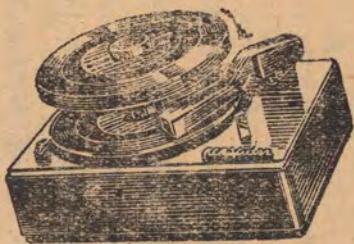
(第四章完)

十年以前，我跟我的美國籍丈夫從德國來到了美國。爲了幫助我的丈夫平衡家庭開支，我在他家鄉的小鎮報紙上登廣告，願意替人家打掃屋子，不久有一位太太打電話來要我替她家一星期打掃兩次。她向我解釋說，因爲她也要出外工作，所以我到她家的時候，她不會在家裡，可是她會把後門開着，並且把工資放在冰箱上面。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我從開着的後門走進這一所從來未到過的屋子裡去，而這所屋子的女主人是我從來未見過面的，可是她完全信任我。我在那裡工作了一整天，當我在打掃整理的時候，我勾起了幾年來不信任和恐怖的情形下生活的回憶，在那裡每一家的門都是緊緊地關閉着的，現在却好像是點燃了歡迎的蠟燭，我在美國的第一位顧主對我的啓發更大於她開啓着後門。

名曲

唱片



太空時代的太空歌劇——安妮雅拉

一九五六年瑞典詩人哈利·馬丁森 (Harry Martinson) 發表了一首敘事詩「安妮雅拉」(Aniara)，他稱謂是：「人類在時間與空間中的際遇。」它敘述在太空船安妮雅拉號上的生生死死，這艘太空船載有八千人，由毀於放射線的地球上逃出，飛向火星避難，但在中途航向錯誤而致未能到達。詩中敘述的是安妮雅拉中乘客對他們的命運的反應，而在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人類自願將靈魂出售給「技術」魔鬼而導致的哲學觀念。

「安妮雅拉」發表後一年，瑞典作曲家布隆德爾 (Erik Birger Blomdahl) 爲它寫了一部歌劇，於一九五九年五月首次公演，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歌劇實際上更近似於一首大合唱劇，同時也是倫理學的作品。布隆德爾也利用了所有現代音樂中的用具，但它們僅用於戲劇效果而已。劇中的獨唱部份極爲傑出。

「安妮雅拉」共有兩幕七景，第一景，以合唱唱出到火星去旅程的開始，無限懷念的讚頌着地球；一度曾是美麗的大地，現在已沾染了輻射毒素。劇中的解說人米瑪羅以詠嘆調形式述出地球上最後幾年的恐怖情形，約有三百多萬人已逃向火星與金星。米瑪羅講完後，逃難者同聲爲毀滅了的地球而哀慟。

第二景爲太空船的會議廳裡，夏夜的舞會正在熱烈進行。杜蒂是代表「愚蠢的性別」中一個類似於女祭司的人物，她在領導歡樂進行，由逃避現實的小丑山頓協助。音樂類似爵士樂，言詞則極爲肉慾的表現出荒謬無聊。但是太空船因閃避一顆小行星而致失去控制，恐怖立時降臨。雖然太空船不久就穩定下來，但操舵機構卻發生了故障，安妮雅拉偏離了航線。三位技師及船長（愚蠢的智者象徵）想要使驚慌平靜，以迅速的節奏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太空船這時已向遙遠的天琴星座飛去。舞會受命繼續進行，但是充滿了失望。

技師長出現幕前，唱出馬丁森的著名詩句，敘出他對宇宙中人類地位的看法：

在每個靜立不動的玻璃杯中，如果長久不去觸動，將有一微小氣泡產生，以極端緩慢的速度在杯中移向某一點，千年之後微小的氣泡終於完成了它的旅程。同樣的，在無窮盡的太空中，深不可測的許多光年形成了包圍着氣泡安妮雅拉的拱廊，她在其中航行……如果可能的話，我們真願轉回去，現在我們已然瞭解我們的太空船是什麼，她不過是上帝杯中的一個氣泡。

第一幕最後一景是六年以後，米瑪羅成爲電子腦米的隨侍，它是一個由工業發展的結果而造成的怪物。米瑪羅則代表了人性的靈魂，在他與女駕駛員依莎吉爾之間則是一種說不出的牽制（她在歌劇中僅有舞蹈及手的勢）。米瑪的機械開始動作時她入場，當避難者及太空學員進來唱着他們的歌，她就離開了。

米瑪藉由八分鐘令人毛骨悚然的錄音帶而發言。地球在衆人的驚恐目光下爆炸了。毀滅的幽靈出現——聲音，啞子，及瞎子——瞎子以激昂的語氣描述這可驚的景象。第二段錄音出現，米瑪敘述它所看到的災禍最後情景。

第二幕開始，第三段錄音出現，敘述米瑪已然損毀，無法再行工作。船長認爲是米瑪羅與伊莎吉爾故意弄壞的，把他們監禁起來。第二景中在安妮雅拉上出現了無數的怪異邪教，我們所看到的是性的崇拜者的活動，杜蒂已成爲一同性愛者，當她的同伴們深溺於裸露自戀時，她唱出一首性慾的對句。這時悔罪苦修者佔據了舞台中心，技師長引領唱出一首憂鬱的男聲合唱曲。隨後崇拜光明者的領導人，盲詩人入場，她的歌聲充滿了心靈上的喜悅，幕後有看不見的合唱聲伴隨着她，這是那些安妮雅拉上仍然具有人性的響應。

第二幕第二景，安妮雅拉已然在太空中航行了一二十年，船長的繼任人正在舉行慶祝典禮，這第二任船長同時也爲總工程師舉行葬禮，他的屍體由火箭帶往獵人星座。盲詩人唱出天國之歌，技師們則駁斥爲奇蹟在科學上是不可可能的，太空學員唱出「鋼鐵之歌」。但盲詩人的惑力極爲巨大，連技師們也承認了「機會與奇蹟是走同一條路的」。

最後一景我們僅聽到盲詩人臨死的歌聲，看到伊莎吉兒最終的舞蹈。經過了二十四年的航行，安妮雅拉已成一艘死亡的太空船。一道超自然的光線照在她的形體上，音樂和開始一樣的結束了，喚起宇宙的永不可及。這套唱片的錄音極爲良好，尤其藉由立體音響的效

果，使其中的獨唱及合唱都具有特殊的效果，地球及米瑪的毀滅，給人無限驚恐之感。爲了獲得所需效果，錄音工程師已將音調及聲響的極限刻到了唱片上。歌倫比亞並隨片附贈全部劇本。劇中人及指揮如後：

指揮：傑森 Werner Janssen

男中低音（米瑪羅）：薩登 Erik Seeden

女高音（杜蒂）：德莉爾 Kjerstin Dellert
男中音（船長）：泰倫 Arne Tyren
女高音（盲詩人）：海琳 Margareta Hallin
樂隊：Vienna Volksoper 合唱團及交響樂隊
廠號：Columbia MGS-1902（立體十二吋二張）
售價：美金十一·九六元

西書評介



「葛拉斯」家族傳奇之一

「法蘭妮」與「如」

原名：Franny and Zooey
作者：J. D. Salinger
出版者：美國 Little, Brown 公司
出版時間：一九六一年八月廿四日
定價：美金四元

者作書本



時歲四卅



時歲二卅



時歲七十

我那四歲的姪兒，吉美跟着他媽媽上理髮舖去。
「吉美的頭髮該怎麼剪？」理髮匠問道。
在他媽媽還沒有回答以前，吉美開口了，「剪得跟我爸爸一樣——頭頂中間有一圈光光的。」
星期六早上，做過禮拜以後，一位老太太走到牧師身邊，向他表達她的最大的敬意。
「你永不會明瞭你的講道對我有怎樣的意義，」她說：「這正像是一個快要淹死的人得到了水。」
最近有一天，我叫我的小女孩到街角雜貨店裡去買一盒非肥皂。因為我沒有零票，所以我把十塊錢的好一張鈔票放在一個信封裡，上面寫着：「一盒非肥皂」幾個字，又告訴她要找頭放回信封，並且立刻封口。
當她帶了非肥皂回家，我問她找回的錢時，她回答道：「在信封裡面。」
「可是信封呢？」我問道。
她張大了眼睛回答道：「我寄掉！」

「法蘭妮」(Franny)與「如」(Zooey)——一個英文字，原來是兩部中篇小說的書名，同時也是這一篇小說中主人公的小名。這一篇小說，自從在美國「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中刊出以後，極受各讀者之熱烈歡迎。至於一般青年學生，以及中上層階級的知識份子，對於作者「薩林格」(J. D. Salinger)的作品，尤其感到有一種巨大的影響魅力。因此，Little, Bro-

出版公司，不惜以各種方法，由「紐約客」雜誌社，取得該二篇小說之版權，並將其彙印成一部單行本，那就是這裡所要評介的這本：「法蘭妮」與「如一如」(Franny and Zooey)。

在過去廿一年的寫作生涯中，薩林格祇寫出一部長篇小說，一部短篇小說集：「九篇集」(Nine Stories)，以及其他散見於「約紐客」，「星期六晚郵」與「四海」(Cosmopolitan)等雜誌中的廿篇短篇小說。雖然薩林格的產量並不豐富，但他却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作家中最能以具有魅力的筆法，代一般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們傾訴出他們隱藏在內心中的苦悶和迷惑。因此，本年九月初旬，當這本小說「法蘭妮」與「如一如」，開始在市面上出售的時候，無數崇拜薩林格的讀者，非但認定這是美國文壇上的一樁大事，而且甚至於將它比喻為與耶穌顯聖節有同樣重要意義的一個節日。他們在各書局門口，列隊等候發售，以致初版出書時，立刻銷售一空。

對於大部份讀者來說，這種爭購「法蘭妮」與「如一如」的狂熱浪潮，乃是由於他們以前已經閱讀過薩林格的成名作：「裸麥中的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而且對於這部長篇小說，懷有極佳的印象所致。一九五三年，當「裸麥中的捕手」，以紙面廉價

本重印出版時，美國各大學及中學校所建議的課外閱讀書籍名單中，即已列有此書，自從那年以來，這部長篇小說的銷售記錄，已經超過了一百五十萬本。

所以，如果我們要了解薩林格的「法蘭妮」與「如一如」一書，就必須先將他的「裸麥中的捕手」，加以簡單的介紹。這部小說中的主人公，名曰 Holden Caulfield。美國哈佛大學的社會教授 David Riesman 在他的「美國人物與社會結構」(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U.S.)課程中，就指定這本「裸麥中的捕手」，作為他學生的課外讀物。究其原因，也是因為每一個大學中，都有一些沉默寡言，孤僻而羞怯的年輕學生，忠實地模仿着這部長篇小說的主人公「何登」(Holden)的一切所作所為的緣故。

何登的本性，喜歡從現代文明中撤退出來，歸返純樸的自然，他不注重尊嚴與體面，但却具有高度的正義感，能成為他自己德性的仲裁者。他要在一個夢想世界中，實現他的善行，所以他並不是現實世界的背叛者，而祇不過是對於一個缺乏人性愛的現實世界，處處覺得十分不對勁而已。

大多數的世人，在偶或發覺這個現實世界，的確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時候，往往能將惡劣的心境，加以忽視，壓制，或以超人的機智，從其中解脫出來。可是，青

年人，瘋子以及聖人，却並不知道這一種訣竅。薩林格筆下的大部份人物，包括「法蘭妮」與「如一如」一書中所有人物在內，都可歸屬於上述三個類型。奇怪的是，青年人以及稍近瘋狂的聖人，他們的本身都充滿了令人發笑的資料。

薩林格作品中最令人驚異的傳奇式的人物，是屬於一個具有「葛拉斯」(Glass)姓氏的古怪家庭。直到現在為止，有關這個家族的傳奇故事，已在「法蘭妮」與「如一如」以及其他五篇短篇小說中出現。

據根據這些已出版的薩林格小說，我們可以知道有關「葛拉斯」家族的情形。長一輩的「葛拉斯」，是帶有愛爾蘭與猶太血統的歌舞喜劇演員，如今已從舞台生活中退休出來這一對夫婦，男的名叫「賴·葛拉斯」(Les Glass)，女的則是「蓀絲·蓋拉赫」(Bessie Gallagher)。賴的祖父，是一個帶有波蘭與猶太血統的十分有名的賽會中的小丑，他有一個怪僻的嗜好，喜歡從極高的處所，縱身跳下一個極小的水桶中。

這本新書——「法蘭妮」與「如一如」，是描述「法蘭妮·葛拉斯」在她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宗教情緒的恐慌以及她的哥哥「如一如」如何與她辯論，威嚇，並且戲謔地救她脫離了這個情緒上的困境。

法蘭妮是葛拉斯家族中最年輕的一個。在本書開始時，我們看到她被人邀請着去看一場週末足球賽。她搭乘火車，抵達車站。在站上迎接她的，是一個名叫藍古德(Lane Coutell)的青年。

在餐館中午餐時，這個年輕的男子，似乎變得俗不可耐。他絮絮叨叨地向她解釋最近報章中所刊載的一些俗事。漸漸地，她感到無法再忍受了。如同「裸麥中的捕手」一書的主人公「何登」一樣，她對於這一類無意義的話題，覺得十分厭倦。她厭倦於在她身邊瘋狂地飛舞着的一些自我人物——在校中，在夏日劇院，以及目前與她同坐在午餐桌上的藍古德。為着要逃避這些，「法蘭妮」抓住了一本題名為「朝聖者之路」(The Way of a Pilgrim)的書。這本書裡面的主人公告訴我們，他是如何地最初學習禱告，然後又教別人如何禱告。「我主耶穌基督，請可憐我吧！」這是禱告的開始。關於禱告的技術，法蘭妮曾作如下的說明：「如果你照樣地反覆禱告，則不久之後禱告內容就會自動地由口中跳出來，然後所有的語句，就會繼續不斷地與禱告者的脉搏，作等速的跳動而融合在一起……」。

「藍古德」聽着這位美麗的少女，滔滔不絕地談論着「少女的祈禱」，心中也同樣感到厭煩。他之所以還能密切地諦聽着「法蘭妮」的敘述，祇是為了要在適當



一如哥哥

高潮的時候，「如一」走進了這個巨大公寓裡的一間無人佔用的寢室。這個房間，以前是屬於「西謨」的，如今裡面還有一架登記著「西謨」這個名字的私人電話機。「如一」在這裡近乎出神似地坐了約摸一小時，一塊手帕蓋在他的頭上，同時，他的二眼，一直望着房間後面木板上的許多宗教格言，這是「西謨」在世時從世界文學叢書裡摘錄下來的。「如一」受到了這些宗教格言的感動之後，立刻拿起了電話機，和「法蘭妮」通話（見插圖）。最後「如一」採用了大哥「西謨」的說教方式，將法蘭妮勸得回心轉意。

原來「法蘭妮」與「如一」這一代，一共有兄弟姊



妮蘭法妹妹

在「法蘭妮」這本書出版之後，隔了二年，薩林格才又寫出了第二本有關「葛拉斯」家族的中篇小說，那就是「如一」（Zooey）這本書。「如一」也就是法蘭妮哥哥的名字。在這本書裡面，「法蘭妮」已經週末旅行回家，靜靜地躺在長型沙發椅上，手中拿着一本「朝聖者之路」。她的心愛的小貓「白

的時間，去中止她的繼續談論有關祈禱的話題。他說「我認為這一切有關宗教經驗方面的事情，都有一種很明顯的心理上的背景。」他自以為自己是現實主義者的立場來說話的，其實他對於現實，也並沒有任何澈底的了解。相反地，「法蘭妮」是一個柔弱，神經過敏以及喜歡喃喃自語的神秘主義者，但却具有光耀奪目的豐富常識，及其能看透世界的澄澈的慧眼。

龍柏格」（Bloomberg），正伴坐在她的長型沙發椅旁（見插圖）。家中除她以外，還有她的演員哥哥「如一」，與她的母親「蓓絲」。「如一」是一個才華出眾、能言善辯，但却不拘小節而略帶詼諧的青年。他們的母親「蓓絲」，則是一朵正在褪色的愛爾蘭玫瑰，在家中她經常穿著藍色的晨袍，口袋裡塞滿著奇怪的古東西。

「如一」這本書，開始於母親「蓓絲」，闖進了正在洗澡的兒子的浴室。於是，母子二人，隔着一層浴室的帷幕，開始了長達七十一頁的對白。

「葛拉斯」家族傳奇中另一個業已過世，但却仍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名叫「西謨」（Seymour）。在本書中，僅約略提到，他是於七年前自殺而死的，同時又提到，他是一個天才而兼蹟近於聖者的人物。他在世的時候，曾迫使年歲較小的「葛拉斯」族孩子們，吞下大批無法消化的東方神秘主義和西方哲學家們的書籍。

就是在這樣一種家庭氣氛中，「如一」哥哥企圖將他的「法蘭妮」妹妹，從着魔於禱告的狂態中，救拔出來。他向他妹妹解釋，由於她的自命清高，躲避那些接觸於她周圍的人，她已犯了自負狂的毛病。但「如一」的這些勸說，並沒有得到成功。一直到最後，當故事到達

妹七人，年幼時聰明伶俐，都有神童之稱。因此，時而有無線電台聘請他們在電台上擔任一個名叫「聰明兒童」的節目。當時，大哥「西謨」還在人世，他認為他們在電台節目中盡心竭力替那些孤寂的，看不見的，不可愛的，但却實際地在各自的收音機前收聽的那些聽眾服務，等於是把他們的皮鞋擦亮，以取悅於一個可厭而「臃腫的婦人」（Fat Lady）。「西謨」故意創造出「臃腫的婦人」這樣一個口頭語，用來象徵可厭的社會人物或可厭的聽眾。

「葛拉斯」家族中的「神童」們，莫不自視甚高，不屑與污濁而可厭的社會相接觸，這是由於他（她）們年輕、早熟、敏感、冷漠等因素所造成。在薩林格的作品中，「世人」與機敏伶俐的「青年人」這一類人，似乎永遠不能接觸在一起。「裸麥中的捕手」一書中的主人公「何登」，不滿於他的雙親與學校，因為他知道這兩方面都不能了解他；「如一」、「法蘭妮」，以及另一位兄弟Buddy（如同他們的已去世的大哥「西謨」一樣），他們知道目前這一個十分缺乏精神文明的社會與世人，將永遠不會了解他們。

然而，當「如一」苦坐在「西謨」過去佔用過的寢室中，面對着無數「西謨」所摘錄下去的宗教格言時，他豁然有所憬悟，於是，「如一」立刻拿起電話筒，與

「法蘭妮」說出了如下的獨白：

「你還記得起『西謨』大哥所說的話嗎？我們擦亮了我們的皮鞋，祇不過是爲着取悅於那一個孤寂、可厭、看不見，而又實際存在着的那一個『腫腫的婦人』。你在聽我說話嗎？所有目前社會上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是『西謨』大哥所說的那個『腫腫的婦人』。你知道這一點嗎？現在你知道了這一個秘密了嗎？現在——好好聽我說——你知道那個『腫腫的婦人』究竟是誰？啊！『她』原來也就是基督！不管『她』如何可厭，如何不雅，如何懶散，我們仍舊應該克服內心的厭惡，而學着去愛『她』！……」

「法蘭妮」聽着、笑着，然後安靜地入睡。

X X X X X X X X

在目前社會中，一切關係都無法保守秘密，但是本書作者薩林格却不顧一切地設法過着一種隱居的生活。他說，他需要這樣一種孤寂的生活，以維持他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於不墜，並使他在寫作過程中不被打擾。直到現在爲止，他祇有一次曾經回答過一個記者的發問。如果有陌生人在街上向他打招呼，他就會轉身逃避。美國每月讀書會，曾經請求准將本書「法蘭妮」與「如」列入該會月書之中，但竟爲他所拒絕。自從一九四九年，他的「Uncle Wiggly in Conne-

cticut」一書，被好萊塢購去電影攝製權，並由蘇珊海華絲主演以後，他就不再繼續將他的作品攝製權，讓售給影片攝製公司。

如同「葛拉斯」家族中的孩子們一樣，薩林格出生於紐約，他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一個基督徒。他的父親「索爾」，本來是一個發達的火腿與乳酪的進口商人，但是後來究竟如何會與舞台生活發生關係的這一點，却被薩林格家人們所保守秘密，而絲毫未曾向外洩漏過。

「寶貝」是薩林格的小名。幼時，他是一個面容嚴肅而彬彬有禮的孩子，喜歡獨自作漫長的散步。不像「如」那樣有七個兄弟姊妹，那時的「寶貝」，却祇有一個比他八歲的姊姊而無兄弟。有一次，薩林格曾經提起過他的作品裡的人物「西謨」與「何登」，是依照着他的的一個已去世的同學的一切個性，刻劃而成。於是，記者們和那些在大學中寫作文學博士論文的人，都設法去追蹤這一個人。至少有二個薩林格少年時的同學，具有驚人的天才。但是經過了一番精密的偵查工作以後，人們已相信薩林格作品裡的人物，大半是憑他自己的豐富的想像力而創造出來。

十五歲時，薩林格被送到一名叫 Valley Forge Military Academy 的軍事學校去受教育。在夜間，

enwich Village) 消磨時間。

不久，薩林格忙於寫作，不再需要城鎮中的生活。於是，他就開始了一連串的遷移。最初，他遷移到廿四哩以外的一間木屋中，後來又在新漢普夏洲的 Cornish 地方，買了九十英畝的坡地，在這山坡之上，可以俯瞰「康耐克狄克河」(Connecticut River)。那年冬天，他自己從河中取水，並到山中去砍柴。

X X X X X X X X

無疑地，薩林格的風格和寫作的對象，可以說是前無古人，至於是否後無來者？那就要看以後文壇的動態而定。如果薩林格的寫作生活，至此爲止的話，那麼，他的「裸麥中的捕手」一書，必被文藝批評家認爲是世界文壇上的一部小型傑作。他的短篇小說選集——「九篇集」，將被認爲可以媲美海明威的「在我們這一代」(In Our Time) 而無愧色。至於「法蘭妮」與「如」，這本書，則將被認爲目前荒蕪園地中的一朵奇葩。

(完)

★

★

★

一九四六年，薩林格回到紐約，他住在他父親的第五街上的寓所。晚間則在紐約郊區的格林維治村 (Gre-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號之二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業務要目

- 權利專之法方造製業工學化外國購洽理代 (一)
- 及進改之法方造製供以，場工驗實建裝理代 (二)
 - 良改之質品品產
- 建擴新更之備設有現劃籌理代 (三)
- 劃計程工及析分資投作業工援美請申理代 (四)
- 等輸運、工試、裝安、計設作廠工學化理代 (五)
 - 題問難疑作操廠工決解，作工
- 設器儀及計設之統系器儀制控動自項各理代 (六)
 - 項事等裝安備
- 括包) ◦ 裝安計設之備設運儲料油項各理代 (七)
 - (等房泵槽油築建及管油設舖
- 應供及養培之菌細用業工酵酸辦承 (八)
- 起之件機工化項各下以噸十八重淨件單辦承 (九)
 - 程工裝安重
- 等定測爆震及析分質品之品產油石種各辦承 (十)

處係關業工司公本號71前路館市北臺：處洽接
組術技廠油煉雄高市雄高

如查詢美國海灣石油公司(Gulf

Oil Corporation)各種產品之性能，規

格，價格，或其他資料等，請逕洽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處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

電話：四八六一一——四八六一九

